武俠世界
第33年
24
$15.00

## 編者話

巨型小說「阿積的故事」乃馬騰所著，文中描述現代的一些青年男女受到不良的風氣影响，不用心讀書，不求上進，加上父母管敎不嚴，致使走上歧途，阿積也正是這樣的一個青年，結交一些小流氓，爲非作歹，爆竊財物，亂搞男女關係，以致墮落不可收拾，入敎養院……一個聰明活潑的孩子，演變成犯罪的青年，這是父母或學校之過？還是社會造成？

*　　*　　*

司空羽先生所著長篇小說「霧夜快刀」今期起始刋載，司空羽的著作向以文字流暢，題材新穎，情節風趣生動稱著，喜讀司空羽先生佳作的朋友，切勿失諸交臂！

石磊先生所著短篇小說「斷腸指」也在今期獻給大家。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所著「扶桑西渡」，文中主角林瀚小時候和扶桑武士的兒子成爲朋友，十多年後的今天，他們又重逢，可是此刻他們却捲進一場「卷宗」的爭奪戰……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24期
（總號167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龍江牌　（請認明龍江牌商標才是漳州製藥廠之正宗產品）

片仔癀
傷濕鎮痛膏




本品特別加入消炎名藥片仔癀，對風濕痛、關節痛、筋骨痛、腰痛、神經痛、肌肉酸痛等，鎮痛及消炎功效比其他膏布更勝一籌。本品具有促進血液循環、止痛、消腫、散瘀等作用。

中國漳州市製藥廠榮譽產品

總經銷：
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3721

國貨公司・藥房有售

社會都市傳奇實錄／馬騰・文　可飛・圖

# 阿積的故事

## 寵縱獨子　種下禍根

「鈴鈴鈴，鈴鈴鈴……」電話突然間响起來，正在電視機前看晚間新聞的家碧急忙起身，走到客廳一角的矮几前，一手拿起聽筒，「喂」了一聲。

話筒裏即時傳出一把急促擔憂的聲音。「阿碧。」

家碧聽出是母親的聲音，忙道：「阿媽，甚麼事？」

「阿積被關進璧屋監獄，嗚嗚……」話筒傳來母親的一陣哭泣聲。

家碧心裏一慌，急聲道：「阿媽，怎會……那樣的，法庭判阿積有罪？」

話筒傳來母親的泣聲。「我不知道……我沒有到法庭去，是阿積的朋友打電話來告知我的……下個月六號再上庭……才宣判。」

家碧呆了一下，才道：「阿媽，別傷心，阿積不會有事的。」

「下個月六號你跟我到法庭聽審吧！」

家碧猶豫了一下，才說道：「好，那日我若是沒工開便跟你去，有工開的話，便叫錦江陪你去吧！」

「嗯。」母親已止住哭泣。「不知能不能夠去探阿積？」

家碧看一眼關着的浴室門，說道：「我不清楚，阿媽，你何不問一下阿積的朋友，他們可能知道的。」

「嗯，等一會我打電話問一下阿積的朋友。」

「阿媽，別想那麼多了。」家碧安慰母親。「你明天還要返工，早點睡吧！」

「記着下月六號陪我去法庭聽審啊！」母親又叮囑一句，便收了綫。

家碧拿着聽筒發了一會呆，才將話筒放下。

浴室的門突然打開來，家碧的丈夫從浴室裏面走出來，邊撥一下頭髮，邊問道：「剛才誰打電話來？」

家碧看着丈夫，擔心地道：「阿媽打電話來說，阿積已被關璧屋監獄。」

「甚麼？」錦江吃驚地睜大眼。「法庭判阿積有罪？」

家碧搖搖頭。「阿媽也不知道，只說阿積已被關入璧屋，那法庭一定判他罪名成立，大概還要經感化官調查過他的身世後，下個月六號才宣判阿積是否要入獄。」

「錦江，你以為阿積會不會被判入獄？」家碧憂心忡忡地看着丈夫。

錦江聳一下肩，說道：「我又不是法官，怎知他（她）會怎樣判？不過，我猜可能不用入獄，可能會判他受感化，監守行為。」

「阿積那個壞孩子，要判他入獄，他才知道怕，讓他在裏面（監獄）吃過苦後，才會悔改！」家碧忽然激動起來。「那個壞孩子想氣死阿媽才知後悔，一次又一次，已經是第四次了。罵他，唯唯諾諾，轉過身，又是那樣。唉，都是阿媽自小縱壞了他，才落到今日這個境地，阿媽與老頭子都有責任。」

錦江輕輕拍一下妻子的大腿。「別氣了，小聲點，小雅她們都睡了。」

小雅與小詩是他倆的女兒。

家碧透口氣，放輕聲音說道：「不是嗎！阿積小時，阿媽與老頭子寵得他不得了，甚麼都買給他，外出吃飯，阿積說要吃蝦（十幾年前，在酒樓吃蝦是高級消費），便要一斤蝦給他吃，去飲宴，他喜歡吃魚翅，便將自己那份給他吃，他要買電視遊戲機，千多元一部也買給他玩，那時候，我每月的工資才不過千多二千元吧了。他要買鞋，給他二百元讓他自己去買，結果，鞋買不到，錢卻花光了，老頭子一句也捨不得罵他，只是笑笑便作罷，第二天，阿媽便帶他去買一雙鞋回來。這樣寵他，又怎會學好呢？」

錦江道：「阿積以前很乖的啊！又有禮貌又聽話，膽子又不大，我跟你結婚時，他剛小學畢業，成績很好，考入名校，想不到幾年間，他會變成那樣，不但被學校開除，還交上不三不四的朋友，要老頭子、阿媽經常到警署去擔保他。阿積變成這樣，阿媽與老頭子確是有責任的。」

家碧嘆口氣。「老頭子死了，無眼看。難為阿媽時常要替阿積操心。那一次阿積失踪，阿媽哭得比老頭子死時還要傷心。唉，總之，阿媽遲早會被阿積氣死。」

「唉，阿媽只有阿積一個兒子，阿積要傳宗接代，阿媽跟老頭子又是那種重男輕女的人，難怪他倆那樣寵阿積的。」

家碧有點生氣道：「寵也不是那樣寵的啊，結果學壞了，後悔已遲。」

錦江微微搖頭道：「阿媽也有責任，有麻雀打便甚麼也不理，連飯也不煮，阿積放學回來……」

家碧接口道：「阿媽打麻雀時便甚麼都不管，阿積回來沒飯吃，給他廿元叫他自己去買，既不管他有沒有買飯吃，也不管他去了那裏，與些甚麼人玩，只顧着那十三隻，放任之下，想阿積不學壞也難了！」

錦江道：「阿積大概就是在那時候開始學壞的！」

家碧點一下頭。「當然是哪！阿積在外面結識甚麼人，阿媽跟老

頭子怎會知道？到阿積連續兩年留級，被學校勸令退學，阿媽與老頭子才開始着急起來，想好好管教他，已經遲了。」一頓，又道：「那時候，才發覺阿積跟朋友一起去喝酒、聽歌，老頭子跟阿媽才開始擔心……」

* * *

阿積小學畢業，成績優異，考上了一所有名氣的中學。

老頭子與阿媽好開心，一面讚不絕口，一面打電話通知女兒家碧，要她跟丈夫錦江放工後一起到外面去吃飯慶祝。

家碧與錦江下班後，馬上趕到母親家中，李太一見到他倆便對女兒女婿再一次報喜。「阿積考入名校了，你兩個送些甚麼禮物給他？」

家碧高興地道：「他喜歡甚麼，便送甚麼給他吧！」

錦江雖然心裏不以爲然，却沒有作聲，免得掃興。

家碧走進廳中，對坐在沙發上、一臉得色的弟弟道：「阿積，你喜歡甚麼禮物，我送給你。」

阿積叫了一聲：「家姐，我要一部電子遊戲機，你肯買給我？」

家碧看一眼被寵慣了的弟弟。「說了送禮物給你，當然會買的。你要買那一種？還是給你自己去買？」

阿積目光發亮，急不迭的道：「我自己去買。」

這時，錦江跟阿媽說了幾句話，亦走進客廳，阿積立刻乖巧地向他叫了一聲：「姐夫。」

錦江應了一聲，照例讚了小舅子兩句，在一張櫈子上坐下來。

家碧拿出錢包，看一眼丈夫，才對弟弟道：「要多少錢？」

阿積看一眼母親，猶豫了一下，才說道：「三百元夠了。」

阿媽道：「買那麼貴？買百多二百元的那種吧！」

阿積頓時面露不悅之色。「阿媽，百多元的那種遊戲機太簡單了，有甚麼好玩！」

家碧忙道：「阿媽，算了吧，別掃他興，就讓他買那種吧！」說完，從錢包內拿了三百元遞給弟弟。

阿積接過，高興地道：「多謝家姐，多謝姐夫。」

家碧道：「只要你好好讀書，成績好，家姐送禮物給你不算甚麼，若你將來考上大學，賺到錢，買甚麼也成。」

阿媽看着心肝寶貝——兒子阿積，似責實讚。「阿積，買了遊戲機後，別只顧着玩啊！老師雖然說你聰明，但也要用心讀書、做功課，知道嗎？」

阿積道：「知道了，阿媽。」

錦江問道：「老頭子呢？」

阿媽道：「去俱樂部打麻雀，快回來了。」

「老頭子天天去俱樂部打麻雀？」家碧問。

「嗯，」阿媽帶點讚許的口吻道：「老頭子經常贏錢，每次都贏過千元的。」

錦江心裏雖然不以爲然，却問了一句：「打多大？」

阿媽道：「聽他說，打五元、十元。」

家碧叫起來。「打這麼大？老頭子沒有工做還打這麼大，輸了怎辦？」

錦江接口道：「打五元十元上落很大，若輸起來，隨時輸三五千。阿媽，你還是勸勸老頭子，不要打那麼大吧！」

阿媽道：「老頭子說，五元十元是最小的了，有的打一二十元的。錦江，你不用替他擔心，他以前天天去澳門，輸慣了。」

大門外面忽然响起開門聲，阿媽馬上道：「定是老頭子回來了。」

阿積跳起來，向大門跑去。

大門開處，進來的果然是老頭子。

「阿爸，今日有沒有贏錢呀？」阿積立刻問。

老頭子咧咀笑道：「贏了，阿積，你喜歡到那裏吃飯？」伸手將兒子摟住。

阿積道：「我要吃火鍋。」

家碧皺眉道：「天氣這麼熱去吃火鍋？很燥熱的啊！」

老頭子馬上道：「怕甚麼，有冷氣，怎會燥熱？」

阿媽道：「既然阿積要去吃火鍋，那就吃火鍋吧！」

跟着問老頭子。「贏了多少錢？」

老頭子笑道：「贏了七百多元，夠吃有餘。」

錦江看一下手錶。「差不多七點鐘了，該去了。」

老頭子道：「嗯，去吧！」

* * *

晚上十一時左右。

在乘車返家途中，錦江忍不住對妻子道：「老頭子跟阿媽寵壞了阿積，他喜歡吃肥牛肉、魚蛋，老頭子便一口氣叫了兩大碟放在阿積的面前，生怕他沒有得吃似的，眞叫人看不過眼，他倆眼中只有阿積這個兒子，那有你和我。」

家碧被丈夫一說，勾起心中的不滿。「阿媽、老頭子一向都是那樣的，我已見慣不怪，也生不起氣來，以後，你會習慣的。」

「老頭子以前眞的常去澳門賭錢嗎？」錦江問。

「是呀！」家碧道：「那一年，大約是八九年前吧，老頭子從美洲



回來，手上有十多萬，那時候一層七百多呎的單位不過賣十一二萬，一個親戚介紹他買一層唐樓約八百呎，賣十二萬多，他手上有十萬多元，那個親戚願意借萬多元給他湊足買樓的數目，老頭子不肯買，拿了那些錢天天到澳門去賭，早上去，黃昏返，就像上班下班那樣，連花帶賭，大約一年左右，便花光了那筆錢，那時候一個月不過幾百元工資，十多萬等如今日的幾十萬，當初有錢不買樓，如今仍要租屋住。」

「八九年前有十萬元，是個不小數目，若是拿來做生意，說不定今日已經發財了。」錦江可惜地道：「就算不做生意，買了那層樓，如今樓價升了幾倍，也賺了一筆呀！就算不賣，起碼自己有層樓住，不用租人地方住，受加租之苦。」

「唉，老頭子當年要是懂得想，就算沒有工做，收租也夠生活，何須弄到如今這樣，要阿媽出去做工！」家碧感嘆道：「那時候手上有點錢，以爲可以用一輩子。阿積發燒生病從來不去公立醫院看病，要去私家醫院，就像幾百萬未使用過那樣。」

「老頭子今年多少歲？」

「五十幾了。」家碧道。

「五十幾歲，還能夠做多少年？」錦江道：「做酒樓廚師那一行，競爭很大，這幾年，入行的都是些年輕人，像老頭子那種年紀，已很難跟年輕人競爭的！」

「大概是吧！」家碧道：「這幾年，老頭子每一份工都做不長的，最長時間的那一份，也做不到一年。」

「希望阿積生生性性，將來有所作爲，老頭子跟阿媽以後也有個依靠。」錦江道。

「希望歸希望。」家碧却不敢存太大的希望。「我怕阿媽跟老頭子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家碧，別那樣悲觀！」錦江拍拍妻子的手背。「阿積又聰明又乖，只要管教得好，一定會學好的。」

家碧信心不足地道：「我不奢望阿積將來怎樣出人頭地，但求他不學壞，於願已足。」

錦江拍拍妻子的手背，忽然說道：「下車了。」原來已經到站。

* * *

阿積是上午班的學生。

這一天，阿積放學回家。

阿媽正跟幾個鄰居打麻雀。

阿積走進客廳，邊除下肩頭上的書包，邊叫道：「阿媽，我回來啦。」

「何太、王太、阮太。」

跟着招呼阿媽的三個麻雀友。

肥胖的何太首先讚道：「李太，阿積眞有禮貌，長得又俊，讀的又是名校，將來一定前途無限。」

王太接口道：「李太，你有阿積這個兒子，眞有福氣。」

李太聽得滿心歡喜，口裏謙道：「何太，你們過獎了，阿積很頑皮的呀，他的先生也說他聰明，但却懶，幸好成績還過得去。」

一直沒有說話的阮太開口道：「何太，打骰哪，打牌還是說兒女經呀。」

阮太原來輸了錢，又沒有兒女，難怪她會那麼嘮叨了。

何太白了阮太一眼。「阮太，輸了錢也不用那樣的啊，未打到最後一舖，也不知道誰輸誰贏。」

李太忙打圓場。「何太，出牌吧，別說了！」

阿積從房間走出來，對李太道：「阿媽，我肚餓了！」

阿媽邊打出一隻牌，邊對兒子道：「我冇煮飯，你自己落街(上街)吃吧！」跟着從抽屜中拿出一張五十元的鈔票遞給兒子。

阿積面露不豫之色。「阿媽，又要落街買飯盒？」

阿媽哄道：「阿積，乖哪，快落街吃吧，你不是說肚餓嗎？今晚保的湯是你最喜歡的青紅蘿蔔牛腩湯。」

阿積無奈地接過鈔票，向大門口走去。

阿媽叮囑一句：「阿積，買回來吃吧，別去那麼久啊，快些回來做功課呀！」

阿積邊打開大門，邊應道：「嗯，我去哪。」

「記住快點回來啊！」阿媽接口道：「你做完功課，替我打幾舖，等我保湯。」

阿積一去便去了一個下午，直到阿媽差不多打完牌才回家。

阿媽一直在記掛着兒子，眼見阿積回來，想罵他，又捨不得，忍住氣道：「阿積，你去了那裏？這時候才回來！」

阿積道：「跟同學踢足球。」說罷便走入浴室。

阿媽道：「你不用做功課嗎？」

阿積邊走入浴室，邊道：「今日很少功課，今晚才做吧。你們打牌那樣嘈，叫我怎樣做？」「砰」一聲將浴室門關上。

阿媽不想在何太三人面前失威，罵道：「我打牌怎會嘈着你做功課？我打完牌你馬上做。」

待到阿積從浴室中出來，阿媽馬上道：「阿積，你替我打兩舖，我去厠所。」

阿積高興地道：「好啊！」

王太道：「李太，阿積原來會打牌啊，眞叻(聰明)仔！」

阿媽聽王太讚她兒子，開心不

已。「他八歲已經會打牌，這個衰仔一學就會。」

一鋪牌打完，阿媽馬上站起來。「阿積，替我打，我好急。」匆匆向廁所走去。

阿積於是坐下來，與三個「女將」打起牌來。

結果，他打了三鋪，糊了兩鋪，有一鋪還是自摸的。

阿媽從廁所出來，何太馬上對她說道：「李太，阿積打了三鋪牌，糊了二鋪，替你贏了錢呀。」

阿媽頓時眉開眼笑，結果，最後一鋪牌阿積也糊了，阿媽樂得連聲讚道：「阿積，你眞好手氣，打四鋪牌糊了三鋪。」

阿積一臉得色。「阿媽，我打牌厲害嗎？」

送走何太三人，阿媽點算一下抽屜裏面的錢，高聲地道：「贏了一百七十多塊錢。」

阿積道：「我替你贏了錢，有打賞吧！」

阿媽馬上拿了兩張十元鈔票，遞給兒子，「賞你二十元！」

阿積接過，放入褲袋。「明天可以買薯片、牛丸吃了！」

阿媽心滿意足地走入厨房去煮飯。

＊　＊　＊

家碧這日下午放假，便返回母親家。

站在大門外，她已聽到裏面傳出「麻雀」聲，心裏不由嘀咕一聲：「六點多了，還打牌，不煮晚飯。」舉手按門鐘。

按了幾下，才有人來開門。

開門的不是阿媽，是那個「麻雀脚」何太。

家碧認識何太，忙招呼道：「何太，打牌呀？」

何太笑道：「是呀，家碧，來看你阿媽！」

家碧走入屋內，一眼便看到阿媽坐在牆角那個位置，正看着她，忙叫一聲：「阿媽。」

阿媽應一聲。「坐哪，還有一圈就打完。」

家碧走到母親身邊。「阿積呢？」

「跟同學去玩。」阿媽邊摸牌邊說，跟着隨手打出一隻牌。

家碧忙道：「不要打那一隻牌，打這隻才是啊！」

阿媽沒好氣地道：「我喜歡打這隻……」

家碧急道：「這隻容易摸到搭手啊！留那隻番子幹嗎？又不是做大牌，打那隻番子哪！」

何太忍不住道：「你兩母女『拗』完沒有？快出牌吧，我要趕回去煮飯。」

阿媽白了女兒一眼，打出家碧要她打的那隻番子。

摸了幾隻牌，阿媽摸回那隻已打出的番子，便埋怨女兒。「若不是你要打了那隻紅中，現在不是有一對了嗎？」重重地將摸回來的那隻紅中打出去。

家碧見母親發惱，忙走開去，在沙發上坐下來，無聊地四下看了一眼，忍不住開口問道：「阿媽，買了菜沒有？」

阿媽剛好出了一隻牌，給一個姓金的太太糊了，頓時沒好氣地道：「還沒買，今晚不煮了。」

家碧討了個沒趣，心裏也惱了——我回來看你，却這樣對我，簡直不將我當女兒。

氣惱之下，她眞想一走了之，回心一想，無論怎樣，她也是自己的母親，於是忍下那口氣。

終於打完最後那圈牌了。

送走三隻「麻雀脚」後，阿媽看到女兒木無表情地坐着，想到女兒老遠回來看自己，剛才自己却那樣對她，心裏有點過意不去，放軟聲音道：「阿碧，今日不用上班？錦江來不來？」

家碧這時已怒氣全消。「下午放假，錦江今晚有朋友請他吃飯，我沒地方去，便回來看看你。」

阿媽看一眼牆上的時鐘。「阿積又不知去那裏玩了，這時候還不回來。」

「你不是說他去踢球嗎？」家碧看着母親。

阿媽道：「他說去踢球，我怎知他是否眞的去踢球，這孩子經常在街上玩。」

「你任由他去玩？」家碧不滿地打斷母親的話。「你可以不准他去玩呀！」

阿媽不吭聲。

「阿積跟甚麼人去玩？」家碧問。

「他的同學，那個叫肥仔開的，你也見過他。」

「阿媽，你要看管住阿積呀，他這個年紀很容易學壞的，別只顧着打麻雀，他快考試了，要是成績不好，升不上中二的啊！」

阿媽又不吭聲。

家碧苦口婆心道：「阿媽，若不好好管住阿積，一味放縱他，若他學壞了，後悔就遲了。」

阿媽生氣地道：「他回來，我要罵他一頓，以後不准他出街！」

家碧不想再責備母親，轉過話題道：「阿媽，輸了？」

阿媽點點頭。「輸了三百多元。」一頓，不服氣地道：「近來眞『黑』(倒楣)，每次打牌都輸，不知撞了甚麼邪！」

家碧道：「既然近來手氣不好，少打一點吧！輸了錢，你不肉痛的嗎？阿積又快考試了，看着他，督促他溫習功課吧！阿媽，你也想



阿積考試成績好的呀！」

阿媽被女兒說得心中有愧。「是哪！我不打牌，日日看着阿積，得了吧！」

「阿媽，到底煮不煮飯？」家碧有點肚餓。

牆上的時鐘已指着七時四十分。

「這麼晚了，還煮？煮到甚麼時候？不煮了，出外吃吧！」阿媽扭頭望一眼大門口。「阿積那衰仔不知死到那裏去了，以前六點鐘左右就回來，今晚這麼晚也不見回來。」

說曹操，曹操就到！

大門外面响起一陣開門聲，阿媽道：「他回來了。」

大門一開，走入來的果然是阿積。

只不過，阿積的樣子令到阿媽跟家碧吃了一驚。

阿積身上一件T恤領子破了，左頰上有一塊瘀黑，一隻褲管撕開了一大截，手臂有損傷，身上很髒，一眼看到母親跟姐姐睜大眼看着他，頓時畏縮地站在門口，怯怯地叫道：「阿媽、家姐。」

阿媽忽然衝到阿積的面前，心痛地叫道：「阿積，你怎會弄成這個樣子的？說呀！」

阿積以爲阿媽會揍他，嚇得身子一縮，背貼在大門上，抬起一隻手，橫放在頭臉前，眼中露出驚恐之色。「我……被人欺侮……肥仔開跟……那些人動手……我幫肥仔開……」

家碧走到弟弟面前，兩眼在弟弟身上溜了一遍，責道：「阿積，跟人家打架弄成這個樣子，明天怎樣上學？你學好一點好不好？不管怎樣，跟人打架是不對的。」

阿積不服氣地嘀咕道：「人家動手打我們也不還手，被人打死嗎？」

「你……你還駁嘴！」阿媽生氣地喝一聲。「還不快去洗乾淨手脚，換過衣服。」

阿積低聲地應了一聲，快步走向房間。

家碧看一眼母親，欲言又止。

＊　＊　＊

阿積將身上損傷的地方塗上紅汞水，洗過澡，換過衣服後，已經是八時多了。

家碧已餓得胃部隱隱作痛，看到母親緊張地拿着跌打藥酒替弟弟搽擦，只好忍着，不敢吭聲。

阿媽邊替阿積搽跌打藥酒，邊心痛地道：「痛嗎？身上還有那些地方被打傷啊，那些人怎麼那樣狠，將你打成這樣！」

阿積撒嬌道：「阿媽，輕力一點呀，好痛啊，膝頭對上好痛呀！」

家碧忍不住道：「阿積，希望你學好一點，放學後回家做功課，不要出外玩，快考試了，若不合格，便不能升級了。」

阿積看一眼阿媽，欲言又止。

阿媽不想說到自己身上，忙道：「餓了，出去吃飯吧！阿積，你腿上的傷待吃完飯後再搽跌打酒吧！」

阿積也不想再被家姐數說，連聲說好。

路上，家碧故意跟弟弟走在一起，低聲對弟弟道：「阿積，是不是下個星期考試？」

阿積點點頭。

「那還不好好溫習？」家碧道：「你保證全都曉得嗎？」

阿積道：「你以爲我不想在家溫習嗎？阿媽日日在家打麻雀，叫我怎樣溫習？」

家碧看一眼走在前面的母親。「我已勸過阿媽了，她答應不打牌了，明日開始，你好好在家溫習吧！」

阿積點一下頭，忽道：「我不明白阿媽打牌時常輸，也有興趣打，一點也不肉痛，輸了那麼多錢，要是將輸的錢都給了我，足夠我買十多雙名牌球鞋，她的牌章(技術)那樣差，簡直是送錢給人。」

「阿媽經常輸錢？」家碧有點不相信。

「十場輸了八場。」阿積道：「有時輸得厲害，便叫我替他打，說是轉轉手氣。家姐，你說吧，三『飛』牌不會叫，却叫單吊。你說，怎樣跟人家打牌？」

阿媽忽然扭頭道：「阿積，你喜歡吃金記的白切鷄，就去金記吧！」

阿積高興地道：「好呀！」

家碧對於母親之縱寵弟弟，早已見慣不怪，因此，對母親只顧着弟弟的口味，全不理會她，不當一回事，附和着道：「金記的白切鷄確實好吃，等一會叫半隻吧！」

家碧回到家裏，已經是十一時二十一分了。

錦江已經回來，坐在客廳上看電視，見妻子回來，含笑道：「這麼晚才回來，跟同事去打牌？」

家碧將手袋放在桌子上，往沙發上一坐。「到阿媽那裏。怎麼這樣早便回來？沒有打牌？」

錦江伸手摟住妻子。「三缺一，打不成，又記掛着你。本來，阿明想找阿華的，我推了，趕回來却不見你，還以爲你跟同事打牌？原來去了阿媽那裏。」

頓一下，在妻子的臉上吻一下，說道：「怎麼哪？好像有點不開心的，不是……」

家碧輕吁一口氣。「阿媽日日打牌，根本不管阿積，任由他出外

跟同學朋友去玩。今晚，阿積跟人打架，臉瘀手損，衣服也破了，眞擔心他會學壞。」

「老頭子呢？叫他勸勸阿媽呀！」錦江道：「阿媽以前很少打牌的，怎麼如今日日打？」

「老頭子說，她自從到酒樓做工，認識了一個叫銀女的嗜賭婦人後，便經常跟銀女在家打牌。這幾個月沒有做工，日日打，老頭子勸過她，她不聽，老頭子也奈何不了她！」

頓一下，嘆口氣道：「其實，是老頭子一手造成的。當初，阿媽不懂打牌，老頭子便敎她打，說甚麼以後若是三缺一，可以叫阿媽落場搭夠，好哪，如今阿媽日日打牌，老頭子是始作俑者，怎敢責怪阿媽！」

「家碧，阿媽要是只顧打牌，任由阿積出去玩，阿積的功課怎會好？」錦江也替阿積擔心，「要好好跟阿媽談談才行。」

家碧道：「我已勸阿媽不要顧着打牌了，希望她能聽我的話。」

「快十二時，去洗個澡，睡覺吧！」錦江拍拍妻子的手背。

家碧點點頭，站起來，走入房間。

* * *

「阿媽，阿積考試成績怎麼樣？」家碧打電話給母親。

阿媽高興地道：「及格，升中二。」

「又打牌？」家碧替弟弟感到高興之餘，忽然聽到話筒裏傳來「啪」的一下打牌聲，不由脫口問道。

「是呀！」阿媽在電話裏說。「阿積已經考完試，快放假了，我兩個星期沒有打牌了，今晚才打一場。」

家碧想勸母親不要打，話到口邊，却改口道：「阿積呢？」

「跟肥仔開去看電影。我要打牌，不跟你說了。」阿媽跟着收了綫。

家碧只好放下聽筒，對丈夫道：「阿媽眞是死性不改，又打牌了，眞拿她沒辦法。」

錦江喝口茶，說道：「阿碧，算了吧，你做女兒的若太嚕囌，阿媽會惱你的。阿積考試成績怎樣？」

「阿媽說及格，升中二。」家碧道：「總算放下一件心事。」

* * *

星期天，家碧和丈夫回母親家。

原來，這一天是阿積的生日。阿媽前天已經打電話給女兒，要她和丈夫回家吃飯，慶祝阿積生日。

弟弟生日，家碧少不免買了一份禮物送給弟弟。

爲了慶祝兒子生日，老頭子也請了一天假。

這一日的節目是一家五口先去酒樓飲茶，下午一時許回家打牌。老頭子打電話找了兩個親戚來湊夠四隻「脚」，開枱打牌。

阿媽跟家碧則在準備元寶香燭，吃晚飯前還神。

老頭子爲免兒子一個人發悶，打了四圈後，見贏了錢，便叫阿積代他打四圈，自己則在旁看着。

天開始黑下來了。

阿媽上香拜神。

拜完神，那枱牌剛好打完。阿媽立刻催老頭子收起痲雀牌，叫家碧從雪櫃中拿出預早買回來的生日蛋糕，放在枱上。

錦江看見那個大蛋糕，問老頭子，「這個蛋糕兩磅重？」

老頭子點點頭。「本來想買三磅重的，阿積說又不是很多人，買兩磅也足夠了，便選了這個。」

跟着將刀子遞給阿積。「阿積，許個願，切蛋糕。」

阿積接過刀子，無聲地嗡動嘴唇，許了願後，一口吹熄蛋糕上的蠟燭，家碧帶頭說一聲：「生日快樂！」在一片「生日快樂」聲中，阿積舉刀將蛋糕切開。

阿媽特別切了一大塊蛋糕給阿積。

老頭子說道：「阿積，別吃得太多啊，等一會吃不了飯。」

阿媽道：「老頭子，你少擔心，吃蛋糕吃不飽的。」

錦江道：「等會去那裏吃飯？」

「去那間中西菜都有得吃的飯店吃吧。」老頭子道：「那裏有串燒牛仔肉、串燒大蝦吃，都是阿積喜歡吃的。」

阿積拍掌叫好。

家碧道：「那家飯店的價錢很貴的啊！」

阿媽道：「阿積喜歡，貴一點怕甚麼。」

老頭子也道：「一年一次，只要阿積高興，貴一點也値得。」

家碧還想說話，錦江忙向妻子打個眼色，示意她不要再說甚麼，免得掃興。

家碧只好將到口的話吞回去。

「阿爸，去吃飯哪，我肚餓了。」阿積道。

老頭子馬上道：「去吧，馬上去。」

阿積第一個向門口走去。

六個大人跟着阿積走向大門口。

* * *

在返家乘搭的車上，錦江道：「家碧，老頭子簡直離譜(過份)，只是象徵式地問我們吃甚麼，跟着便叫阿積愛吃的菜，根本沒有理會我們是否喜歡吃，眞叫人看不過眼。」



家碧道：「我已經見慣不怪了。你第一次見到，難怪你會看不過眼的。不怕對你說，這麼多年來，阿媽從未替我慶祝過生日，別說蛋糕，連紅鷄蛋也沒有一隻。要怪，怎怪得那麼多？」

「既然根本不用理會別的人，那阿媽跟老頭子大可和阿積三個慶祝生日啊，何必請我們去和阿積慶祝？」錦江仍然臉露不豫之色。

「請人來，是想令到阿積的生日熱鬧些，高興些，老頭子也有牌打。阿媽跟老頭子做甚麼也是爲了阿積，心目中那有我，只有阿積一個。」家碧心裏有點不舒服。

錦江見妻子心裏不舒服，忙安慰她。「算了吧，老一輩的人都是那樣重男輕女的，有子萬事足，認爲女生外向，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正如一個食古不化的老頑固說：男孩子始終是男孩子，就算如何忤逆，如何不孝，將家財敗光，也心甘情願。」

家碧不以爲然道：「眞不明白那些食古不化的人怎樣想，如今是八十年代，不是三四十年代，頭腦仍然那樣封建。這個年代還分甚麼生男生女，兩眼一合，雙脚一伸，甚麼也不知道了，管他是男是女。不是我做女人的讚生女好，有得看的，假日裏，有幾個做兒子的陪阿媽去飲茶，大都是女兒跟女婿的陪母親(外母)去飲茶，單是這一點，足以顯出女兒比兒子還顧家。」

對於妻子這番話，錦江深有同感，就拿他自己來說，陪妻子跟外母飲茶多過跟自己母親飲茶。「大概如今的男人大都畏妻吧，老婆大人要跟母親飲茶，做丈夫的怎敢不從？」臉上現出自嘲的笑意。

家碧白了丈夫一眼。「這麼說，你是因爲我，才陪我跟阿媽飲茶了？」

錦江眨眨眼，忙道：「怎會呢？我是愛你，不是怕你。俗語有謂：愛屋及烏。我是心甘情願陪你跟阿媽飲茶的。」

「信你才怪。」家碧輕輕擰了錦江的手臂一下，似嗔非嗔的。

錦江伸手摟住妻子，笑道：「你要怎樣才相信？」在妻子的臉上親了一下。

家碧身子一縮，輕輕打了丈夫一下。「車上不是只有我倆的啊，你不怕難爲情嘛，我……」

錦江用力摟住妻子，不讓她縮開去。「你不是那樣純情吧？別人才不會像你那樣，大驚小怪。」作勢欲再親一下妻子。

家碧用手擋住臉。「別玩哪！你不怕人看，我怕。」

錦江一笑，放開妻子。

* * *

阿積讀中二了。

讀中一的時候，阿積的成績還可以，升讀中二後，成績却很差。

終於，學校通知阿積的父母，在周末那一日到學校跟阿積的級主任老師談話。

阿媽見識少，不敢去，老頭子只好請假到學校去見阿積的先生。

老頭子去了足足三個小時，才回到家中。

阿媽不等老頭子坐下，急不及待地問：「老頭子，阿積的先生跟你有甚麼話說？」

老頭子沉着一張臉。「先生說，阿積近來經常欠交功課，又逃學，成績很差。若再這樣下去，恐怕會留級，升不上中三，要家人好好敎導他，督促他做功課。唉，你整天在家，阿積有沒有做功課你也不知道的嗎？你要看着他呀！日日讓他出外玩，你不管敎他的嗎？」

阿媽呆了一下，罵道：「那孩子日日都去上學的呀，却瞞着我逃學，氣死人，他回來非要罵他一頓不可，造反了！」

老頭子責怪道：「阿積成績差，又逃學，全是你的責任，你若好好看管他，不准他出去玩，他怎會那樣？唉，你也想要孩子好的啊！打少點牌，管敎阿積，我要做工，若你不管敎他，還有誰去管敎他。」

阿媽道：「得哪，我不打牌就是，日日看着他，不准他去玩，成了吧！」

老頭子不敢再說甚麼，免得與她吵起來。

以前，阿媽經常爲了一點小事情，跟老頭子大吵一頓。

「阿積呢？」老頭子忽然省起(想起)回家後沒有看到兒子的人影。

「他說去買兩支鉛筆。」阿媽也忽然省起來，阿積就算去看電影也該回來了，不禁生氣地道：「那孩子就算去新界買，也該回來了，不知又跑到那裏去了。」

老頭子道：「去了多久？」

「足有兩個鐘頭。」阿媽大聲道。

老頭子不禁氣往上衝。「整天顧住去玩，功課不做，又不溫習，回來非要打他一頓不可。」

阿媽見老頭子動了火，生怕老頭子眞的會狠狠教訓阿積一頓，忙道：「也許阿積遇到同學。」

「你不用替他說話！」老頭子眞的動了火。「越來越不像話了！」

阿媽生怕寶貝兒子眞會受皮肉之苦，勸說老頭子。「敎孩子要慢慢來敎的，不能隨便就打他，萬一打傷他，還不是要陪他看醫生。老頭子，敎孩子不一定要打的，等阿積回來，聽他怎麼說再算吧！」

阿積終於回來了。

老頭子跟阿媽一眼看到他的模樣，便氣往上衝。「阿積，你去那裏弄成這個樣？」老頭子怒喝。

阿積一身T恤短褲，沾滿了泥污，臉上也髒污一片，看上去有如一條泥鰍般，加上一身汗水，難怪老頭子會怒火上衝。

阿媽也怒罵道：「你看看你的樣子，比街上的流浪漢還骯髒，你越來越大膽了，去買鉛筆，一去去了兩個鐘頭，就算去深圳買也回來了！」

阿積畏縮地低下頭，不敢吭聲。

老頭子厲聲道：「說！」

阿積從未見過老頭子如此忿怒，心頭抽搐一下。「我……跟兩個同學……去了踢足球……後來，去了一個地盤玩……」

阿媽驚叫起來。「不要命了嗎？地盤很危險的啊！你想死是不是？」

老頭子怒喝一聲：「你不怕死，我就打死你！」撲過去，一把抓住阿積，抓起放在牆邊的掃帚，沒頭沒腦地往阿積的身上揍下去。

阿媽此時也怒極，幫腔道：「打！打死他，不打他一頓，不會改過！」

及至看到老頭子打得很厲害，阿積縮作一團大聲哭叫，心裏不忍，恐怕會打傷兒子，忙抓住老頭子的手臂，阻止他再打。「老頭子，夠了，不是想眞的打死他吧！」

一句話驚醒了老頭子，趁勢停住手。「這一次饒過你，若不改過，用心讀書，下一次打死你！」喘口氣，扔下掃帚。

阿媽伸手拉起瑟縮着身子，坐在地上，仍在哭着的阿積。「你怎麼不學好啊！不是想氣死老頭子吧？唉，你好好的做人哪！老頭子做工很辛苦的呀！你這樣，對得起我嗎？」

阿積低泣道：「我知錯了。」

老頭子怒火已褪，看到兒子被自己打得滿身傷痕，心痛起來。「你還不快去洗個澡，換件衣服！」

阿媽立刻拉着兒子走向浴室。「快洗個澡吧，我去拿衣服給你。」

拿了衣服給兒子，阿媽低聲埋怨老頭子。「老頭子，你吃了甚麼東西，發那麼大的脾氣，將阿積打成那個樣子，不是想將他打死吧！」

老頭子被阿媽說得大感後悔，不該打得那麼兇，口裏却說道：「那孩子若不好好教訓他一頓，不會改過的。你以爲我想打他，他回來時的那個樣子，看了叫人怒火上衝！」

「打要打，不該打得那麼重啊！」阿媽道：「萬一打着他要害，怎辦？」

老頭子自知剛才有點「過份」，不吭一聲。

阿積從浴室出來，阿媽立刻將他拉到面前，雙眼在他身上察看着。「阿積，去房裏拿瓶跌打藥酒來，我替你搽一下手脚上的條條血痕，明天怎到學校上課？」

老頭子看一眼兒子，果然有幾條紅腫的血痕，心裏一陣痛，却沒有吭聲。

阿積走進房間拿跌打藥酒。

阿媽看一眼老頭子，悄聲道：「打成他那樣，你不肉疼的嗎？」

老頭子內疚地低下頭。

一邊替阿積搽藥酒，阿媽一邊心疼地道：「阿積，你自己看看這些腫痕，很痛吧，你以後要生性呀，用心學習，不要只顧着玩，知道嗎？」

阿積點點頭。

老頭子看着，嘴唇噏動幾下，欲言又止。

阿媽越搽心裏越疼，忍不住責怪老頭子。「你看，將個仔(兒子)打成這樣，手脚一條條傷痕，怎麼打得那樣手重，要是打傷了他的筋骨，我看你怎辦？」

老頭子白了阿媽一眼。「打死他最好，免得生氣！」

阿媽哼了一聲。「阿積是你的兒子呀！你死了，他還要替你擔幡買水的呀！」

老頭子頓時閉上嘴巴。

待阿媽替阿積搽過藥酒後，老頭子才開口道：「不要煮飯了，出去吃吧！」

阿媽道：「看阿積喜歡去那裏吃吧。」

老頭子看一眼低頭坐在沙發上的兒子，問道：「喜歡去那裏吃啊？」

阿積微微抬起頭。「你說去那裏吃便去那裏吧。」

老頭子想一下，說道：「去悅興吧，那裏的貴妃鷄不錯，阿積又喜歡吃鷄。」

阿媽看着兒子。「阿積，去悅興好嗎？」

阿積點點頭。

老頭子坐到兒子的身邊，伸手撫着他的頭。「還痛嗎？」

阿積道：「痛呀。」

老頭子憐惜地道：「阿積，阿爸其實不捨得打你的，你是個大孩子了，要學好呀，你努力些讀書，我就安慰了。以後要用心讀書，知道嗎？」

阿積點頭：「知道。」

* * *

家碧下班後，才返回家中，便接到阿媽的電話。「阿碧，阿積那孩子居然跟一個女同學談戀愛！」阿媽在電話裏劈頭就說。

家碧聽出，阿媽雖然大驚小怪



，其實心中竊喜，當下說道：「阿媽，阿積才十三歲，便跟女同學拍拖(戀愛)？你有沒有說他？」

阿媽在電話道：「當然有說他，那個孩子，讀書不見他那麼『叻』，學人家談戀愛，人細鬼大……」

「老頭子知道嗎？」家碧問。

「還不知道。」阿媽道：「我也是今日才知道，是哨牙蘇告訴我的，他說，昨日在街上看到阿積跟一個穿校服的女學生手拖手，今日我見到他，馬上告訴我，我第一個打電話告訴你。」歡喜之情，家碧在話筒中也聽得出來。

家碧道：「阿媽，阿積今年才十三歲，便跟女同學手拖手，你好像很高興似的？」

阿媽大概在電話那邊呆了一呆，才說道：「沒有呀！我怎會容許阿積跟女孩子手拖手！」

「阿媽，你一定要跟阿積說說啊！」家碧擔心地道：「阿積不過讀中二，成績又不好，竟然學人拍拖，那還有心向學？阿媽，你若是爲他設想的話，一定要跟他談談。」

阿媽似乎興緻全消。「得了，我會跟他說的，收綫啦！」

家碧聽到話筒中傳來嗒的一聲，知道母親收了綫，便放下聽筒，自語道：「沒腦筋的，阿積跟女同學拖手仔，一點不着急，還十分高興似的，眞有他的！」

錦江恰好在這時回來，家碧馬上將阿積的事告訴丈夫。

錦江邊脫鞋邊叫着，待妻子說完，笑道：「大驚小怪的，你不是沒見過吧？在巴士、酒樓或者快餐店，經常有穿着校服的中學生在手拖手，甚至摟抱親熱，有甚麼出奇？司空見慣了！」

一頓，又道：「如今的青少年早熟，加上不良的社會風氣，阿積和女同學手拖手，根本是平常事。」

家碧瞪着丈夫，不滿地道：「別人的事我不管，阿積是我弟弟，他拍拖我定要管！」頓一下，又道：「阿積還在求學階段，而且，還在讀中學，不過十三歲多一點，這個年紀拍拖，那還有心情讀書，他的成績已經很差了，我怕他會升不上中三。」

錦江往沙發上一靠，說道：「家碧，你在這裏發急有甚麼用？待有空的時候回家跟阿積好好談一談吧，他要是接受你的勸告，那最好不過；不過，我猜你還是白費唇舌了，阿積不會聽你說的。如今的青少年主觀極强，反叛性也强，你越壓迫他，他越不接受。我看，他未必會聽你的，恐怕還會適得其反。」

家碧道：「無論如何，我也要跟他說，要是不聽，便叫老頭子嚴厲管教他一頓！」

「你是說打他一頓？」錦江大搖其頭。「這個年代，用打來教兒女學好，行不通的了。就算他聽教，恐怕也是陽奉陰違。」

家碧惱道：「怎麼盡往壞處去想？」

錦江道：「我不過實話實說，你既然聽不進去，我不說就是。」

家碧當然也不好再說甚麼，走入厨房洗菜煮飯。

* * *

阿媽從一個牌友方太的家中走出來。

時間不過是五時二十分。

依照往常的慣例，不到六時，阿媽是不會離去的。

因爲，一時左右開枱打牌，打到六時左右，以他們的速度，可以打十二圈，正好夠癮。

今日却只打了十圈左右，阿媽便不打了，任憑三隻脚(三個牌友)怎樣挽留，她也不打下去。

阿媽之所以這樣決絕，原來因爲今日的手風太差了，十圈牌下來，輸了近八百元，眼見三個牌友頻頻糊出——不是雙辣便是「爆棚」，又或是「三番」，自己只有給錢及洗牌，砌牌的份兒，令到她越打越無癮，終於，在一個牌友又糊出一鋪雙辣——是她「出沖」的之後，她再也忍不住，起身不打。

當然，掃了三個牌友的興，但是，輸了近八百元，畢竟肉痛，也因此心火更盛。

走出大厦，迎面一陣熱浪襲來，幾乎令到阿媽窒息過去，也就顧不了那麼多，堅決不打，立刻離去。

輸了錢的人，沒有幾個心情會好的，自然心火較盛。

七月天時，氣溫經常徘徊在攝氏三十度以上，雖然已是五時多，太陽仍未下山，斜陽熱辣辣地射在人身上，令人有一種火炙的感覺。

阿媽嘴裏低罵一聲：「熱死人了！」往馬路上溜了一眼，急急脚走到行人道上的蔭蔽處，又往前走。

她家距方太的住所不太遠，步行約十五分鐘左右便到，走到一個路口，交通燈亮着綠燈，行人交通燈則亮着紅燈，只好停在路邊，等候轉燈。

這時候，已經是下班時候，馬路上車來車往，路上滿是行色匆匆的人，令人眼花撩亂。

交通指示燈轉黃燈了。

阿媽一隻脚已踏出馬路上，只等亮起綠燈，便快步越過馬路。驀地，一下笑聲有如利刀猛戳在她的神經上，令到她不由自主扭頭回望。

這一看，令到她血壓陡升，心

火上衝。

從站在身後那些重疊的人牆空隙之間，她看到兒子阿積一手摟住一個矮他半個頭、校服的裙子短得只夠掩住屁股、嘴上塗了口紅、梳了一個新潮髮型的女學生，邊走邊嬉戲着，根本不理會路人的側目，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

阿媽想起一個星期前，她跟老頭子於吃過晚飯後，詰問阿積跟女同學拍拖的事。當時，阿積吞吞吐吐地承認了，並答應不再跟那個女同學來往，好好讀書，這幾日，阿積確是「乖」了，放學後沒有外出，在家做功課，想不到，只是做給她看的。眼前不是又跟女同學在街上肆無忌憚地摟抱着親熱嗎？阿媽不由怒火中燒，急忙轉身擠出，急急越過馬路的路人，快步趕到阿積身後，喝一聲：「阿積！」

阿積吃驚地扭頭回望，一眼看到母親站在後面，慌忙放開摟住女同學的手，怯怯地道：「阿媽。」

阿媽怒不可遏。「你答應過我甚麼？好大膽呀！這個時候便跟女同學拍拖，還有心機讀書？你……」越罵越大聲，令到途人側目，有些甚至停下來看熱鬧。

阿積被母親罵得臉上陣紅陣白，無地自容，但又不敢發惡，吶吶地自辯：「我……跟她……沒有……拍拖啊……我們不過……順道……你別亂說……我們不是拍拖呀！」

那個女學生也是羞得無地自容，突然衝口而出道：「黐綫！」轉身，往前跑去。

阿媽料不到那個學生妹會罵她，呆了一呆，怒不可遏地衝着兒子罵道：「你那個死靚妹(女友)罵我黐綫(精神病)！你跟這種人來往，只會學壞，不會學好，快跟我回家！」伸手去拉阿積。

阿積突然間一縮身子，躲過母親那一抓，扭身便跑。

阿媽呆了一呆，想不到阿積膽敢溜掉，立刻喝道：「阿積，不准走，快跟我回家！」尾隨追上去。

阿媽走到一個路口，已不見了阿積的影子，她跑得心跳氣喘，停下來，在路口左張右望，那裏找到阿積的踪影，口裏恨恨的罵道：「有本領的不要回家！」口裏那樣罵，心裏却很着急，張望了一會，才悻悻地越過馬路，往回家的方向走去。

* * *

吃過晚飯，家碧跟丈夫並排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正在閒聊着，這個時間是他們最享受的輕鬆時刻。

這時，陡地電話响起來。

家碧馬上挪過身子，伸手抓起聽筒。「喂，誰呀？」

聽筒中傳來一把急促的惶恐聲音。「阿碧，阿積在不在你家？那孩子現在也沒有回來。」

家碧聽出是阿媽的聲音。「阿媽，阿積沒有在我這裏呀，他放學後一直沒有回家？」

「就是沒有，我才打電話給你，看他是否在你家。」阿媽顯得很生氣，又着急。「九時多了，他以前從未試過這麼晚也不回家的，越來越大膽了！」

「阿媽，阿積怎會無緣無故不回家的？」家碧聽出事有蹺蹊，問一句。

阿媽馬上在電話中說：「他答應過我和老頭子，不再和女同學拍拖，豈料他陽奉陰違，今日，我打完牌回家，在路上看到他跟一個女學生親熱地摟着邊走邊說笑……」一口氣將當時的情形說了一遍。「他見那學生妹跑了，他也跟着跑了，根本不聽我的呼喝！」

最後那段情節，阿媽作了小小更改。

家碧聽完後，生氣地道：「阿積越來越不聽話了。阿媽，你也是的，你不該在公衆場所責罵他，這樣會令他很難堪的，他下不了台，難怪他會跑掉的。責罵他，也要看場合，現在的青少年，自尊心很强的，在家裏你怎樣罵他、打他，或許受得了，但當衆罵他，換了是我，也受不了！」

阿媽急道：「好了，好了，現在不是講道理的時候，最緊要找回阿積！」頓一下，又道：「要不要報警？」

家碧忙道：「法例規定，失踪二十四小時才能報警，否則，他們不會受理。」

停一下，家碧跟着又道：「你有打電話到阿積的同學那裏找阿積嗎？」

阿媽道：「我只知道肥仔開的電話，他說阿積沒有找他。我已叫他替我打電話到其他同學家裏找阿積。」

「肥仔開覆電話沒有？」

「還未覆回來。」阿媽道：「家碧，你快來吧，老頭子還未放工回來，我不知怎麼辦。」

家碧看一眼丈夫，錦江朝她搖搖頭，便道：「這麼夜了，我明天還要上班啊。我來也幫不上忙，一樣找不到阿積，說不定，我還未到你家，他已經回來了。你不用太擔心的，他一定會回家。」

阿媽等了一會，負氣的道：「你不來，算了！」跟着收了綫。

家碧放下電話，吁口氣，對丈夫道：「果然被你說中了，眞是好的不靈、醜的靈！阿積表面上答應不跟女同學拍拖，背地裏依然跟女同學手拖手，眞拿他沒辦法。今日，那麼巧被阿媽在街上見到他跟一



個女同學拍拖，阿媽盛怒之下，當衆責罵他，羞惱之下，跟着那個女同學跑了，至今仍未回家。」

錦江嘆口氣。「阿媽那樣疼錫阿積，怎會當街責罵他？大概是輸了錢，心情不好，於是拿阿積來出氣。唉，她却不知道，那會令阿積很難堪，無地自容，換了是我，也會跑去。如今的青少年可不像我們那一輩，做甚麼事也經過考慮，不敢太過份。他們都是想做就去做，不會理會後果，風氣如此，耳濡目染之下，難怪阿積會有樣學樣的！」

家碧道：「阿媽的脾氣也很厲害，發起脾氣來，那管是甚麼場合，那管你是皇帝還是總督，照罵可也，根本不理會別人的感受，以前，老頭子曾經跟她吵鬧過，結果，老頭子忍受不了，抱了阿積離家……」

「阿碧，阿積會不會去了親戚家裡？」錦江突然想起。

家碧道：「阿媽應該打電話到每個親戚家裏問過的了。阿積這一次不回家，只怕阿媽嚇得六神無主了。」一頓，問道：「你爲何不讓我去阿媽那裏？阿積是你的舅兄弟啊！」

錦江忙道：「我不是不讓你回去，你自己剛才也說了，回去又怎樣？能夠找回阿積嗎？我敢擔保，阿積一定會回家，他會去了那裏？」

「阿積越來越放肆了！」家碧擔憂地道：「這一次不回家，說不定下次根本不聽阿媽的，來個變本加厲。」

「你打個電話去問問阿積回家沒有？」錦江道：「可能已找到他。」

家碧點點頭，拿起話筒，撥電話給阿媽。

電話才接通，家碧還未開口說話，話筒已傳出阿媽的急促語聲：「喂？」

家碧忙道：「阿媽，找到阿積了嗎？」

話筒傳來阿媽焦急的聲音。「還未找到，那孩子不知去了那裏？」

「老頭子回來了嗎？」

「剛回來。」

「有打電話到阿婆、姨婆那裏問過嗎？」

「還用你敎！」阿媽在電話中沒好氣的說：「每個親戚都問過了，阿積沒有去找他們。」

「老頭子怎麼說？」

「他也沒有辦法。」阿媽道：「只有乾着急，又不知他去了那裏，到那裏去找他？」

跟着又道：「不跟你說了，萬一他打電話回來……」話未說完，「嗒」一聲收了綫。

家碧放下話筒，憂心地道：「阿積還未回家，阿媽說，打電話找遍了親戚朋友，都找不到阿積。」

錦江抬頭看一眼牆上的時鐘。「十時多了，阿積去得了那裏？親戚那裏沒有，他的同學不可能收留他，阿碧，放心吧，他一定會回家的。」

驀然間，電話响起來，家碧幾乎是撲過去抓起電話筒。「喂，找誰呀？」

「家姐，我是阿積……」

「阿積，你在那裏？」家碧驚喜地大聲問。

錦江聽說來電的人是阿積，忙湊到妻子的身邊，俯身傾聽。

「家姐，我現在阿婆家裏，你打電話告訴阿媽吧！」話筒中傳來阿積慌怯的聲音。

「阿積，你有多大年紀啊，這個時候便拍拖，還有心機讀書？阿媽罵你，是想你好，你怎麼不聽，還跑了，不回家，害得阿媽跟老頭子擔心死了，到處找你，過意得去嗎？不是想氣死阿媽跟老頭子吧？」

阿積默然一會，才道：「誰叫阿媽那麼過份，當街罵我，叫我怎受得了！」

「她都是想你好的。」家碧加重語氣。「你不聽她的話，不該挨罵麼？」

阿積道：「你們太大驚小怪了，跟女同學去街、玩耍，便是拍拖？我已經說過了，我們不是拍拖，比較合得來，放學後一起逛街，沒有其他的啊！你們就是心邪，男女交往，很平常呀，不一定代表談戀愛的，用你們的眼光去看，跟男同學在一起，豈不是搞同性戀！」

家碧一時間無言以對，只好說道：「不管怎樣，你馬上回家吧，免得阿媽擔心。」

「我不回去。」阿積倔强地道：「我回去，老頭子會打死我的。」

家碧道：「那你也該打個電話回去啊！」

「你替我打吧！」

「你明天還要上學啊！」

「我明天由阿婆家裏上學去。」

家碧見屢勸無效，只好道：「好吧，我打電話給阿媽。」跟着收綫。

錦江在妻子撥電話給阿媽時，對妻子說道：「既然阿積在阿婆那裏，就不要勉强他回家了，免得火星撞地球，待阿媽和老頭子怒氣消去了，阿婆自然會叫阿積回家的。」

電話接通了，接電話的又是阿媽。「阿碧，還未找到阿積啊！眞擔心他……」

「阿媽，不用擔心，阿積在阿婆家裏。」家碧馬上將弟弟的下落告訴母親。

「眞的？」阿媽驚喜不已。

「剛才阿積打過電話來，他說在阿婆家裏，叫我打電話告訴你。」

「他為甚麼不打電話回家？」阿媽在電話中怒聲道：「那孩子越來越不像話了！」

家碧勸道：「別生氣了，讓他在阿婆那裏睡一晚吧！他要是回家，你要心平氣和的跟他說，光是罵，他不會聽的，只會令他反感！」

「嗯，收綫吧，我打電話給阿婆。」阿媽立刻收綫。

家碧放下聽筒，往丈夫身上一靠，透口氣道：「阿積說我們太大驚小怪了，跟女同學在街上走，並不表示一定相戀的。他說得也有道理。如今已是九十年代，男女平等，同學間互相交往，也算是一種社交活動，我們不該用以前的眼光來看今日的事物的。」

錦江却不同意她的說法。「話雖如此，正常的交往當然不該加以指責，但是，當街手拖手，摟摟推推的，又笑又鬧，那就不好，看到的人都為之側目，難免令人反感的啊！總之，像阿媽在街上看到的那個樣子，跟正常的交往不相同了。」

家碧嘆口氣。「阿積這個年紀最難教，對甚麼也感到好奇，放鬆一點也不行，非要好好管教不可，學好學壞，就得看家裏的人能否管教得當。阿媽若再不嚴加管教，阿積很難會學好的。」

「阿媽跟老頭子那樣縱容他，加上阿媽又愛打牌，要好好管教他，實在不容易。」錦江對這個問題不敢樂觀。「除非阿媽以後不打牌，在家裏看着他。」

家碧聽丈夫那麼說，也不抱樂觀態度。「要阿媽不打牌，除非她病到不能起床！眞不明白，怎會那樣沉迷打牌的？以前不是這樣的，自從在酒樓工作了幾個月，認識了那個銀女後，阿媽就迷上了打牌。」

「那個銀女很嗜賭的嗎？」

「聽阿媽說，每日下午二時到五時那段『落場』時間內，她都去打牌，每個月的薪金就用來賭。下午『落場』時間從來不回家的，你說嗜賭不嗜賭？」

錦江搖頭道：「阿媽交上這種人，怪不得對打牌那麼沉迷了！」

一頓，接道：「那個銀女沒有兒女的嗎？每個月的薪金都用作賭本，要吃飯的啊！」

「她不但有丈夫，還有五個兒女！」家碧道：「不過，你放心，她不用拿錢回家，五個兒女都大了，有工作，聽阿媽說，兩個兒子很本事，二兒子還是大學畢業的，加上丈夫那一份收入，足夠養家有餘，自己又有兩層樓。所以，她不用拿錢回家。返酒樓上班又有飯吃，便拿那份薪金去賭。」

「她的丈夫兒女不勸她的麼？」

「聽阿媽說，銀女的丈夫和兒女勸過很多次，無奈她就是不聽，依舊日日去打牌，丈夫和兒女也不再理會，任由她去賭，但却聲明，她在外面怎麼賭法，一切後果自負，家人決不會替她還債的。」

「唉，天下間竟有這種人。」錦江搖頭嘆息。「有一個安定富裕的家，很多女人發夢也那樣想，她却一點也不重視珍惜，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實，每日打牌，會玩膩的啊。就像每日給你吃鷄、鮑翅那樣，吃多了，也感到吃膩，眞不明白，日日打牌，為何樂此不疲的！」

「錦江，一個人若是沉迷一樣東西，很難理喻的，就像被鬼迷了，吸毒上了癮那樣，很難自拔的，要不，怎會有人因賭跳樓，借了貴利沒法還，只好去當娼，這種新聞，報紙時有報導。」

「唉，不要說她了，十一時多了，睡吧。」錦江打個呵欠，站起來，摟着妻子往房間走去，忽然在妻子的耳根部位吻了一下。

家碧癢得「咭咭」地笑出聲來，錦江忽然一把將妻子摟入懷中，吻落妻子兩片唇上，一雙手也在妻子的身上撫着。

家碧掙脫丈夫那狂熾的嘴巴，輕輕推拒着。

錦江摟着妻子不放，涎着臉道：「來吧，求求你。」

家碧白了丈夫一眼，一指戳在丈夫的臉上。「餓鬼！餵不飽，眞拿你沒辦法。」

妻子這麼說，做丈夫的焉會聽不明白，歡呼一聲。一把抱起妻子，走入房間。

## 交上損友　屢教不改

已經是晚上十時許。

家碧已陪兩個女兒在房間睡了，錦江一個人在客廳看電視。

這一晚的電視節目很精彩，英文台播映一套外國電影精選。錦江雖然不大懂英文，但可以看中文字幕，一樣看得津津有味。

驀地，電話叫人吃驚地响起來，錦江冷不防之下，確被嚇了一跳，忙拿起話筒：「喂，找誰？」

話筒裏傳出一把女聲。「這裏有沒有一個叫李家碧的？」

錦江忙道：「有，找她有甚麼事？」

「可否請她聽電話？我是李積



的感化官。」

錦江急急道：「請妳等一等，我叫她來聽電話。」放下話筒。才要往房間走去，家碧已在房裏問道：「錦江，誰打電話來？」

錦江向房間道：「找妳的，是阿積……那件案的感化官打來的。」

家碧一聽，睡意全消，馬上跳下床，幾步走出房間，搶到電話几前，伸手抓起放在几上的聽筒。

「喂，我是李家碧，李積的姐姐。」

「我是負責李積那件案子的感化官，我姓張。」

「張小姐找我有甚麼事？」

「我先後打了三四次電話到妳母親家，沒人聽，所以，才打電話給妳。」

「請問找我媽有甚麼事？」

「是這樣的，明天九時到中午十時這段時間，妳跟妳母親可以去璧屋探望李積，要帶身份証及李積的出世紙副本，還有小學的畢業証書，聽清楚嗎？請妳告訴妳母親。」

「謝謝妳，張小姐。」

「拜拜。」

「拜拜。」家碧放下話筒，奇怪地道：「阿媽去了那裏？這個時候仍未回家。」

「還用猜，九成去了打牌。」錦江道。

家碧惱道：「我昨天才打電話給她，她還對我說，這兩天都會在家裏，不外出，轉個身便去了打牌，既然那樣緊張阿積，擔心他會被判入獄，還有心情打牌？眞有她的！」

「那個感化官打電話來幹嗎？」錦江問。

「人家打電話通知阿媽，明天可以到璧屋去探望阿積，打了三四次電話，都找不到她，才打電話來告訴我，要我轉告阿媽！」家碧沒好氣地說。

「打電話去看看她回了家沒有？」錦江道。

家碧拿起聽筒，撥電到阿媽家。

電話响了三四下，有人接聽，家碧忙道：「喂，阿媽？」

話筒裏傳來的是一把男聲。

「表姐？你找阿媽？」

家碧聽出是表弟阿雄的聲音。

「阿雄，阿媽在嗎？」

「不在，還未回來，妳找她有事？」

「是呀！你知道她去了那裏嗎？」

「我剛回來，不知她去了那裏。」

「阿雄，阿媽回來，叫她打個電話給我，有緊要事。」

「得了，她回來我馬上叫她打電話給妳。」

家碧放下話筒，對丈夫道：「我很累，要睡，你等阿媽的電話，告訴她明天去探阿積。」

錦江道：「妳去睡吧，我等阿媽電話。」

家碧掩咀打個呵欠，走入房間。

錦江繼續看電視，等岳母打電話來。

那齣電視電影已播映完了。

錦江抬頭往墻上的時鐘看一眼，十一點四十三分了，快十二點仍未打電話來，不由嘀咕一句：「個多小時了，怎麼搞的？」

看了幾分鐘電視，終於忍不住，撥電到岳母家。「喂，來了嗎？」

話筒傳來家碧表弟阿雄的聲音：「表姐夫，阿媽仍未回來，我找到阿媽一個牌友的電話，打電話去找阿媽，她正在那裏打牌，我已經告訴她，表姐有要緊事找她，叫她打電話給你們，她沒有打嗎？」

錦江頓時心裏有氣。「她若是打了電話來，我還打電話找她幹嗎！明知我們有要緊事找她，打少一鋪牌也可以呀！竟然不打電話來，眞過份！」

「表姐夫，我給那個趙太的電話號碼你，直接打電話找阿媽，好嗎？」

「好，你告訴我。」

待阿雄在電話中告知他那個趙太的電話號碼後，錦江馬上撥電話去找趙太。

接電話的是趙太，錦江道：「請叫李太聽電話。」

「等一等。」

停了一會，話筒中傳來阿媽的聲音。「喂，誰呀？」

錦江加重語氣道：「阿媽，我是錦江。」

阿媽的聲音聽來有點虛怯。

「找我有甚麼事？」

錦江語氣中透着不滿。「阿雄找到妳，叫妳打電話給我們，妳為何不打？」

阿媽吶吶道：「我……正在……打牌，忘了……」

錦江帶氣道：「要不是有緊要事，何用叫阿雄四處打電話找妳！」

話筒中傳出阿媽怯怯的聲音。「到底……甚麼事……啊？」

錦江吐口氣。「那個姓張的感化官打電話找了你一晚，找不到妳，打電話給我們，轉告你知，明天早上九時到十時可以去璧屋探阿積，記着帶身份証，還有阿積的出世紙及小學成績表的副本。」

「嗯，我馬上回家。」阿媽急急道：「沒有其他的了？」

錦江道：「沒有了。」

「妳曉得去嗎？」錦江問。

「不曉得。我回家致電給阿積的一個朋友，叫他明早駕車來載我去。阿積被關入壁屋那日，已經跟那個朋友說好，若可以探他，請他載我去。」

「要不要我陪你去？」錦江想到岳母是女流之輩，很多事都不懂，又單獨一個人，心裏的氣頓時全消了。

「不用了，你明天還要上班，有阿積那個朋友載我去便成了，收錢吧，我回家去。」

錦江收了錢，關掉電視機，熄了燈，進房睡覺。

* * *

由於學期考試不合格，阿積升不上中三，要重讀一年。

對於阿積升不上中三，老頭子跟阿媽只是責罵了阿積幾句。

家碧知道弟弟升不上中三，大爲着急，星期天跟丈夫回到母親家裏，劈頭就對阿媽道：「阿積升不上中三，阿媽，妳跟老頭子是怎樣搞的？」

阿媽愕了一下，負氣地道：「阿積升不上中三，我有甚麼辦法？他不肯用心讀書，我總不能每日拿着籐條管着他，逼他用心做功課，溫習課本的呀！」

一頓，又道：「我時常督促他做好功課，好好溫習，他不聽，有甚麼辦法？」

家碧道：「阿媽，妳若不是經常打牌，任由阿積在外面玩，他的成績怎會那樣差？妳是他母親，不想他讀書成績好，將來可以成材嗎？」

阿媽生氣道：「我怎會不想！不要說了，他已經留級了，說甚麼也升不上中三。妳有本領，讓他不用留級吧！」

家碧氣道：「這簡直蠻不講道理。」

「我是這樣的了！」阿媽大聲道。

錦江見兩母女弄得氣氛僵了，忙打圓場。「家碧，妳又是的，阿積留級已成定局，怎麼說也改變不了，還緊張幹嗎？要他今後好好用心讀書，希望他重讀一年能夠升上中三。」

一頓，又對岳母道：「阿媽，開學後，眞的要好好看着阿積，不能夠再放任他，若再升不上中三，就要自動退學的啊！」

阿媽對錦江這個女婿一直很尊重，聽女婿那麼說，放緩語氣道：「開學後，我會好好看着阿積，那個孩子很難教的啊！每次說他，他都點頭應諾，轉過頭，又不是那回事了，難道一錯就打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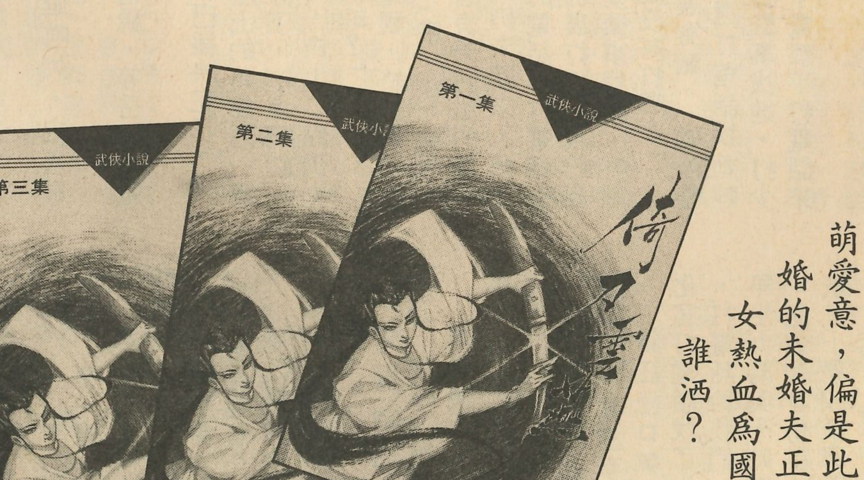
「阿媽，家碧那樣說，是想阿積好。」

「我知道。」阿媽打斷女婿的說


倚刀雲燕

全套三集 $70

西門丁 著




烽煙四起，外族入侵，促成這對江湖小兒女走在一起，他倆正萌愛意，偏是此時她自小訂婚的未婚夫正出現……俠女熱血爲國流，情淚爲誰洒？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話。「不要說他了，去飲茶吧。」

「阿積呢？」家碧問。

「跟阿雄去買汽水，該回來了。」

「阿雄今日休息？」家碧問。

「上個星期……四已經沒有做工(上班)了，那個厨房大哥不幹，他們一班做手下的自然跟着辭工不幹。」

「那個厨房大哥爲何不幹？」錦江好奇地問。

「阿雄說，那個厨房大哥要歇暑(避暑)，說甚麼大熱天時在厨房炒菜，熱得頭髮冒烟，忍受不了。老頭子也說那個厨房大哥黐綫(神經有問題)，幹厨房的，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也對着個火爐，有那一天不熱的。既然怕熱，當初爲何又幹這一行！」

錦江笑道：「那個人眞是黐綫的，阿雄跟着他，只怕會經常失業！」

「阿雄找到工作沒有？」家碧問。

「還沒有。」阿媽道：「下個星期可能到老頭子那裏做。」

一頓，又道：「老頭子下午休息，今早已打了個電話給一個朋友，回來打牌。錦江，他已預了你一隻脚(麻雀脚)。」

岳父大人叫打牌，做女婿的怎敢不奉陪，何況，錦江頗喜歡打牌，當下問道：「老頭子和我，還有他的朋友，還欠一隻脚啊。」

阿媽道：「阿雄也打啊！他跟阿積去買汽水，就是準備在打牌時喝的。」

「快十一點鐘了，去那裏飲茶？」家碧問。

阿媽道：「你們喜歡去那裏就去那裏吧。」

「就到馬路對面那家酒樓吧。」錦江提議。

「那家酒樓食品很貴的啊。」家碧道：「東西跟一般的酒樓一樣，不值得啊。」

「又不是經常去，就那裏吧。」錦江道：「那裏够大，容易找到座位。這個時候，別的酒樓不易找到枱子啊。」

阿媽道：「就到那裏去吧。我認識那裏幾個樓面(侍應)，一定找到枱子。」

家碧不再堅持，阿積跟阿雄恰好買了汽水回來，放下汽水後，一家人立刻出外去飲茶。

下午一時許，老頭子跟他的朋友回來，立刻開枱打牌。

阿媽則在厨房準備煲湯的材料。

家碧趁這機會，將弟弟叫到客廳一角，低聲說道：「阿積，你怎樣讀書的？重讀一年，你不感到羞愧的麼？」

阿積低着頭，不敢看姐姐。

「家姐，我不想的啊……」

「那你怎麼不用心讀書？」家碧道：「考試之前，我已經叫你用心溫習功課，不要出去玩，你怎麼不聽我的說話？」

阿積忽然抬起頭來，委屈地道：「妳以爲我不想溫習？每日放學回家，十日有七日阿媽都在家裏打牌，辟啪聲響個不停，嘈吵得叫人根本無法做功課，溫習！十餐有八餐食飯盒！妳說，怎能在家裏待下去，只好出外去玩。」

家碧道：「我已經跟阿媽說過了，她答應以後盡量少打牌，在家看着你，今後，你要好好讀書啊，知道嗎？」

阿積點點頭。

「你要是用心讀書，成績好，家姐答應你，買一對名牌球鞋給你。」

阿積頓時高興得雙眼發亮。

「家姐，眞的啊？」

家碧正色道：「家姐說過的話，甚麼時候不算數！」

* * *

暑假過後，阿積又要上學了。

上課才兩個星期，學校要阿積帶一封信給他的父母，阿積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忍不住偷偷拆開那封信，看看裏面寫些甚麼。

看過那封信後，阿積倒吸一口氣，壓下心裏的不安，將信紙摺好，放回信封內，然後，用膠水將信封小心地封好，回到家裏，交給阿媽。

阿媽這一次倒是「言而有信」，阿積開學後，很少打牌，每日在家裏督促阿積做功課，不讓他外出玩耍。

阿積也乖乖地在家裏做好功課，才找藉口到超級市場買汽水，或是映印課文，到外面去溜一會，才回家。

阿媽接過信封，問阿積。「學校爲何要你帶信給家裏？」

阿積避開阿媽的目光。「我怎知道，阿Sir叫我帶回家，我便帶回來。」

阿媽雖然沒有讀過甚麼書，但却能够看報紙，雖然不會寫，却認識不少字，當下拆開信封，拿出信箋，展開來，睁大雙眼瞧着。

看完信後，阿媽放下拿着信箋的手，生氣地看着兒子。「阿積，你在學校跟同學打架？」

阿積一臉委屈的樣子。：「是他先動手打我，我不跟他理會，他得寸進尺，吐口水在我的衣服上，忍不住，才跟他打起來！」

「信上說，你打破了那個同學的鼻子，是不是？」阿媽聲音沒有那麼嚴厲了。

阿積抓抓頭。「他自己不小心

擦破的，却硬說我打破他的鼻子，我當然不承認。」

「衰仔，你跟同學打架，害我又要去學校見你的先生！」阿媽的聲音又「惡」起來。

阿積嘀咕一句。「難道人家(別人)打自己，也不還手嗎？」

「阿積，我眞沒你辦法。」阿媽嘆口氣。「有沒有傷了身上那處地方？」

阿積搖搖頭。

阿媽仍然不放心，要阿積脫下T恤，仔細地查看了一遍，看到阿積身上確是沒有瘀傷才放心。

* * *

阿媽在家裏呆了約一個月左右，終於手癢難耐，開了「牌葷」。

起先，她日間不敢打，吃過晚飯才打牌，有時在家裏，有時到牌友家裏，在家裏打牌還好，阿積不敢外出，她外出打牌後，家裏只剩下阿積一人，他若是出外逛，阿媽就不知道，也管不着了。

這一晚，阿媽又去打牌。

阿媽前脚才走出大門，阿積馬上打電話給肥仔開，約他去玩電子遊戲機。

打完電話，他馬上換過衣服，穿上鞋，到開設在附近的一家電子遊戲機中心。

來到電子遊戲機中心，肥仔開還未到，阿積便走入中心裏面，玩遊戲機。

這個時候，還不到晚上八時，遊戲機中心裏面經已滿是人，阿積走了一轉，才找到一部「空機」，坐下來，入了錢，玩起來。

玩了兩回，肥仔開仍未來，阿積只好繼續玩下去。

正玩得興高采烈之際，身邊忽然出現兩個人，其中一人抽了口烟，張口噴在阿積的臉上。

阿積被撲面的烟嗆得咳起來，抬起頭看着站在左邊噴了他一口烟的「靚仔」，怒道：「你想怎樣？」

那個「靚仔」約十五六歲，黐黐咀角，道：「靚仔，這部機是我玩開的，我現在要玩！」

阿積不忿。「這部機又不是你的，憑甚麼要我讓給你玩？」

站在右邊的那個少年一手搭在阿積肩頭上。「眞的不讓開？」

阿積扭頭看一眼搭着他肩頭的少年，心念急轉，對方有兩人，自已只有一個，如跟對方動手，很難佔到上風。心裏雖然不忿，爲免吃虧，右膊一卸，卸下搭在肩頭上的那隻手，站起身，走開去。

那兩個少年咧嘴向阿積的背景扮個鬼臉，手夾香烟的那個在欖子上坐下來，站着的那個立刻「入錢」，讓坐着的同伴玩機。

阿積走開後，無心情再玩下去。走出外面，看看肥仔開來了沒有。

還未走到門口，一眼看到肥仔開走入來，阿積急走幾步迎上去，「肥仔開，這麼遲才來到！」

肥仔開道：「你來了很久？我剛要出門，阿媽打電話回來，所以來遲了。」

跟着微詫地道：「怎麼不玩機啊？」

阿積頭朝那兩個霸佔了他那部遊戲機，正在玩得投入的少年，咬咬嘴唇道：「我本來玩着的，那兩個『死靚仔』人多欺人少，硬是霸佔了我玩的那部機，越想條氣越不順，那有興趣再玩下去。」

肥仔開往裏面張望。「那兩條『靚』好霸道啊！是那兩個？」看不到，便問阿積。

阿積伸手往那部遊戲機擺放的地方指去。「看到嗎？就是那兩個。」

肥仔開這一次看到了，點點頭。「阿積，那兩『條靚』甚麼『料』(甚麼背景來歷)，他們兩個，我們也兩個，怕甚麼，去『郁』他們(找晦氣)！」

阿積一把拉住欲走前去的肥仔開，搖頭低聲道：「在這裏『郁』他們，太冒險，萬一他們還有同黨在這裏，吃虧的會是我們，就算沒有，打起來，萬一有差佬(警察)經過，被拉返差館(警署)，驚動父母，那就不得了。」說到這裏，頓住，拉着肥仔開走出中心外面。

肥仔開忍不住道：「阿積，不是就這樣算數吧？」

阿積拍拍肥仔開的肩頭。「當然不會就此罷休！要不，我的氣怎下？」

肥仔開抬眼瞥了阿積一眼。「你又有甚麼好主意？」

阿積附在肥仔開的耳邊說了一會話，肥仔開聽得連連點頭。「阿積，我眞服了你！這樣快就想到一個好主意。」

阿積沉吟地眨眨眼。「到時，我要看看，那兩個『靚』有多惡？」

肥仔開笑起來，一手拉了阿積便走。「快去準備一下，兩『條靚』分分鐘會離去。」

阿積扭頭往中心裏面望一眼。「他們玩得那麼着迷，現在不過八時左右，不會這麼早便走的，放心吧，我們先去買兩杯雪糕。」

在附近的一家便利店買了兩杯雪糕，阿積與肥開邊吃邊往一條後巷走去。

那條後巷又黑又暗，兩人在裏面躭了約十五分鐘左右，才走出來，走出巷口，阿積對肥仔開道：「你在這裏等等，我去瞧瞧他們還在不在。」

肥仔開點下頭，在巷口站停下來，阿積立刻快步往那家遊戲機中



心走去。

到遊戲機中心門前，阿積往裏面望一眼，那部遊戲機前已換了人，那兩個强佔了那部遊戲機的少年已不在，正在玩着的，是一個穿了件背心的少年。

阿積心頭一緊，忖道：「莫非那兩條『靚』走了？」一手推開那道玻璃門，走進去。

睜大雙眼在裏面走了一個圈，終於發現那兩個「靚」在另一部遊戲機前忘形地玩着，阿積不動聲息，在他們身後走過，嘴角泛起一道陰毒的笑意。

走出門外，阿積馬上向站在斜對面約二十公尺遠的那條巷口的肥仔開舉手揮了一下，肥仔開一眼看到，立刻舉起手揮了一下，然後走入後巷。

很快，肥仔開又從巷內走出來，本來空着的雙手各挽着一個小鐵罐，裏面不知裝了甚麼。

阿積看着快步走來的肥仔開，露齒直笑。

肥仔開提着兩個小鐵罐，很快來到阿積面前，將手上一個鐵罐交給阿積。

阿積接過，臉上露出惡作劇的表情。「這麼好的東西，拿來餵猪，浪費了。」跟着向肥仔開擺擺頭。「走，進去招呼那兩個「靚」，讓他們吃頓好好的！」

遊戲機中心裏面的青少年(全是未滿十八歲的)，都在聚精會神玩着遊戲機，電子遊戲機發出的音樂聲，與着緊的呼叫聲混成一片，燈光本來已經昏暗，再加上陣陣烟霧，裏面的空氣會令不慣到這種地方留連的人感到不舒服。

沒有人留意阿積與肥仔開兩人，都在全神玩着遊戲機，兩人無聲地走到那兩個正在大呼小叫，玩着遊戲機的少年身後，阿積伸手拍拍那個將一口烟噴在他臉上，正在緊張地按着鍵鈕的少年。「這部機又是你的嗎？」

那個少年驀然回頭，張嘴正欲口出惡言，阿積已疾快地提起那個小鐵罐，翻起罐底，將裏面的東西傾倒落那少年的頭上。

肥仔開「照板煮碗」(有樣學樣)，亦將鐵罐內的東西傾倒在另一個少年的頭上。

一陣異味，餿味奪鼻而入，那兩個少年怪叫一聲，伸手往臉上亂抹。

昏暗的燈光下，仍然可以看清楚，傾倒在那兩個少年頭臉上的東西，原來是餐館及快餐店傾倒在後巷門外餿水桶的殘羹剩飯，由於天氣炎熱，加上剩湯菜汁的泡浸，自然會發出一陣叫人作嘔的餿味。

阿積跟肥仔開將鐵罐往兩個少年身上一扔，立刻撒脚往外跑！

那兩個少年被撲鼻的餿味薰得差點窒息過去，一手抹去臉上的餿味水，吐出流入嘴巴的餿飯菜，拔脚便追。

那知道當先追撲的那個脚下一絆，踢到一個鐵罐，立時重重地仆倒在地上，令到他的同伴也跟着跌倒下去。

遊戲機中心立時亂起來。

阿積跟肥仔開奪門而出，跑過對面馬路，竄入一條橫街，眨眼便不見了踪影。

等到那兩個一頭一臉餿飯殘汁的少年追出門外，已經看不到阿積兩人跑往那裏去了。

* * *

這些日子以來，阿積跟肥仔開都沒有去那家電子遊戲機中心「打機」，改到較遠的另一家遊戲機中心去「打機」。

兩人捨近取遠，是恐怕寃家路狹，遇上那兩個少年遭到報復。

這日，阿積乘阿媽去了打牌(日間也開始去打牌了)，草草做完功課後，便跟肥仔開去打球。

就在他家附近，約行走十五分鐘左右，有一個足球場。

兩人來到足球場。雖然是大熱天時，氣溫攝氏在三十度到三十三度之間，火辣辣的太陽下，仍然有人在踢足球。

那伙在踢足球的人，阿積跟肥仔開並不認識，當然不能够加入去玩，踢球，兩人互相看了一眼，肥仔開抬手抹一下額上的汗水，問阿積：「阿健他們今日沒有來，冇球踢，去那裏？」

阿積一時間也沒了主意，用手撥撥頭髮，才道：「到處走走吧，我身上只有幾塊錢，要不，去看場電影，你有多少錢？」

肥仔開咧嘴道：「我有二十塊錢，加上你點錢，够買兩張票有餘，是不是去看戲？」

阿積又改變主意了。「三級片不准我們看，准許我們看的幾套電影都不大好看的，不看也吧。」

肥仔開道：「不看電影，到底去那裏？」

隨便到那裏走走吧。」阿積道：「你想去哪裏？」

肥仔開道：「這麼熱，到快餐店去吃東西，好嗎？」

阿積撥撥頭髮。「也好，快餐店有冷氣，去涼快涼快也不錯。」

兩人在一家規模頗大的快餐店坐下來，肥仔開早已一身汗濕，忙拿出紙巾抹汗，阿積在椅背一靠，掃了店堂一眼。「肥仔開，我要一杯紅豆雪糕，你去買吧。」

肥仔開將手上又濕又黑的紙巾往地上一扔，站起來，往買食物票子的櫃枱走去。

肥仔開很快便捧了一個塑膠盤

子走回來，盤裏放着兩杯紅豆雪糕，一碟炸鷄翼，阿積拿了一杯，用吸管吸了一大口，笑說道：「又吃雪糕，又吃鷄翼，怪不得你那麼肥了。」

肥仔開笑笑，拿起一隻鷄翼吃起來。「你吃不吃？不吃，我吃。」

一碟炸鷄翼有兩隻。

阿積道：「你吃吧，不是沒有吃午飯吧？」

肥仔開吃得津津有味。「要是吃了午飯，那有二十塊錢在袋裏。放學回家後，我煮了兩個麵吃，有點餓了。」

阿積笑道：「吃了兩個麵還餓，眞有你的！午飯我只吃了半個飯盒便吃不下，早知叫你來，分一半給你吃。」

「你媽不在家？」肥仔開吐出一根骨頭，伸手去拿第二隻鷄翼。

阿積道：「要是在家，我怎能出來，眞給阿媽氣死，去打牌不留下錢給我，自己去吃飯，買了個飯盒留給我吃，要不，可以拿錢買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突然間，肥仔開目光一直，往拿取食物的櫃枱那邊望去。

阿積馬上發覺，詫道：「肥仔開，看甚麼？」

「莫秀紅，就在拿食物的櫃枱前，阿積，快看，有條仔（男朋友）跟她一起，好像是中國打藍球那個黑仔。」

阿積一聽，急忙扭頭往食物櫃那邊望去，果然看到中二時跟他同班，還跟他拖過手的女同學莫秀紅，正跟一個高她大半個頭的男仔（少年）一齊捧着上面放了汽水、小食的盤子，笑着往一處座位走去。

阿積頓時沉下臉來，心裏很不是滋味（雖然他已經沒有跟莫秀紅來往了），自己以前那條女（女朋友）跟這一條仔那樣親暱，心裏總不好受，禁不住哼了一聲，轉回頭。

肥仔開看到阿積臉色不對，知他心裏不妥當，低聲道：「阿積，那隻癲鷄有甚麼好，你不要她，那個黑仔像執到寶（物）那樣，看得人眼中噴火！」

阿積連吸了幾口冰凉的冰水，透口氣，才說道：「別說她了，又沒肉，又沒胸部，板鴨一樣！」

肥仔開眨眨眼，悄聲道：「阿積，你摸過她？」

阿積眉毛一挑。「有眼的，都看得出來，還用摸！」

跟着又道：「我跟她拖手仔（相戀），不過貪好玩，免得被別的同學看低，連女同學也『溝』不到（結識不到），根本就沒有喜歡過她，那次在街上被阿媽看到，便乘機撇了她。」

「那個黑仔似乎很喜歡她啊？」

肥仔開斜着眼，往莫秀紅跟「黑仔」所坐的位置瞟着。「快看，黑仔伸手摟住她，不怕羞。」

阿積沒有轉頭去看，以不屑的語氣道：「肥仔開，別大驚小怪，以前，我跟她拖手仔時，她抱過我，我也摟過她，很平常啊。」

一頓，看着肥仔開。「你沒有跟女同學摟抱過？」

肥仔開臉上微紅，低下頭。「沒有，手也沒拖過。」

阿積不由笑起來。「肥仔開，你不是那樣土吧，沒膽量？還是怕羞？」

肥仔開難爲情地抓抓下巴，抬眼道：「我也不知是沒膽量還是怕羞，一見到女同學，想跟她們說話，心就跳，說不出話來……」

阿積伸手在肥仔開的後腦勺上打了一下，笑道：「看你『肥頭搭耳』的，不像一個無膽匪類，要不要我給你壯膽？」

肥仔開雙手亂搔：「免了，我很怕跟女同學在一起，不知怎的，跟她們太接近，我便臉熱心跳，口窒窒，幾乎說不出話來。」

阿積笑起來。「肥仔開，你不是患上了異性懼怕症吧？這樣下去，將來怎樣追女？恐怕會見了女性便驚得撤尿了！」

肥仔開一臉認眞地道：「你那裏看到有異性懼怕症這個名詞的？」

那個名詞根本是阿積杜撰出來的。「在一張報紙上看到的，是美國一個很有名氣的性心理專家說的，你說的情形，跟報紙上寫的一樣！」

肥仔開信以爲眞：「有沒有說，怎樣治療？」

阿積忍住笑，用力點一下頭。「當然有，那個專家在報紙上說，若要治療這樣心理障礙，要大膽跟異性交談，而且要採取主動，久而久之，那種對異性的羞怯懼怕心情便會自然消除，回復正常。」

肥仔開苦着臉。「那……很……難……的呀，萬一人家不理睬我，不是很難堪？」

阿積拍拍肥仔開那胖胖的手臂。「你要是這樣顧慮多多，如何治療你的心理障礙？那個專家說，若達到嚴重的程度，會形成自閉，又或是傾向同性戀，如今愛滋病這樣流行，都是因爲搞基（同性戀）！」

「但是……」肥仔開仍然沒有信心。「貿貿然跟女同學說話，萬一被誤會。」

「誤會就誤會吧！」阿積打斷肥仔開的說話。「總好過將來變成基佬（同性戀者），或是患上自閉症啊！」

跟着瞄一眼前度「女友」莫秀紅坐的位置，低聲道：「肥仔開，現在就有一個機會給你試驗，你敢不敢？」





肥仔開怯怯道：「你不是要我胡亂找個女孩子說話吧？」

「不，是你認識的。」阿積眨眨眼。

「誰？」肥仔開左張右望。

「莫秀紅你認識吧？」阿積沉吟地笑笑。

肥仔開往莫秀紅坐的位置望一眼，爲難地道：「黑仔跟她……一起……」

「怕甚麼！」阿積道：「他若敢對你怎樣，我自然會『幫拖』（幫忙對付）！去吧，別生人不生膽。」

肥仔開仍然遲疑不決。「跟她……說甚麼？」

阿積歪着頭想一下。「你就對她說：妳不是約了我去看電影的嗎？怎麼又跟一條『仔』在這裏，你這算甚麼意思？你要是敢這樣跟她說，以後，你的膽量就會逐漸大起來，不再害怕跟女同學接近，那時候，你就可以『溝女』了！」

「眞的照你的話說？」肥仔開仍然有點怯。

阿積推推肥仔開。「去吧，萬事有我！」硬是將肥仔開推離座位。

肥仔開站起來，吸口氣，挺挺胸，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走向莫秀紅坐的枱子，不過脚步很慢。

阿積，直看着肥仔開走過去，臉上露出惡作劇的笑容。

肥仔開終於走到莫秀紅的面前，頭上已滿是汗水，嘴唇噏動，却說不出話來，一雙手拳握得緊緊的，兩眼却垂下，不敢看着莫秀紅。

莫秀紅跟她的「男友」已在親密地摟着併頭在說着話，驀然發覺肥仔開站在枱子前，驚訝地抬起頭看他一眼，莫秀紅「咦」了一聲：「徐錦開，是你！」

莫秀紅跟阿積、肥仔開是中二的同學，她升上中三後，由於阿積跟肥仔都留級，才不同班。

肥仔開嘴巴張合了一下，莫秀紅跟她的「男友」都聽不到他說甚麼，阿積在那邊看着，着急得直揮拳。

「肥開，你怎麼哪？」莫秀紅詫異地看着肥仔開。

肥仔開一張臉脹紅，青筋暴現，額上汗汨汨流下，突然間大聲道：「妳約了我看電影怎麼跟那條仔在這裏算甚麼意思？」

那麼長的一句話，他是一口氣說出來的，幸好說得不快，要不，叫人很難聽得懂。

肥仔開說完那句沒有標點的話後，連連喘氣，頻頻抹汗，一副如釋重負的樣子，並轉頭往阿積那邊望一眼。

阿積站得頗遠也聽到肥仔開的說話，差點沒有大笑出聲，看到肥

仔開轉頭向他，忙咬着嘴唇强忍笑，向肥仔開豎起大拇指。

肥仔開咧嘴一笑，馬上又恢負原來的樣子，繃起一張臉。

莫秀紅跟她的「男友」聽得一頭霧水，愕然看着肥仔開，足足有一分鐘，才弄明白肥仔開的話意。「肥開，你說甚麼？我幾時約你去看電影？甚麼意思？」莫秀紅睜着一雙眼，生氣地看着肥仔開。

肥仔開被她看得心裏一慌，吶吶着說不出話來。

「喂！你好膽啊！够膽向我條女胡說八道！快走！」莫秀紅的「男友」，黑仔霍然站起來，滿面怒容。

肥仔開不由退縮了半步，這時，不少人站起來或是走過去看熱鬧，令到肥仔開被逼把心一橫（若是在這麼多人面前退縮，顏面無存，以後還怎樣做人），大聲道：「死靚！她明明約了我去看電影的，我要她跟我去看電影！你好膽，敢『溝』我條女！」

「肥開，你黐綫？我會跟你做朋友？」莫秀紅像一隻被激惱的小母鷄，豎毛張翼。

「黑仔」也喝道：「你是五行欠打了，是不是？」握起拳頭在肥仔開的眼前晃了晃。

圍觀的人頓時起哄。「打啊！隻抽隻（一個對一個）看那個抽贏（打贏）！」

肥仔開頓時心怯，口震震道：「你溝了我條女，還發惡……」

「你××××」黑仔口裏吐出一串髒語：「打你又怎樣！」

「你很好打咩（打架的本領很厲害嗎）？」阿積突然在肥仔開身邊出現。「你想打，跟我打！」

肥仔開見阿積出現，頓時腰背一直。「阿積，跟他抽（打）過！」

黑仔見肥仔開來了幫手，自己以一對二，肯定吃虧，不由氣勢消頹，舉起的拳立刻垂下去。

莫秀紅看見阿積出現，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恍然明白，阿積這個前度「男友」可能出於妒忌心又或是惡作劇，要令自己在「男友」面前出醜，目的自然是想令到現任「男友」對她不滿，離她而去。當下冷笑一聲：「李積，是你搞鬼？」

阿積哼了一聲：「我搞甚麼鬼？分明是你心有鬼！」跟着轉對氣勢已衰的黑仔道：「黑仔，我可以做証！她確是約了肥仔開去看電影的！嘻嘻，虧你還將她當寶貝，在我眼裏不過是一根草！你知道嗎？她以前是我的，我不要她，肥仔開才接手，算起來，排隊也未輪到你！」

一個十四歲的少年竟然能够說出這種「老土」的成年人也未必說得出的話來，可知目下的青少年對時下的社會不良風氣接受得很快。

事實上，時下的青少年學生，有一部份確是令到老成持重的成年人看不過眼，譬如說：穿着校服的少年男女，公然在街上摟摟抱抱地行走，或是嬉逐笑鬧，又或是在酒樓內親暱地互相挾點心給對方吃，更有甚者，在公共巴士上，說些叫成年人也感到臉紅的猥瑣話，又或摟作一團，難怪不少人慨嘆世風日下。

莫秀紅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尖聲道：「李積，你亂說，你好嘢（眞棒），跟我玩嘢？（戲弄我）我跟你玩過！」一陣風般衝出外面。

圍觀的人一陣起哄。

阿積呆了呆，衝着莫秀紅的背後叫道：「睇下點（看你有甚麼手段），大我呀（嚇唬我）！有媽生的不要走！」

黑仔見「女友」離去，急忙追出去。

肥仔開朝黑仔扮鬼臉：「喂，你不是說跟我抽過嗎？來呀！怎麼走了，無膽匪類！」

圍觀的人（大部份是青少年男女），衝着急急追出去的「黑仔」發出一陣噓聲。

阿積快意萬分，冷不防一個穿了西裝制服的男子上前對他說：「喂，請不要在這裏搞事，要不，我報警。」

阿積狠狠盯了那個男子（原來是快餐店的經理）一眼，輕蔑地道：「報警？我犯了甚麼事？別這樣『串』（神氣）！」

那個男子窒了一窒，口氣頓時軟下來。「阿哥，我不過打工的，職責所在，還要做生意的啊！」

阿積得意地撥撥頭髮。「先生，我賞面你，我們走。」一拉肥仔開，往外面走去。

* * *

阿積跟肥仔開在放學回家的路上，你追我逐，往巴士站跑去。

跑到巴士站前，眞是寃家路狹，看到莫秀紅一個人在巴士站等車，阿積跟肥仔開互相看了一眼，一齊向莫秀紅走去。

莫秀紅看到兩人走過來，嘴角斜牽了一下，背過身。

阿積走到莫秀紅的身後，笑道：「唏，一個人？怎麼不見妳條『仔』（男朋友），他不要妳了嗎？唉，沒人要你，我吃虧點，要回妳吧。」

莫秀紅霍地轉過身，怒道：「李積，跟你說話，失了我的人格！」跟着轉回身，往前走去。

阿積呆了呆，有點尷尬地對肥仔開道：「她好『串』啊！倒要看看，她怎麼個『串』法？」一拉肥仔開，跟着莫秀紅走。

莫秀紅突然停下來，轉身怒道：「李積，你幹麼跟着我，警告你，若再跟着我，我報警！」



阿積嘻皮笑臉：「這條是馬路，不是私家路，妳走得，我也走得！我跟着妳？路上這麼多人在走，豈不是都跟着妳？眞荒謬，妳要報警，只管報！看我怕不怕。」

莫秀紅哼了一聲，不再理會阿積兩人，轉過身，繼續往前走。

走過一個路口，肥仔開道：「阿積，不要跟了，坐小巴回家吧。」

阿積的牛脾氣來了。「你要回家自己回吧，我要跟着她，看她報不報警。」

肥仔開猶豫了一下，跟下去。

莫秀紅忽然轉入一條橫路。

阿積跟肥仔開跟着轉入去。前面有一個小型迷你公園，莫秀紅走入去。

阿積加快脚步往前走。「你走快一點行嗎？」

肥仔開已滿頭汗水，喘口氣道：「我走得不够快麼！」

「走快點，免得被她溜了。」阿積很快走入公園內。

但他馬上止步停下來。

因爲，公園內有五六個青少年一字排開，堵住阿積的去路。

阿積一向很精靈，馬上猜到是怎麼回事，知道中了莫秀紅的詭計，吃驚之下，正想退出外面，却被身後的肥仔開一頭撞上，那伙少年乘這瞬間兩邊一抄，將兩人的去路截住。

阿積臉色也青了。

他看出對方來意不善。

憑他跟肥仔開，肯定打不過對方。

「生哥，就是他兩個！」那伙少年的背後有人尖聲說。

原來是莫秀紅。自一個面對着阿積的青年肩側伸手指向阿積。

那個青年約十六七歲，髮脚鏟得青青白白的，上面的頭髮留得長長的，看上去像一頂帽子，鼻頭長了一顆暗瘡的關係，紫紫紅紅的有點發亮。

阿積不等那個生哥開口，急急道：「生哥，我兩個不過跟她開開玩笑。她誤會了……」

那個青年阿生「瞄」一眼阿積跟肥仔開，冷笑一聲：「靚仔，我們的朋友你也敢作弄，不識死啊！郁（打）他們！」

五個少年立刻拳脚交加，向阿積兩人身上招呼。

肥仔開已經嚇得臉青脚軟，蹲在地上，任凭那幾個少年拳打脚踢。

阿積明知不敵，仍然奮力反抗，身上雖然挨了幾拳，忍痛揮動書包，口裏急叫：「肥仔開，跑呀！衝出去！」

書包裝滿了書，有七八斤重，掄動起來，要是被砸中可不好受，起先，阿積還能够掄動得虎虎生風，令到圍攻他們的少年不敢逼近，可是，五六下之後，已後繼乏力，那些少年立刻一擁而上，有人抓住書包帶，其他的便拳脚齊下，將阿積跟肥仔開打得趴在地上。

陡地，莫秀紅急叫一聲。「快走，有差佬（警察）！」

那個青年阿生跟五個少年聞言色變，立刻停手，往園內竄去。

阿積跟肥仔開被揍得臉青鼻腫，掙扎着想站起來。

「站住，我是警察！」公園外面傳來一下喝聲。

莫秀紅跟她的朋友才不會停下來，竄到公園一角，跳過不到半人高的圍栅，飛奔而去。

阿積跟肥仔開可不想被警察捉住，忍痛掙扎着站起來，剛要跑，身後已响起喝叫聲：「別跑，我是警察！」聲隨人到，一個警察跑到兩人身旁，看到兩人臉腫鼻青，衣衫骯髒，停下來。「你兩個跟逃了的那伙人打架？」

肥仔開哭起來。「是他們攔住我們，動手打我們！」

那個警察是接到途人的投訴，公園內有一伙人，在圍毆兩個學生，立刻跑來察看，跑到公園外面，看到五六個青少年往公園裏面竄逃，兩個穿校服的學生趴在地上掙扎起來，便知道是怎麼回事，所以，他相信肥仔開的說話。

「阿SIR，快去捉他們呀。」阿積嘶聲大叫：「他們打我們！」

那個警察並沒有去追（根本無可能追上那伙青少年），看着兩人道：「他們是甚麼人？爲甚麼打你們？」

「我們不認識他們。」阿積歪着嘴道：「我們走到公園門外，被那幫人截住，拉入這裏，不由分說，便動手打我們。」

警察不大相信阿積的說話。「無緣無故的，那幫人怎會打你們？」

「可能認錯人。」阿積哎唷呼痛。「他們按住我們打的時候，有人伸手入我們的衣袋及褲袋。」

「你們身上有錢？」

「我只有六圓，是阿媽給我搭車的。」阿積道。

「我有八圓五角。」肥仔開抹着眼淚道。

「看看是否被拿了。」

阿積跟肥仔開伸手入褲袋掏摸，結果，兩人的錢不見了。

時下不時有學生在上學或放學回家的路上，被不良青少年截住搶劫的事件發生，警察聽兩人說不見了錢，那就不單是打架被毆那樣簡單，那要帶兩人返警署作進一步的

調查。

在帶返警署之前，那個警察先召來救傷車，將阿積跟肥仔開送到醫院驗傷及敷治傷處。

* * *

阿媽跟老頭子趕到警署，將阿積領回家。

老頭子本來上班的，接到阿媽的電話，說阿積在差館，被人打傷，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趕去差館。

肥仔開的母親在接到警署人員打去的電話後，自工作的地方趕去警署，領回兒子。

老頭子跟阿媽在乘車返家的途中，看到兒子身上不是青瘀，便是損傷，心痛得很。「阿積，痛嗎？」阿媽臉上露出心痛的神色，伸手欲摸摸兒子的頭臉，又恐觸着兒子的傷處，弄痛了他，馬上又縮回手。

阿積呻吟了一聲：「痛啊，全身都痛。」

「阿積，以後上學放學要小心啊！」老頭子道：「這一次那幫人沒有動刀子，下一次不幸遇上另一幫人，可能不會那樣好彩(好運氣)，以後放學馬上回家，不要到處逛。」

阿積嗯了一聲。

阿媽心有不忿地道：「那些壞蛋眞無人性，搶了錢便算了，還打人，打得這麼厲害，捉到他們，一定要判他們坐監(入獄)！」

阿積裝出傷痛的樣子，蹙眉皺鼻的，不吭聲，心裏却慶幸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老頭子摸摸阿積的頭髮，低聲道：「阿積，你去醫院驗傷，醫生怎麼說？」

阿積從牙縫中吸口氣。「醫生說只是表皮受傷，沒有傷到內臟及筋骨。」

阿媽道：「幸好只是傷了皮肉，要是傷了筋骨那就不好辦。」

說着話，車已到達住所樓下，老頭子付了車錢，阿媽忙扶着阿積走下車。

* * *

阿積因爲被打傷的關係，請了三天假。

其實，休養一天便可以上學，阿積無心上學，便藉口身傷還痛，請多兩日假。

這日上學，在學校見到肥仔開，原來他只請了兩天假，昨日已經上學了。

看到肥仔開，阿積第一句便問：「看到莫秀紅那條死女嗎？」

肥仔開道：「看見，一副得意的樣子，向我擠眉弄眼，恨得我牙癢癢的，可惜在校裏奈何她不得。」

阿積道：「這個仇，我一定要報！」

肥仔開略帶責備地道：「那你在差館(警署)內，爲何不將她『爆』出來，說她指使那幫人打我們的啊？」

阿積拍拍肥仔開的肩頭，陰笑道：「沒用的，就算拉到他們，又怎樣？我們還不是被人打了！你知道嗎？若差佬(警察)拉到那幫人，我們又要去認人，又要做証人，很麻煩的，那些地方我很怕去。放心吧，一定會出這口氣的！」

肥仔開沒有信心地道：「就憑我們兩個，找那幫人報仇？」

「時常跟我們一起打球的那個阿超，大細超，可以幫我們。」阿積道。

「我們又不是他的朋友，怎會幫我們。」肥仔開仍然沒有信心。

阿積深深地笑了。「放心吧，我有辦法令到他幫我們對付那幫人。」

肥仔開看阿積一眼，上課的鐘聲突然响起，阿積搭着肥仔開的肩膊，走入課室。

放學了。

阿積跟肥仔開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走出校門，却沒有向巴士站走去，站在距校門不遠的地方，看着從校內走出來的同學。

那個人就是莫秀紅。

阿積一邊盯着莫秀紅，一邊附在肥仔開的耳邊，悄聲說話。

肥仔開連連點頭。

在兩人視綫內的莫秀紅並沒有發覺阿積兩人已在看着她，慢悠悠地向巴士站走去。

阿積推肥仔開向莫秀紅走去，驀地，莫秀紅揚起右手，同時張口招呼一聲，加快脚步往前走。

阿積和肥仔開往莫秀紅招手的那個方向望去，頓時往後退了一步。

巴士站那個方向，有三個少年邊走向莫秀紅，邊向她招手。

阿積和肥仔開認出，那三個少年就是那日在公園內毆打他倆的人。

對方有三個人，自己只有兩個，在吃過對方的虧後，阿積跟肥仔開自然不敢莽動，免得「自討苦吃」。

原來，阿積跟肥仔開打算放學後，在校門外等莫秀紅出來，然後由肥仔開「出馬」，誘怒莫秀紅，誘她走到一個少人行走的地方，阿積突然現身，出手教訓莫秀紅，報復那日的被毆！

那知道莫秀紅早已猜到阿積跟肥仔開有此一着，叫她的FRIEND(好朋友)來接她放學，令到阿積跟肥仔開無從向她下手。

眼睜睜看着莫秀紅和來接她放學的FRIEND，三個少年有說有笑地向巴士站走去，阿積跟肥仔開恨



得直咬牙。

「條死『女』叫人來接他放學，便以爲我們奈何不了她？哼！走着瞧！」阿積握拳虛晃了一下。

肥仔開不自覺摸一下仍未完全消腫，隱隱痛的左肩膊。「阿積，她有人來接放學，我們很難打她的啊，怎麼辦？」

阿積咬咬嘴唇。「走，找大細超。」

肥仔開道：「這就去？」

阿積點點頭。

「我要回家吃午飯呀。」肥仔開道：「阿媽今日請了假，在家等我。」

阿積被肥仔開一說，省起早上上學前，阿媽也一再叮嚀他放學後馬上回家，只好說道：「好吧，先回家吃飯，做完功課，我打電話給你。」

兩人向巴士站走去，乘車返家。

* * *

一連四日，莫秀紅都有朋友來接她放學返家。

在學校裏，莫秀紅每次見到阿積跟肥仔開，都露出一副得意的樣子，氣得阿積跟肥仔開牙癢癢的。

又到放學的時候了。

阿積跟肥仔開幾乎是第一個走出校門，跟一個年約十五歲的少年打個招呼，那個少年立即快步離去。

阿積和肥仔開在校門外等着。

莫秀紅走出來了。

阿積和肥仔開依舊站着不動。

每日都來接莫秀紅的三個少年又出現了，接了莫秀紅，往巴士站走去。

阿積和肥仔開在後面跟着。

走過第一個巴士站，阿積和肥仔開立刻拔脚往前急跑，飛跑到莫秀紅四人身後，肥仔開一頭撞在莫秀紅的身上，撞得她猛地往前仆跌，阿積則一拳擊在一個剪了個「崩」裝髮型的少年的背心上，同時一脚踢向另一個染黃了一撮頭髮的少年大腿上，在驚叫痛呼聲中，兩人發足飛奔。

沒有遇襲的那個少年吼喝一聲，狂追阿積和肥仔開。

那個背心挨了一拳的亦跟着追下去。

腿上挨了一脚的那個幾乎跌倒，急忙扶起跌得很重的莫秀紅，拐着脚追在後面。

「大偉，那兩個是李積和徐錦開，就是那日被我們揍了一頓的兩個！」莫秀紅咬着牙，邊跑邊對扶着她的少年厲聲說。

那個大偉腿上挨了阿積一脚，劇痛如折，磨着牙道：「追到他兩個，打斷他們的脚，看他倆還跑得了！」

阿積跟肥仔開往前飛奔，忽然間竄入一條後巷內。

緊追着阿積兩人的兩個少年窮追不捨，亦追入後巷內，阿積跟肥仔開已跑到後巷的另一頭。

原來，那條後巷很短。

阿積跟肥仔開閃沒在後巷那頭的轉角那面。

兩個少年很快便追到那一頭，跑入轉角那面。

才轉入去，兩人脚下一絆，跌了個餓狗搶屎，嘴唇也碰破，痛得大叫出聲。

兩個少年還未來得及跳起身，一陣拳脚疾往兩人身上招呼，兩人那裏有招架的機會，在地上亂滾。

拳脚齊下的人中，有肥仔開，還有四個晒得黑黑的少年。

在後面追着的莫秀紅跟大偉才追入後巷內，便聽到那頭轉角處的那面傳來痛叫聲，兩人聽出是同伴的聲音，不由吃一驚，馬上想到，追入轉角處那面的兩個同伴一定遇襲了，頓時猶豫着停下來，拿不定主意向前去，還是後退巷口外面。

若追下去，可能連他倆也遭殃，不追下去，雖然可以脫身，明知同伴遇襲，不去幫忙，說不過去，正是左右爲難，難以取捨。

巷口一頭忽然有人衝入來。

莫秀紅跟大偉一驚回頭，看到有四個人跑進來，其中一個赫然是阿積。

莫秀紅驚慌地道：「李積，你想怎樣？」

阿積在莫秀紅面前停下來：「死妹釘！(罵人話)妳叫人『郁』我，妳以爲我不會叫人『郁』妳！」突然一巴摑在莫秀紅的臉上！

莫秀紅痛得哇地一聲哭叫起來，阿積搶上一步，惡狠狠地扯住莫秀紅的頭髮，往她臉上連摑了幾巴掌。

跟阿積一起衝入巷口的三個身材黑實的少年逼到大偉的面前，爲首那個左耳較大右耳略細的少年「嘿」一聲道：「我的FRIEND你們也敢『郁』！好大膽！『郁』他！」話聲未落，一拳往大偉的面門擊去。

大偉急閃，左腰上已挨了一脚，是站在他左邊，剪了個「怒髮衝冠」髮型的少年踢了他一脚，不由哼了一聲，撲向自右邊攻擊他的少年。

以一敵三，大偉那敵得住那三個少年的圍攻，招架了兩下，便被一個對手打倒在地，其他兩個立刻拳脚交加，往他身上招呼！

忽然間，巷口外面响起一聲口哨聲，阿積跟三個少年立刻停手。

「死妹釘，妳聽着，若你們向差佬報『串』，我也會向差佬報『串』！」阿積一掌將莫秀紅推跌，跟三個同伴往巷口那頭跑去。

莫秀紅急忙爬起來，扶起被打得呻吟連聲的大偉：「可能有差佬(警察)來呀，快走。」扶着鼻子流血的大偉往後巷那頭急急走去。

確實是有警察來了。不過，兩個巡警並沒有甚麼發現，巡經後巷口時莫秀紅已扶着大偉轉入巷子那頭的另一截巷內，而兩個巡警不過是例行巡邏，並不是接到報告特地趕去查看。

莫秀紅挾着大偉轉入那條直巷，才知道兩條巷子是成曲尺形的，追入去的那頭是橫巷，轉過那邊是條直巷，比橫巷還短，怪不得阿積那麼快便能從巷子裏轉出來，抄截他們！

在直巷內被襲擊的兩個少年身上滿是瘀傷，扶着墻壁站着，肥仔開跟他的三個同伴跑得不見了影踪。

四個人在直巷內抹去傷處的血漬，拍打去身上的沙泥，互相扶着走出直巷。

* * *

球場內。

阿積跟肥仔開正與那幫替他倆出了一口氣的少年在一起。

那幫人大概經常在球場上混，身子都黑黑實實的，很健壯，爲首那個特別黑，一雙眼很有神。

「超哥，你替我兩個『郁』了那伙『死靚』，出了口氣，眞痛快？」

阿積滿臉是笑，看着那個左耳略大，右耳略小的少年。

那少年就是這個球場頗出名的一個「人物」大細超。

大細超拍拍阿積的肩頭。「你兩個跟我們是FRIEND，開到口(請求到)，一定『幫拖』的！如今你兩個出了口氣，我們够義氣吧！」

人家說得那樣「豪爽」，阿積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超哥，我與肥仔開請你們去快餐店！」跟着又從褲袋內拿出兩包香烟，遞給大細超。

大細超接過，拋了一包給一個玩伴，才說道：「有得食，唔好拘(不客氣)，阿積，够大方，不枉我們幫你。」

阿積一拉肥仔開，邊往球場外面走，邊道：「超哥，你當我倆個是FRIEND，我們好高興。」

大細超撕開烟包封紙，拿了兩支香烟出來，遞給阿積跟肥仔開。

「抽一口。」

阿積跟肥仔從未抽過烟，肥仔開首先道：「我不會抽，超哥，我不抽了。」

阿積也道：「超哥，我也不會抽。」

大細超沒有縮回拿着香烟的手，睜大眼，大驚小怪地道：「不會抽就學啊，我以前也不會抽，慢慢就學會抽了。電視播出的賣香烟廣告的模特兒有型有款，男子氣十足，是男人的沒有多少個不抽烟的，抽一口試試吧，包你抽過後，快活過神仙。」一人一支，硬是塞在阿積與肥仔開的手上。

阿積與肥仔開「盛情難却」，加上經常見到在球場內玩的青少年沒有幾個不吞雲吐霧的抽烟的，心裏早已想嘗試一下，如今被大細超勸說試抽一支，不免心動，想嘗試一下抽烟的滋味。

阿積就是這樣開始吸烟的，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阿積跟肥仔開互相看了一眼，將手上的烟放在嘴唇上，大細超馬上擦着火機，替兩人點火。「不要大力吸，一小口、一小口吸，也不要一下子吞入肚子裏，免得被嗆咳，吸一小口，從鼻子裏慢慢噴出來。」

「怎麼樣？」大細超問。

「有點苦。」肥仔開皺着眉道。

「開始吸，我也是這樣。」大細超道：「慢慢，你就會覺得其樂無窮。」

阿積又吸了一口。「有點暈。」

大細超拍拍他的肩頭。「我起初吸的時候也是這樣，你不會沒有聽說過，『飯後一支烟，勝過做神仙』這句話？有點暈，不用怕的，等你學會抽烟後，飯後抽一支，那種滋味，就像飄飄欲仙那樣。」

一路說着話，去到快餐店前，阿積與肥仔開已抽完那支烟。

在快餐店內請客，阿積跟肥仔開差不多花了一百元。

吃過東西，大細超又給了兩支烟阿積跟肥仔開，這一次，兩人感到滋味好多了。

而且，兩人的抽烟姿勢也似模似樣的。

那是拜電視香烟廣告之賜。

青少年的模仿性最强，何況，這又是一個崇拜偶像的年代。

## 打砸爆竊　不務正業

阿積被學校勒令退學。

理由是，連續兩年留級，升不上中三。

因爲學校規定，凡是連續兩年留級，升不了級的學生，都要退學。

肥仔開也不例外。

* * *

這一日，家碧跟母親去璧屋拘留所探望阿積。

看到弟弟被剪短了頭髮，頭髮比陸軍裝稍長一點，臉面明顯地瘦了，暗瘡也多了，家碧心裏一陣難過。「在裏面(拘留所)好嗎？」

阿積看一眼姐姐，馬上將目光移開。「不好也不壞，家姐，阿媽，不用擔心我，不會有事的。」



阿媽道：「你在這裏不要生事犯規啊，表現要好，要不，本來不用判坐監的，也會判你坐監。」

阿積看一眼阿媽。「知道了。」

家碧道：「阿積，好心你改過做人哪！你不是想氣死阿媽吧？自從你入來這裏後，阿媽擔心得睡不着，吃不下，每日還要大清早起來，趕來看你，然後趕回去上班。阿媽這樣爲你，你不覺得慚愧的嗎？」

阿積垂下頭不吭聲。

阿媽看到兒子一副內疚的樣子，心裏不忍，用手碰一下女兒，示意她不要再說，跟着對阿積道：「昨日我跟你家姐去見那個感化官，我已經向她求情，希望她寫給法官的報告寫得好一點，令到法官不會判你入獄。」

阿積抬起頭，有點慌怕地道：「阿媽，我不想入獄。」

家碧道：「我們也不想你入獄，你現在知道怕了嗎？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一次出來後，你一定要好好做人，不要再和那些朋友來往了，要不，遲早也會入獄。」阿媽看一眼女兒，微責道：「別說不吉利的話。」

家碧想說甚麼，忍住了。

吃晚飯時，家碧對丈夫道：「今日我去探阿積，去那裏探監的，大多是三十多四十歲的女人，都是去探兒子的，年紀跟阿積差不多，傾談起來，他們都說，出了這樣的兒子，眞無奈，唯有認命。」

錦江感喟地道：「這麼多青少年犯罪，眞叫人可惜，不知是父母的錯，還是社會的錯！」

「兩者皆有。」家碧道：「就拿阿積來說，若不是阿媽跟老頭子自動縱寵他，沒有好好管教，十三四歲便由他在外面玩，結交甚麼朋友也不知道，才會落得如今這樣。」

一頓，又道：「下個星期阿積要上法庭，判他是否要入獄，你去聽審吧。」

錦江猶豫了一下。「好吧。」跟着問：「星期幾？」

「十七號，星期四。」

* * *

對於阿積被學校勒令退學，阿媽跟老頭子大爲緊張，着實責罵了阿積一頓。

阿積裝得有如一頭羔羊那樣，垂下頭，不敢吭一聲。

「阿積，我明天就到你姨婆那裏，叫表姨替你找一間學校！」老頭子加重語氣道：「你今年才不過十四歲，不讀書做什麼？」

阿積抬抬眼皮。「我不想讀書。」

老頭子漸消的氣馬上又升起來，「你不想讀書，去做爛仔(流氓)？」

阿積嚇得縮縮腦袋，頭垂得更低。

李太看到兒子那驚怕畏縮的樣子，心裏不忍。「老頭子，少罵他兩句罷，剛才還罵不夠……」

老頭子可火了，大聲道：「都是妳，只顧打牌，任由他自出自入，中午那一餐吃不吃也不知道，在外面跟什麼人玩(來往)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做功課也不管，成績如何也不知道，妳怎樣做人老母(母親)的？好哪，他現在弄成這樣，妳一點也不着急，還幫着他，會害死他的呀！」

李太知道阿積被勒令退學，自己確有責任，因此不敢說話。老頭子却得「理」不饒人，罵得更加大聲：「阿積搞成這樣——升不上中三，要退學，會因爲你不好好地管教他，妳日夜打牌，牌章又不是精過人，輸多贏少，不肉痛的嗎？和錢有仇？輸乾輸淨才安樂？沒有見過妳這種人，一迷(賭)就迷下去，死人塌樓也不理。」

李太被老頭子罵得心裏火起，怒聲回罵：「我打牌，都是你之過！我本來不曉打牌的，是你硬要教曉我，好叫我三缺一的時候凑夠四隻脚(牌脚)，如今我打牌，你又說三駡四，你賭又怎樣？經常放了工(晚上十時半)後，帶人回來打牌打到天光，我有沒有說過你半句？其實，你通宵打牌，嘈到阿積睡不安寧，以至無精神上課，你也有責任。」

兩個人就這樣互相吵罵起來，阿積才逃過一次「劫難」。

* * *

要不是李太打電話給家碧，告訴她阿積被學校勒令退學，她仍然懵然不知。

弟弟退學，做姐姐的大爲着急，因爲，在這個講求功利的現代化都市裏，要有好前途，而沒有好的學歷——大專畢業証書，很難有出頭的機會，只能夠幹一些低下粗重的工作。當然，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絕對的，所謂行行出狀元，終於出人頭地的，仍然大有人在。

不過，自然沒有擁有大專文憑的人那樣容易出人頭地，幹出一番事業來。

「阿媽，替阿積找到別的學校沒有？」家碧對着話筒着急地問。

聽筒裏傳來李太的聲音——聽不出着急：「找過了，還到妳姨婆家裏，叫妳表姨替他找一間學校……」

「找到了沒有？」家碧打斷她母親的說話。

李太遲疑了一下，才在電話那邊說道：「還沒有……」

「阿媽，妳一點也不着急的嗎？」家碧不滿地打斷母親的話。

「難道阿積不讀書了嗎？」

聽筒裏馬上傳來她母親的聲音。「那個不想他讀書呀！我要是不想他讀書，怎會四出托人替他找學校，現在才剛放暑假，離開學還有一個月有多，急什麼。」

家碧被母親說得呆了一呆。「話雖這樣說，早點替他找到學校，不用擔心到時找不到學校啊！」

「妳放心哪。」李太在電話那邊輕鬆地說道：「好表姨阿蘭已答應替阿積找學校，阿蘭是教師，一定會替阿積找到學校的。」

母親既然那樣說，家碧也就無話可說。「沒有其他事了吧？」

「星期天沒地方去吧？」

「暫時未有。」家碧道：「什麼事呀？」

「老頭子星期天休息，他想叫錦江來打牌，妳跟錦江說，問他來不來。」

「有牌打，他一定來。」家碧道：「他最喜歡打牌，賭馬賭狗都不喜歡，一個星期不過打一次，老頭子不叫他去打牌，他也會約朋友開枱。」

「那你們星期天來吧。」

「嗯。」家碧突然聽到女兒在房內哭，忙對母親道：「阿媽，小燕在哭，我要收綫了。」立刻放下聽筒，快步走入房間。

* * *

李太突然打電話給女兒家碧，下午來看看外孫女小燕。

下午一時許，李太來到女兒家，不但買了玩具給外孫女，還買了兩套很別緻的衫裙。

家碧見母親買那麼多東西來，雖然喜歡，但却不想母親花錢。「阿媽，以後別買東西給小燕了，要花錢的啊！妳自己留着用吧。」

李太才入屋，便一直將孫女小燕抱在懷中，對於小燕這第一個孫女，她很疼愛。

小燕大約歲半左右，樣子長得很可愛趣緻，微翹的小嘴，小巧高挺的鼻子，幼細黑長的眉毛，像畫上去的一樣，眼睛雖然不很大，但却黑而亮，細細白白的皮膚，誰見了都讚一聲「美」。

家碧對這個女兒更是疼愛得不得了。

邊替孫女兒穿上新裙子，李太邊道：「買兩件衫，一些玩具給孫女，花得了多少錢。再說，我做婆婆的不該買給孫女嗎？小燕這麼靚(美)，穿上這兩件衫裙，更加好看。」

李太看着孫女兒像個洋娃娃一樣，更加疼愛。「家碧，小燕長大了，一定要她參加香港小姐選舉。」

家碧笑道：「小時可愛，長大了未必一樣美麗。何況，那時候不知是否還有選美。

李太道：「管他是什麼時候，那時候我已經六十多歲了，還有多少年活。家碧，不要說這些掃興的話了，擔憂也擔不來的。」跟着與這孫女兒小燕玩。

家碧道：「阿媽，妳餓嗎？」

李太搖了搖頭。「吃了飯才來的，二點還未到，怎會餓。」

家碧道：「妳要是餓了，我陪妳到外面吃些東西。」

李太道：「別替我操心，看看小燕餓了沒有吧。」

家碧問女兒。「餓嗎？吃塊餅乾好嗎？」

小燕說話已很伶俐。「我要吃朱古力餅乾。」

家碧忙去拿餅乾盒來，打開蓋子，拿了兩塊朱古力威化餅乾給女兒，哄她道：「小燕乖，到那邊去吃吧，別纏着婆婆。」

李太却道：「由她吧，我喜歡抱她。」

家碧道：「不要寵壞她，抱慣了，會纏着人要抱的，阿媽，妳就是太寵阿積，才會令到他讀不成書。」

一頓，接着問道：「替阿積找到學校了嗎？」

李太帶點氣惱地道：「不找了！那孩子不肯讀書，我跟老頭子又勸又罵，軟硬兼施，他也不肯再讀書！」

家碧急道：「不讀書怎成？他那個年紀除了讀書，還能做什麼？」

「他說寧願找工作，也不讀書！」李太一副無奈的樣子，「老頭子幾乎被他氣暈！」

「阿媽，妳不是任由他不讀書吧？」家碧的語氣有點重。

「難道用鎗指着他，逼他去上學？」李太無可奈何地道：「就算逼他肯再讀書，他根本沒有興趣及心情，還不是白讀，浪費時間。」

一頓，接着道：「老頭子拿他沒辦法，只好不再强逼他，已經托朋友替他找工做。」

「他那個年紀，幹得了什麼？」

家碧不敢再說什麼，免得跟母親弄得不歡而散。

「在酒樓厨房做後生(厨房徒弟)。」李太道：「老頭子說，他一直幹這一行，只能夠替阿積找酒樓厨房工做。」

「阿媽，就算讓他找工做，也找些較有前途的工作給他做，做酒樓厨房有什麼好？時間又長(一般十個小時以上)，做酒樓厨房的，那一個不好賭？就像老頭子，他要不是嗜賭，何至於現在也沒有一間屋，還要租人地方住？還有，從大陸出來的幾個同鄉都是老頭子介紹他們做酒樓厨房的，那一個不賭，就



算找工給阿積做，也要找份好的工作給他做啊！」

「妳說得那麼好聽，妳替阿積找吧。」李太沒好氣地說。

家碧一時間那想到找什麼工作給弟弟做，頓時語塞。

李太顯得很激動。「妳以爲我不想找份好工作給阿積做嗎？老頭子做了幾十年厨師，認識的都是那些人，我更加不認識什麼人，那裏去找？那個淘氣孩子腰長人懶，粗重一點的幹不來，老頭子想來想去，認爲做厨房後生最適合他。」

家碧終於想到，「可以叫他去做酒店(酒店侍應)或是寫字樓後生的啊，他可以一邊做工，一邊去讀夜校……」

李太生氣地道：「他就是不肯讀書，才要他去做工，他才不會跟妳去讀夜校。」

一頓，又道：「老頭子從肥仔開父母那裏，知道阿積在外面認識了一些不三不四的青少年，爲免他繼續學壞，才決定找工給他做，厨房工作時間長，正好將他困住，希望因此而令到阿積不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青少年來往，慢慢學好。」

「肥仔開父母怎知道的？」家碧問。

「肥仔開說的呀！」李太道：「老頭子打電話去問肥仔開找到學校沒有？是他父親接聽的，兩個人便談起來。」

「肥仔開找到學校了嗎？」

「找到了。」老媽子道：「是一間寄宿學校，免得肥仔開在外面亂交朋友。」

「人家肥仔開另找學校繼續讀書，阿積爲什麼不讀？」家碧仍然不死心。「阿媽，何不請肥仔開的父母幫忙，讓阿積也到寄宿學校去讀書？」

李太不耐煩地道：「阿積說什麼也不肯再讀書，根本拿他沒辦法，別再說他了，只會令自己氣憤！」

家碧知道，若再說下，只會令到母親生氣，雖然不滿意母親不再盡力勸弟弟再讀書，爲免跟母親吵起來，只好不再說。

* * *

阿積到尖沙咀一家酒樓去做工——見習厨師。

那是一家高級酒樓，阿積若是用心去做，將來肯定有前途。

香港被譽爲飲食天堂，飲食業因而很發達，從事此行業的人手供不應求，做厨師的若是厨藝精湛，闖出名堂，更是身價百倍，事實上，不少名厨已躍升爲老闆或是董事，成就令人矚目。

阿積在酒樓厨房安安份份地做了半個月，便打電話回去請假，不上班。

老頭子跟他阿媽根本不知道阿積沒有上班。

阿積如常提早一個半小時離家，李太以爲他去返工，那料到他並不是去上班。

阿積離家後，馬上到附近的快餐店打電話，然後，乘車去尖沙咀東部一家歌廳，一個人坐了一張枱子，要了一杯飲品，喝了兩口，拿出一支烟抽起來。

一支烟還未抽完，他的朋友來了。

一男兩女，一身「油脂」打扮，男的約十六歲，兩個女的約十四、五歲，穿着短得僅僅包住屁股的牛仔裙，一件緊身的背心，將已發育的胸部顯突出來，青春中透出未成熟的妖冶。

那個少年叫細文，兩個少女一個叫阿MAY、一個叫多娜，才坐下，還未叫東西吃，馬上拿出香烟，抽起來。

「阿積，等了很久？」細文噴出一口烟，抬手撥一下頗長的頭髮。

阿積將烟蒂隨手扔在地上。

「剛來不久，叫東西吃吧。」

細文問阿MAY跟多娜：「妳兩個吃什麼？」

「來個早餐吧。」阿MAY說。

阿積問多娜：「妳呢？」

多娜想了一下，才道：「天氣這麼熱，不想吃，要一個雜果雪糕吧。」

細文舉手招來侍者，說了要的食品，待那侍者走開，才對阿積道：「昨日出了糧，多少錢？」

阿積道：「一千六佰圓，給了老媽子一千圓，還剩六百圓。」

一頓，接着道：「六百圓，夠我們玩一日，今日去那裏玩？」

細文道：「先去看齣電影，然後去打機(玩電子遊戲機)，晚上去的士高，怎樣？」

「好呀。」阿積一口贊成。

阿MAY與多娜只要有人陪她們去玩，去什麼地方，玩什麼，一概不反對。

這一日，阿積盡興而返。

只不過，身上的六百圓只剩七十圓。

他却一點也不擔心。

沒有錢，可以伸手向阿媽要。

當他第三日向李太要錢時，李太大感訝異，「這麼快便沒錢了？你那六百圓呢？不過三日，除了乘車之外，根本不用花錢(酒樓供應一日兩餐)，怎樣也用不了六百圓，是不是跟同事賭錢？」

阿積道：「沒有賭錢啊！早兩日，我請朋友玩了一天，花光了。」

李太生氣地道：「你眞是洗脚不抹脚(做事不顧後果)，一日花了六百圓，你賺多少錢一個月？」

阿積不吭聲。

李太更加生氣。「叫你不要再跟以前那些朋友來往，偏不聽，是不是想氣死我跟老頭子？」

阿積眨眨眼，道：「得了，我以後不跟他們來往就是，妳不給錢我，明天沒錢坐車上班呀！」

李太恐怕兒子借口不上班，頓時軟下來，「要多少錢？」

「二百吧。」阿積道。

李太遲疑了一下，拿出錢包，取了兩張百元鈔票遞給兒子。「這二百圓你要花到下一期出糧(發薪金)，知道嗎？」

「知道了。」阿積馬上伸手接過鈔票，塞入褲袋裏面。

吃過午飯，李太打電話給女兒家碧。

家碧自生了女兒小燕後，便沒有再工作，做個全職主婦。

那邊的家碧才拿起聽筒，李太馬上說道：「家碧，吃了飯？」

家碧聽出是母親的聲音。「阿媽，什麼事？吃過午飯了。」

阿媽立刻向女兒「訴苦」：「家碧，阿積那孩子眞會亂花錢，六百圓三日花光，昨晚跟我要錢。我看不到下一期糧(薪金)，他給我的一千圓已全部要回，唉，我若是要他供養，餓死我就有份。」

家碧記起早幾天阿媽在電話中喜孜孜地告訴她，阿積發了薪金，馬上給她一千圓，大讚阿積孝順，前後不到五天，便打電話跟她訴苦，感到好笑。「阿媽，阿積兩餐都在酒樓吃，除了吃早餐及上下班的車費外，不用花錢，三日用六百圓，怎花？」

「他說，請他的朋友去玩，一日就花了五百多。眞是不知好歹，生了這個洗脚唔抹脚的淘氣孩子！」

「妳不是說，他已沒有跟以前的朋友來往了嗎？」家碧吃驚地道：「怎麼又去找那些朋友？」

李太在電話那邊道：「怎知道他啊！他是那樣說，我怎管得了他那麼多。」

「他有沒有上班？」家碧問。

「有，日日去上班。」

「阿媽，不要擔心那麼多，希望他日後會慢慢疏遠那些朋友，要他一下子跟那些人斷絕來往，很難的。」

「小燕乖吧？」

「睡了。吃飯時才問起，怎麼婆婆不來，公公不找爸爸打牌。嚕嚕叨叨的說個不停。」一說起女兒，家碧便滿心歡喜。

「妳星期天帶她來吧，阿積買了一個公仔給她。」

「好呀，小燕一聽說去妳那裏，便高興得很，阿媽，可不可以找三隻脚跟錦江打牌？」家碧很會替丈夫着想。

「找得到。妳跟錦江這個星期天帶小燕來吧。」

＊　＊　＊

阿積一晚比一晚夜歸。

老頭子跟李太一再問阿積下班後去了那裏，他說跟同事去宵夜，或是看午夜場，老頭子跟李太見兒子沒有再跟以前的朋友在一起，心頭略寬，想想不能管束得他太緊，便沒有再查問下去。

終於，阿積有一晚沒有回家睡覺。

老媽子大爲緊張，幾乎一夜沒有合過眼，擔心阿積發生什麼事情。

阿積從來沒有不回家睡覺的，這是第一次。

翌日晚上，阿積才回家(未到午夜十二時)，李太馬上問：「阿積，昨晚你去了那裏？不回家？」

老頭子也沉着一張臉，看着阿積。

阿積隨口說道：「跟同事去喝酒，喝到半夜才走，便到一個同事的家裏去睡。」

「阿積，你有多大年紀，跟人去喝酒。」老頭子沉聲道：「你一個月賺多少錢？學人去喝酒！」

阿積道：「他們請我去的。喝的是啤酒，不是XO拔蘭地，我去洗澡了，昨晚只睡了三四個鐘頭，很睏！」

說完不再理會父母，走入房間。

李太邊跟進去，邊道：「快去洗澡吧，我拿替換的衣服給你。」

＊　＊　＊

一晚，老頭子才放工返家，便接到那個介紹阿積到酒樓工作的朋友的電話。「阿錦呀？」

老頭子忙對話筒道：「是呀，你是鹹魚松？」

對方道：「是呀！阿錦，你放工了？」

「剛回來，什麼事？不是找我打牌吧？」

「不是，我想告訴你一件事，阿積經常不返工，你知道嗎？」

「阿積經常不返工？」老頭子大感意外。「他每日都返工的啊。」

「眞的呀！他經常返兩日，不返一日，那不大好的，我很難做的呀，阿積是我介紹的，阿頭問我，只好替他遮瞞，爲了他，我已聽了不少閒話。」

「阿松，謝謝你。我會等阿積回來問清楚。」老頭子一肚氣，口裏却客氣道：「那一日休息，打場牌。」

「好呀。阿錦，阿積回來，你要好好說說他，這樣下去，遲早會被開除的。還有一件事，我聽一些同事說，阿積經常跟幾個點心妹，



傳菜妹去聽歌飲酒，只顧玩，那有心做工。」

「阿松，阿積今日有沒有返工？」老頭子心裏的氣更盛。

「沒有。昨天也沒有，要不，我也不會打電話告訴你。」

收了綫，放下話筒，老頭子氣得罵起來。「十一點多了，還未打完牌回來，只顧着打牌，阿積返工也不理！回來一個人也不見，那裏像個家。」

老頭子罵的是老婆。

李太去了打牌，阿積又未回來，屋裏除了老頭子之外，一個人也沒有，他罵，只有他自己聽。

快十二點鐘，李太終於回來了。

老頭子一直坐在廳中，一張臉沉着，看到李太回來，沉聲道：「打完牌回來了？」

李太沒有發覺老頭子神色不對，大概贏了錢，高興地道：「打完了，贏了百多圓，阿積還未回來？」

「妳只顧着打牌，還去理會阿積是否返工！」

李太這才發覺不對勁，看一眼老頭子，「你今晚發什麼脾氣。」

老頭子霍地坐直身子，大聲道：「我發脾氣？妳打牌打傻了，妳知道阿積經常不返工嗎？」

李太愕了一下。「阿積經常不返工？怎會呀，他每日都是上班那個時間出門的，誰告訴你的？」

老頭子瞪着李太。「鹹魚松剛才打電話來，告訴我的，不會假吧？」

李太呆了一會，罵道：「那孩子越來越大膽了，瞞着我們不返工！」

「還有，阿積在放工後，經常跟幾個點心妹，傳菜妹去聽歌飲酒，怪不得半夜三更才回來。」老頭子越說越氣惱。

「唉，阿積怎麼那樣不聽話啊！」李太氣急心痛。「簡直教而不善……」

「他有沒有跟妳要錢？」老頭子打斷老媽子的話。

李太遲疑了一下，才說道：「有……今早才跟我要了二百圓……」

「經常跟妳要錢？」老頭子喝斷李太的話。

「幾次。」李太吞吞吐吐。

「懵婆，他向妳要錢，妳便給他，不是疼他，是害了他。」

李太自知錯了，不敢說話。

老頭子重重地呼了口氣。「那死仔回來，非要重重教訓他一頓不可。」

李太道：「別隨便就打，阿積已經是個大孩子，光靠打，他不會改的啊，要是打傷他，還要花錢看跌打醫師，他回來，好好跟他說說吧。」

老頭子哼了一聲，繃着一張臉，沒有再說話。

兩個人……老頭子跟李太一直在客廳坐着，等阿積回來。

可是，那一晚阿積沒有回家。

老頭子跟李太都支持不住，返回房中，上床睡覺。

可是，兩人無法入睡。

夫婦兩人都在想着這個時候還未回家的阿積，今晚不知去了那裏，跟些什麼人在一起。

一連幾晚，阿積都沒有回家，亦沒有回酒樓上班。

李太擔心不已，但又不知到那裏去找兒子，在家裏乾着急。

老頭子特別請了半天假，到阿松工作的那家酒樓去找阿松。

阿松見阿錦來找他，放下手上的工作，跟老頭子到前面……樓堂找了一張椅子坐下來，老頭子急得喝口茶也等不及，對阿松說道：「阿松，知道阿積到那裏聽歌飲酒嗎？」

阿松看一眼一臉憂急之色的老頭子。「阿積沒有回家？先喝口茶，急也急不來的。」

老頭子嘆口氣。「一連幾晚都沒有回家，他不知去了那裏！唉！生個這樣的兒子，被他氣死。」

阿松安慰老頭子。「阿錦，阿積已有十幾歲，不會不知回家，可能他一時貪玩，到朋友那裏住幾天，放心吧，不會有事的。」

「唉，我只有他一個兒子，擔幡買水也靠他，怎叫我放心得下。」老頭子一臉憂急。

「阿錦，喝口茶吧。」阿松待老頭子喝口茶，才接下去道：「我已照你的話，早兩日替他辭了職，他還有幾日人工，我也替他領了，一共是三百二拾幾圓，你點算一下。」從褲袋內拿出一個信封，交給老頭子。「錢在裏面。」

老頭子接過，沒有看一眼，塞入褲袋內。「阿松，謝謝你。」

阿松道：「幾十年朋友，還說這種話。」

老頭子拿起茶壺替阿松斟茶。

「阿松，我不知到那裏才能找到阿積，你知不知道他放工後，到那裏去喝酒聽歌？我想到那裏去找找，希望在那裏找到他。」

「聽說，他在附近的酒廊喝酒聽歌，至於那一間，我不大清楚。」阿松拿出一包香烟，遞一支烟給老頭子。「不過，可以去問問曾經跟阿積去喝過酒的傳菜看看那間。」

老頭子吸口烟：「痲煩你替我問一下。」

阿松燃點了手上的香烟，吸了一口，才說道：「阿錦，你坐一會

，叫點東西吃，我先去廚房問問那個叫阿芬的傳菜妹。」

阿松走入裏面後，老頭子一個人獨坐無聊，叫了一碟點心，吃了一口，便沒有心情再吃。

大約十五分鐘左右，阿松走回來，還未坐下，老頭子已急急問道：「問到了嗎？」

阿松連連點頭。「問到了，那個阿芬說，阿積經常跟他的朋友去一間叫金聲的酒廊飲酒聽歌，除了那間之外，有時也會去另一間叫飲勝的酒廊。那個阿芬跟阿積去過三、四次。」

「那個阿芬近日有沒有見過阿積？」老頭子問。

「我問過她，她說自從阿積沒有返工，沒有見過他，也沒有再去酒廊飲酒。」

「那兩間酒廊在那裏？」老頭子問。

「就在附近。」阿松道：「等會我帶你去認一下，晚上，你可以去那裏找找看。」

老頭子道：「阿松，又要麻煩你，眞不好意思。」

阿松道：「老朋友，別說這種話。叫東西吃呀，光喝茶怎成。」

老頭子愁着臉道：「找不到阿積，食龍肉也沒有味，那有心情吃啊。」

阿松道：「吃一點吧。這裏的點心不錯。」不管老頭子同不同意，要了三碟點心，每碟挾了一塊給老頭子。

老頭子雖然沒有心情，老朋友盛意拳拳，不好掃興，拿起筷子吃起來。

* * *

老頭子雖然到過外國，却從來沒有踏足過香港的酒廊，要他一個人去那種地方，有點心怯。

結果，他叫了阿雄一起去。

阿雄收工後，趕返住所（他租住了姨丈——老頭子一個房間），已經十時三十一分了，馬上跟老頭子趕去尖沙咀東部。

這個地區越夜越熱鬧璀璨，出入流連的有大豪客，亦有打工一族及青少年，一片繁華。

當然，大豪客比打工一族及青少年少得多，畢竟，前者只是佔少數，一擲萬金（甚至十數萬）的，非佔大多數的打工一族所能負擔。

這裏有兩家全市最大及最豪華的夜總會，消費動輒一萬幾千，吸引了不少大豪客光顧消遣。

老頭子還是第一次在夜晚來到尖沙咀東部……簡稱尖東，眼見一片五光十色，燈光璀璨，街上滿是人，不由感嘆道：「這裏幾年前還是海，如今已是大厦林立，處處是消費場所，一片繁華熱鬧，發展得眞快，怪不得有人說，這裏已取代了尖沙咀舊區。這裏的食肆便不下二、三十間，怪不得星期天那麼多人喜歡到這裏消遣。」

阿雄道：「來這裏，袋裏少點錢也不行，街上成羣結伙的青少年，很多是來湊熱鬧，沒有多少可以消費得起，在這裏的酒廊消遣一晚，每個人的消費最少也要一張「紅底」（百圓鈔票簡稱），初出社會工作的青少年每月不過二、三千圓工資，就算不吃飯，能夠消遣多少晚，我雖然有五千多圓工資一個月，每個月也只敢來這種地方消遣一兩次。」

老頭子看着街上穿梭來往的大都是穿着得古靈精怪的青少年，想到阿積，心裏很不舒服。「這麼夜了，街上還有那樣多的青少年在流連，他們的父母怎會准許他們這麼夜還不回家，很容易會學壞，做錯事的呀。」

阿雄道：「如今的青年有多少個會聽父母的說話的，他們要有個性，要追上潮流，趕上風氣，追求時間，那才不會被人笑落伍。」

「唉，如今養兒女眞不容易。」老頭子感嘆。

「所以，我怕結婚。」阿雄道：「正如我一個結了婚的同事說，生下兒女，養他們不成問題，敎他們才是個叫人頭痛的問題，上學，擔心成績不好，升不了級，考不上名校，到中學畢業，又擔心他考不上大學，沒出息，會學壞，家有女兒的，更加擔心，行一步也要跟着，恐怕會被飛仔騙了，總之，如今的社會令到做父母的整日心情緊張，不敢稍有放鬆，本來是一件快樂的事，變了苦事！我聽他訴說擔心，對兒女這樣那樣，每晚放工返家，還要敎大兒子做功課，實在叫人怕了……」

「阿雄，每個人總要結婚生兒子，傳宗接代的。」老頭子頭腦守舊，仍然抱着以前那一套思想，「父養子子養子，那是天經地義的事。當初你父母若是像你這樣想法，怎會有你？養兒育女雖然辛苦操心，但那是一種責任，待到你年紀老了，身邊沒有一個兒女，你就知道凄涼了。」

「到了。」阿雄突然在一家門面華麗的酒廊前停下來，伸手指着那個霓虹光管璀璨的招牌。

老頭子雖然日間來看過，却幾乎認不出來，要不是招牌上那兩個「金聲」大字，他可不敢確定就是阿松帶他來看過的那一間酒廊。

老頭子點點頭，猶豫着不敢進去。「阿雄，你進去看看吧，我在外面等你。」

阿雄點了頭，推門走入酒廊裏面。

老頭子站在外面，看着那裝飾



華麗的門面，心裏忖道：「在裏面喝酒一定不便宜，阿積那裏來那麼多錢，經常到這種地方喝酒？」

正等着，一伙青年人從他面前經過，那霎間，他發覺一個少年很像阿積，怔了一下，急忙急走幾步，趕到那伙青年前面，轉過身，定眼看着那伙談笑走來的青年。

那伙青年裏面並沒有阿積，不過，其中一個的身形確是很像阿積，老頭子一陣失望。

那伙青年看到老頭子定定地瞧着他們，以爲老頭子看不慣他們的裝扮，其中一個懷着惡意地道：「喂，看什麼？老土，沒有看過嗎？剛剛從大陸出來？表叔你好！」

其他的青年跟着七嘴八舌，奚落老頭子。

老頭子不敢發作，忍着氣，走回金聲酒廊門前，心裏嘆道：「世風日下，那青年怎麼一點禮貌也沒有，穿得古靈精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正經人。」

突然間有人從酒廊裏面走出來，老頭子定睛一看，是阿雄，忙道：「找到阿積嗎？」

阿雄搖搖頭：「不在裏面。」跟着道：「去那間叫飲勝的酒廊看看，阿積可能在那裏。」

老頭子道：「快去吧。」他怕阿積走了，那就找不到他。

「飲勝」距「金聲」不遠，走過一個街口便到，照例，老頭子在外面等，由阿雄到酒廊裏面看看。

結果，阿雄在「飲勝」裏面找遍了，沒有找到阿積。

找不到阿積，老頭子大爲失望，阿雄安慰他。「姨丈，阿積經常在這裏流連，一定會找到他的，放心吧，今晚找不到，明晚再來。」

老頭子憂心不已，「阿積到底去了那裏？」

* * *

阿積正與幾個朋友在一處地盤裏面。

那裏是一個建築地盤，裏面停放了十多輛大小車輛——有大貨車、泥頭車及小型客貨車。

連阿積在內一共五人。

阿積負責把風——俗稱天文台。

其他四個年紀跟阿積相仿的少年則各自找了一個目標——一輛車，動手撬開車門。

四個少年似乎頗爲熟手，在車門上動了一會手腳，先後弄開車門，竄入駕駛座內，搜尋起來。

阿積由於是新丁，所以，負責把風——做天文台。

雖然已經不是第一次（已經第四次），仍然很緊張，稍有異聲，便心驚膽跳，四下張望，揑着的雙手手心滿是汗水。

他本來不想幹這種鼠竊狗偸的勾當，無奈，他跟幾個朋友身上都沒有錢了，沒有錢，怎去的士高，酒廊去「威」，而那四個朋友都已幹過，他們說要去「搵錢」，他只好跟着去，要不，他只好回家，以後別想跟那四個朋友混在一起去了。

就這樣，他開始跟四個朋友去偸竊。

半個小時不過三十分鐘，對阿積來說，有如三十個小時那麼長，好不容易，一個叫阿志的悄悄竄到他身邊，悄聲說道：「今晚大有收穫，走吧。」

阿積頓時如釋重負，跟着阿志往潛入地盤的那個地方急急走去。

從潛入地盤的那個缺口——他們弄出來的——溜出地盤外面，阿積跟四個人挽着兩個旅行袋，急急往前走。

一路上，他們都很小心，留意附近是否有巡警巡邏，穿出一條橫街，五個人登上一輛公共小巴，一顆心才放下來。

五個人在深水埗一條街下了車，越過馬路，走入一幢唐樓，一口氣衝上七樓，其中一個叫阿權的拿出鎖匙，將鐵門及大門打開，五個人一擁而入，隨即關上門。

那是一個兩房二廳的單位，佈置簡單，廳裏只有一張摺枱、幾張摺櫈，靠墻處放了一張沒了一邊扶手的長敞椅，對面放了一個破了一塊玻璃的餐櫃，如此而已。

佈置簡單，地上、枱上却放滿了啤酒罐、香烟包、炸薯片的錫紙袋，還有幾個仍裝着殘菜剩飯的空飯盒。

五個人才進入屋內，立刻歡呼一聲，將兩個旅行袋放在地上，手舞足蹈起來。

阿積不知今晚有多少收穫，急急問：「有多少貨？」

阿志滿心歡喜地道：「你自己去看看吧。賣了這批貨夠我們去玩一個星期！」

阿積將兩個旅行袋打開，翻看一下，裏面全是裝在汽車的音響器材，還有擺設的裝飾物，一部傳呼機，大概是司機忘了拿，遺留在汽車內，另外，還有幾副太陽眼鏡。

阿積對汽車音響一點也不在行，不知值多少錢，聽阿志說可以夠他們玩一個星期，估計裏面的東西起碼值幾仟圓。

「哈，有一個連錢包也忘了拿，雖然沒有多少錢，也夠我們明晚去玩一下。」一個叫細榮的少年從衣袋內拿出幾張鈔票，向同伴揚了揚。「六百三十圓，夠不夠？」

「今晚的收穫不錯。」這間屋子的主人——阿權說。「阿繼，你跟細榮出去買些啤酒、汽水、花生薯片、公仔麵回來。」

阿繼跟細榮答應一聲，馬上開門出去。

阿權的樣子看上去不超過十五歲，其實，他已經十七歲了，阿積雖然只有十四歲，卻比阿權長得還高。阿權是細文的朋友，阿積因此認識阿權。

阿權讀到中一便逃學不肯讀書，由他的姑媽養大他，由於自小便沒有父母管教，所以很頑皮，他的姑媽大字不識一個，加上又要看舖做生意(在樓梯口擺檔買童裝)，那裏有時間管教他，打他罵他也不聽，只好由他，兩個星期前，他姑媽因事返大陸一個月，她才去火車站乘車返鄉，阿權已招引他的朋友到他家裏「歡聚」，不想回家的，都在他那裏睡。

阿積也是其中的一個。

阿權已經有一個女朋友，跟阿權同年，名叫阿麗，是個離家出走少女，大半年前，已跟阿權在一起睡了，阿積很羨慕阿權有女朋友。

自從阿權的姑媽返鄉那日開始，阿麗便一直住在這間屋子裏，跟阿權睡在一起，還帶了兩個女孩子來，年紀跟阿麗差不多，跟阿積、阿志、細榮、阿繼睡在廳內，其中一個叫阿仙的，對阿積很好，有一晚的半夜，竟然睡在阿積的身邊，摟着他。阿積可是第一次跟女孩子如此親近——肌膚相貼摟着一起睡，緊張得他不敢亂動，不過，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異樣感覺。

那滑膩的肌膚，鼓起而又富有彈性的胸脯，那是阿積從未如此眞實地接觸到的，還有那一吻——初吻——是阿仙主動吻他的，全都是他的第一次。

阿繼跟細榮買了東西回來，五個人馬上拿起啤酒汽水、薯片、花生吃喝起來，同時大談在地盤內爆竊汽車的經過——如何撬開車門，搜查車內，如何拆除裝在車內的音響器材，連每一個地方也不放過，一輛車子內竟然有一條女裝內褲，由此引申，五個人大談特談起來。

談着說着，很自然的，便談到阿權阿麗身上，細榮吞下一口汽水，心癢癢道：「阿權，有沒有跟阿麗在車子內做戲？」

阿權毫不感到尷尬，還得意洋洋地道：「當然試過，那一次我本想跟阿麗在房間內做愛的，那知道姑媽突然回來，嚇得我跟阿麗急忙穿回衣服，後來，待姑媽進房發覺後，我跟阿麗馬上溜出去，就在樓下馬路邊的一輛貨車的車斗內解決了，那一次好刺激啊！」

阿積等人聽着，不期然一陣衝動，猛喝汽水啤酒。

阿繼道：「阿麗她們怎麼還不回來？」

阿權道：「她們說回家住兩日，再來這裏，免得家裏人四處打電話找她們。」

阿積想到那一晚阿仙摟着他睡覺的情形，下面不由自主的起了反應。

＊　＊　＊

老頭子跟阿雄一連三晚到尖東去找阿積，都找不到他。第四晚，老頭子將錦江也叫了去，仍然找不到阿積。

老頭子終於忍不住了。「錦江，報警好嗎？我怕阿積會出事。」

錦江想一下，搖頭道：「過兩日阿積還不回去，再報警吧。」

阿雄也道：「姨丈，報警手續很麻煩的，阿積不會有事的，玩夠了，自然回家，報了警，他突然間回去，又要去警署銷案，好麻煩，聽表姐夫說吧，過兩三日阿積再不回來，才去報警吧。」

老頭子聽女婿跟姨甥那樣說，才打消報警的念頭。「阿積那孩子去了那裏？一點也不理會父母掛念擔心他的。」

錦江道：「老頭子(他跟阿積及妻子稱呼父親那樣稱呼岳父)，阿積不過十四、五歲，少年心性，大多貪玩，玩夠了，他一定會回家的。」

老頭子氣道：「他回來，打斷他的雙脚，看他還敢不敢再到外面去胡混！」

錦江道：「老頭子，阿積不是七八歲了，如今十四、五歲的孩子，個性很強，不能再用打罵來管教的了，要好言相勸，跟他講道理，才能解決。若是打他，萬一他再離家出走，那就麻煩了。」

阿雄接口道：「姨丈，阿積已經長大了，別隨便打他罵他，他回家後，叫阿媽多點陪着他，不要經常去打牌了，家裏經常沒有一個人，他一個人孤零零的呆在家裏，又悶又無聊，換轉是我，也會到外面去四處逛。」

「唉，我說了阿媽不知多少次，甚至因此而吵起來，她不聽的啊，十次有八次輸錢，仍然要打牌，拿她沒辦法。」

「表姐夫，她一向都很尊重你的，你說說大姨吧。」阿雄對錦江說。

錦江道：「好吧，找個機會，我跟她說。」

老頭子始終放心不下，轉回話題道：「阿積不在這裏露面，究竟去那裏？」

錦江跟阿雄却回答不了。

因爲兩人同樣不知道阿積究竟在那裏。

＊　＊　＊

阿積跟他的朋友轉換了玩樂的地方……改去屯門新市鎮的酒廊喝酒聽歌。



怪不得老頭子在尖沙咀的酒廊找不到他了。

這一晚，阿積跟阿權幾個人在屯門一家酒廊內喝酒聽歌，除了他們五個男的外，還有三個女孩子——阿麗、阿仙與阿美。

三個女孩子雖然年紀不大——頂多十四歲左右，却打扮得很妖冶，燙了個新潮髮型，化了裝，咀唇塗得紅紅的，裙子短到無可再短，背心上衣，由於發育得早，身材都不錯，跟男孩子一樣，喝啤酒、吸香烟，說話粗俗，扮成熟。

阿仙確是對阿積有意，整晚坐在阿積身邊，跟他說笑，經常將身子偎貼着阿積。

阿積被阿仙弄得心猿意馬，冰涼的啤酒吞落肚子，但澆不熄小腹升起的那團火，反而像火上加油那樣，越發燒起來。

阿麗跟阿權更是糖黐豆那樣，只有阿美沒有向阿繼、阿志、細榮放電，大概看不上眼吧，三人却爭着跟她說話，希望可以奪得「美人芳心」。

在酒廊駐唱的一個女歌手正在唱着一首富有挑逗性的歌曲，那是一個著名女歌手的金榜勁歌。喝着酒，聽着那叫人心跳，想入非非的歌詞，酒廊內的大部份客人都在喘着粗氣——心裏燃起一團火。

驀地，鄰枱的一個青年站起來，大概是喝得啤酒多，要去厠所，脚步有點不穩地向洗手間走去。

經過阿積他們那枱子時，那青年不知怎的，脚步一歪，身子一晃，往阿仙的身上撲倒下去，一下子撲在阿仙身上，阿仙驚叫一聲，身子傾撲在枱子上，碰倒了杯子，發出一陣淸脆的玻璃杯碰撞聲。

阿積被阿仙撞得差點跌倒在地，一時間杯傾酒倒，阿權等人慌不迭閃避，免得被傾倒的酒液濺濕衣服，八個人都很狼狽。

阿積跳起身來，怒叫一聲，飛脚踢向那個青年的身上。

那個青年挨了一脚，痛叫一聲，向外跌倒。

阿積怒那青年撞倒阿仙，撲上去再踢一脚。

冷不防被人一把推得站不住，跌倒下去。

推跌阿積的人，是那個青年的同伴。

阿權跟細榮立刻撲前去揮拳擊向推倒阿積的青年。

「停手！」一聲急喝傳來，阿權跟阿榮並不理會，那個青年疾向後閃退，避過阿權跟細榮的一拳。

一個人即時衝到，攔在阿權和細榮面前。「這裏是酒廊，並不是球場，什麼事動手打起來？」

阿權跟細榮道：「他搏懵(佔便宜)！故意撞在她(指一下阿仙)身上，分明想非禮她！」

阿仙也叫道：「他撞在我身上時，乘機摸了我的大腿一把。」

那個撞在阿仙身上的青年已站起來，忍痛大聲說道：「靚妹，別說得出就說，我那有摸過妳？不小心撞在妳身上，也不用打人呀！」

那個出來「幫拖」(幫手)的青年也道：「他飲太多了，才會撞在她的身上，何必如此怒氣，死靚仔，不要那樣『串』呀！」

阿積怒道：「飲多了？哼！分明是借酒搏懵，想女人，去叫鷄(召妓)呀！何必出此下流手段！」

其他的客人都在看熱鬧，當然，亦有想鬧事的乘機起哄。

凡是青少年喜歡流連的地方，大多品流複雜。

那個阻止雙方動手的男人，是酒廊的經理，身形頗高大。「我這裏打開門做生意，請別在這裏鬧事，來飲酒消遣，無任歡迎，打架鬧事，請到外面去，要不，我報警！」

「你好嘢！」阿權衝住那兩個青年說一聲，拉了阿積跟細榮坐回座位上，同時叫站起來的阿志跟阿繼坐下來。

那兩個青年退回座位前，說一聲：「睇吓點(看你怎麼樣)？」

阿積他們雖然繼續飲酒，心裏一直不忿，不時拿眼盯着那兩個青年。

「阿仙，有沒有撞着妳那裏？痛嗎？」阿積輕輕問阿仙。

阿仙向阿積甜甜一笑。「背後被撞了一下，不很痛。」

阿積心裏一盪。「眞的被摸了一下大腿？」

阿仙笑着搖了搖頭。「我『屈』(誣陷)他的，他挨了我一踭才眞。」

細榮低聲說道：「阿權，那兩個麻甩仔這樣『串』，就這樣算數(作罷)，條氣怎順(怎吞下那口氣)！」

阿權陰陰笑道：「當然不會就此算數，要不，我們以後還有面出來行(混)！」一副江湖口吻！

大概是時下的江湖英雄片太多了，不少青少年都崇拜影片塑造出來的江湖英雄人物，很自然的，便有樣學樣，以說江湖俗語是尚。

跟着，他暗暗向阿積四人做了個手勢，五個人無聲地笑起來。

那兩個青年終於結賬起身離去。

阿權跟着叫侍應結賬，付了錢，急急走出酒廊，一眼看到那兩個青年互相搭着膊頭，往左邊遠處的一個巴士站走去。

阿權馬上對阿麗三個女孩子道：「妳三個先乘車回去，我們很快回來。」

阿麗道：「小心點啊。」

阿仙雖然沒有說話，兩道柔柔的目光看着阿積，盡在不言中。

阿積幾乎忍不住一把將阿仙摟入懷中。

「你們截的士回去。」他只說了一句。跟阿權四人立刻急急向那兩個青年走去的方向追前去。

這時，大約接近午夜十二時。街道上沒有多少行人，不少店舖已關了門，車輛疏落，街道顯得有點陰暗。

阿權五人很快便追上那兩個青年，二話不說，撲上去就毆打那兩個青年。

冷不防之下，那兩個青年身上捱了幾下，痛叫聲中，揮拳還擊。

巴士站雖然有三、五個人在等車，但都不敢挺身上前干涉，站在那裏看着，甚至不敢開聲喝叫停手。

那兩個青年雖然比阿權五人高大强壯，但以二敵五的情形下，那裏佔到上風，直處於劣勢。

支撐了一會，兩個青年終於被擊倒在地，阿權五人還不罷休，繼續拳打脚踢。

一個青年大叫救命。

驀地，對面馬路有人大聲喝叫：「停手，不要動，我是警察！」

阿權五人吃驚地抬頭往對面馬路望去，果然是警察，兩個，他們才不會那樣笨，停手站着，等那兩個警察跑過來捉他們回警署，一驚之下，慌忙拔脚便跑。

他們並不是五個人一起跑，而是分開來，分成兩撥，往兩個不同的方向跑。

那樣，兩個警察便不能集中追他們，這有利他們逃跑。

「站住，不要跑！」兩個警察邊喝叫，邊衝過馬路。

阿積五人才不理會兩個警察的呼喝，沒命地往前跑，見橫街後巷便轉入去，希望可以擺脫兩個警察的追逐。

兩個警察跑過馬路，在那兩個倒在地上的青年身前停下來，其中一個道：「阿陳，你看看他兩個怎麼，我去追他們。」

往阿積五人逃跑的兩個方向張望一眼，往左邊跑的已看不到人影，右方逃的還看到，便拔脚往右方追下去。

那兩個青年雖然能夠站起身，身上被毆傷了多處，那個警察一面用無綫電通話器向總部電台報告，一面請求立刻派救傷車來，一面詢問那兩個青年是怎麼回事。

* * *

阿積五人成功地擺脫了警察的追逐，回到阿權的家中。

阿麗跟阿仙、阿美早已回去，見五人平安歸來高興不已，阿麗整晚都偎在阿權的身邊。

阿仙竟然當衆吻了阿積一下，令到阿積既尷尬、又激動。

五個人與高彩烈地向阿麗三人說了好一會襲擊那兩青年的經過，互相誇耀向那個青年打了多少拳，並嘲笑那兩個青年的窩囊相。

這一夜，阿積終於獻出了他的童貞——跟阿仙造愛。

是阿仙採取主動的——睡到半夜悄悄將阿積弄醒，拉他入厠所。

那是阿積的第一次。

阿仙將身上的衣服脫光，在阿積的眼前展示她的誘人胴體。

並主動獻上熱吻。

阿積血脈賁張，緊摟着阿仙的胴體，瘋狂地吻起來，雙手貪婪地在阿仙的胸部撫摸揉捏着。

阿仙顯然不是第一次，阿積那裏察覺到，他已被高漲的慾潮淹沒了。

就這樣，阿積經歷了他的第一次。

由於是第一次，比較緊張，影響了阿積的表現，阿仙不大滿意，結果，要來第二次。

第二次，阿積的表現好多了，令到阿仙滿足。

經過這一次之後，阿仙「跟」着阿積。

* * *

阿積終於回家了。

那已經距老頭子到尖沙咀去找阿積半個月之後。

其間，老頭子之所以沒有報警，是因爲阿積曾打電話回家，李太問他在那裏，他不肯說，只說在朋友那裏，過幾日便會回家。

雖然不知兒子在那裏，幹些什麼，能夠在電話中聽到兒子的聲音，李太總算放下心來。

老頭子跟李太見阿積回家，對着他一個勁問長問短。

「你到底去了那裏呀？」

「身上沒有錢，怎樣生活？」

「你在外面幹什麼呀？」

「跟那些朋友在一起？叫什麼姓名？」

「你這麼多日子不回家，不怕我們擔心的嗎？」

對於父母的一連串問題，阿積顯得不耐煩，只簡略地答一直在朋友家裏住，跟朋友在一間髮型屋做工，如此而已。

李太看到兒子長高了，瘦了一點，心痛地道：「阿積，你瘦了，在外面一定吃得不好，我今晚保湯給你飲，做幾個你喜歡吃的菜給你吃。」跟着便到菜市場去買菜。

老頭子看着阿積，心裏又氣又愛，本想罵他一頓的，想到錦江和阿雄跟他說的話，終於忍住，好聲好氣對兒子說：「阿積，你書又不讀，工又不做，在外面結識不三不四的朋友，不理我跟你媽怎樣擔心



，你到底想怎樣？是不是想做流氓？」

阿積聽着，不吭一聲。

老頭子忍不住，氣來了。「阿積，你若不好好做人，以後你會後悔的，我說你罵你，都是想你好，我不求你將來出人頭地，只望你好好做人，你怎麼不知好歹啊？」

阿積終於開口說話。「我不喜歡做酒樓。」

「你想幹什麼？」老頭子問。

「我還未想到，想清楚再告訴你。」

「阿積，改過做人吧。」老頭子苦口婆心。「我已經五十多歲了，做不了多少年。我跟老媽子就算不用你養，你也要養活自己呀！你在外面跟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不務正業，四處遊蕩，那會害了你，就算不爲別人，也替自己着想啊！」

阿積不想再聽下去，說道：「老頭子，我已經長大了，我會想的了。我以後不再出去。」

跟着摸摸肚子，說道：「肚子有點餓，有什麼吃的？」

老頭子聽兒子說餓，忙道：「有公仔麵，我去煮兩個給你吃。」

阿積點了點頭。

老頭子馬上走入厨房煮麵。

阿積一個人坐在廳內，想抽烟，身上沒有帶着，枱上倒是放了一包烟，是老頭子的，他不敢拿來抽，免得又被老頭子責駡，因爲老頭子不准他吸烟。

百無聊賴的，不由想起前兩晚的驚險情形。

那一晚，他跟阿權他們去偷汽車輪胎。

上次賣掉爆竊回來的汽車音響器材得到的錢，已經花光了，沒有錢，連汽水也沒得喝，怎樣過活，只好去偷。

他們專挑落地不久的汽車輪胎來偷。

在一條僻靜的馬路上，兩邊停滿了汽車，那條路距阿權的住所不遠，他們找到一輛房車，四條輪胎很嶄新，估計落地不到十日，他們決定偷那四條輪胎。

這一次，由細榮跟阿志做天文台——把風，阿積跟阿權、阿繼負責拆除輪胎。

阿權在這方面頗熟手，而且工具齊備，先將車輪放了氣，跟着便將輪胎拆除下來。

不到半個小時，三人已將那輛汽車的一對後輪胎拆除下來，跟着動手拆除前輪胎。

前輪兩個輪胎也拆除下來了，三個人一人一個，還剩一個，阿權揮手將在馬路另一頭把風的細榮叫回來，着他拿剩下的輪胎，四個人向阿志把風的那頭走去。

靠近阿志把風的那一頭，有一條橫巷，可以通到阿權所住的那一條馬路。

召回阿志，由他領頭，五人拿着四個輪胎，平安無事地穿出那條橫巷，來到阿權所住的那條馬路，斜對面不遠處的一個樓梯口，便是阿權所住的那層唐樓，只要走上樓梯口，這一次的爆竊便成功了。

時間約是晚上三時許四時不到，馬路上不要說行人，汽車也偶爾才駛過一輛，兩旁的樓宇黑沉沉，靜悄悄的，馬路上一片寂靜。

在巷口張望了一會，看不到一個人影，阿志首先走出橫巷，再張望清楚，確是沒有人，才向巷口內的阿權四人招手，着他們走出來。

阿積四人立刻一人抬着一個輪胎，從巷口內跑出來，往馬路對面跑去。

阿志經已跑到對面行人路，不住左右張望，突然間，有人喝道：「站住！」

阿積四人大驚，阿志疾聲道：「差佬！快跑！」

阿積四人聽說是警察，慌忙扔下手上的輪胎，發足狂奔。

「警察，別跑！」從後面約三十米遠的一條橫街口，跑出兩個巡警，邊呼喝，邊向阿積他們跑來。

五人那裏肯聽從警察的呼喝，沒命奔逃。

終於，又被他們逃脫了。

不過，五人却走散了，阿積跟細榮在一起，阿權三人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兩人不敢回阿權的住所，只好在馬路上亂逛，後來在一處通宵營業的大牌檔坐下來，身上還有三十多塊錢，兩人要了一支啤酒，一碟油菜，慢慢吃喝起來，挨到五時多，天已開始亮了，兩人才結賬離去，又逛了一會，兩人決定不回阿權的住處，各自回家。

* * *

阿積在家裏安安靜靜地住了一個星期，終於忍不住「靜極思動」，打電話給阿仙，看看她是否回了家。

聽電話的正是阿仙。

阿積大喜，約阿仙到一家戲院前相見。

收了綫，阿積乘李太到街市買菜還未回來，溜出去。

在戲院前等了一會，阿仙來了，阿積立刻拉住阿仙的手，高興地道：「阿仙。」

阿仙含笑看他一眼，將身子貼在他的身上，「我以爲你忘了我，我想打電話給你，又不知道你的電話號碼，問阿權他們，都說不知道。無良心，這時候才打電話找人家！」

阿積被阿仙嗲得骨頭也酥了，忍不住用力摟了她一下，細聲道：

「看齣電影好嗎？」

阿仙將鼓起的胸脯貼在阿積的身上，點頭道：「好啊，這幾日在家裏悶死了。」

買了戲票，離放映的時間還有一小時，阿積身上有錢（李太給他的），對阿仙道：「去快餐店坐坐。」

阿仙自從見到阿積後，有如小鳥依人般，一直沒有離開過阿積的身邊，看來，她很喜歡阿積。

阿積相貌頗俊，加上長得高大（比同齡的少年起碼高半個頭），看上去頗有型有款，難怪阿仙那樣喜歡他。

在快餐店坐下，喝着冰凍的飲品，吃着炸鷄翼，阿仙就像糖黐豆一樣，黐在阿積的身上。

阿積忍不住伸手偷偷摸一下阿仙的大腿。

阿仙穿了一條短短的裙子，露出兩條大腿。

「妳怎麼回了家？不在阿權那裏住？」阿積問。

阿仙將自己手上吃着的鷄翼放入阿積的口中，「阿權的姑媽已經回來了，我只好也回家，你回家後，怎不打電話到阿權那裏，害人家擔心死了，以爲你跟細榮被差佬捉住，要不是細榮打電話給阿權，我們都不知道你回了家。」

「我本來想打電話的，阿媽一直看着我，要不是她今早有事，沒有去買菜，下午才去街市，我那裏有機會打電話給妳，溜出來跟妳看電影。」

跟着又道：「阿權他們沒事吧？」

「沒有什麼事。不過，他姑媽回來，看到屋裏亂七八糟，像個垃圾崗一樣，罵了阿權一頓，差點趕阿權出去，嚇得我們立刻鷄飛狗走。」阿仙說完，從阿積的衣袋裏拿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點燃了，卻放到阿積的口內，再拿了一支，點燃抽起來。

在戲院內，阿積跟阿仙貼得像是一個人，阿仙還拿他的手放在她的大腿上。

阿積衝動得幾乎按捺不住。

那一晚，阿積跟阿仙沒有回家，去了阿積的朋友——細文那裏睡。

細文租了個房，爲了讓阿積跟阿仙親熱，他「挨義氣」，到朋友那裏去睡，讓出房間。

那一晚，阿積跟阿仙盡情親熱。

阿積發覺，阿仙竟然曉得在事前服食避孕丸。

他可是完全沒有想到這方面——可能會搞出人命（令阿仙懷孕）來。

翌日，正當李太坐立不安，四出打電話找阿積，他却突然回到家裏。

李太驚急地道：「阿積，你去了那裏，昨晚不回來，害得我跟老頭子到處打電話找你。你不回來，也打個電話回來告訴我呀！」

阿積昨晚沒有怎樣睡過，沒心情跟阿媽說話，只想睡覺。「我不是回來了嗎？等我去睡一覺再說。」逕自走入房中，門上房門睡覺。

李太但求兒子回來，如今阿積已回來，便忍住氣，不敢再說什麼。

## 變本加厲　終落法網

「家碧，阿積明天便要上堂了，記着叫錦江去聽審啊！」老媽子在電話裏一再叮囑女兒。

家碧看一眼坐在身旁的丈夫，對話筒說道：「阿媽，錦江明天一早會到妳那裏，跟妳一起去法庭。」

「九點前一定要到我那裏啊。」李太在電話那邊道：「阿積那件案十點開庭，十點前便要到法庭，不要遲到啊！」

家碧有點不耐煩。「阿媽，知道了。錦江會準時到妳那裏的，我會叫醒他。」

「小燕跟小恩呢？」老媽子問。

原來，家碧在三年前，又生下一個兒子小恩。一共有四個兒女。

「都睡了。」家碧道。

「明天阿積要是沒事，我叫錦江打電話給妳，待小燕、小恩中午放學後，妳帶他們來，一起去飲茶。」

家碧遲疑了一下，才說道：「好吧。」

收了綫，家碧對身旁的丈夫道：「明天記着去啊，要不，阿媽又會怪我的了。」

錦江拍拍妻子的手臂。「我說了去，一定去的。」

「錦江，你說阿積會不會被判入獄？」家碧擔心地問。

「大概不會。」錦江道。「阿積第一次被告上法庭，沒有案底，應該不會判他入獄的，大概會判他遵守行爲，接受感化。」

「希望這樣吧。」家碧道：「要不，阿媽孤零零的一個人，好凄涼的啊！」

「這兩年，阿積那有回家住？」錦江道：「阿媽不是一個人嗎？」

「那不一樣的。」家碧道：「阿積是阿媽的命根，他出了事，阿媽緊張得不得了，哭了不知多少次，若阿積眞的被判入獄，她不要生要死才怪，總之，阿積有什麼事，比死了老頭子還要傷心！」

「那倒眞是要保佑阿積平安無事了。」錦江半帶說笑道：「要不，



有甚麼事，還不是要麻煩我們。」

「唉，我倒希望阿積被判入獄，讓他嘗一下裏面的滋味，心裏怕怕，以後，不敢再做壞事，改過做人，」家碧說的並不是眞心話，却是理智的說話，「阿積是那種不見黑，不怕鬼的人！」

「明天一早便要起床，睡吧！」錦江拉妻子站起來。

家碧看一眼牆上的掛鐘，快近十一時了，打個呵欠道：「睡吧！」夫妻兩人手拖手，走入四個兒女睡覺的房間，看過四個小兒女後，才返回隔鄰的房間睡覺。

＊　＊　＊

老頭子工作的那家食肆結束營業，老頭子自然也在解僱之列。

阿積近來經常三天兩日不回家睡覺，老頭子跟阿媽問他去那裏，他不肯說，老頭子跟阿媽也莫可奈何！

雖然阿積三天兩頭不回家睡覺，總好過一下子便失踪一段日子，老頭子與阿媽都不敢過份責罵他，免得阿積一去不回家。

眼看兒子在外面不知幹些甚麼，結識的朋友是好是壞，老頭子跟阿媽都感到長此下去，阿積是會走入歧途。

老頭子終於想到一個辦法，跟阿媽商量。

「阿媽，一定要想個辦法，令到阿積跟外面那班朋友斷絕往來，要不，阿積遲早會變壞。」

阿媽可是無法可想，「他有手有脚，難道用鎖鍊將他鎖起來？不是沒有勸說他的啊！根本不聽，有甚麼辦法？」

老頭子道：「帶他回大陸！你不是說過有人將兒子帶返大陸戒毒嗎？阿積帶返大陸幾個月，他找不到那些朋友，那些人也找不到他，不就可以斷絕了來往嗎？」老頭子認爲這個辦法行得通。

阿媽道：「他自己有回港証、回鄉証，他要是拿了自己的証件回來，不是白費心機？」

老頭子道：「我們可以將他的証件收起來，沒了証件，他怎樣回港？」

「嗯，只管試試吧！」阿媽道。

爲了兒子，老頭子下了決心，趁着還未找到工作，帶阿積回鄉。

臨返鄉前，阿媽打電話告知女兒家碧。

晚上，錦江放工返來，家碧將父母帶阿積返鄉的事告知，錦江對老頭子這個辦法抱懷疑態度，「我看老頭子這個辦法不大行得通，除非將阿積留在大陸，不讓他回來，要不，就算逼使他住一年，回來後，一樣可以去找以前的朋友，當然，也有可能他會變好，我也希望老頭子的辦法奏效。」

家碧嘆口氣道：「到這個地步，老頭子跟阿媽才着急，亡羊補牢，只怕太晚了，早知今日，當初好好地管教他，便沒有今日的煩惱。阿積這個表面上像很純品，誰說他，都唯唯諾諾，實則心裏有自己的一套。不是我潑冷水，不要說三個月，只怕十日也住不了，便回來。」

「如今養兒育女，眞傷腦筋。」錦江感嘆。

「所以說，將來兒女讀書後，一定要好好看着他們，不能讓他們行差踏錯一步，要不，恨錯難翻！」家碧道：「一定要花點心機教他們！」

結果不幸被家碧言中。

老頭子跟阿媽陪阿積在大陸鄉間只住了八天，便返回來。

阿媽在電話裏生氣的道：「家碧，我跟老頭子今日回來了。」

家碧料不到眞的不幸言中，說道：「怎麼這麼快就返來？阿積呢？」

「他也返來了！」明顯地聽出，阿媽很氣惱：「他偷偷摸摸的取回自己的証件，一個人跑去車站乘車返深圳，我跟老頭子發覺後，只好急急趕到車站追上他，他說甚麼也不肯再住下去，只好陪他返來！」

阿媽跟着又在電話裏說：「唉！遲早被他氣死！無法教了，看他將來怎麼樣！」

家碧還是第一次聽到母親這樣「咒」阿積，料想阿媽一定很生氣的了，安慰母親道：「阿媽，別生氣，慢慢來吧，阿積已走錯了第一步，要他回頭，並不是一下子便能夠的……」

「我沒眼看那壞孩子，」阿媽在電話裏負氣說：「眞是前世做壞事，今生報應唔修，生了那個不長進的孩子，頂心頂肺。」

「阿積呢？」家碧問。

「他說肚子餓，老頭子防他乘機溜了出去不回來，跟他一起去吃麵！」

「阿媽，你這樣只會氣壞自己，別想那麼多了。」家碧口裏這樣說，心裏却道：若不是當初寵壞了他，對他放任，他怎會學壞，只會責怪他，不是責怪自己。

心裏是這樣想，畢竟是母親，因而不敢說出來。

＊　＊　＊

阿積又不回家睡覺了。

這一次，阿媽跟老頭子都沒有四出打電話找兒子，他倆已「見慣不怪」了。

事實上，就算將他找到，又怎樣？他不願回家，難道用槍將他押回家？

老頭子跟阿媽都有點心灰意冷了。

正如老頭子在阿積不回家的第二日，對阿媽所說的第一句話：「不要再找他了。找到了又如何？他回來三幾天，又失踪，找得他多少次？不是不盡心盡力希望他改過變好，他不聽，有甚麼辦法？除非將他一刀斬死，一了百了，否則，那擔心得了那麼多？」

阿積離家五日後，致電返家，告訴阿媽，他跟朋友在元朗一家髮廊做洗頭工作。

知道兒子在那裏，阿媽心裏總算安樂一點。

阿積確實在元朗住，但不是在髮廊做洗頭工作，而是他的朋友——雙番南。

雙番南是細文的朋友，阿積由細文介紹，認識了雙番南。

雙番南在元朗的兩個朋友，租了一個小單位居住，阿積和阿仙都想跟對方在一起，却找不到可以安身的地方，細文想起雙番南那裏有地方供兩人落脚，便介紹阿積認識雙番南。雙番南一口答應讓阿積跟阿仙到他那裏住。

雙番南跟他的兩個朋友日間在髮廊做洗頭工作，晚上則另有副業——到處爆竊。

事實上，單憑他們在髮廊做洗頭工作的收入(並不是日日返工)，要交租、要吃飯，還要養女朋友，加上一個星期起碼有五晚在酒廊或是去的士高、波樓、電影院去消遣，根本不夠開支，若不是兼營副業(爆竊)，只怕連吃飯也成問題，別說去消遣了。

阿積對於爆竊已不是「初哥」，他要養自己跟阿仙，只好「同流合污」。

雙番南跟兩個朋友租住的小單位，只有一房一廳，三人都有女朋友，六個人加上阿積一對，一共八人，一樣可以住得下。

原來，雙番南他們六個人合睡一個房間，房間沒有床，地上舖了海棉墊，六個人分成三雙睡，綽綽有餘，還可以容納得多阿積一對。

八個人——四雙男女，一同睡在一個房間內，雖然不致大被同眠，但總會有所不便的啊！比如親熱、造愛，他們却一點也不避忌，或是感到尷尬、難爲情，如今的男女眞是開放得可以。

一日，阿積突然帶了阿仙回家。

時間是在午前，阿媽未出門打牌，或是在家開枱打牌。

看到兒子回來，還帶了一個女朋友，阿媽又驚又喜，馬上打電話推了牌局，留在家裏陪兒子。

「阿積，看你滿臉暗瘡，一定沒有湯水飲了，等會我到街市買牛腩青紅蘿白回來，煮湯給你飲，雪櫃裏有汽水啤酒，拿給你的女朋友喝吧！」

阿積道：「得了，阿媽，她叫阿仙，你吃了午飯沒有？我請你去飲茶。」

阿媽朝阿仙笑笑：「我剛想煮飯，你喜歡去飲茶，去飲茶吧。」

說話時，偷偷看一眼阿仙，心裏暗讚兒子本事，不過十四五歲，便找到了女朋友。

在酒樓坐下來，阿媽詢問兒子在外面的情況，阿積有一句沒一句的敷衍母親，起先還忍着，後來忍不了，拿出香烟抽起來。

阿媽吃驚地道：「阿積，你抽烟？」

阿積噴出一口烟。「抽烟有甚麼大不了，又不犯法，老頭子告訴我，他在鄉下十一歲便抽烟，我已經快十五歲了！」

李太頓時啞口無言。

阿仙抿嘴一笑，從烟包裏面抽出一支烟也吸起來。

阿媽看着，心裏暗暗嘀咕。「這個女孩子居然抽烟，打扮得像個油脂妹，正經不到那裏去，但願阿積不是跟她認眞的。」

對阿仙這個女孩子的印象大打折扣。

乘阿仙去洗手間，阿媽馬上對兒子道：「阿積，你不是跟……那個阿仙拍拖吧？」

阿積正嚼着一塊肉，聽阿媽那麼說，忙一口吞下肚裏，不置可否地道：「我也不知道，是她喜歡我，黐着我的。」

「阿積，我不是反對你交女朋友……不過，阿仙不像正經女仔……」

阿積知道阿媽要說甚麼，他不想聽，截斷阿媽的話。「阿媽，甚麼才叫正經，或不正經？頭腦太舊了，我不過跟她做朋友，管她正經不正經，又不是跟她做人世(過一輩子)！」

阿媽被兒子搶白，頓時說不出話來。

好一會阿仙已從洗手間回來，阿媽才道：「你今晚在家睡嗎？」

阿積看一眼阿仙，搖搖頭：「我明日還要開工，今晚要返元朗，要不，明天趕不回去返工怎辦？」

阿媽聽兒子那樣說，不敢勉强他。「老頭子很想見你，待他收工返來，才趕去元朗吧！」

阿積又搖搖頭。「老頭子十時多才返來，我豈不是要十一時多才能走？從這裏返元朗足足兩個鐘頭有多，一時多才能回到元朗，我還用睡？」

阿媽不敢再要兒子晚些才走。

晚上十時許，老頭子放工返來，還未坐下，阿媽已急不及待對老頭子說：「阿積今日回來，還帶了



個女子回來，請我去飲茶。」

老頭子一聽，才坐下，馬上抬起頭道：「走了？」

阿媽點點頭。「我叫他等你放工返來，他說太夜了，明天還要返工，要早點返元朗！」

老頭子大爲失望：「他越來越無心肝，回來，連父親也不見，唉，養兒子哪！養着這樣的兒子，不如生隻蛋，還可以吃！」

「老頭子，算了吧！待他第二次回來，我打電話叫你回來，他要返工，難得他改過了，他記着返工，你就別生氣了。」

老頭子口裏雖然駡兒子，心裏還是記掛着他的。「還在髮廊做工？」

「他說仍然在髮廊替人洗頭。」

「做洗頭工作，有甚麼出息？」

老頭子大爲不滿。

「難得他已經做工，別管有沒有出息了，」阿媽替兒子說話。「他還年輕，以後才勸說他找一份有前途的工作吧！」

「有沒有瘦了？」

「瘦了一點，」阿媽道：「長高了，差點有你那麼高。」

聽說兒子長高了，老頭子笑了。「這佻皮孩子長高，再過一兩年，怕不比我還高？」

跟着又道：「甚麼時候走的？」

「吃完晚飯走的，」阿媽道：「我煮了他最喜歡喝的青紅蘿白牛腩湯，煮了他喜歡吃的菜給他吃，那搗蛋孩子學人抽烟了。」

老頭子對兒子抽烟一事，並不放在心上。「如今的青少年，沒有多少個不吸烟的，他吸烟，是遲早的事。」

跟着問：「那個女孩子好嗎？」

「樣子不錯，最多只有十三四歲，成個油脂妹，又吸烟，當着我的面，也跟阿積摸手摸脚，不會正經到那裏去，我不大喜歡她。」

老頭子皺着眉頭。「阿積今年不過十五歲，我看他不過玩一下，不是認眞的，見人家有女朋友，他也找一個，不會跟那個女仔來眞的。」

「希望像你說的那樣吧！」阿媽道：「老實說，我不大喜歡那個阿仙。」

「傻婆，現在是九十年代，不是以前那個時代，現在是兒女大兒女世界，他們喜歡的，管你做父母的喜歡不喜歡！」

＊　＊　＊

阿積這一晚跟雙番南及阿鍾、火牛一起去兼營副業——爆竊。

火牛跟阿鍾就是跟阿祺雙番南合租那個小單位的「同居」朋友。

這一次，他們去偷竊貨車輪胎。

他們去錦田偷。

接應他們的，是雙番南的一個朋友——阿明。

四人摸到一個貨倉前面的鐵絲網前，蹲下來，隔着鐵絲網，往裏面張望。

貨倉的側面檐下靠牆的地方，堆放着幾排汽車輪胎，那就是他們要偷的。

那是貨車輪胎。

由於貨車輪軚較大，四個人只能夠偷兩個。

鐵絲網裏面——貨倉的範圍內，黑沉沉的，那個看守貨倉的「看更」，大概已經睡了，又或者在貨倉內看電視吧！

阿積四人張望了一會，便拿出工具來，將鐵絲網撬開一個洞，跟着鑽入去。

鑽入鐵絲網裏面的是阿積、雙番南、火牛。阿鍾留在鐵絲網外負責把風。

阿積三人鑽入鐵絲網內，立刻像老鼠一樣，竄到貨倉側面——那堆車胎前。

四周一點動靜也沒有，三個人快手快脚，各自搬了一個輪胎，推着往回走。

三個人很快便將輪胎滾動到鐵絲網洞前，雙番南第一個將輪胎推出鐵絲網外面，把風的阿鍾馬上接住，雙番南立刻轉身往貨倉竄去。

買家指定要四個貨車輪胎，所以，他們要偷四個。

他們成功地偷了四個輪胎，不敢走馬路，推着輪胎在馬路下面的野地急急往回走。

一路上，沒有遇到警察，也沒有遇到人。

來到阿明接應他們的地點——距貨倉約七八米外的一條岔路口，他們看不到有小型客貨車停在那裏，四個人頓時愕了愕，停下來，互相覷了一眼。「阿明呢？講好了他在這裏接我們的！怎麼不見他？」

阿積又急又驚。

「他不會臨時失約吧？」阿鍾也道：「他不來接我們，被他害死！」

雙番南道：「阿明不會不來的，可能出了事。」

火牛也道：「阿明又不是第一次跟我們拍檔，從未試過失約，雙番南說得對，我倒擔心他出了事。」

四個人站在那裏，一時間沒了主意。

「阿明不來，我們怎辦？」阿鍾問。

「將輪胎扔在這裏算了。」阿積道：「怎樣將輪胎推回去。」

火牛馬上低聲叫起來：「這麼辛苦才偷了四個輪胎，扔了？不是白辛苦一場！」

雙番南也道：「我答應了人家明天交貨，若沒有貨交，人家就不

會再相信我們，以後很難再跟人家交易！再說，擔驚冒險偷了出來，不覺得可惜嗎？」

「不能見財化水！」火牛加一句。

阿積道：「這裏距元朗這麼遠，走兩個小時也不知能否走回去，還要推着輪胎，難保不會遇上警察。」

火牛想不出一個好主意，拿眼望着雙番南。

雙番南在四人中年紀最大，十七歲了，平時主意多多。

這一次，他又想到一個主意：「找個地方將輪胎藏起來，然後截車回去，偷一輛車，再入來將輪胎運回去。」

火牛首先贊成。「就這麼辦。」

阿積與阿鍾都覺得不失是一個好辦法，最重要的是，他倆都感到，就這樣扔了那四個輪胎，白辛苦一場，不值，因此，兩人亦同意雙番南的主意。

「阿積、阿鍾，你兩個留在這裏看着輪胎，我跟火牛去找一個適合收藏的地方。」雙番南說完便跟火牛走上馬路，在附近找尋。

大約十五分鐘左右，雙番南跟火牛才跑回來，阿積急急問：「找到嗎？」

雙番南點點頭。「找到一個好地方，距這裏不遠，快將輪胎推去那裏。」

四個人立刻各自推着一個輪胎，在火牛的帶領下，走上路面，沿着馬路往前推。

一路上，四個人都很緊張，時刻留意路面的情形，是否有警車出現，恨不得立刻走到收藏輪胎的地方。

終於走到了。

四個人却鬆一口氣。

就在這刹那，一道極亮的白光突然向他們照射過來，四個人嚇一大跳，一聲吆喝即時傳來。「站住別動，我們是警察。」

四個人被那道白光照射得目眩神迷，還來不及回過神來，一輛警車已疾駛到四人面前，從車上跳下兩個警察，向他們喝道：「將雙手舉起來，走到車頭，趴在上面！」

四人不敢不聽，根本已無機會逃走，乖乖地舉起雙手，走到警車前，趴在車頭上。

警車的車頭燈仍然亮着，照得四人清清楚楚。

一個警察上前去，逐一在他們身上搜查。

四人身上除了鎖匙，沒有其他的東西。

（那是四人後來能夠脫身，無罪釋放的主要原因。）

「你們幹甚麼？」另一個警察喝問。

雙番南馬上道：「我們在後面不遠的路邊，撿到這幾個輪胎，一時貪玩，推着在路上鬥快（跑）。阿Sir，我們都有職業的呀！」

阿積三人跟着齊聲道：「阿Sir，那四個輪胎確是在路上撿到的。」

「住口！」那個警察喝道：「這麼晚了，還在馬路上走，住在那裏？」

雙番南道：「住在元朗。」

「這裏離元朗很遠，幹嗎這麼晚了，還在這裏？」

「阿Sir，我們打賭，四個人一起走回元朗，看看誰走不回去，請食飯！」雙番南道。

「這四個輪胎在那裏撿的？」那個警察根本不相信四人說的話。

「在後面百多米遠的路上。」雙番南道。

另一個警察道：「撿的？那裏有這麼新的輪胎在路上？靚仔，一定是偷的，快說！」

雙番南道：「阿Sir，你不能冤枉我們，確是撿的！」

那個警察道：「現在我懷疑你們偷竊輪胎，要帶你們回警署調查，到後面上車！」

四人在兩個警察的虎視眈眈下，登上警車。待兩個警察登上警車後，警車立刻開動，往元朗那個方向駛去。

* * *

老頭子又失業了。

這日，老頭子才起床，便接到元朗警署打來的電話，要他馬上趕去元朗警署，擔保兒子外出。

老頭子聽完電話後，擔心不已，不知兒子犯了甚麼事，被捉到警署，要他保釋。

心裏七上八落的，老頭子急忙叫醒李太，將事情告知她。

李太聽說兒子出了事，扣留在警局，大驚失色，立刻起床，漱口洗臉，穿上衣服，跟老頭子趕去元朗警署。

在警署內，一個負責此案的警員告訴他們，警署懷疑阿積在錦田地區偷竊輪胎，所以將他拘留，由於阿積還未成年，加上警方還未搜集到足夠的証據，要進一步調查，所以，只要老頭子保釋兒子。

老頭子依照那個警官的指示，辦理了保釋手續，領了阿積離開警署。

才走出警署大門外面，阿媽急急道：「阿積，你去學人偷竊。」

阿積矢口否認：「沒有呀！我跟朋友在馬路上看到幾個丟在路上的新車軚，便撿起來了，以爲可以賺點錢，吃一頓，那知道遇上差佬，懷疑我們偷輪軚，將我們帶回警署調查。」

「嘿嘿，你少惹點痲煩好嗎？」



老頭子不相信兒子說的話。「在路上撿的？那有這麼大的便宜？你不是想被送進監獄坐牢！」

阿積不敢吭聲。

老頭子嘆口氣。「你已經十五歲了，應該識想的呀！你怎麼不聽教啊！不是想做流氓吧？教你也教到口水乾了，打你，我已沒氣力，學好學壞，看你自己了。」

李太眼紅紅道：「阿積，你好好做人啦！正經找份工作做，不要貪懶學精，別跟那些人來往了，遲早會害死你的。」

阿積微微垂着頭，不說話。

* * *

保釋期間，不得到處亂走，阿積不得不老老實實地呆在家中。

警方經過一番調查，由於找不到確實的証據証明阿積四人偷竊輪胎，（主要是在他們身上找不到爆竊的工具），加上四人口供一致：警方只好撤銷檢控。

警方撤銷檢控阿積四人後的第三天，阿積又失踪了。

老頭子跟阿媽只有嘆口氣，沒有再緊張兮兮的去找兒子。

兩人知道，縱使找到兒子，他未必肯回家，就算被逼回家，不出三天又會失踪，這樣下去，豈不是到死也擺脫不了這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老頭子一氣之下，每日早出晚歸，去澳門搵食找外快去，到賭場去賭錢。

李太仍然沉迷打牌（一個星期起碼有五日打牌），不過，却去酒樓做工（即洗碗），下午二時半到五時半那段「下場」的時間改晚上放工後便打牌。

阿積這一次離家，間中會打電話回家，間中帶阿仙返家吃晚飯，但却不在家裏睡。

老頭子跟李太死了心，但求兒子有時回家，打個電話回來，他倆已心滿意足。

老頭子失業了近半年，每日不是打牌，便去澳門賭場搵食，由於手風順，倒也贏得每日開支的費用。

經一個老朋友的介紹，老頭子在一家飯店內做厨師。

可是，只做了三日，便被老闆解僱了。

解僱的原因是：不會劏（宰）蟮。

老頭子幹了幾十年厨師，從來都是拿鑊鏟從來沒有劏過蟮（這工作是厨房中的水枱——專責劏魚類海產的一個職位的稱呼——幹的），他不會劏蟮，毫不奇怪。

老頭子在那家飯店做厨師，雖然是「阿頭」，由於那是一家小飯店，厨房的工作不能跟大酒樓那樣分開工序，他跟兩個手下要一脚踢——除了洗菜之外，所有的工作都要包起來，所以，他要拿刀。

才做了三日，便被老闆開除了，對老頭子來說，是奇恥大辱！因他做了幾十年厨師，從未被老闆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炒魷魚。

因此，他的心情不大好，時常自嘆，近來的運程怎麼這樣差？

這日，他剛想去澳門，却接到屯門警署打來的電話，要他去警署保釋阿積。

阿媽已去酒樓上班，他只好獨自趕去屯門警署。

這一次，阿積犯的是打架罪。

由於阿積未成年，所犯的事又不是嚴重的罪行，所以，准許家長保釋他外出。

辦好保釋手續，老頭子帶着阿積走出警署大門外，恨不得一掌摑兒子，但却忍住了。

「阿積，這一次又有甚麼話說？」

阿積不敢看父親，口裏却道：「是那幾個人先動手打我們，我們才還手！」

老頭子氣道：「每一次，你都是有道理的。」

阿積不敢說話。

老頭子怒氣未消。「你在外面到底幹些甚麼？我一輩子從未進過差館（警署），爲了你這個不長進的孩子，要到差館去，甚麼面子也給你丟光了。」

阿積一直不敢吭聲。

老頭子不知阿積爲何跟人打架，被捉到警署去，但阿積心知肚明，他是爲了替一個朋友爭奪女朋友，跟雙番南、火牛等人跟一幫青少年動手打架，被巡警發現，他走避不及，跟火牛一起被捉去。

這件事由於警方只捉到火牛跟阿積，跟他們打架的那幫人一個也沒有捉到，亦沒有人被打傷（由於捉不到別的參與打架的人，無法知道是否有人被打傷），加上阿積未成年，這種案件，警方一般例作普通案件處理，結果，警誡阿積一番了事。

阿積又一次得以脫身。

老頭子沒有再罵兒子。

因爲，他對兒子已死了心。

既然兒子屢說不聽，再說，徒費口舌。

既然兒子不聽教，任你傾盡三江之水，他也不會悔改的。

* * *

老頭子的運程似乎流年不利。

又一次失業了。

這一次，他跟兩個朋友合資開了一間小飯店，地點在工廠區附近，本以爲有得做（中午吃飯時分，工廠區的工人都出外吃飯，那一帶的食肆異常好生意），那知道一個月做下來，由於生意不理想，竟然

蝕本了。

接下來的兩個月，雖然沒有蝕本，只能維持皮費(每月的開支)，三個人工資也賺不到，兩餐倒是賺到的，一個朋友首先退出，剩下老頭子跟另一個朋友繼續撐下去，希望可以做起(生意會好起來)。

撐了兩個月，生意仍無起色，兩個人都有家庭，自己不吃，家裏的人也要吃，兩人終於忍痛將店鋪「頂讓」出去，每人只能拿回三分一的錢。

這對老頭子是個打擊。運程、事業不好，兒子又不聽教，老頭子在雙重打擊之下更加心灰意冷，用賭錢——打牌及到澳門賭場——痳醉自己。

家碧的大女兒已讀小學，小兒子亦上幼稚園了。

一日，家碧剛買了菜回家，正準備洗菜，煮晚飯，突然間，電話鈴聲響起來。

冷不防之下，電話鈴聲響起來，確給人一種驚心的感覺。

女兒跟兒子在廳中看電視，家碧在廚房裏叫：「小燕，聽電話啊，聽聽是誰打來？」

小燕馬上拿起電話筒，「喂」了一聲，跟着高聲向廚房叫道：「媽咪，是婆婆，叫你聽。」

聽說是母親打電話來，家碧忙從廚房走出去，從女兒手上接過電話筒，才叫了一聲：「阿媽……」便聽到電話筒裏面傳來阿媽急促的聲音：「家碧，老頭子進了醫院！」

家碧驚得心頭驚跳了一下，疾聲問：「甚麼事要進醫院？他一直都很健康，沒有生病的啊？」

話筒裏面傳來阿媽焦灼的聲音：「我也不知道，是阿積打九九九叫救護車來，送老頭子入院的，當時，他正跟阿雄在家喝汽水吃花生看電視，突然間，他說胸下的地方很痛，起初以爲肚痛，不到一分鐘，老頭子痛得一張臉煞白，跟着暈過去……阿雄將他送到醫院，跟着打電話到酒樓，叫我馬上趕來醫院，我現在醫院裏，老頭子在急救室，你快點來吧！我很驚，不知老頭子會有甚麼事？」

「那間醫院？」家碧聽得心慌意亂。

「瑪麗醫院。」

「好吧，我打電話叫錦江回來看着小燕姐弟，我馬上趕來。」

「錦江沒有那麼快回到家裏，你將小燕姐弟留在家裏？」

「不是，我將小燕姐弟放在隔鄰伍太那裏，叫錦江到伍太那裏接回小燕姐弟。」

「嗯，你快點趕來，有甚麼事，我拿不了主意啊！」

家碧應了一聲，馬上穿上鞋子，將小燕姐弟托伍太照顧到丈夫回來，急急乘車趕去瑪麗醫院。

* * *

家碧差不多十時才回到家裏。兒女已睡了。

錦江邊看電視，邊等妻子回來，聽到妻子開門回來，忙走到門口，「家碧，老頭子怎樣呀？」

「仍在急救室觀察。」家碧疲累地在沙發上坐下來。

「甚麼病？」

「仍未查出來，」家碧面色沉重。「醫生說，待化驗結果報告出了才知道。」

頓一下，跟着又道：「阿媽見老頭子暫時沒事，叫我回來，她留在醫院看着。」

「你吃了晚飯嗎？」錦江問。

家碧搖搖頭。「那有心情吃，七點幾，阿雄去買了飯盒回來，只吃了兩湯匙。」

「我留了飯菜給你，熱着，拿出來給你吃。」錦江看妻子點點頭，馬上到廚房將飯菜拿出來。

看着妻子吃飯，錦江才道：「阿積呢？他有去醫院嗎？」

家碧生氣道：「阿媽幾乎將醫院的電話打爛，也找不到阿積！」

「阿媽不是說，阿積給了他傳呼機的號碼嗎？」

「CALL了他起碼有十次，傳呼台却說他沒有覆機，阿積不知死是那裏去了！」家碧越說越氣。

「阿積也眞是的，竟然不覆機，」錦江阿積的不覆機，很不以爲然。「阿媽一個人在醫院裏？」

家碧點點頭。「本來，阿雄要留下陪她的，阿媽說他明天要返工，她一個人留下來便成了，阿雄跟我一起離開醫院的。」

「我去醫院陪阿媽吧！」錦江道。

家碧道：「不用去了，阿媽說，若老頭子有甚麼事，他會打電話給我們。」

「希望老頭子沒事吧。」錦江半帶祈禱地說。

翌日早上七時左右，阿媽在醫院打電話給家碧，醫生告訴她，老頭子患的是惡性肝癌，要開刀做手術，她拿不了主意，要家碧馬上趕去醫院。

聽說父親患的是肝癌，家碧大爲驚慌，對丈夫道：「老頭子患肝癌，要開刀，你打電話回去請假，看着小燕姐弟，我趕去醫院。」

錦江驚道：「老頭子一直以來，身體都很好，怎會一下子便患了肝癌，還是你留在家裏看着他們姐弟吧，待我趕去醫院，有甚麼事，男人總比女人有決斷。」

家碧想一下，說道：「好吧，你快趕去醫院，有甚麼事打電話回來。」

錦江馬上穿衣出門，趕去醫



院。

自丈夫趕去醫院後，家碧便一直坐立不安，等着丈夫打電話回來，希望知道父親的情形怎樣。

一直等到下午三時許，錦江才打電話給她：「家碧，手術已做完了，老頭子現在深切治療室接受護理。」

「情形怎樣？」家碧問。

「我沒有看到老頭子，阿媽現在裏面看着老頭子，待阿媽出來後，我才進去看老頭子。」

「怎麼現在才打電話回來？」

「三點十八分老頭子才做完手術，送入深切治療室後，我馬上打電話給你。」

「吃了飯嗎？」

「那裏有心情吃，只吃了一件三文治，阿媽出來了，我要入去看老頭子，收綫吧！」

收了綫，家碧坐着發了一會怔，在心裏保佑父親平安無事。

* * *

兩日之內，老頭子一共做了兩次手術。

家碧看到父親那蠟黃的臉色，削陷下去的雙頰，閉着的雙眼，心裏一陣心酸。

老頭子躺在病床上，動也不動，手上及鼻孔插着喉管，整個人看上去瘦了很多。

在外面，家碧問母親。「老頭子有沒有危險？」

李太一臉倦容。「醫生說，老頭子的病情若穩定下來，便沒有危險！」

「阿積呢？他有來嗎？」

「來個鬼！」李太一說起兒子，便大爲生氣，心頭火起。「四處也找不到他，不知死到那裏去！」

家碧道：「老頭子這情形，隨時會有……危險，一定要找到阿積，要他來看看老頭子呀！」

「到那裏去找啊？」李太傷心起來。「所有可能找到他的電話都打過了，還能怎樣？」

家碧無言。

第四日，阿積終於到醫院去看老頭子。

是他打電話回家，阿雄告訴他的。

看過老頭子後，阿積並沒有回家，對阿媽說，有事要去找個朋友，便走了。

之後，一直沒有再到醫院去看過父親。

在瑪麗醫院住了二十日，家碧每天都去看父親。

李太則利用下午休息的時間，趕去醫院看老頭子。

每次家碧跟李太去看老頭子，他都會問。「阿積怎麼不來？」

李太跟家碧只好說：「阿積昨日在你睡着時，來看過你，不敢叫醒你。」

老頭子道：「以後阿積來看我，一定要叫醒我。」

母女兩人唯唯答應。

老頭子的精神不錯，但很虛弱，整個人消瘦了三分一，母女兩人看着，一陣心酸，又不敢流露出來。

李太在電話裏三催四請，阿積在老頭子轉送去東華三院護理的前一日，到醫院探望父親。

老頭子看到兒子來看他，很高興，跟兒子說了很多話。

老頭子雖然對兒子失望，畢竟還是兒子，特別在病重病中，對兒子更加掛念，渴望看到兒子。

阿積對他說要走了，老頭子一副依依不捨的神態，一直看着兒子走出病房，仍然楞楞地看着門口。

老頭子轉到東華三院護理後，病情起伏不大，大約住了半個月，醫生告訴來探病的阿媽，病人下個星期可以出院回家。

既然可以出院回家，那表示老頭子的病已穩定，而且有好轉起來，李太很高興。

老頭子自從轉到東華三院，阿積沒有去看過他。

李太打電話找到阿積，要他去看父親，阿積總是說過兩日去，兩日後，人影也不見。

眨眼便到下一個星期一。

老頭子的病情突然惡化，內出血及體內動過手術的地方劇痛。醫生馬上進行急救。

李太要求醫生將病人轉送回瑪麗醫院，醫生說病人的情形已穩定下來，不用轉送去瑪麗醫院。

這日，家碧跟錦江去探望老頭子。

老頭子虛弱得只在女兒、女婿叫他時，才張開眼看了一眼，便又閉上雙眼，聲音微弱得僅能聽到。

看到父親那消瘦得皮包骨的樣子，家碧一陣心酸，眼中滿是淚水，忍不住再叫了一聲：「爸！」

老頭子的眼皮眨動了一下，慢慢地流出兩滴淚水來。

錦江看着，兩眼也濕了，心頭又沉重起來。

老頭子忽然噏動嘴唇，家碧聽不到父親說些甚麼，忙湊近去聽。

「爸，你說甚麼？」

老頭子繼續噏動嘴唇，家碧終於聽到父親說甚麼。「阿……積……我……想見……阿積……」

家碧忙道：「爸，你放心，我會叫阿積來看你，不要想那樣多，好好休養。」拿出紙巾，替父親抹去眼角的淚水。

走出病房，錦江對妻子道：「阿積沒有來看過老頭子？」

家碧氣道：「那有來過！阿積簡直無人性！老頭子那麼疼愛他，

竟然不來看老頭子，老頭子若……會不眼閉（死不瞑目）！」

就在家碧夫婦去醫院看望過老頭子的第三日深夜兩時許，電話鈴聲突然將熟睡中的家碧夫婦驚醒，錦江忙跳下床，跑出客廳拿起電話筒，「喂」了一聲。

話筒即時傳來李太帶哭的聲音。「錦江，老頭子……過了身（死了）……」跟着哀哭起來。

錦江心頭劇震一下，疾聲道：「甚麼時候？」

「剛剛……」話筒裏傳出李太連連抽泣的聲音。「醫院打電話……給我……說老頭子……病情……危急……我趕到醫院，還在手術室搶救……後來，醫生出來……對我說……老頭子……過身了，要我進去……看看……老頭子……死不眼閉……兩隻眼張開的……」

錦江心裏很難過。「阿媽，別傷心……打電話找阿積罷！」

「阿積那個無心肝的孩子不容易找到他，錦江，你趕來醫院，幫我辦理老頭子的身後事，我不識字，醫生說要在死亡証上簽字，我不懂的啊……」

錦江忙道：「我馬上趕來，要不要叫家碧一起來？」

「不用了，她來了也看不到老頭子最後一面，家裏沒個人，兒女醒了怎辦？叫她明天帶兒女來吧！」

收了綫，錦江回房將老頭子的死訊告訴妻子，家碧傷心得哭起來。

錦江急急穿上衣服，趕去醫院。

＊　＊　＊

老頭子死的那一晚，阿積原來跟阿仙及一班朋友在的士高玩呢！李太CALL他，也不覆機。

直到翌日下午二時過後，睡醒了，才覆機，李太告訴他，老頭子死了，要他馬上回家，他答應一聲，卻沒有回家，氣得李太大哭一場。

直到老頭子出殯那日，阿積才回來送殯。

家碧氣得狠狠地罵了弟弟一頓。

她是第一次那樣痛罵弟弟。

阿積照例不吭聲。

辦妥了老頭子的身後事後，阿積老老實實的在家裏陪了李太兩個星期，又失了踪。

老頭子死了，李太更加視阿積如命根，阿積失踪後，李太哭得死去活來，害得家碧夫婦四處打電話找阿積。

結果，阿積又回家住了兩日，又失了踪。

李太這一次沒有要生要死，她知道就算她去尋死，兒子也不會眞的回家，所以，她死了那條心。

＊　＊　＊

小燕升讀二年級了。

阿積有時會回家吃飯，睡一晚。

跟他回家吃飯的已不是阿仙，而是另一個女子（大約十五六歲），名叫茱迪。

阿積每次回家，李太都高興得不得了，像服侍皇帝一樣對待兒子，保他喜歡喝的湯，煮他喜歡吃的菜，謝絕一切應酬，若兒子問她要錢，身上沒有那麼多錢，馬上去問別人借錢給兒子。

有一日，兒子跟女朋友回家，李太馬上去買湯料回來保湯，那知道她回到家裏，發覺兒子正在跟茱迪在房間內親熱，不敢驚動兒子，悄悄退出屋外，在樓下一個小公園呆坐了半個小時，估計兒子跟女朋友大概已幹完那回事，才返回家中。

對於兒子跟女朋友親熱，李太不但沒有責備兒子，反而滿心歡喜。

兒子這麼年輕便找到女朋友，她豈不是很快便可以做奶奶？

她卻不知道，兒子跟茱迪都未成年，兒子跟未成年女性發生性行為，是會觸犯法例的。

李太還將阿積換了女朋友的事，告訴女兒家碧。

家碧卻不以為然。「阿媽，阿積今年才十七歲，年紀還小啊，這麼年輕便跟女朋友這麼親密，很容易會搞出事來的，你現在這麼高興，只怕到時你會笑不出來！」

家碧意猶未盡，繼續說道：「阿媽，你想飲新抱（媳婦）茶，也不用這麼心急啊！阿積在外面不知幹甚麼，我敢肯定，他幹的不是正經工作，那個茱迪也不會是甚麼正經女子，他們『黐』在一起，不會是認眞的，肯定沒有好結果，就算他們認眞的，將來結了婚，生了兒女，萬一他們養不了，扔下給你，那不是害了你？也害了下一代？」

李太在電話中沒有說話。

不到半年，阿積又換了個新女友。

新女友名叫珍妮。

以後的半年內，李太一共進出警署三次。

三次都是替兒子辦理保釋手續。

那三次，有兩次是因為打架被警方扣留，一次是行為不檢。

李太向女兒申訴。「家碧，阿積那衰仔越來越不像話了，我遲早被他氣死！」

家碧問：「阿積又出了事？」

李太嘆口氣。「前日我去差館保釋他出來，警方說他涉嫌打劫，他卻說打劫的不是他，是他的一個



朋友，警察捉不到他的朋友，卻捉了他，下個月他要上庭。」

家碧聽得大為生氣。「阿積那衰仔無得救的了，越來越『離譜』！不見棺材不流淚，他不坐過監（入獄），大概不知道坐監的滋味，就不會悔改！」

李太雖然不滿兒子屢犯事，卻不想兒子入獄。「家碧，阿積怎樣說也是你的弟弟，你好想他坐牢？」

家碧當然不想弟弟坐牢，她剛才說的不過是氣話：「阿媽，我不過說說吧了，看你緊張的樣子，說說不會當眞的！」

一日，李太下午休息，回到家中正想睡一會，突然有人按門鈴。

李太忙從房內走出大門口，隔着大門問：「誰呀？」

門外有人答：「我是警察，來找李積，請開門！」

李太聽說是差佬，着了慌，以為兒子又犯了事，將大門打開，門外站着一個穿便衣的男人，向她出示証件。

李太看過証件後，問：「找阿積甚麼事？」心裏忐忑不安。

那個便衣探員道：「你兒子的女朋友王美芬（珍妮）的家人報警，說女兒失了踪，我們查出她跟你兒子在一起，李積報住的地方是這裏，所以，我們來查看一下，王美芬是不是在這裏？」

那探員跟着問：「我可以進去看看嗎？」

李太忙道：「可以。」讓那探員進屋，心裏暗道：「阿積果然因為女朋友，搞出事來。」

探員在屋內看了一遍，找不到珍妮，問道：「王美芬住在這裏？」

李太忙道：「不是，我只見過她兩次。」

「你兒子住在那裏？」

「不清楚，他只對我說，跟朋友一起住，住在那裏他沒有告訴我。」

「那你怎樣找他？」

「我找不到他的，只有他找我，或是回家吃飯，才見到他。」

「阿嬸，你聽着，」那探員認眞道：「王美芬未成年，她父母報了警，你兒子收藏未成年少女是犯法的，若被警方找到他跟她在一起，你兒子要坐監（入獄），若你不想兒子坐監，最好盡快找到你兒子，叫他勸王美芬馬上回家或到警署銷案，要不，你兒子有麻煩！」

李太唯唯諾諾，送走那探員。

李太恐防警方會找到阿積跟珍妮在一起，忙CALL阿積。

阿積沒有覆機。

李太急得不得了，一籌莫展。

跟兒子聯絡的唯一途徑，便是利用兒子給他的傳呼機號碼去CALL兒子，除此之外，無法找到他。

＊　＊　＊

阿積確是跟一個朋友合住。

那是大角咀的一個單位。

這日，阿積一早便外出，只有珍妮和阿鍾及他的女朋友仙蒂在屋內。

三個人起床後，無所事事，坐在廳中抽烟看電視。

突然間，屋外有人按門鈴。

三個人愕然往大門看去，門鈴又響起來。

三人互相覷了一眼，阿鍾起身走到大門前，隔着大門「電眼」往外窺望，大門外站了兩個男人，阿鍾一眼便看出那兩個人是便衣警員。

心頭驚跳了一下，阿鍾急忙躡足跑回廳中，悄聲對珍妮及仙蒂道：「是差佬，你兩個去看看他們來幹甚麼，我從洗手間外面的水渠爬下去！」

說完，阿鍾立刻走入洗手間。

珍妮跟仙蒂猶豫了一下，起身走到大門前。「甚麼人，找誰呀？」

門外有人答。「我們是警察，找王美芬，又叫珍妮！」

仙蒂跟珍妮一聽，頓時倒抽了一口氣，互相覷看了一眼，仙蒂悄聲道：「找你的，怎辦？」

珍妮呆了一下，指指洗手間，躡足向洗手間疾走過去。

大門外的警探催促道：「快開門，我們知道王美芬在裏面，再不開，告你們阻差辦公！」

仙蒂看到珍妮走入洗手間內，才將大門打開，隔着鐵門道：「証件呢？」

一個警探馬上將証件拿出來，從鐵門的間隙中望進去。「靚妹，看清楚了沒有，開門！」

另一個探員用力拍着鐵門。

仙蒂不得不開門，兩個警探一湧而入，立刻在屋內搜查起來。

仙蒂站在廳中看着。

找遍了屋子，找不到珍妮，一個警探繼續搜查，另一個警探查問仙蒂。「王美芬是不是住在這裏？」

仙蒂道：「間中來住一晚。」

「她剛才在屋內的，是不是？」

「阿Sir，她若是在屋內，你們怎會找不到她？」仙蒂一副不將兩個探員放在眼內的樣子。

「她是不是從洗手間外面的水渠爬下去？」另一個從洗手間走出來的探員問。

由於洗手間的窗門大開着，因而懷疑有人從窗外左邊的水渠爬下去。

仙蒂四人住的是六樓。

仙蒂撇撇嘴。「阿Sir，我說沒有，你們一定不相信，何不跑下去看看。」

第一個查問仙蒂的警探哼了一

聲。「死靚妹，別得意，待我們查出王美芬若是從水渠逃走的，嘿嘿，你等着入女童院吧！」

另一個警探問：「我們懷疑你阻差辦公，放走王美芬，要你返警署接受進一步調查！」

仙蒂找不到反駁的理由，只好跟那兩個警探返警署。

到了樓下，仙蒂才知道，警方爲了找到珍妮，出動了近十個警探，分別守住大廈的前後出入口，及附近的路口。

至於阿鍾與珍妮怎能逃出警方的「羅網」，仙蒂就不知道了。

* * *

珍妮終於被警方找到。

是在土瓜灣的一個住宅單位找到她的。

距離大角咀那一次大約四個月左右。

由於大角咀的住處已被警方查悉，繼續住下去，肯定會被警方找到珍妮，因此，阿積在土瓜灣找到了一個房間，跟珍妮住在那裏。

豈料，警方不知怎的，竟然查到他倆住在土瓜灣，那日，突然找上去。

阿積租住的那個單位一共有三個房間，屋主夫婦住了一間，其他兩間分別租給阿積及另一對年輕夫婦。

警探找上門時，珍妮還在睡覺，懵然不知警探找上門來。

應門的是女戶主方太。

兩個警探（一男一女）在方太的帶領下，來到阿積租住的房間前，兩個警探示意方太拍門。

方太舉手在房門上拍了三四下，房內的珍妮被驚醒，撐起身問：「誰呀？」

方太在門外依照警探的說話道：「我是方太，有人找你！」

珍妮想不到警方那麼快便找到她的下落，不防有詐，下床開門。

房門才打開，那個警探已一腳跨進房間，看着珍妮。「你就是珍妮？」

珍妮吃一驚，躲無可躲，不承認也不成（她身上帶着兒童身份証），只好承認。「我是！」

「珍妮，終於找到你了，」那個女警探道：「你父母報了警，跟我們回警署吧！」

珍妮知道無法逃得了：「跟你走，也要讓我去廁所刷牙洗面，換過衣服啊！」

那個女警看到珍妮身上穿着睡衣，頭髮蓬亂，知道她確是剛起床，便道：「好吧，快去，別打主意想逃！」

跟着退出房外，先到廁所去查看一下，確定珍妮不可能從洗手間的窗口逃走，才讓珍妮獨自走入廁所，她守在門外。

就這樣，珍妮被那兩個男女警探帶返警署。

阿積知道珍妮在住所內被警探捉到，揑了一把冷汗，慶幸自己昨晚沒有回去睡，要不，他也會被帶返警署，控他收藏未成年少女，那條罪足以被法庭判他入獄。

他不敢回土瓜灣的住所睡，有大半個月，到朋友那裏睡。

大約半個月後，阿積又搬了家。

這一次，他跟一個朋友——阿東在太古城租了一個單位居住。

阿東不但跟他是朋友，也跟他是弟兄。兩人都跟同一個「大佬」（黑社會一個幫會的頭目）工作，所以，兩人是同一個幫會中的弟兄。

阿積今次搬家，一來是爲了土瓜灣的住址已被警方知道，有甚麼事也會找到他；二來，也是最主要的，是爲了珍妮！

原來，珍妮被警方找到後，警方通知她父母領回她，在家裏只住了一個星期，又偷走出去了，找到阿積，兩個人又黐在一起，阿積爲免警方再找到珍妮，才搬去太古城居住。

兩房一廳，月租八千圓。

阿積在「大佬」睇場的地下賭場做事，每日有四五百元收入，所以，負擔得起那樣昂貴的租金。

自從搬到太古城居住後，阿積每個月有三四次回家吃飯，有一次，還買了一隻金戒指送給李太！

李太歡喜得不得了，馬上打電話告知女兒。「家碧，阿積送了一隻金戒指給我，足有兩錢重。」

家碧聽阿媽那麼說，也替母親高興。「阿媽，阿積學好了，曉得送金戒指給你，他現在幹甚麼？」

李太在電話裏道：「我不大清楚，一會聽他說在麻雀館做，一會說在老細（老闆）開的賭檔做，不知那樣才是眞的！」

家碧想說甚麼，又忍住了。

一日，家碧到李太那裏，跟母親說了一會話，阿積突然回來。

家碧第一次見到珍妮。

珍妮的樣子不錯，白晰的膚色，但卻化了個濃粧，看上去有點不舒服，坐下後，不到一個鐘頭之內，吸了四支烟。

家碧不喜歡女孩子吸烟，認爲不正常。

阿積對一對外甥很喜歡，逗着兩個外甥叫舅父仔，還一人給了兩百元買玩具。

阿媽見兒子女兒都回來，難得這麼人齊，馬上去煲湯買菜，並叫家碧打電話到女婿工作的地方，叫錦江收工後，回來吃飯。

李太煲了湯後，便到街市買菜。

珍妮跟小燕姐弟混熟後，帶兩個小傢伙到超級市場去買汽水、朱古力。



屋內只剩下家碧跟阿積兩人。

家碧問弟弟。「聽說，珍妮是第三個了，是嗎？」

阿積點點頭。

家碧道：「阿積，你今年才十七歲，便換了三個女朋友……」

阿積一副不在乎的樣子。「家姐，別認眞，我跟她們玩玩吧了，不是認眞的。」

「你怎會認識珍妮的？」

「朋友介紹的，」阿積道：「珍妮一見我，便喜歡我，當時我還跟茱迪在一起的，珍妮故意黐着我，將茱迪氣走！兩人還打了一架，茱迪拿刀要斬珍妮，嚇得我忙搶了她手上的刀，將她趕走！」阿積說時一副得意的樣子。

家碧聽着，在心裏暗道：「如今的女孩子壞得可以，十五六歲，便懂得爭風呷醋！」

認識珍妮後，家碧有一次請阿積來家裏吃飯，阿積第一次答應去吃飯。

珍妮跟阿積一起到家碧家裏。

家碧在廚房洗菜，阿積帶了外甥到超級市場去買啤酒汽水，珍妮不好意思一個人坐着，到廚房幫家碧洗菜。

家碧當然不用她幫忙，兩個人在廚房說起話來。

珍妮不知是因爲家碧是阿積的姐姐，還是她本來就是個胸無城府的人，坦然告訴家碧，她十二歲已離家出走，未夠十三歲，已經跟第一個認識的「男朋友」造愛，十五歲未夠，第一次墮胎，如今帶環（子宮環），家碧問，那個「落了」（墮了的胎兒）的是不是阿積的？她說不是，換言之，阿積不是她的第一個男朋友。

對於珍妮的「開放」，家碧咋舌不已，驚詫於如今的女孩子對於「性」是那樣隨便，就像吃飯穿衣那樣。

她接受不了。

* * *

阿積跟火牛、還有一個叫八筒的弟兄一起去教訓兩個不識規矩的大陸仔（大陸出來的青年）。

阿積三人帶了三支兩尺長的水喉鐵，來到尖東一家的士高。

「大佬」告訴他們，兩個大陸仔會在那家的士高出現。

三人在的士高果然發現那兩個大陸仔，跟兩條女在一起。

三個人在附近一張枱子坐下來，監視着那兩個大陸仔。

兩個大陸仔很少跳舞，大半時間在喝啤酒，倒是那兩條女經常出去跳舞。

三個人耐心地監視着那兩個大陸仔。

兩個大陸仔一直坐到凌晨一時四十一分，才跟兩條女離開的士高。

阿積三人馬上結賬離開。

走出的士高，三人看到兩個大陸仔「拖」着兩條女不遠處的路邊截「的士」，三人互相打了個眼色，快步向那兩個大陸仔走過去。

兩個大陸仔仍未截到「的士」，不知煞星照命，沒有發覺阿積三人走到身後。

阿積三人二話不說，飛快的從身上取出水喉鐵，往兩個大陸仔身上猛砸。

兩個大陸仔受襲，失聲叫痛，急忙閃避招架，那兩個女的嚇得失聲尖叫，軟倒在地。

阿積三人下手毫不留情，兇猛地揮動水喉鐵，向兩個大陸仔揮砸。

兩個大陸仔雖然很勇，畢竟是二對三，加上手上沒有鐵器，如何招架得了，連中幾棒，跌倒地上。

阿積三人仍不罷手，繼續向兩個大陸仔痛毆！

驀地，响起一聲厲喝：「停手，不准動，我們是警探！」

阿積三人大吃一驚，拔脚欲逃，只聽一聲呼喝傳來。「別跑，否則開槍！」

「開槍」兩個字將阿積三人鎮住，頓時不敢跑。

因爲，他們瞥到，不知從那裏鑽出來的兩個便衣警探的手上，都握着槍。

槍彈無眼，就算跑得再快，也快不過從槍嘴裏面射出來的子彈，阿積三人那裏還敢跑！

就這樣，阿積三人被鎖上手扣，押返警署。

由於証據確鑿——人、証俱在，阿積三人被警方控以持械傷人罪。

他們的大佬馬上請了一個律師保釋三人外出候審。

第一次上庭，法官聽完控方的陳述後，應控方的請求，將案押後到十一月再審。

十一月，阿積與火牛、八筒再次上庭。

控方以還需搜集更多的証據爲理由，請求押後再審，法官接納其請求，將案押後到明年三月再審。

李太這一次擔心死了，生怕兒子會被判有罪，二月十五日是正月初一（農曆新年），她沒有心情辦理過年的事宜。

好不容易等到三月十一日。

阿積對自己這一次能否無罪釋放，上庭前兩日，回家給了李太五千元，要李太有心理準備，若他被判有罪入獄，要李太退了現在住的那層樓，拿五千元去租一個房間，跟珍妮一起住，彼此有個照應。

三月十一日，阿媽想去法庭聽審的，阿積不讓母親去，對阿媽說，他若被判有罪，會叫朋友打電話通知阿媽，若判無罪，他會回家的。

法庭十一時開庭。

李太那日特地請了假，在家裏等着。

打從十一時開始，她先上了香，然後默默禱告，希望阿積無罪回家。

十二時九分，電話突然响起來。

李太嚇得卜的一聲心頭驚跳了一下，生出一絲不祥的感覺，抓起電話筒「喂」了一聲，一顆心懸到喉嚨去。

電話裏面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伯母，我是阿生……」

李太一聽，眼前黑了黑，忙吸口氣，着慌地道：「阿生，阿積……」

阿生正是阿積跟李太說的那個朋友。

因此，李太一聽到打電話的人說是阿生，她已猜到是怎麼回事。

「伯母，阿積……被送到『璧屋』，你不要擔心，下個月七號阿積還要上庭，法官才會判他是否要入獄。」

李太道：「既然下個月才判，為何要將阿積關在璧屋？」

阿生在電話裏解釋。「伯母，阿積已被判罪名成立，法官還要等感化官調查過他的身世，才判他是否需要入獄，在這段期間，他要關入『璧屋』。」

「阿生，你認為法官會不會判阿積入獄？」李太已慌得六神無主。

「聽阿積律師說，阿積被判監守行為的機會很高，他會盡力向法官求情。」

李太聽了，心頭才鬆了一點。

＊　＊　＊

阿積最後一次上庭，聽候法官宣判的日子終於到了。

錦江於八時四十分趕到李太那裏，跟阿雄陪李太趕去法庭。

趕到法庭，已是十時兩分鐘。

三人立刻進入法庭，發覺已開了庭——聽審的家屬已肅靜坐着，阿積跟同案的八筒站在犯人欄內，頭髮被剪得短短的，雙眼向下垂，看到李太三人進入法庭，只抬眼望了望，臉上木無表情，他很擔心自己是否會被判入獄。

法庭原來提早了半個小時開庭。

辯方律師正在作結案陳詞。主審法官是個女的。

由於說的是英文，錦江跟李太、阿雄都聽不懂。

辯方律師陳詞完畢，跟着是主控官。

主控官的陳詞很簡短，比辯護律師的陳詞短了三分二，由於說的是英語，錦江三人都不知說些甚麼。

控辯雙方陳詞完畢後，法官翻閱審判桌上的文件，足足看了二十分鐘，才開始宣判。

女法官說的亦是英文，不過一次有傳譯員向犯人欄的阿積跟八筒作粵語翻譯。

由於傳譯員說得很快，聲音不大，錦江與李太、阿雄坐得離犯人欄很遠，所以，聽不清楚傳譯員的說話，只大約聽到：……感化官的報告……李積……屢次犯事……還年輕……給你最後一次機會……要好好把握這次機會……重新做人……命運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希望你珍惜這個最後的機會……判李積監守行為十八個月，接受感化……」

聽到這裏，錦江鬆了口氣，側眼看看李太，大概也聽到了，臉上出現一絲寬慰的笑容。

阿積在犯人欄聽得清清楚楚，木無表情的臉上馬上有了表情，緊抿着的嘴唇往兩邊牽了牽，跟着向女法官說：「謝謝法官大人給我一次機會。」

跟着，法官也判黃子坤守行為十二個月，接受感化官感化。

黃子坤就是八筒。

他只有十六歲，長得很高大。

宣判完後，法官退庭，阿積和八筒跟庭警去辦理手續，領回自己的物品，阿媽和錦江、阿雄在法庭外面等阿積出來。

等待中，八筒的父親跟錦江搭訕，感慨地道：「生了這樣的兒子，眞無奈，不是不教他的啊，他不聽教，有甚麼辦法，社會上的誘惑太多了，風氣日差，如今犯了事，被判守行為，不知是父母的錯，還是社會的錯。自從他在外面交了不三不四的朋友後，半夜有人按門鐘，家裏人便心驚膽跳，不知他是否出了事，如今，但願他改過自新，做父母的還有甚麼奢望？但求他今後正正經經找份工作做，平平穩穩活下去，於願已足。」

聽了八筒父親那番話，錦江深有感觸，暗自在心裏道：「但願阿積珍惜這重新做人的一個機會。」

在回家的路上，家碧問丈夫。「錦江，你看阿積這一次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錦江對於阿積能否改過自新，並沒有多大信心。「那要看阿積怎麼想了，他若是接受這一次的教訓，可能會改過自新，反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繼續走他的獨木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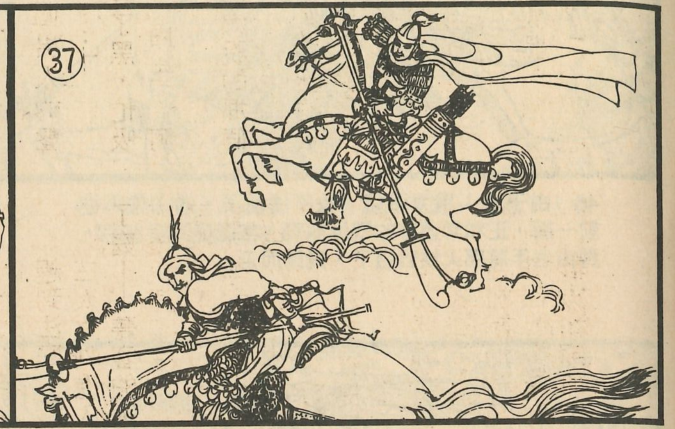
家碧無言。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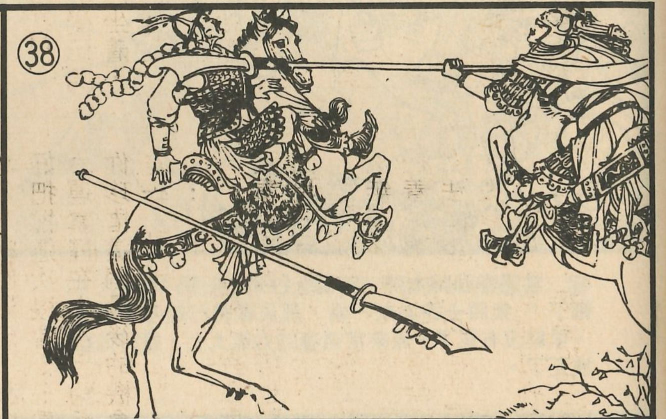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三　　張龍．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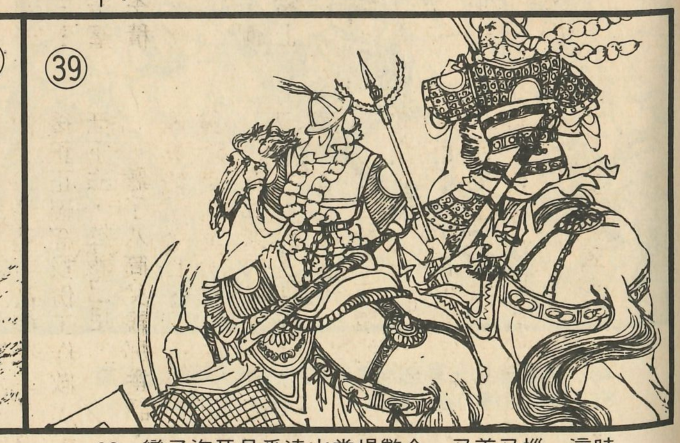
# 采石磯（二）



37　常遇春接着把自己的大刀橫着一推，使了個攔腰斬，一道寒光橫掃過來。番達山也不示弱，伏在馬上，使了個「寒鴨浮水」，躲過了常遇春的大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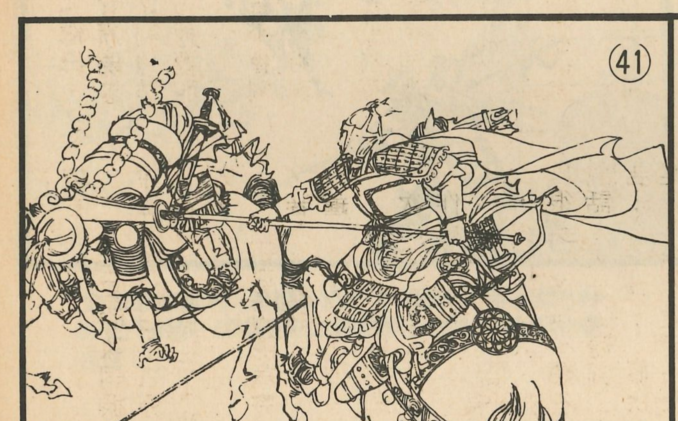


38　番達山剛坐起身，常遇春的大刀又砍了回來，這一招叫「迴光返照」，冷森森的刀頭照着番達山的脖頸就是一下，只聽「卡喳」一聲，番達山的腦袋掉在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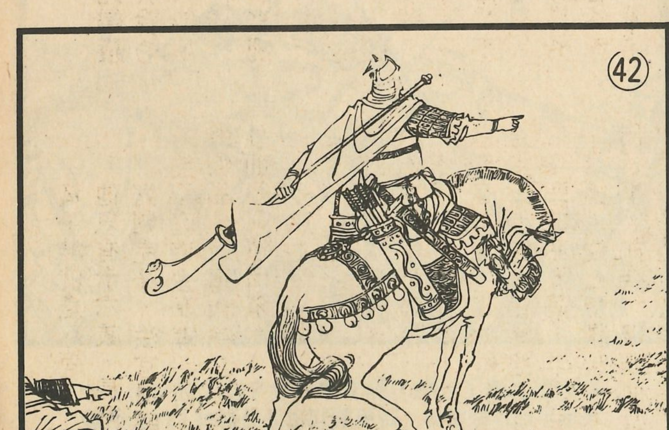


39　蠻子海牙見番達山當場斃命，又羞又惱。這時身後有人討令：「末將願給番將軍報仇。」蠻子海牙一看，原來是猛將虎彪，便點頭應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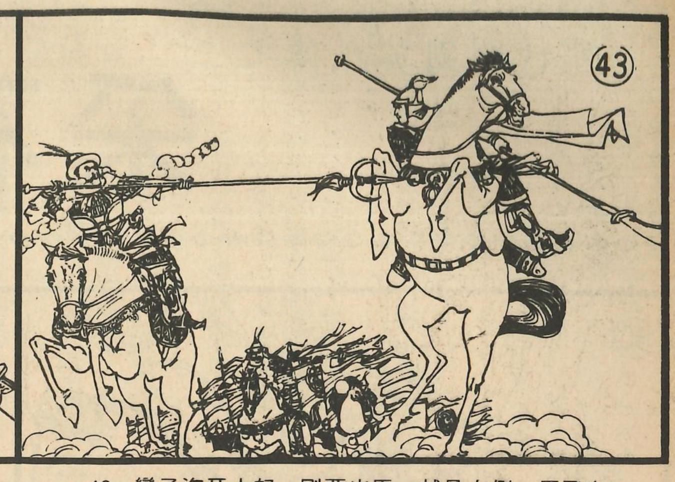
40　虎彪催馬掄鎲直奔常遇春砍來。常遇春把馬一帶，躲過大鎲，大刀一翻，朝虎彪的手腕便砍。



41　虎彪的手腕剛剛抽回，常遇春的大刀又迎面砍來。虎彪猝不及防，被砍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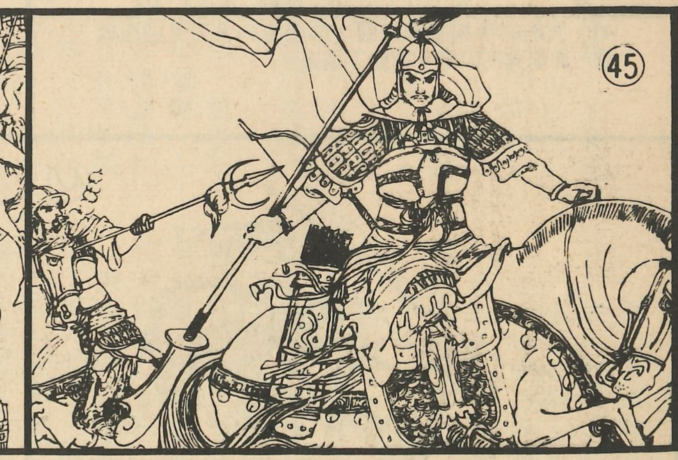
42　常遇春把大刀上的血迹擦掉，然後指名要蠻子海牙前來受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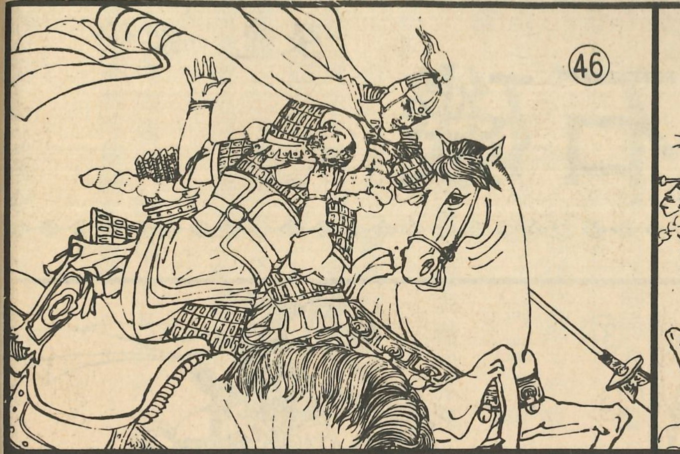
43　蠻子海牙大怒，剛要出馬，就見左側一馬飛出，直奔常遇春撲去。此人使的是一杆三股鋼叉，他雙手執叉，照常遇春的心窩刺去。常遇春敏捷地將身子一閃，躲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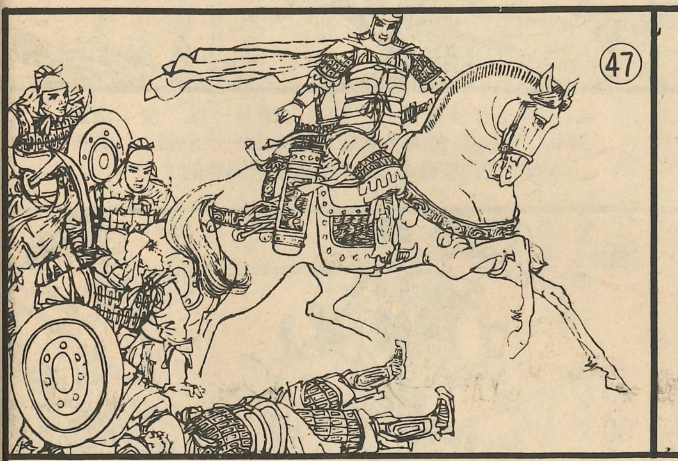
44　雙方戰了十個回合，沒分勝負。常遇春突然虛晃一刀，撥馬便走。那員戰將緊催戰馬，咬住不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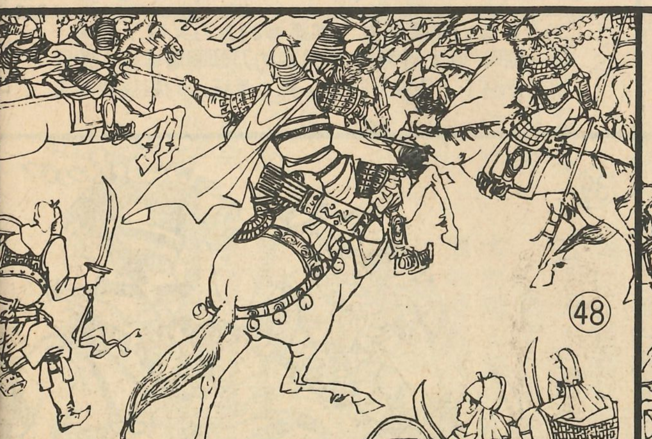
45　那人追了一陣，照常遇春的背後就是一叉。常遇春早已作好準備，聽風聲知道叉已到來，忙把虎軀一擰，這一叉又落了空。



46　由于那人用力過猛，收不住招了，連人帶馬往前一衝，正和常遇春的戰馬並齊，常遇春刀交左手，揮出右手將那人挾到腋下，飛馬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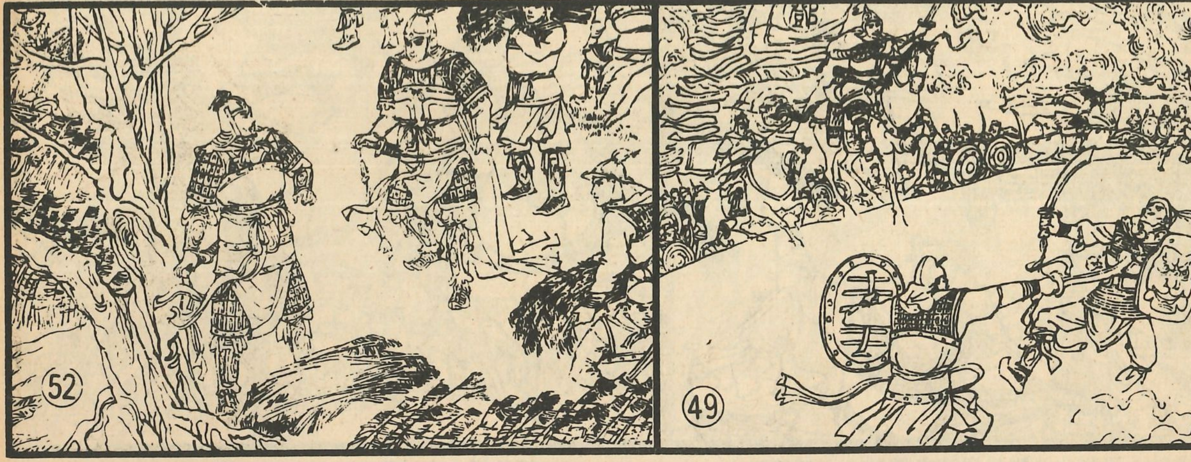


47　常遇春回歸本隊，將那人往地上一扔：「來人！綁了！」衆將士跑過來一看，那員戰將已經七孔流血，早就沒有氣了。原來常遇春的力氣太大，竟將他給挾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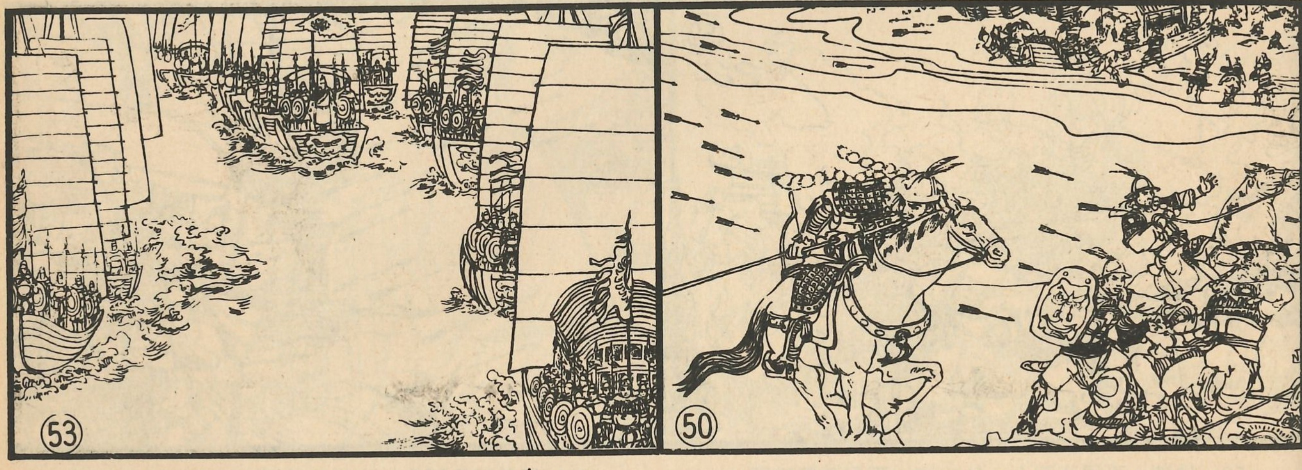
48　常遇春見元軍連損三員戰將，無人再敢上前應戰，便縱馬揮刀衝入敵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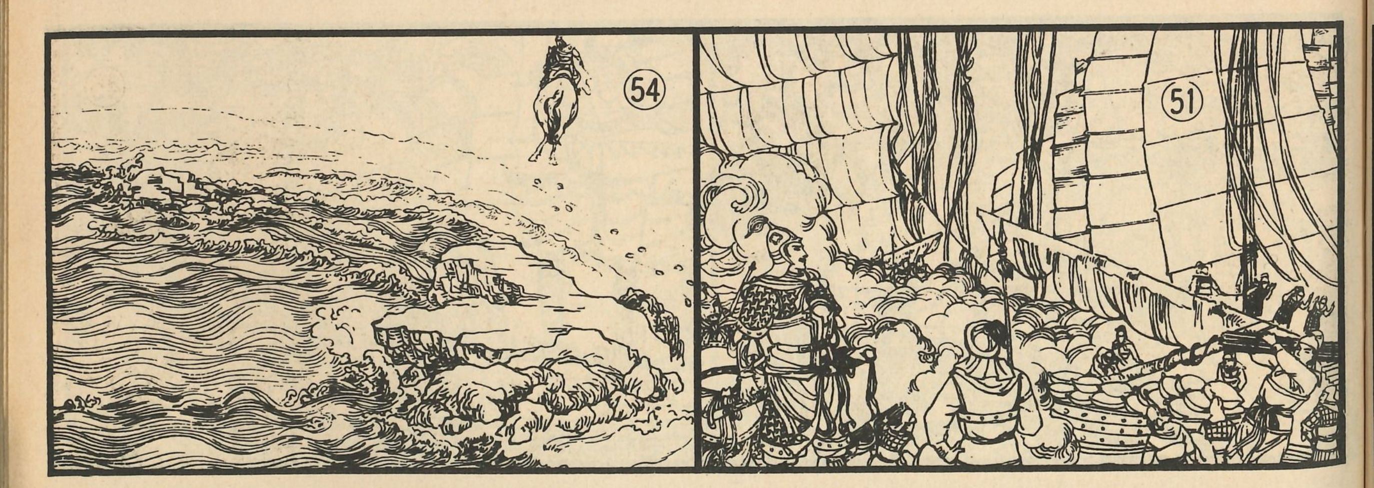
49　鄧愈配合常遇春，命令各路軍馬一齊衝了上去，同敵人拼命厮殺起來。

52　大軍休息的時候，常遇春忽見湯和領着自己的士兵砍沿岸一帶蘆葦，不解地問湯和：「要它幹甚麼？」湯和說：「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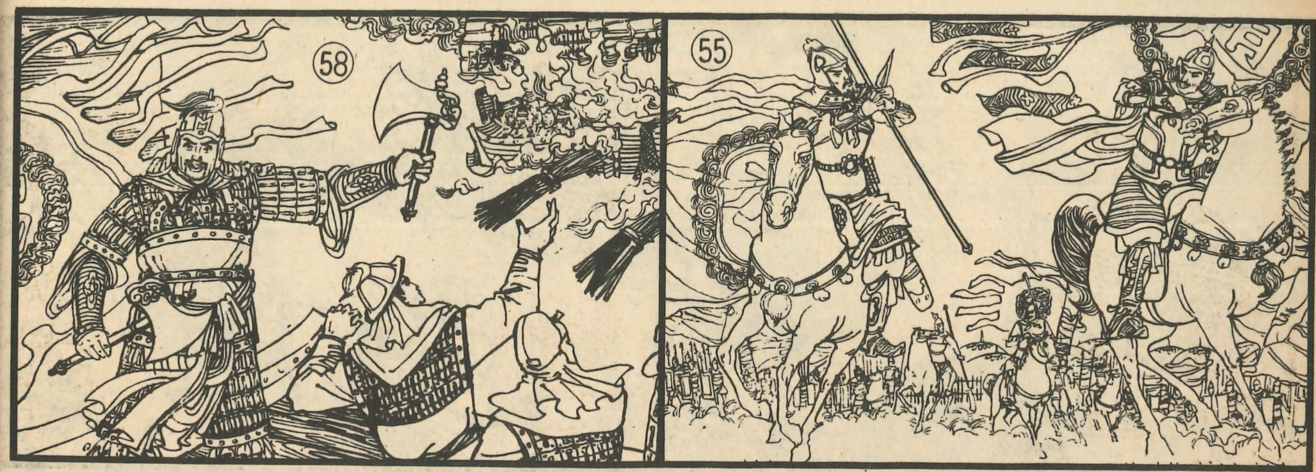
50　經過一場激戰，大敗的蠻子海牙率領殘部，狼狽逃竄而去。

53　爲了及時給朱元璋解圍，消滅駐紮在桐城閘方面的趙普勝，鄧愈將所有戰船分爲五隊，一齊朝那裏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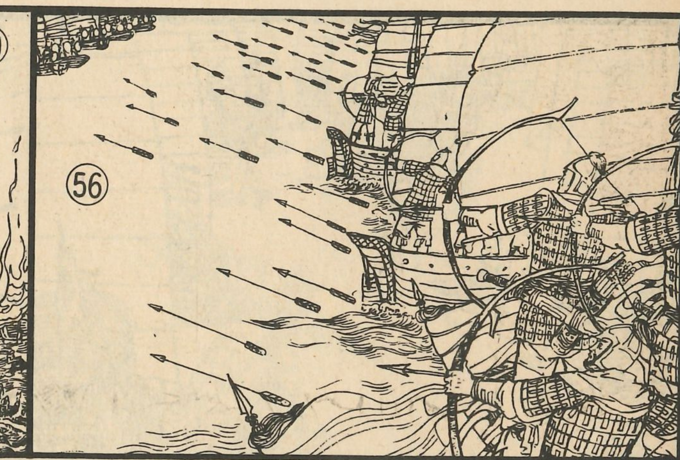


51　鄧愈急命鳴金收兵，清掃戰場，擄獲戰船一千餘艘，兵器不計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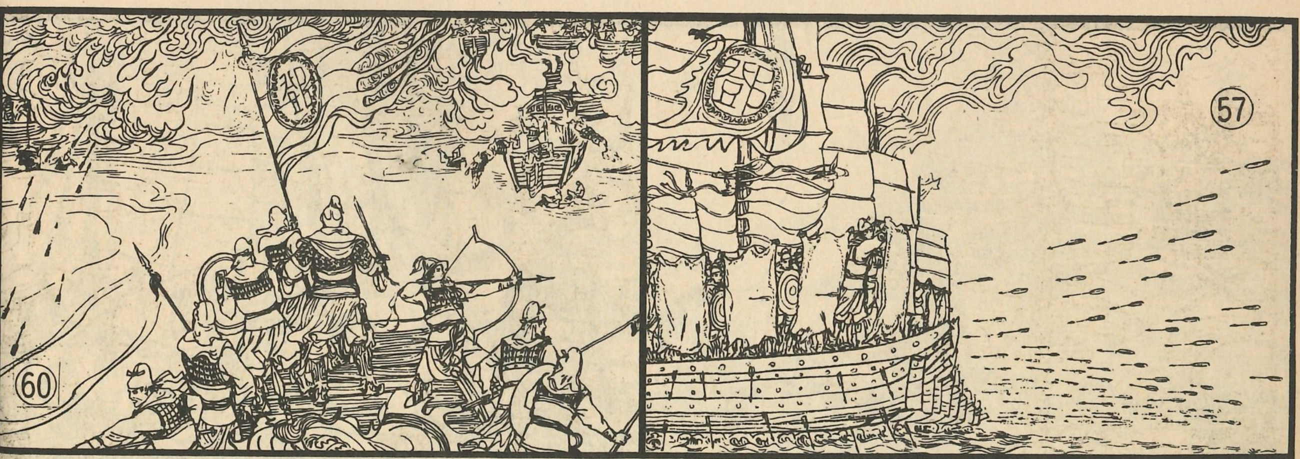
54　趙普勝的探子見朱軍的援兵從江上浩浩蕩蕩而來，馬上跑去向趙普勝報告。



55　趙普勝大吃一驚，忙轉身對左君弼說：「你可領兵進擊湖內的俞廷玉，我率兵攔擊鄧愈等外患。」說罷，便分頭行動去了。



56　趙普勝見鄧愈的船隊疾速而來，便命令士兵放箭。頓時，箭如飛蝗似地朝鄧愈的船隊射去。



57　鄧愈所率的船隊都將牛皮張定，那些飛箭雖然來得迅猛稠密，但一射着牛皮，便都掉下水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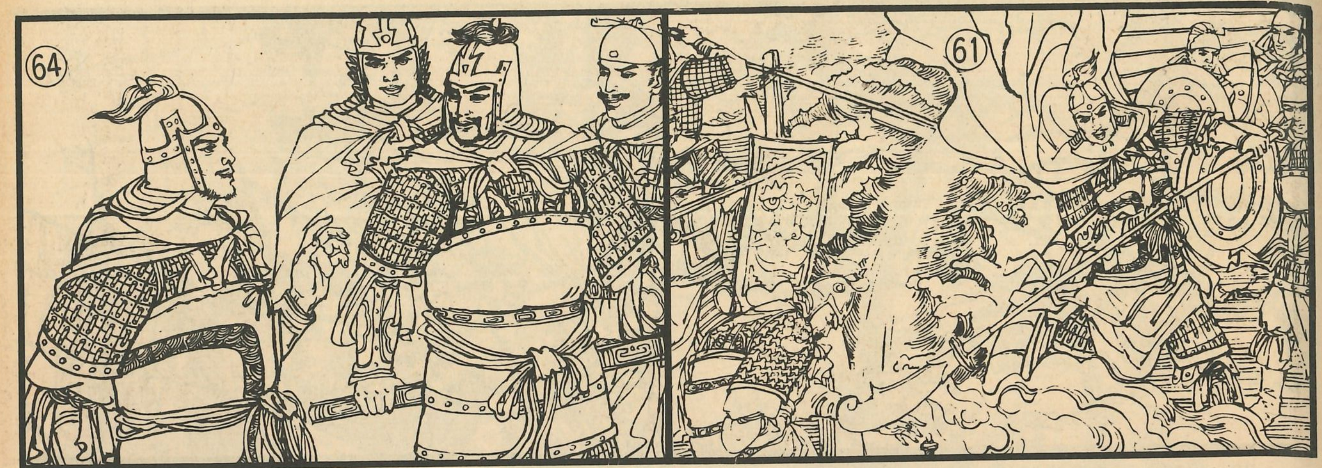
58　這時，湯和命令戰船迅速靠攏敵人，然後叫士兵把蘆葦點着，一齊向敵船投去。敵船上全是竹篷，乃易燃之物，火投過去，便燒了起來。



59　頓時，百里江面上一片火海，不到兩個時辰，就將敵人二百餘只戰船，焚毀殆盡。敵人紛紛落水逃命。

60　乘着火勢，鄧愈率領衆將奮擊，賊兵大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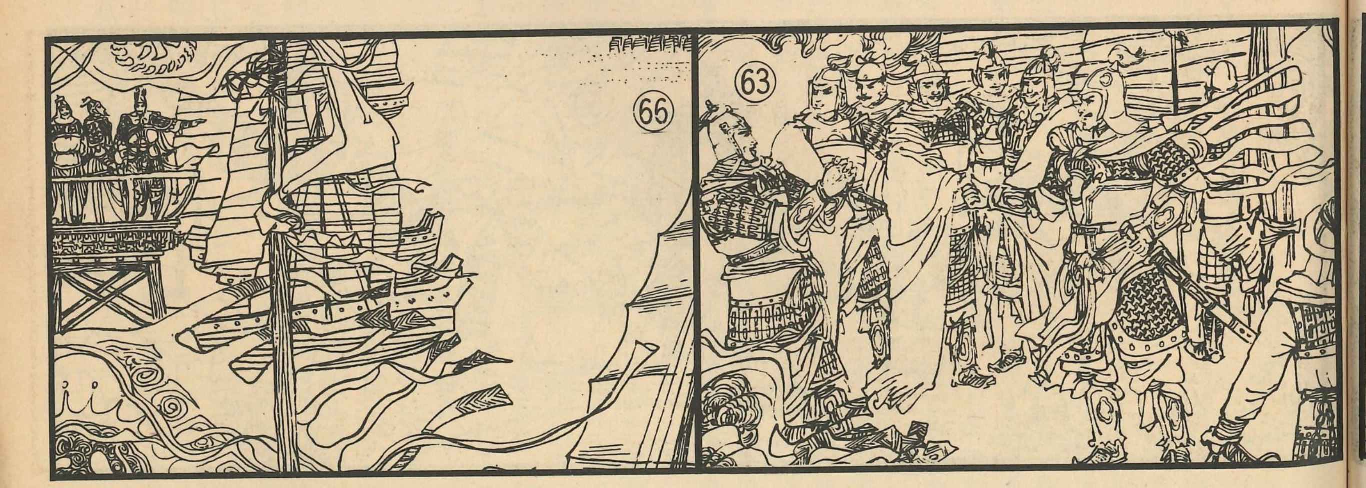




61　趙普勝無奈，只得駕一艘小艦，向西北方向逃竄。常遇春正好從上游趕來，大喝一聲，一刀將趙普勝的兄弟趙全勝砍落水中。



62　趙普勝大爲驚恐，忙命船夫拼命搖船，逕自投蘄州徐壽輝去了。



63　鄧愈急命鳴金收兵。他對衆將說：「今日之捷，乃是湯和首功。」湯和拱手道：「此是朱元帥天威，衆將虎力，與我何干？」

64　常遇春從後面趕上來，向湯和說：「今晨見湯公命士兵砍沿路一帶蘆葦，原來有此大用。爲甚麼不告訴我呢？」湯和笑而不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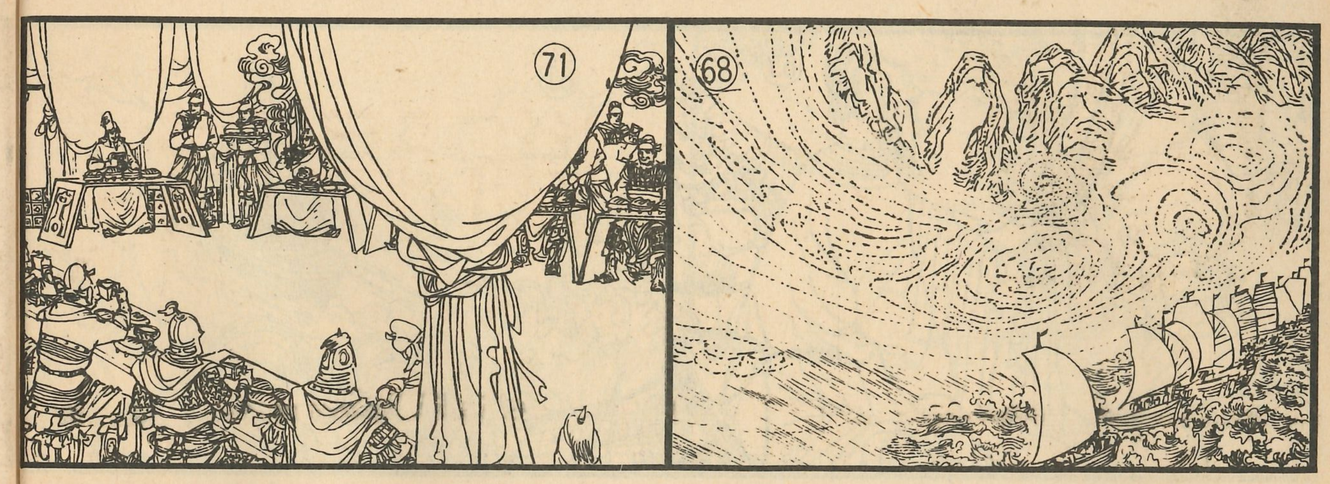
65　却說朱元璋在巢湖被困日久，正無出圍之計，忽見探子來報：湯和等連破了蠻子海牙、趙普勝等寨，已來到桐城閘了。

66　朱元璋聞訊大喜，即與衆將登上桅樓觀望，果見北角上大隊人馬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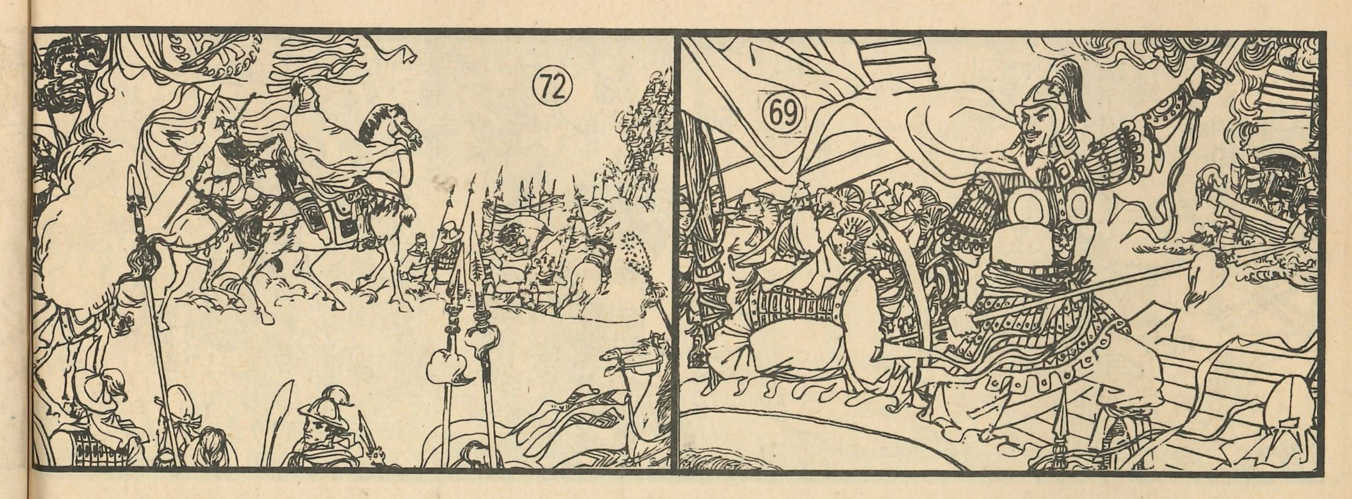

67　當下，朱元璋便與徐達、胡大海等，共領兵五萬，大小船隻約二千餘隻，排開陣勢，奮力拼殺，以便裡應外合，衝出重圍。

70　這時，天空漸漸放晴，朱元璋率領衆艇從潯陽橋穿過，直入江中，與鄧愈會合。




68　此時已是仲夏。突然，江上刮起一陣怪風，黑雲翻卷，大雨滂沱，河水陡漲，左君弼因船高身重，進退不靈，顧了這邊，不及那邊，相持數時，恐寡不敵衆，一聲呼嘯，竟回船逃去。

71　朱元璋見過鄧愈等，便設宴慶賀，慰勞遠征的將士。




69　朱元璋督兵追趕。不到兩個時辰，便將左君弼所有水軍全部殲滅。

72　連續多日征戰，將士們都十分疲勞。爲了使將士們得以喘息，朱元璋傳令俞廷玉率領步軍一萬，戰艦五百，在牛渚渡紮營操練，自己則率領其餘將士往和陽而去。　　（待續）





湖海恩仇錄／石　磊・文
　　　　　　可　飛・圖

# 斷腸指

## 貪慕虛榮叛師祖　斷腸指功毀自身

秦中在夕陽下，挾着一包饅頭，半隻風鷄和一壺劣酒，拖着長長的陰影，回到鎮外山邊的小茅屋中。

他是一個本來不該窮而實際却十分窮困的人，他是一個有資格富有但却永遠不可能富有的人。

今天帶回這「豐富」的晚餐，是一些獵物換來的。

這種生活使他相當滿足，但想想另外一個人，是否能定安這種起碼的生活呢？也只有想到這些，才會使他品嚐到煩惱的滋味。

只是這種煩惱也未必會全落在他的頭上，就像人們都說愛是一杯苦酒，但希望品嚐「苦酒」的人，却是大有人在一樣。

當饅頭吃下了一半，風鷄剩下幾根骨頭，而劣酒還未喝完時，山坡下傳來一陣急驟的蹄聲，很快在茅屋前停下。

本來秦中以爲是金莉莉，但一聽那脚步聲，就打消了出迎的意念。

在目前，須他出迎的客人，總共只有四個人，一是他的師父，二是師叔，其次是師兄，第四才是金莉莉，在這世界上，除了這四個人，再也沒有和他更親近的人了。

來人在門外咳了一聲，也許是暗示自己的身份，希望秦中能迎出來，可是秦中仍在灌那少許劣酒，如果不是那四個人其中的一個，來人是誰都沒有分別。

夕陽已下山，尚有滿天彩霞，來人站在門口，背着夕陽，面向着屋內，面孔就顯得很模糊了。

只不過在秦中目力之下，瞬間就看清了來人，一襲海藍團花軟緞錦袍，藏青貢緞坎肩，長辮由後搭在右肩上，左手撩着錦袍下襬，右手扶着門框，臉上有一抹矜持的微笑。

秦中震動了一下，不是由於對方的財勢，也不是爲了對方的武功，只是因爲，不論此人來此是善意抑或是惡意，都不大可能。

既然來了，必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

「原來是金大俠，想不到，想不到……」秦中灌下最後一滴劣酒，把客人讓進屋中。

這茅屋很怪，墻壁是以竹子編成的，而竹子仍在生長中，屋中傢具如桌子和欖子，却又是以天然大石及原有的樹根做的。

看看屋子及屋中的一切，再看看秦中，好象是一切順乎自然，不隨俗流，而俗流也休想改變他。

秦中道：「很抱歉，只有松子茶，沒有甚麼招待的。」

「用不着客氣，」金泉道：「過去我不瞭解你，而你也不主動讓人瞭解你……」

「也許，一個人值得別人諒解，遲早會被諒解，反之，時時爭取別人的諒解，他一定有很多不爲別人所諒解之處，勉强如此，事倍功半。」

金泉點點頭道：「我總以爲，清高是好的，但不可超然物外，而曲高和寡，空有一身絕技藝，却隨歲月倥傯而浪費。」

「不錯，但要擇選一件事貢獻自己的智慧和技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秦中道：「世上的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誰能把他們分別得很清楚？」

「咱們還是話歸正題吧！」金泉長長的吁一口氣道：「你是知道，我只有莉莉這個女孩子……」

「這句話你重複了很多次了！」

「我不能不重複，希望別人和我有同樣的感受，而對她格外關注。」

秦中昇起了一絲希望，但由於金泉是第一次來到這小茅屋內，而又是第一次親口談及他女兒金莉莉的事，今夜可能有突破的轉變。

「人們往往有一種很可笑的想法，以爲有兒子討別人的女兒作媳婦，等於佔別人的便宜，把女兒嫁出去，是一件吃虧的事。」秦中淡然道：「其實，也未嘗不可以是『爲女兒討個女婿，爲兒子嫁個媳婦。』」

金泉微微的搖頭，道：「你的論調和你的爲人處世的作風一樣，總是與衆不同。」

「我絕不是要標新立異，只不願處處遷就別人。」秦中說道：「金大俠今夜來此，一定有……」

「當然是爲了莉莉和你的事……」金泉深深吁口氣，道：「過去，我堅決反對過，但爲了你們年輕人的前途，我終於想通了……」

要金泉想通而自動答應這件事，這近乎奇蹟，但是，想想金莉莉那種寧折不屈的性子，和他自己的不隨俗流的作風，金泉雖有財有勢，武功蓋武林，也拿他們沒有辦法。

「其實並非想通了，你這個老狐狸不過是投鼠忌器，爲你自己的女兒作想而已……」秦中沉住了氣，即使比這場面更大的事件，他也能沉得住。

「你們的事，我是答應了，只不過，有個障礙，待我設法除去。」

「甚麼障礙？」

「你是知道，周圍數百里，誰不知道小女莉莉的姿色出衆？」

「莫非有人覬覦她的美色？」

金泉哂然一笑道：「在這裡玩邪的，我不信有人敢，只不過這人來自西方，初到中原，不知天高地厚，所以他對迷幻術十分自負。」

「原來是左道旁門……」

「不，據說此術來自天竺，能在盞茶工夫使人入睡，而不假借藥物……」

「噢？」秦中肅然道：「我聽說過這種魔幻之術，就算是眞的，他只能對付無備的人。」

「不！據說此人還會『攝魂術』，與他相對，只要看他幾眼，意志即無法集中，像失魂一樣，有武功也無法充份的發揮……」

秦中道：「此人在附近潛伏？」

「不錯，而且對莉莉勢在必得。」金泉道：「據護院報告，該人很可能進入本宅一二次，但未敢撒野，也可能是探路子準備下手。」

「這人交給我？」

「不！由於你不太信，此人有些邪門，很可能吃虧，也會使人漏網，爲地方帶來了不幸，還是由我自己……」

「你金大俠在附近數百里固然大名鼎鼎，在我看來，單就武技方面，還不是最好吧？」

「當然，我從不以爲自己了不起的。」

「可惜在別人的心目中，你的確是不可一世的。」

「不談這些了。」金泉道：「如果你確有把握，我就把他交給你，我也想通了，他既然志在必得莉莉，和你是不能兩立的，相信你不會等閑視之，更不會效那婦人之仁。」

秦中漠然道：「此人隱於何處？」

「雖在附近，但狡兔三窟，三天內，你別離開，隨時等我派人來通知你，」金泉走出門外，道：「此事一了，我準備把你和莉莉的事公開來辦，大肆鋪張一下……」一陣蹄聲，人影馬影沒入夜色中。

＊　＊　＊

入夜不久，沒有星月，風很大。

即使夜風不太大，身在如椽大竹的竹林中，也會感覺大得可以，而且會經常發出「嘎嘎」奇大聲响。

秦中對這種環境頗能適應，因爲他的小屋就是以活竹作爲墻壁的，在微風中就會發出嘎玉琮琤之聲。

那人在竹林中，以及金泉故意選擇此人在竹林中時才叫秦中來，似乎都經過愼密的思考。

黑夜，又有風，甚至乎要在剎那間應付敵人的狙擊，必須使聽覺充分發揮，分辨出那是風吹竹葉聲、竹幹聲以及敗葉在地上打旋聲等。

儘管他的視綫大約在三丈以下，但經驗老到的他，忽感附近一根大竹的搖曳幅度太小，和其餘大竹有異，一抬頭，發現有一個人左足



蹬住四丈以上的竹幹，右足尖鈎住竹幹另一面，身子半懸空中，因而巨竹在風中就不太搖晃了。

就在二人的視覺一觸的剎那間，竹上的人影下瀉，秦中却迎了上去。

勁風乍起，二人身形由合而分，各站在一株竹上。

林中太暗了，彼此看不到面貌，也沒有人出聲，人影瀉下巨竹，不約而同，再由分而合，迅雷奔電互拆七八手，秦中退出一丈，沉聲道：「慢着，你的身法似曾相識，請告訴你的來歷。」

那人影好像未聽到他的說話，再次撲上，人未到，一蓬竹葉呼嘯而至。

竹葉，在這等高手之中，和薄刀同樣厲害，甚至比飛刀更難閃避。

一蓬竹葉落空，秦中怒聲道：「今天我才知道，身手不俗的人，心地也未必光明，你難道沒有門派師承嗎？」

不問還好，問了反而換來更猛烈的攻擊。

正因爲對方的身法似曾相識，秦中忍着，只守不攻，但對方出手兇狠，招招指向要害之處，由於秦中一方面要研究他的身法招式，而林中風聲又大，不免分神，對方迴身撒手，像流星似的東西，匹練般纏在他的左腿上。

被這種高手纏上，脫身的機會太少，對方抖手往後拖流星鍊子，秦中是個頭腦冷靜的人，剎那間決定了脫身之法，借勁向前一竄，身似陀螺疾轉。

另一流星瀉至時，秦中已卸下了腿上的流星，身子如箭般射向那人。

流星這種軟兵刃，適於遠攻，就怕貼近纏攻，現在回身自救已來不及了，也許棄兵刃也不甘心，就在這猶豫之間，閃電三掌同時擊中。

秦中事先未想到這人會有如此身手，不免有愛才之心，三掌僅用了六成力度，而且攻的不是要害。

那知對方踉蹌退後時，兩顆流星鎚在「嗡嗡」聲中先後瀉回，這人避過了第一顆流星鎚，第二顆擊中他的左乳根穴附近。

被自己的兵刃擊中，即使在被敵人攻擊之下，也不太可能，尤其是這種高手，但却是秦中親眼所見的事。

只是他以爲，這人被他擊中三掌，收回流星鎚時，不可能用力過大，以此人的身手，即使用力很大，也能閃過自己的流星鎚。

這都是廢話，反正這個人是倒下了，這是一個被自己流星鎚擊倒的高手。

秦中走近，發現這個人口鼻冒出血液，不要用手去摸，乳根穴下折斷了三四根肋骨。

「啊……啊……」這人的情況比想像中更重些，連話也說不清了，秦中道：「老兄的作風很怪，一開始很厲害，不旋踵就洩了口氣，正所謂：一發如雷，一敗如灰……」

「啊……啊……」這人似在焦急地出聲。

秦中亮起火摺子，發現這人年約二十七八歲，面色青紫，張嘴出聲，不能說話，右手在地上亂劃。

「你不會說話？」

秦中突然昇起了可怕的念頭，這人可能是個又聾又啞的人，這種人想動金莉莉的念頭，可能性不大，果眞如此，一旦敗了而重傷，也就用不着示弱，乾脆自行了結算了。

「我……我叫張翔……是關終蟾螂門下……」

秦中突然失聲，跪在地下，他聽師父說過，師兄名叫張翔，資質差，成就不太高，而且由於家中有變故，提早離師門，未學過「斷腸指」。

張翔仍在地上劃着：「你的招式……很像……本門路數，爲何幫助這個血賊……」

秦中知他不能聽也不能說，乾焦急也無法，只有聽他的了。

「如果你是本門中人……希望你代我辦一件事……我家遭滅門之禍……小妹子兩歲……被劫去……我當時重傷佯死……看到了一個人的側影……終於……流淚六七年……才於半月前找到了元兇……」

秦中急忙在張翔手心寫道：「我是你的師弟秦中，請問元兇是何人？」

「老賊金泉，總管褚剛……金莉莉就是我失踪的小妹……我近日覬覦金家……金泉以爲我是個淫賊。」

「師兄你怎麼會聾啞的？」

「就是家遭慘禍時……目睹家人九口被殺……怒攻心肺，口鼻噴血，師弟……你不必自責……使我重傷的不是你……剛才流星閃電瀉回……是有人暗中加害……如果你不能爲我報仇……也請你救出舍妹……我知道，你們很要好……」

「師兄……我會盡全力……師兄……我罪孽深重……」

「師弟……我……」

風在吼，巨竹發出裂爆聲，秦中並沒有流淚，因爲他現在應該表現的不是流淚。

托起屍體，走出竹林。

＊　＊　＊

張翔的屍體僵卧在金家大廳內。秦中自認識金莉莉，這是第一

次到金家來，而且被金泉當作第一號人物。

金泉、褚剛都在座，金莉莉則站在金泉的身後。

「金大俠，請驗明正身，看看死者是不是正點子？」

「沒有錯，秦小俠，」「乾坤手」褚剛說道：「此人正是近日企圖對小姐不軌的那個淫徒。」

「那就好。」秦中道：「金大俠所托，總算不辱使命，在下就此告別，順便把屍體處理一下，我們之間的事明天再說吧！」

金泉道：「秦中，我已交代厨司，準備了酒席……」

「謝謝，喝酒的日子多的是。」

「秦中，你看此人的身手如何？」金泉正面望着他。

此時此刻，任何一句話一個字，都要小心斟酌才能出口，秦中苦笑說：「如果當時我再大意些，很可能倒下的是我而不是他……」

「我總算沒有找錯人，」金泉說：「不是我說洩氣話，褚剛還不是他的對手，秦中，你認識此人嗎？」

「以此人的身手來說，本來是應該認識的，奇怪得很，我一直未聽說過這號人物。」托起張翔的屍體，走出客聽。

「秦中，此賊屍體，派莊漢棄於溝渠餵狗豈不省事？」

秦中淡然道：「金大俠一定要這樣做，在下不便作梗，只是這樣做對大俠盛名恐有污損，昔人伍子胥，為父母報仇，誰曰不可。但他鞭死人之屍，却為後世人所詬病；武王射紂屍之前，並用黃鉞把紂的頭砍下，懸於太白旗之上。以上二位聖賢，居然不如流寇李自成，李進佔北京，厚葬崇禎帝及后之屍，且曾設柳棺於東華門，任人祭奠。我是無所謂，金大俠盛名攸關，請再三思……」

金泉與褚剛相視苦笑，褚剛道：「此賊乃是秦少俠的情敵，金大俠不過是試試少俠的涵養而已。」

金泉道：「來人哪！」

一個大漢在門外挺身抱拳，道：「莊主請吩咐。」

金泉道：「到帳房去支領紋銀百兩，為死者置備上好壽衣和棺木……」

「不！」秦中突然止步道：「在下雖不主張毀他之屍，或棄屍餵狗，却不主張厚葬一個淫賊，二十兩銀也夠了。」

金、褚二人相顧愕然，這時金莉莉奔向廳外道：「秦中，我去幫你……」

金泉正要阻止，褚剛揮手示意不必，大聲說道：「來人哪，馬上派三五人協助秦少俠埋人……」

金泉暗暗點頭，褚剛的身手有限，在緊要關頭，却能發揮膀臂的功用。

＊　＊　＊

「秦中……秦中……」金莉莉來找他，總是在半里外的山下就叫，這聲音能使他放下一切，忘却任何憂愁，這是世上最動聽的聲音。

但是現在，在他不露聲色埋了師兄張翔之後，這聲音更美，更動聽，却使他戰慄。

在他那幢屋頂上，有個小天窗，秦中敏感地彈起，貼天窗處向外打量。

他以為，無論如何，師兄之死，可能是金泉有意的安排，也就是說，金泉知道師兄張翔，是張家的漏網之魚，且已聾啞，甚至於已察覺張翔是為胞妹莉莉而來的。

更有可能，金泉也知道秦中和張翔的關係，然後才突然以低調作風請他出來對付張翔。

手法是很絕，但秦中總以為金泉不親自動手除去張翔，並不是上上之策，因為像這種借刀殺人之計，任何安排如何周密巧妙，總難掩盡天下耳目，絕不如自己動手，神不知鬼不覺好些。

秦中年紀雖輕，往往也能想得深一些。

像現在，莉莉來看他，他却於天窗上踞高臨下，俯瞰四方，就是一種機智的表現，因為他的觸角很靈，他知道自己才是對方真正要除掉的人。

他噙着一抹冷峭的笑意，下了天窗，迎出屋外，兩個年輕人在山徑上拉着了手，歡樂聲在四谷回應。

也許僅僅是這種純潔，而放任的舉措，就激起了金泉的殺機吧？

細柔烏黑的長髮，在山風中飄拂，鬢邊垂下兩條小辮子。不論是面貌、身材和氣質，都像清晨草葉上的晶瑩露珠兒。

使人對她稍有遐思，就不免有罪孽深重的感受。

「我爹來過？」二人携手走向小屋。

「嗯！」

「大概就是為了請你除去那淫賊事……」

「嗯……」

「你是如何招待我爹爹的？」

「松子茶，因為我只有這個。」

「我相信，你對我爹並不客氣。」金莉莉說：「我知道，我爹移樽就教，全是為了我。」

「那還用說？不過我也想過，你爹最怕污了手，或者貶低了自己身份和威望，反之，以他的功力，比捏死一隻蟑螂還容易啦。」

二人進屋，金莉莉躍身坐在大石桌上，這舉措若是其他女孩子做出來，會引起極大的反感，女孩子



坐到桌上，這桌子以後還能不能用？而莉莉坐過，可能更有紀念性吧？

反正她的一切言談和行為，在秦中的心目中都是美妙絕頂的，此刻，她愈是美妙消魂，他却愈感神傷。

「誰都說我爹武功蓋世，獨步江湖，可是我從未見過他練功，當然也沒有見過他和人動手。」

秦中說道：「愈是高手，愈是不輕易出手的。」

莉莉偏着頭道：「儘管所有武林中人都畏他三分，可是我總以為他可能不會武功……」

「孩子話，不過這話也發人深省。」秦中道：「根據止戈為武的道理，真正武人不會動武，動輒動武的人，也許根本不配談武，所以說，會不會武這句話是外行人談的。」

「我還是不明白，如果僅是為了請你除去這個淫賊，而答應我們的事，爹是應該自己動手的，因為他以前堅決反對我們來往。」

秦中淡然道：「每個人都有固執的時候，也有想通的時候。」

「秦中，據褚叔透露，我們的事，可能年底……」

「莉莉，我在後山發現一株一葉蘭……」

「真的？」

「我怎麼會騙妳？後天我一定移入盆中送給妳。」

「現在不成嗎？為甚麼要後天？」

「蘭，是一種十分嬌貴的花卉，尤其是名貴的一葉蘭，它既怕冷，也怕熱，既忌旱，也不能澇，風大不可，無風也不成，陽光不能直晒，完全無光更不成。」秦中喟然道：「蘭為王者香，一葉蘭非一般人所能想像，而一株野生蘭，要成功移入盆中，事先須有完全的準備，甚至在某種情況之後，根本就不可能……」

莉莉瞪着一雙清澈的大眼，道：「在甚麼情況之下，根本不能移植？」

秦中漠然道：「在天時、地利與人和皆不利的情況之下，絕對不可動手……」

「移花講天時，也許有真道理，反正冬天不能移，地利也說得過去，在高山寒冷的寒蘭，不能一下子移到暖和之平地處。」莉莉有點不服地說：「但是『人和』呢？」

秦中道：「蘭，既是王者之香，也是一塵不染的名花，如果移植者手不潔，心不淨，意不端，思維不寧，移則必萎，徒使香消玉殞暴殄天物。」

「我不信移植一株花，有那麼多的講究。」

「當然，因為妳就是一株蘭，只知孤芳自賞，」秦中說道：「據說講究者連植蘭花的泥沙都要在鍋中炒過，這對妳來說，恐怕更不可思議了吧？」

「那麼，山後那株一葉蘭為甚麼要後天才能移植？」

「我要仔細觀察，是否可以移植？也許根本就不可能，」秦中道：「如果妳是一株蘭，也不可能移至高山上而不枯萎……妳不能適應一般的環境……」秦中加重語氣。

「我能！」莉莉倔強地仰仰面，道：「我知道你的用意，你以為我自幼嬌生慣養，不能過窮日子。」

秦中的目光移到她的身上，像突然着了色的目光，看得莉莉混身滿不是勁兒，道：「秦中你……」

「這裡很靜……」他走到她的身邊，握住她的手，道：「不會有人來，以我們的身份……不過是提早行周公……」

這在金莉莉來說，是多麼陌生的語氣？

她心目中的秦中是：孤傲，高潔，倔强而又能安於清貧的，就算她的父親已有承諾，只是時間問題，在君子和普通人來說，却有極大的差別。所以她迄今還不敢相信。

他的手搭在她的肩上，這大手曾經抱過她，但僅止於此，而現在，他的手往前滑，似想大施「祿山之爪」。

「秦中，你這是……」

「莉莉……我說過，我們僅是提早……」

「胡說！」莉莉大聲地撥開他的手，跳下桌子，一臉愠色，說道：「秦中，不要讓我失望。」

「發乎情，止乎禮！妳別太迂。」秦中再次接近，摟着她的纖腰，道：「莉莉，我……我等不及……」

莉莉羞急交集，連續兩個耳光，沒有打消秦中的慾火。束腰的綢帶反而被扯開，莉莉嚇得驚叫起來。

她學過武，但她知道沒法和秦中相提並論，她發現秦中面孔赤紅，呼吸急促，也許她自己的目光也是紅的，她弄不清。

她怕，矛盾，也有點恨——為甚麼他不能技巧而溫順地提出這個要求？女人是往往不惜為最大的犧牲，而為最小的斤斤計較。

莉莉往外跑，衣服被抓住，無論如何，不能在這種情況下把一切交給他，她嘶叫着道：「秦中，你……這樣做……和那淫賊有甚麼分別？」

衣服被抓住，她仍然拚命往外掙，他却不鬆手，她可以聽到他的重濁的喘聲，也感到他呼出炙人的熱氣。

「刷！」衣衫破裂了，露出了肩背，也發出了驚呼，她栽出門外，三道勁風自門前左右草中呼嘯而至。

「嗷！」秦中發出慘號，後窗上傳來聲音，不久屋中竄進三個人，爲首的是褚剛，另外一人是金家得力的部下閻飛。

「血，褚總管，請看，地上幾滴血，也不是秦中的。」

「嗯，錯不了，是鮮血。」褚剛蹲下看看，道：「在短暫的時間內滴血，足見傷在要害。閻飛，你馬上回去一趟。」

「請主人親自來一趟？」

「不錯，而且把剛才的一切統通告訴他。」褚剛得意地笑笑，低聲道：「正苦於沒適當機會，這下子，他爲我們製造了千載難逢的良機。」

閻飛道：「主人八成又在和那位客人飲酒下棋，當着客人的面，恐怕不大方便吧？」

「快去吧！那客人不是外人。」褚剛道：「他可能不會讓主人親自出手而代替主人，那樣就更好了。」

「褚總管，這話怎麼說？」

「混帳！你還不快去？」

＊　＊　＊

孟濟光只是金家的常客，和金泉好得像穿了一條褲子，金泉說過，只要金家有的東西，孟濟光要甚麼他就給甚麼。

孟濟光如此受重視，定有不平凡的原因吧？而且孟濟光的來與去，金家下人，甚至於連褚剛也不知道，有時半夜突然而來與金泉抵足而眠，有時深夜突然而去，金泉醒來不見其人，日子久了就不以爲怪。

孟濟光是何等人物，除了金泉，固然無人知道，但有一點誰都敢肯定，此人的武功絕不在金泉之下。

然而，這樣猜測雖然合情合理，在江湖中，却未聽過孟濟光這個名字。

當金莉莉含淚回家，却不說出悲憤原因時，閻飛正好趕回，說了一切，金泉盛怒，追問金莉莉，她不承認，也不否認，而孟濟光却哄騙莉莉，說是並不想對付秦中，因爲他們遲早會成爲夫妻的。

但是，莉莉回家後，孟濟光便立即和閻飛離去。

「秦中，本來一時之間還找不到殺你的藉口，現在……」金泉陰笑未已，一個人影已瀉入大廳之中。

金泉嚇然轉身，失聲叫道：

「秦中……是你……」

秦中冷漠地一笑道：「在此不久之前，你還慶幸這是一個殺我的好機會，現在如何？」

金泉臉上閃過一瞬死亡之色，伸手一讓，道：「秦中，即使你的個性耿直，對我也要客氣點是不是？你和莉莉……」

秦中斷然揮手道：「你知道今夜怎會發生那件事嗎？像你這一代梟雄，難道也會以爲我秦中是個傖夫或登徒子嗎？」

金泉面色如灰，吶吶道：「秦中，你……你……」

「你不是找不到殺我的藉口嗎？我就送你一個機會，況且，我和莉莉感情不深，既然不能結合，就必須設法使她厭惡我，那麼，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她面前作出下流的動作……」

「那又何必？你們結合是天造地設……」

「金泉，廢話少說，我相信，你早已知道被我殺死的聾啞色狠是誰了吧？」

「他……他不是要對莉莉不利嗎？」

「他是你昔年滅門的罪行時的一條漏網之魚，他之聾啞，就是當年重傷，目睹家人被屠殺而造成的，此番到此覬覦，你明明知道他的身份，以及來此的目的，却詭稱他想侵犯莉莉，於是你紆尊降貴，親自到我的小屋中請我……」

金泉面色更是蒼白，搖着手道：「不！秦中……不是這樣的……」

秦中道：「我和張翔在竹林中動手，顯然有人暗施手脚，使他的流星鎚全力瀉回，但是，暗算的人太自負，以爲張翔會立即死去，即使未能立斃，由於他是聾啞之人，也不能說出內心的秘密，豈知他傷勢固重，但却終於寫出了他的血仇經過，而且他是我的師兄，也就是我師父的大弟子……」

「不，秦中……這一切我全不知道，秦中，你不能無中生有。」

「告訴你，張翔此來是找他兩歲大即失踪的妹妹，由於莉莉是由你撫養長大，要想在她面前殺你，即使告訴她一切，她也不會一筆抹煞養育之恩，所以我決定單獨和你了斷，爲師兄及其全家報仇，人所共知，你的武功名震江南，絕不會怕我秦中……」

金泉的表現大出秦中的意料，混身戰抖着，道：「秦中……我這點虛名算不了甚麼，但二虎相爭必有一傷，萬一我們二人有一人……莉莉她……她怎麼辦？」

即使爲了金莉莉，金泉的表現也太使人失望了，爲了愛女，眞能連起碼的身份都不顧了嗎？

「金泉，莉莉姓張，她不是你的骨肉，甚至於她是你的仇人，此時此地你是多餘的婦人之仁，金泉，動手吧！事了之後，我還要找你



那位客人和褚剛。」

金泉的懼色逐漸消失，道：「秦中，既然如此，我就指你一條明路，褚剛是我的忠僕，他的武功經我指點過，你先收拾了他，再找我不遲，另外，還有我那位客人，他的身手比褚剛高出太多，我們二人雖未正式印證，我認爲不相上下，不先摔倒他，你將有後顧之憂……」

風聲飄然，褚剛已站在大廳門外，道：「主人，這淫賊交給我好了……」

在褚剛來說，他以爲只要表現得夠忠夠義，在生命交關時，金泉豈有不出手相助之理？

＊　＊　＊

論時間，未超過正常人呼吸三次。

論招式，未超過一招半。

褚剛倒下時，金泉一動未動，面色木然，就像目睹別人殺一隻鷄鴨一樣。

幾乎在褚剛倒下的同時，後簷下一蓬箭雨瀉下，而秦中也剛剛避過箭雨，閻飛已凌空撲下，他和褚剛本已計劃好的，由褚剛先攻，閻飛夾擊，即使他們的配合很週密，停止呼吸的仍不會是秦中。

閻飛擇選的方位本是秦中的左後側，又在秦中被箭雨分散心神之時，頭下脚上，如餓隼搏兔，抓向秦中的後腦。

閻飛來得突然，秦中反擊得更意外，身子半轉，伸手一指，冷峻地道：「狗輩！」他的中食二指戳穿閻飛抓來的右掌掌心，繼續向前，正中閻飛的前額。

閻飛的屍體栽下，恰巧和褚剛交頸而眠。

金泉仍無表情，因爲他知道「斷腸指」的厲害，他的全部希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寄托在另一人身上，當秦中走近時，孟濟光走入大廳中，他僅僅向閻、褚二具屍體瞄了一眼，就看出了秦中的火候。

就像名厨師一樣，用不着嚐，在菜將出鍋時僅用鼻子一嗅，即知此菜的色、香、味如何了。

孟濟光一出現，金泉就有了笑容，金泉一笑，秦中就大致估出了孟濟光的份量。

秦中打量孟濟光道：「尊駕知不知道被我誤殺的張翔和金泉有何仇恨？」

孟濟光道：「你一定準備了一些理由，又希望我能被你說服吧？」

「那倒不一定，最低限度，在我們搏命之前，我們能知是爲何而搏！搏得值與不值！」

「你這是多餘。」金泉哂然道：「我們是忘年之交，早已不分彼此，而目前，我們的關係又進一步，由於你和張翔是一丘之貉，我已決定把莉莉嫁給他……」

「這是非常可能的。」秦中哂然道：「像你們這種陰險狡詐之輩，自稱莫逆之交，不過是自欺欺人，當然是互相利用。」

孟濟光道：「秦中，你的表現，一直很冷靜，但是，你一直未脫離我們的掌握。」

「不錯，所以我從不以爲我比你們聰明些。」秦中道：「我相信，那天在竹林中暗作手脚，以流星鎚擊傷張翔的人正是你，除了金泉，別人不可能幹得那麼俐落。」

「嘿……」孟濟光很得意，也就不在乎這些了。

秦中道：「張翔全家被殺，只剩下他和他的兩歲妹妹，也就是今天的莉莉，他之聾啞，就是當時驚怒攻心所致，這次來此找到了他的妹妹，當然也會被你們發現了，利用我來殺張翔，既能廢物利用，又可以達到借刀殺人之目的，一旦莉莉知道她的身世，必然由愛生恨，如果我一直被蒙在鼓內，想必會由孟濟光送我上西天，我洞悉這一連串陰謀之後，就將計就計，向莉莉施暴，爲你們製造向我下手的機會，一方面使我由被動變爲主動，另一方面，既要殺金泉，而又誤傷了莉莉的哥哥，我們今生已不可能，既不可能，就讓她恨我較之讓她喜歡我更容易處理些……」

孟濟光冷笑道：「你的想法很不錯，只可惜你已經失去了機會了。」

「你是說我本來是有機會的？」

「不錯，而是可以信手招來，不費吹灰之力，」孟濟光笑着，向金泉眨眨眼，道：「像這種大好機會，你居然未能善自把握運用，秦中，你死也不能瞑目啊！」

聽他的口氣，似乎頗爲悲天憫人呢。

但秦中一時之間還沒有弄清楚孟濟光的用意，他的所謂「信手拈來，不費吹灰之力」的大好良機，是指甚麼呢？

秦中道：「差强人意的是我已宰了兩個，本錢已收回，是否有賺？馬上便知分曉？」

「你會死在這裡的，而且和你的師兄葬在一起。」孟濟光笑笑道：「你這小子也有一套，張翔死後，你居然敢把他的屍體弄回金家，而且表演精彩，金大俠要棄屍餵狗，你以古喻今，巧妙地阻止了，金大俠要厚葬他，而你却以『惡人不可厚葬』爲由也拒絕了，這些都是你的聰明之處，只可惜，最重要的一件事，迄今你還不知道……」

「甚麼事？」

「關於我的眞正身份問題。」

秦中輕蔑的一笑，道：「男子漢大丈夫，不會更名改姓，而不敢以本名示人之輩，也不可能是正人君子，既然如此，知不知道你的名字，也就無關宏旨的了……」

孟濟光的太陽穴上突起青筋，他也不過三十多歲，所以金泉才自稱是忘年之交，比之秦中，大不了十歲，涵養的功夫還不到家，他冷峻地道：「秦中，當你知道我是誰時，那就是你昇天歸位的時候了……」

二人緩緩走近，金泉反而緩緩後退。

幾乎同時，二人同時施出「指桑罵槐」這一招時，秦中失聲疾退。

然而，孟濟光並未收招，指上勁風呼嘯，戳向秦中面門時，正好面向窗外，只見莉莉站在窗外，道：「孟大俠，以你的功力，要殺他易如反掌，何必……」

孟濟光乍聽莉莉說話就收招，道：「姑娘說得是，我不過是試試他的應變能力而已。」

孟濟光輕描淡寫，秦中却心頭震動，「指桑罵槐」是「斷腸指」的招式，而「斷腸指」又是師父獨臂叟自創的絕學。

獨臂叟二十五年前在武林中搏得「平地焦雷」的綽號，那是因爲他性情剛烈，嫉惡如仇，爲了除去「滇南五霸」，血戰三晝夜，「四霸」就殲，「一霸」重創而逃，而「平地焦雷」霍岳五也斷了左臂，右手僅剩下中食二指了，這也許正是天意，要他利用僅存的二指研成「斷腸指」，而「指」稱「斷腸」，也有一段悲慘的歷史，霍岳五的未婚妻是一位著名女鏢師，在川北被「滇南五霸」劫了鏢，女鏢師沉雁被俘，在被辱前自絕。

這些年來，秦中師徒足跡遍天下，找尋漏網的「五霸」之一谷嘯，一直未曾找到。

「據說秦中的師叔萬兆祥，也奉霍岳五之命下山，找尋谷嘯，七年來音訊毫無。

現在，秦中立即想到，孟濟光的年紀、身材、面貌和獨此一家的「斷腸指」，證明他十之八九就是失踪七年之久的師叔萬兆祥了。

尋仇七年，居然隱於此處，作了梟雄金泉的座上客，甚至於很可能成爲金家的嬌客。

「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就是師叔萬兆祥。」

「嘿……」萬兆祥笑而不答。

秦中輕蔑地道：「堂堂名門第三代弟子，更名改姓，數典忘祖，還敢以長輩自居，萬兆祥，從現在開始你已不配作我的師叔。」

萬兆祥冷峻地道：「秦中，還有更大的秘密，你已經不配知道了！」

「宰了你和金泉，秘密對我並不重要！」秦中不信對方比他高出多少，但最低限度是不會比他低的，尤其「斷腸指」最先教給萬兆祥，可能所學的比他多些。

秦中使出的凌厲一指被萬兆祥輕易化解。

萬兆祥攻出的一招「繞指柔」，他沒有佔到便宜。

窗外的金莉莉道：「萬大俠，你既是這淫賊的師叔，按理說在一二十招內，應該放平了他的……」

萬兆祥向窗外瞟了一眼，莉莉對他甜甜地一笑，這一笑差點使萬兆祥分神被一指戳中。

萬兆祥對這一笑很重視，對秦中幾乎戳中他的一指也極重視，冷哼聲中「指天盟誓」閃電施出。

秦中很冷靜，在這一指施出的刹那間，他就知道不好對付，但靜而能定，避過這一指時，肩衣劃裂，且傷及皮肉。

秦中驚魂甫定，萬兆祥帶着得意的笑容道：「金姑娘，妳以爲會超過十招嗎？」

金莉莉道：「也許不要，我希望他死得比張翔更慘些……」這次帶笑的目光像有倒鬚的鈎子似的。

「一定……一定！」以師叔的身份來對付師侄，「一定」我二字不能算是吹牛吧。

十招大概是過去了，秦中的肩頭有殷紅血漬，衣衫撕裂多處，這後果使他十分滿意，却出乎萬兆祥的意外。

更重要的是，一招「指天盟誓」和「千夫所指」是萬兆祥唯一比秦中多學的兩招「斷腸指」，這兩招未能一戰成功，再重複使用，效果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

萬兆祥氣得冷笑，但他的表情，儘可能表示仍看在師叔與師侄情份上，未曾立下殺手。

秦中雖冷靜，却並不知道萬兆祥技止於此，如果說他不怕，那是違反人性了。

「萬大俠，」莉莉走進大廳門內，道：「我想親手殺死這個淫賊。」

「不！金姑娘，他雖受傷，但仍會作困獸之鬥，我不能讓你涉險。」

莉莉道：「以他現在的情況，也許我可以應付得了。」

「好吧！」

莉莉緩緩的走近，自鬢上取下一朵紫紅絨花別在萬兆祥衣襟上，這一手使金泉放下一顆心，却使萬兆祥心跳如搗，因爲這絨花異香撲鼻。

在此之前，金泉曾默許過他，但他雖知除去秦中不難，她畢竟不是一件禮物，可任意由人送來送去，現在萬兆祥得到一個結論：不愛



英雄愛美人，非眞正美人也。

二人再次撲近纏上時，秦中見他又來一次循環，藥罐中仍裝着那幾粒藥丸，忽然心中雪亮。

也爲師門慶幸，爲師兄慶幸，也爲自己慶幸，今夜之戰，要勝萬兆祥不難，但若運氣好，可以脫出魔掌，捲土重來，這是把他們聯手夾擊預估在內。

萬兆祥徒勞無功而停手時，秦中佯作力盡不支狀，跟蹌移向金泉，相距約三四步時，突然暴喝一聲，攻出一指。

金泉在一般人想像中是江南的高手，然而，他僅撤出巨大摺扇，招式尚未施出，鐵指已貫胸而入。

金泉會被秦中一招得手嗎？由此看來，金泉的身手非但不能與萬兆祥相提並論，甚至乎不如褚剛，恐怕和閻飛差不多吧了。

人人公認江南第一高手，已倚在墻上，金莉莉奔上前去，用手指捂住他胸部的創口，却以難以形容的表情望着一向疼愛她的父親，這目光很有威儀，尤其金泉目前不敢正視。

「莉莉……妳妳……莫非已經在外面聽到了？」

金莉莉冷漠地點點頭，道：「不錯，我聽到了一切，被殺的張翔是我唯一生存的大哥……」莉莉的話被咽住了。

「孩子，昔年之事，爹對不起妳，但是，畢竟把妳……」他知道這柄不輕易使用的摺扇可能洩露了身份。

在一邊的秦中，經過一番驚愕後，突然狂笑道：「老賊，你不是金泉，你根本不姓金。」

「甚麼？」莉莉含淚回頭道：「他不姓金，我豈不是也要改姓了？」

秦中哂然道：「妳本來姓張，如今姓了金，但妳既已知道是張家失踪的女嬰，却並未深責昔年毀家的仇人，還在斤斤計較妳的姓，哼，依我看，妳的姓還要再改一次。」

「秦中，我雖恨我爹，但他畢竟對我有養育之恩，而褚剛這個賊，我不反對你除去他。」

秦中冷笑道：「如今金泉已不足爲慮，對付一個萬兆祥，已經不須別人援手了，現在我要告訴妳，金泉到底是誰。」

「他……」莉莉茫然道：「難道他不叫金泉……」

「當然，武林中盛傳金泉武功高强，爲江南第一高手，其實這受了虛名之慮，愈是身手不高的人，愈是希求虛名……」

「那他怎麼搏得江南第一高手之名呢？」

「因爲他過去的確是個高手，作惡多端，被一名高手追殺時，五人死了四個，他重創而逃，居然匿居在此處，隱姓埋名，化爲金泉，可能由於當天傷及要害，武功消失大半之故，剛才被我擊中，他雖已不應該言武，却又貪戀過去的叱咤風雲，於是叫人四出放空氣，謠傳金泉乃江南第一高手，而一旦必須出手時，必是萬兆祥代替……」

莉莉茫然道：「這樣招搖，萬一有人前來，要求印證武技，或者招來仇敵怎麼辦？」

秦中道：「來了一般的人物，閻飛、褚剛就可以應付，如果深仇大敵，喏……」他指着萬兆祥道：「由這個傀儡出來撐腰，由此可見，非但這裡的金銀財產萬兆祥可予取予携，就連妳的終身也早在他們的默許與承諾中……」

莉莉沉聲道：「爹……眞是這樣嗎？」

金泉已滑坐地上，面如金紙，道：「他說得對，爹就是當年的『滇南五霸』之一，也有人稱我們『滇南五鬼』，大約二十年前，秦中之師霍岳五爲他的未婚妻尋仇，與我們五兄弟苦戰三日三夜，我們兄弟四人不幸犧牲，只有爲父逃走……」

「那麼爹到張家去殺人，是在你們與霍岳五拚命之前抑是以後？」

「到張家去是稍前大半年，當時以爲張家已全部犧牲，只剩下妳一個女嬰，看妳長得很可愛就帶了回來，交給褚剛扶養，不久我就被霍岳五追殺……」金泉喘喘氣道：「莉莉，現在妳應該幫秦中……如果我是妳……就該……」

「哼！我誰也不幫？誰勝我就跟誰走。」

秦中冷漠地一笑道：「萬一我能得勝，妳有把握要我携帶妳走嗎？」

金莉莉冷笑道：「你眞以爲你會勝嗎？」

秦中點點頭，今夜的勝負的確難以預料，金泉既然就是昔年重創而逃的「滇南五鬼」之一的谷嘯，保得殘生，而且開創了一個不算小的基業，按理應該知足了，但是，除了錦衣玉食之外，他還要虛名，而他也明知，追求這種虛名，會招致危機或殺身之禍。

似乎越是聰明人，有智慧的人所追求的，十之八九都是虛的。

「今夜我的勝算的確不多。」秦中道：「只不過，我即使死在這裡，我的遺憾固然不少，也不能說是毫無收穫。」

「我看你一無所獲，死而不能瞑目。」萬兆祥道：「你現在該知道，谷嘯所以被譽爲江南第一高手，全是我爲他爭來的，以我的武功而以他的面貌，折服了十餘高手，於

是金泉的大名不脛而走，今夜你知道了這一切，你只好認命了！」

「你比我多學的兩招，剛才不是都用過了嗎？」秦中道：「再炒一次冷飯，恐怕連你自己也有點膩了吧？」

金莉莉道：「如果再加上我呢？」

「有妳不多，無妳不少，」秦中冷峻地道：「看來妳對自己的身世，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對於張家滅門之禍的仇人也不予深究了？」

「我只重視我有記憶以後的歷史，在我的記憶中，沒有張家這一段，只有我爹、褚剛、閻飛和萬兆祥，我很重視現實。」她的態度很難捉摸。

秦中淒然一笑道：「師兄張翔爲妳死得不值，只有我有機會彌補這項遺憾，使他死得值……」

萬兆祥再次出手時，果然不出莉莉所料，又是一招怪招，在一連串圓圓的指勁中，把秦中的肩井穴附近戳個洞。

秦中退到墻邊，萬兆祥望着莉莉笑道：「重視現實是對的，如果妳要歷史，自己可以製造。」萬兆祥大步走近，道：「看在霍岳五份上，給你這個痛快……」

「慢着，讓我來吧！」莉莉道：「他沒有受傷之前，我整不了他，現在可以了吧？」

「姑娘，妳千萬別小覷了他，這小子穩得很，還是由我來……」

再次施用剛才那怪招「指鹿爲馬」，顧名思義是夠陰狠的。

即使故技重施，在秦中重傷之下，瞬間的結局也可想而知。

秦中倚墻往左一閃，差點栽撲地下，萬兆祥「嘿」地一聲，指到人到，戳向秦中「右命門」和「左腎門」二大死穴，這二穴在臀部正中上，腰部之下，左右排列，相距不到四寸。

在刹那間，萬兆祥耳際响起師兄霍岳五的聲音：「以師兄研成的『斷腸指』發五成力道襲敵三十六大死穴，中必無救。

這意念，電閃過腦際，並未改變他的意念，因爲殺了秦中，最多五七年，「斷腸指」將是天下獨家了，別無分號，估計師兄霍岳五也該死了，人類的命運大多掌握在自己手中，僅有少數例外。

就在萬兆祥的二指距秦中的二大死穴不足三四寸時，莉莉如風捲到，然而，跟蹌欲倒的秦中突施出一個怪招，身子離墻半側，右手掃擊對方二指，左手二指由下而上斜劃而出。

「刹……」如快鋸斷之聲，萬兆祥的肋骨，由小腹右部至左上胸全部被劃斷。

在這瞬間之後，莉莉的右手二指，戳入萬兆祥的右腋中。

由於莉莉未拔出手，萬兆祥面如死灰，站立未倒，戰抖着道：「秦中……不錯，只有你能彌補這項遺憾……使張翔死得值……莉莉……妳也對……我該殺，谷嘯更該殺……」

「你是知道……我本無意傷你，更無意殺你。」秦中喟然道：「你學了你師兄的武功，找到了他的仇人，不爲他報仇，反而爲虎作倀，也不過爲了他的財產和他的女兒，居然殺了他的大弟子，還要除去他的小弟子，我留下一招，甘冒殺身之險，把你的幾個新招引出來，就是在給你最後悔改的機會，這雖是危險，却不會造成遺憾，現在證明你死有餘辜，我對得起師門，也對得起不幸的師兄……」

莉莉收回了手，萬兆祥「蓬」聲倒地而死了。

她的「斷腸指」是萬兆祥教她的，而使他斷腸的，也正是他教的「斷腸指」。

人類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又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完）

環球名家　本本精采

嫁　依達 著　$23
「嫁」是依達的《大都會小說》系列。
批命書上云：一夫又一夫……她果眞要一嫁再嫁？年輕的她着實有點膽心。將來會如何？

到黃昏點點滴滴　嚴沁 著　$24
她的感情遭受了一次挫折，一心回到祖居去療養身心，但，祖居的鄰居住了一雙父子，那父親對她的關懷擾亂了她的心湖，這到底又會否是另一個悲劇的開始？

烈火殭屍　西門丁 著　$24
最近江湖經常出現一羣受神秘鈴聲控制的殭屍殘害百姓。俠客傅雨生爲了替民除害，跟踪殭屍，結果偵破一宗武林奇案。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
及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 宿仇

兩期完短篇故事／白玉蓮・文　可飛・圖

宿仇豈能不報　一戰了斷是非

**上文提要：**武林第一家「金鷹府」的大公子冷雲，應情侶易君之約赴京師相會，隨行有高手老黑，到京畿先拜會易君的表兄「打不死公子」邱曾見，由他設宴引介易君和冷雲相見，易君由小天狐喬裝，冷雲飲了毒酒，面貌變了不成人形，並被誘入風閣用囚車囚禁，此時突來不速客放火燒「別莊」，烈火捲進風閣，燒成灰燼，老黑有保護大公子之責，在湖光別莊的火場中找尋冷公子……

「湖光別莊」和邱氏本宅，全沒有他要找的人，天已亮了，他竟不嫌冒昧的找上易府，易君的家宅。

易府男主人已死多年，女主人易君之母，死未過五七三十五日，按說門口應有素串紙表一類的東西，但並沒有。

易君慈親故世不久的事，老黑並不知道，但他和大公子是有所爲而來，尤其是他，焉有不在暗中探查明白的道理，所以老黑所知道有關易府之事，多過大公子冷雲。

老蒼頭應門，似是剛剛起床略現「神不守舍」，老黑並沒有注意這些，對老蒼頭直言來自長安「冷府」，也就是「金鷹府」，求見女主人易君姑娘。

老蒼頭回答得妙，說易君姑娘已有多日未回府中，說是長安府中的冷大公子來了，姑娘的表兄邱公子親自接去姑娘，大概住在邱公子「湖光別莊」，要老黑去「湖光別莊」求見。

老黑沒再開口，含着他似乎是不應該有的笑容，告辭而去。

入夜，老黑是藝高人膽大，何況他非找到大公子冷雲不可，這義無反顧，他潛進了易府，發覺整個廣大富貴而堂皇的易府，竟走得不剩一人，唯一的疑點，是門自裡面上門插栓，這證明府中有高來高去的武林好手。

老黑仍不灰心，重新仔細的搜遍易府，沒有地道，別無門戶，當眞無人，只好跺脚而去。

老黑鐵了心，非找到大公子的來龍去跡不可，從「湖光別莊」起火，他一連三天三夜，水米沒有吃喝過，搜遍了應該搜的地方，找遍了可疑該找的人，其結果依然是空空如也，毫無所得。

第四天一大早，老黑總算這一晚上睡了個好覺，大概因爲睡得好，所以人聰明了些，也靈活了不少，一下子想起早就該去却始終沒有想起來的地方。

他直打自己的頭，並且忘形的提高聲調自語道：「是『狗把腦子掏着吃了』，竟忘記了那個地方，若是去遲了，躭誤了事，姓白的黑小子，你就趁早用褲腰帶找棵歪脖子樹上吊了罷！」

他臉都沒洗，更不用說吃早點，天上還有小星星在眨眼，他已飛馳到「湖光別莊」去的大道上了。

別莊附近雖然沒有鄰舍，但別莊前的箭餘處，却另有其他富有的幾座別莊，老黑仍然是亂摸，摸上戶別莊，只因這戶人家屋宇特別寬廣，相信是附近一帶最最有錢人的家。

有錢的人家最是怕事，越是怕事也越是注意着發生的各種事，老黑相信，應該是能問出些先前不知

道的眞相來，他抱着希望和很大的信心。

他並不知道這家富戶主人的姓氏，這沒關係，門本來就是讓人敲的，敲錯了門，大不了說聲「對不起！」，總不致於犯下殺頭大罪。

他毫不猶疑的坦然敲門，敲得還眞響，只怕很遠都能聽到。

有人應門了，沒見人先聽到聲音和迅速的脚步聲，兩聲不耐煩的：「來啦來啦！」是十分厭惡聽到敲門聲音過大。

門一開，是位中年漢子，奇怪這漢子在乍見老黑時，神色竟然突地一變，十分驚駭，雖說轉眼間已恢復了從容，又怎能瞞得過老黑那快過「剪刀」的一對神眼。

中年漢子皺着眉頭問道：「你找什麼人？」

老黑故作沒有發現對方神色改變，十分客氣的說道：「在下找誰都可以，既是你老哥應門，那就算是在下找你老哥來的好了。」

老黑這話語含雙關，中年漢子不由不往壞的地方想，於是再次神色一變，很快的接話道：「你這話可眞怪，找我？我又不認識你！」

老黑再次故作沒有發覺，嘻嘻地笑着說話道：「老哥，俗語說一次生兩次熟，在下是來打聽事的，所以說不論找誰都可以。」

「沒見過像你這樣來打聽事的人，大清早起，拍門拍得擂鼓似的，你當別人全是爲你打聽事而活着？哼！」

老黑直笑，中年漢子在一聲冷哼後，伸手就要關門。

老黑沒攔，搖着頭道：「我若是你老哥，就不會關門不理會的。」

中年漢子濃眉一挑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黑笑道：「你老哥剛才說過，大清早起拍門吵人，現在在下知道你老哥已經起來了，就算關上門，在下還是會敲府上的門環，免得再吵別家……」

中年漢子無可奈何的苦笑了一聲，道：「你好像是跟我泡上了啦，算你狠，說罷！你要打聽什麼事？只怕我未必會知道！」

「知道知道，你老哥一定會知道，對了，還沒有請教你老哥尊姓大名是……」

「這是『兵馬司』甘大人的別莊，我是這別莊的副管事，叫甘甯。」

「兵馬司」這個衙門，老黑是聽說過，他也知道這是幹什麼的，他們都頭生兩隻「無形角」，難纏難惹，衙門的勢力大，姑不論這位甘大人在「兵馬司」是什麼脚色，反正老黑一介平民是惹不起人家，不是嘛，俗語有「民不與官鬥」的警句，何況這個衙門拿殺人就不當一回什麼事。

誰知老黑竟沒有理會，眞像吃過熊心豹子膽似的，硬是天不怕地不怕，並且從容的一拱手道：「在下請教的是，『湖光別莊』起火的當夜，甘老哥，你可聽到什麼沒有？」

「沒有，什麼都沒有聽到，我們相距不近的呀！」

「只怕相距太遠，甘爺你連火光也都沒有看到？」

「一點不錯，是沒有看到。」

「唔！」老黑在一聲冷哼之後，話難聽了，道：「這場火從三更直燒到大天亮，跡象顯示是惡徒預謀殺人後，放火滅跡，『湖光別莊』莊主邱曾見，不是盞省油燈，當夜宴客，還有一位跺跺脚天下武林俱驚的人物，以此推斷，必有一場罕見的搏殺，貴府距離出事地點僅有箭餘地遠，閣下除非又聾又啞又瞎眼睡如死猪，否則你這不知道的答覆，就是存心要隱瞞些什麼了。」

「住口，你好大的膽子！」甘甯怒目瞪視着老黑，沉聲又叱道：「你弄清楚，甘府不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兵馬司是專管緝捕罪犯惡徒的衙門……」

老黑一聲哈哈，截住接口道：「對極了！閣下說得太對了，所以在下才必須請教清楚明白，『湖光別莊』被惡徒殺人放火後，大人捕獲了多少匪衆？口供問得如何？」

甘甯一楞，當時語塞難答。

老黑一咬牙，沉聲道：「莫非貴府和那羣殺人之後又放火的匪徒認識，所以遇事時裝聾作啞，不聞不問，一推全不知道。」

「反了！反了！」甘甯羞怒再加上心寒膽怯，有心狂吼，意在驚動府中其他的人。

老黑何等高明，嘿嘿冷笑連聲道：「閣下少來這一套，在下會靜靜的候着，你儘管大大方方的到裡面去討救兵，不必在門口這樣的『鷄貓喊叫』的。」

甘甯的狂吼聲，果然驚動了裡面的人，一個五旬年紀黃臉矮而瘦的老者，邁步出現，目光陰森的掃過老黑，話却對着甘甯說道：「你這差事可眞的越當越不像樣了，也不瞧瞧這才什麼時候，就大呼小叫的叫個不停，若把大人給驚醒了，那罪過你受得了？」

甘甯沒開口，老黑竟冷笑兩聲替甘甯打上不平，道：「我說這位，你可別儘自埋怨甘大哥，如果不是在下打擾他，他又怎會鬼哭狼號的叫個不停，在下一個平常的老百姓，不太懂得作官的事，所以根本沒有想到太陽全晒着屁股啦，這位甘老爺還在睡『大頭覺』，看來『兵馬司』緝捕罪犯的差使，準和他沒



有什麼關係，要不這個時候早忙得團團轉了。」

老黑的話是白話，老實話，可就偏不像「安善順民」說的話，那年頭，一個小小的七品縣令，有所謂「滅門」的威勢，又道是「父母官」，老百姓就等於他的孝子賢孫，若是叫你「倒退着橫裡走！」，你就不敢「翻着觔斗行」，誰有老黑這樣不怕滅門誅族的大膽，敢對「作官的」講道理說實話？

甘府上剛出來的那位老者，可就不像甘甯那樣嫩，那麼好惹了，母狗眼一翻，一聲冷嘿之後，打着地道的「官話」道：「你口音含混，吐字不清，不像是京中人氏，說！家住何處？姓什麼？作何營生？」

老黑火了，呸的一聲，一口濃痰正好吐在老者的前胸上，老者勃然變色，才待再次喝斥，老黑已一步邁進了大門，手一伸，右手的食指已指在老者的鼻尖上，粗聲的駡道：「你老小子說，黑爺是幹什麼營生的？放明白點，黑爺不是人犯，是苦主，這裡是百姓人家，不是『兵馬司』的大堂口，你老兒擺的那門子狗官架子，你說，你算是個什麼東西？」

老者雙目已罩上殺氣，不言不動，就在老黑話剛說完，指在他鼻尖上的手指頭還沒收回去的一刹那，五指突出，疾逾石火電光抓向老黑的右手腕，用的是「碎金指」力，並暗含「斷魂拂」功，打算一下子就擒住老黑，更叫老黑落個終身殘廢。

老黑沒動也沒躲，自然是被老者在腕上「拂」過並抓個結實，拂中抓住，老者臉上現出猙獰笑意，沉喝道：「老夫不和你一個鄉下人一般見識，還不給老夫滾回去，靜候挺屍！」

「滾」字出口，老者猛抖臂腕，不含糊，眞的有人「滾了」，並且是一滾拔昇丈二，空中一個翻身，叭的一聲「狗吃屎」摔倒在地上，門牙碰落三顆，嘴唇變作「猪」兒樣，一挺、兩挺，不再動了。

甘甯在老者沉喝聲「滾」的當兒，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笑聲正濃，才看清了，滾飛摔撲地上的人，並非老黑而是喝「滾」的人，笑聲突然中止，變作張口結舌、目瞪口呆。

猛地一個冷顫，甘甯恢復了神智，轉身往宅中便走，老黑一聲冷笑，伸手抓住了甘甯的脖子，連聲的道：「不准去，咱們是說明白，這可是你親眼目睹的事，我動全沒動，這位老伙記人老童心在，竟喜歡『鯉魚跳龍門』的把戲，跳是跳得夠高，只是氣力不濟，半途上摔了下來，這不能怪誰？誰也不能怪？對不？」

甘甯幾乎被捏死，大張着口喘着大氣，啞着嗓子連聲道：「好好，不怪，誰也不怪誰，你先鬆手，鬆手，我……我喘……喘不出……」

老黑眼角掃處，猛然看到有人，已經鬆手，人跨前半步，已被捏得有些昏迷的甘甯，不由伸手反抓住老黑的手臂，先定神，然後站穩，再想出氣的辦法。

這時宅內來人已到了甘甯身後，倒楣的是甘甯正背對大門，這當然是老黑有心搗鬼的，不但這樣，老黑故意雙手合在甘甯手上，甘甯左手又正好爲穩住身形抓在老黑胸前，這情形使人產生錯覺，認爲是甘甯扭住了老黑不放。

老黑使壞索性使到家，變作惶恐的樣子，急聲道：「這算是什麼？算什麼？你是看見的，我動也沒動，他用錯了力自己摔倒，你却抓扭住我不放，難道『五城兵馬司』的大人們就會這樣的欺壓艮善，橫不講理啊？」

甘甯昏了頭，被老黑顚顚倒倒的言語給說迷了心竅，一時間因不知該怎麼好，竟沒有很快的鬆了手。

「叭！」突然自甘甯身後，伸出一隻手來，實實在在的給甘甯來了個後腦劈。

這下子打得夠重也夠响，老黑借機鬆了手，作出好像用力用得太過，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哎喲喲的直摸前胸後背呼着痛。

甘甯莫名其妙的挨了一下重的，老黑又借機鬆了手，甘甯是先駡後回頭道：「他媽的，敢偸襲老子……」

一回頭，把沒說完的話全堵塞在嗓子眼裡啦，原來站在他前面，剛剛賞他一巴掌的人，正是本宅主人，甘化雨甘大人！

甘甯低下了頭，甘化雨的目光閃射着煞氣，手指住摔臥在地上的老者，道：「扶牛爺進去，有什麼話，等會兒好好的稟告個清楚。」

甘甯應着是，半抱半背的把那位牛姓老者背進宅中，轉向後院。

這時，自甘府別莊中擁出四名精壯漢子，一色紫勁衣，皮褲帶兒、快靴，人手一把歪把子圓鈎鞘快刀，赤紅火繐兒，一排的站在甘化雨身後面。

最左側靠別莊大門石獅的那漢子，微一躬身對甘化雨道：「回大人，牛爺不可能是自己失足，請大人恩准，容屬下問問這個人！」

甘化雨微一搖頭，雙目寒光罩住老黑，以威稜低沉的聲調道：「你是那條道上的，怎會鬧事鬧到本大人的別莊來了？」

老黑一聽，心頭火已不打一處來，這可好，原來甘府上上下下是

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說話全是七分官威三分橫，偏偏是不講道理。

心裡有火，老黑說的話就難聽了，嘻嘻一笑說道：「我說這位，是人嘛可得說人話辦人事，我鬧事是你看見的嗎？至於說鬧事鬧到你府上，這更笑話了，從頭到尾，我是站在大門外，沒進過尊府，怎麼？莫須有？欲加之罪？哼！眞是笑話！」

甘化雨幾乎被老黑給氣得吐血，老黑能言善道，甘化雨並不氣，他氣的是老黑一連說的「莫須有、欲加之罪」這兩句，何況甘化雨生平沒受過這樣被個「活老百姓」教訓一頓，他怎能作罷！

不過，甘化雨是有名的「笑煞星」，怒極反而笑道：「好口才，只可惜你生不逢時，現在已經不是『六國』時代，縱橫之說，皆無實用，不錯，也許是『莫須有』，可能本人是要『欲加之罪』，鄉下人，本大人當眞如此，你又能怎樣呢？」

說着，甘化雨一揮手，四名精壯漢子突然射出，將老黑包圍在當中。

老黑笑了，笑得十分開朗，突然他把臉一板，冷冷地道：「官老爺，請教是用官威抑或是談江湖？」

甘化雨聳聳肩道：「談江湖如何？」

「那就先報個名！」

「本大人兵馬副司甘化雨，你呢？」

「小民長安『金鷹府』老黑！」

老黑這兩個字，沒嚇住甘化雨，那是因爲山高路遠，甘化雨孤陋寡聞。

可是長安「金鷹府」的名頭，甘化雨却嚇了一跳，一跳綻開了他那張苦瓜寒臉，神態也改變了不少。

老黑在報名之後，接着說道：「雖說有句『民不與官鬥』的話，但那要分什麼事，官老爺，現在，咱們有官司不打了，『湖光別莊』主客同時遭人暗殺，而後放火滅跡，老黑要向副司大人，討索主謀兇手犯人……」

「住口！」甘化雨雙眉一皺，道：「本大人問的是你『鬧府』罪過，和『湖光別莊』有何關係？別莊失火，已有該管地方的衙差着手偵查，你明白嗎？」

「抱歉，我就是因爲不明白，才來請教！」

「你就是爲了這個和本大人鬥下爭執？」

「不是爭執，是他們仗勢欺人！」

老黑早已看出甘化雨想找個台階下來，可偏就不給甘化雨下台，並且話趕話，話擠話，似乎有心惹事。

甘化雨無法再忍，才待咬牙揮令手下擒人，適時府中走出一個六旬老者，看去似是甘府師爺卿客之流，俯身和甘化雨悄悄幾句後，甘化雨微一頷首，語調十分溫和的向老黑道：「湖光別莊是邱氏家業，你來追查可有原因？」

「有，我們主人在大火前作客莊中。」

「哦，是貴府上的什麼人？」

「緊要的人。」這話等於沒回答一樣。

甘化雨找到了下台的階石，道：「這就不怪朋友你心焦急躁了，甘某事前不知，請朋友躭待，對湖光別莊突遭火焚的事，的確已由官家着手偵查，不巧的是出事之夜，甘某另有公事留守兵馬司，所以知之不甚詳盡。」

老黑並不是想和甘化雨過不去，也順水人情改了語調道：「大人可還另有消息指示在下嗎？」

「這麼辦，我立刻親自調派人手偵查內情，一有發現立即知會朋友你，但不知朋友你落脚在……」

「珠寶市的『天福店』，八號！」

「好，多則五日，少是三天，必會有可靠消息，不過，朋友你似乎應該直言，貴府作客的是那一位，這樣查起來比較方便。」

「大人恕過，老黑目下還不能說，不過可以告訴大人一句話，這人設若不幸，足可引使長安金鷹府中千百好手，齊下京師。」

這話身爲兵馬副司的甘化雨，實在不便答覆，僅以一聲吁嘆遮過。

老黑心中暗笑，話却好聽，道：「如此一切有勞大人，剛才在下冒失之處，亦望大人海涵是感。」

「小事小事，不爭不吵不成相識，朋友，甘某別莊大門，隨時爲朋友大開。」

「是麼，小不了總還要拜見大人的，告辭了。」

老黑在拱手爲禮後，坦然轉身大步而去。

* * *

甘化雨在目送老黑眞的走了個沒影子之後，雙眉即緊緊鎖起，臉寒如同嚴冬，轉對那六旬老者問道：「這件事以先生來看，該如何才好？」

那師爺模樣的老者，悄然道：「解鈴還須繫鈴人，是他們消息失靈，冷雲帶有隨從高手竟不知道，咱們惹不起這個黑小子，推給他們是上上之策！」

甘化雨也低聲道：「但是得人錢財替人消災，推給他們合適嗎？」

「東翁，他們疏忽，所以應該『亡羊補牢』！」

「好！目下也只好先走這步棋了！」



說着，甘化雨微微的嘆了口氣，搖着頭轉身向宅中走去，甘甯不知何時已到了門口，並且緊上二步，恭敬而低聲的說道：「大人，他能找到此處，事不平常。」

話中有話，甘化雨怎會聽不出來，停步威稜的說道：「你究竟是想說些什麼？」

甘甯忙道：「他會去過易姑娘家。」

甘化雨一楞，低沉的說道：「說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事情過後的第二天，大人不是吩咐小的陪着『關係方面』來的『任爺』，去易府上爲任爺主人取東西嗎，可巧正趕上這個報名叫老黑的敲門，任爺急快的抓起一身蒼頭衣服，穿好應門，把他應付過去，所以……」

甘化雨神色一變的接口道：「姓任的可有交代？」

甘甯遲疑的答道：「話是有一句，不過……」

「好狗才，有話竟敢回府後隱瞞不報……」

甘甯惶聲道：「大人息怒，只爲那話不太好聽……」

「講！一個字都不許遺漏的講清楚，快！否則……」

「是是，任爺應付走了黑小子之後，回來直擦着汗，對小的說他剛剛打發走了個追命的閻王，要小的告訴大人，立即辭官遠走高飛，否則事情如被黑小子弄明白的話，有一個算一個，全活不了，大人您想，這種話小的怎敢當面眞的回給您聽？」

甘化雨猛一跺脚道：「好一羣過河拆橋的匹夫，快備馬，我非問問他們究竟是存着什麼心不可！」

那六旬年紀的師爺眼珠直轉，吩咐甘甯道：「快去備馬，兩匹，快！」

他不待甘化雨開口，接着又道：「東翁，任爺他們是學生引介的，學生論公論私，都不能置身事外，所以要陪同東翁一道去一趟。」

甘化雨含笑頷首道：「也好，多先生在場，遇事也可有轉圜的餘地。」

「東翁，」師爺壓低聲調道：「殺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能無，請東翁換身勁衣，並請暗中帶好兵刃及暗器。」

甘化雨認爲很對，頭一點，疾步回轉後宅。師爺也沒閒着，乘甘化雨準備當兒，也回轉他自己的私室。

等甘化雨一切準備好重回府門外時，師爺已先到一步等在一旁。

於是，雙雙上馬，縱鞭疾馳，飛馳出了西直門，馬行十里，轉向一條小道，小道彎繞，又三里，已然看到遠處的樓閣，是個十分宏大的山莊，莊前箭遠地建有一座豪華的牌樓。

馬過牌樓，沒停，不過甘化雨在馬上抬頭掃過牌樓上面，那是三個大金字——天王坊！

過了「天王坊」高大豪華的石牌樓，剎那間莊門已迎面而立。

「天王坊」高有六丈的莊墻上，遍插着鋒利不亞劍刃刀鋒的「竹槍」，竹槍都是用「桐油」泡過，而不沾濕，日難晒枯，四季長綠，多到難以計數的竹槍，使六丈高墻變作了六丈二尺。

竹槍橫出尖枝，漆以碧漆，日間不覺它的詭詐險惡，入夜，却成了夜行人的殺身尅星。

甘化雨和他那位師爺的兩匹馬，在「天王坊」巨大寬厚的兩扇夾鋼重門前停蹄，坊丁祇是問了聲名姓來歷，就揮手出現一面綠旗，坊門頓開，雙馬馳入。

甘化雨的這兩匹馬，考究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沒有錯，馬是一匹純蒙古種的千里名駒，馬頸間及前雙腿前，有特殊的護皮革，馬的雙肋，皮草護遮長過金蹬五寸，看來神駿威武至極。

這種護馬的配備，本是大將疆場搏敵所不可缺少的，如今甘化雨改良了這些配件，使能有大用又不礙輕靈。

由於他這匹馬上特殊配備，使人一望即知他不僅是位身懷功力的緝捕官，並且也能在馬上稱雄。

他馬鞍左側垂下的皮革上，斜釘着一個筋皮囊套，微露着十三支金亮的鋼頭，渾圓，大如鴿卵，其餘部份隱插套中，從囊套長度推測，所插不知名的十三支物件，大約每支長尺八左右，因爲他向不輕露這十三支物件，所以誰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要人性命的傢伙。

馬停在前大廳外，下馬後，接待的人已恭敬而前施禮道：「家主人已在廳中恭候甘大人大駕，請！」

甘化雨笑了笑，下馬時順手一抖，竟將插有十三枝無名傢伙的囊套抖落，腕子一翻，掛向背後，囊套正有四根筋帶，恰巧緊扣在前胸，並及左腰。

接待的人神色微楞，目光却看着那師爺，師爺趁甘化雨在前，對接待人微一頷首，閃退一旁。

師爺此時已下了馬，含笑向前悄聲對甘化雨道：「東翁，這樣不大好罷！」

不大好的意思，自然是指着囊套而言，雖說不知所插何物，但總是個能殺敵傷命的兇器是沒有錯！

誰知甘化雨淡笑說道：「先生也許不甚清楚，這是聖上所賜之物，就算是上殿面聖，這東西也不能

離的。」

言下之意，是解釋這東西的由來，再就是聲明「天王坊」總比不得金殿，面聖也帶，何況現在。

師爺沒有再開口，只好笑笑，二人遂在接待人肅請之下，登階過門進入大廳。

廳中，坊主早已在座，是一位五旬年紀的紅面老者，甘化雨和這位坊主很熟，連業已坐成燕尾的兩側坊內三五十位高手，也認識過半，主人起迎，客人稱謝，虛套一番，賓主坐下。

獻過茶，侍者退向遠遠一側，甘化雨不待坊主動問，首先拱手道：「請問坊主，那位『任三賢』任朋友如今何在？」

坊主面含微笑，反問甘化雨道：「大人是有緊要事情找他？」

甘化雨臉上笑容依然，道：「正是，有幾句話要向他請教。」

坊主一聲哈哈笑道：「大人有話請對我說就是，任三賢已離開了『天王坊』！」

「哦？」甘化雨微愕之後，笑容消失，肅容道：「請問他去了何處？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

「大人！」坊主的笑容也消失了，有些不悅的反問道：「莫非老朽還不能為大人分憂？莫非那幾句話除任三賢外，別人不能代答？」

「坊主！」甘化雨久經官場，老於江湖，焉能聽不出這位紅臉坊主話中之意，於是掃了坊主一眼，霍地把臉一板道：「恰如坊主之言，別人難以代答，也難以替甘某分憂，所以坊主最好能請他出來……」

「甘大人，老朽說過，他已遠行。」

「總有個目的地吧？」

「抱歉，那地方太遠了！」

「遠到他今生不能回來了？」

「大人又說對了，任三賢去的地方，正是他今生今世也不能再回來的地方。」

甘化雨懂了，心頭也寒凜不止，眼珠一轉，一聲長嘆，說道：「既然如此，也只好一切作罷，冒昧之處，坊主多多擔待，告辭了。」

他說走站起來就走，紅臉的坊主並沒有攔他，反而是他一向視若親信的師爺，突然起座到了他的身前，伸手阻住了他的去路。

他不由不愕，師爺已開口道：「大人，當眞就這樣的回去？」

甘化雨仍然是沒有多想什麼，點着頭道：「回去吧，任朋友既然不在，不如早回去商量一下應該怎麼樣辦好。」

「甘大人！」師爺的神色和話語全變了，道：「只怕回去沒有什麼用的，別忘記那個老黑已經找上了大人。」

甘化雨心頭猛驚，不用再多想什麼，業已明白這位親信師爺究竟是何來路了，由不得暗中悔恨交併。

甘化雨既已悔恨，更知厲害，心中電旋般下了決心，臉上不現形色，作出仍未發覺師爺來歷的樣子道：「這不要緊，一問三不知，諒他一個江湖人，莫非他在這京城之內，還敢殺官造反不成？」

「殺官造反」一句，似是有心說給坊主和師爺聽的。

那知這位師爺絲毫不怕，臉一冷，頭一搖道：「甘大人你錯了，江湖人和平常人不同，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如果找不到冷雲，別說殺像大人你這樣的官，就算直闖禁宮，他又有何害怕呢？」

「放心先生」甘化雨強壓着滿肚怒火道：「他殺我沒有那麼容易！」

「不是老夫說話沒有顧忌，如果他眞的一刀一劍殺了甘大人你，那倒可以『滿天雲霧散』，沒了問題，怕只怕他生擒了你甘大人，而你甘大人又受不得某種罪過，說出內情，甘大人，天王坊不是容易建立起來的，斷然不容如此斷送。」

此可忍孰不可忍，忍耐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甘化雨就算是個泥人，也有土性，何況他平日就沒受過這種窩囊氣，聞言雙眉猛挑，冷冷的哼了一聲，道：「于毅，你是『天王坊』的人？」

于毅，正是師爺的名字，是他當甘化雨師爺時用的名字，如今甘化雨一聲于毅，哄笑了整個大廳中的人。

那紅臉坊主這時哈哈狂笑着說道：「甘大人，事到如今，咱們也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了，所謂于毅……」

甘化雨沉聲接口道：「本大人知道，所謂于毅，亦該是這『天王府』的眞正的坊主，江湖人稱『追命奪魄』的『鬼先生公孫子彤』！」

公孫子彤神色微微一變，接着一聲哈哈道：「我說甘大人，你大概也就是剛剛想明白的罷！」

說着，先時的師爺如今的公孫子彤大馬金刀坐上了坊主的寶座，紅臉人退坐於次。

甘化雨面無懼色，話鋒一變道：「公孫子彤，你可是派人要殺我滅口？」

公孫子彤悲嘆出聲道：「甘大人啊，你我賓主一場，按說總有香火的情分，只是如果留下了你，可就是害了我，俗語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甘大人，你何不索性成全了老夫？」

「很好，動手罷！甘某不會束手待斃，並且萬一不幸，殺官的罪名也足以叫汝等天涯亡命寸步難行。」



「當然當然！」公孫子彤陰森一笑道：「不過那要有人證物證才行，現在你甘大人一死，又有誰知道甘大人死在此地？又有誰明白是死於老夫之手呢？」

甘化雨連聲冷哼道：「本大人早有安排，不信你就動動本人看看？」

公孫子彤突地舉起右手，握一握黑小皮册道：「甘大人，你可就是憑仗府中所留的『日誌册』？看，已入老夫之手了！」

甘化雨怒目無言，原來凡是「兵馬司」的官員，因緝捕罪犯難免突遭不測，都有「日誌册」的規定，將外出的目的、地點詳列册內，並註明時日，萬一不幸，官家可憑此而獲線索，為之捕兇復仇。

如今「日誌册」已到了公孫子彤手中，可見行前公孫子彤已存殺己滅口之心，事到如今，甘化雨反而放落了心，看開已是必死之局，他立即全心待敵，準備一搏生死，多殺幾名惡徒。

公孫子彤收起册子，突然溫和的笑道：「我說甘大人，你仍有第二條路走！」

「謝了，甘某已經認命，不走第二條路。」

老江湖自有他可圈可點的地方，已知與虎謀皮，遲早也是個死字，苟安偷活而訂城下之盟，就不是英雄人物了。

公孫子彤似乎是沒想到甘化雨會如此回答，微一猶疑之後道：「甘化雨，好死可不如賴活着……」

「住口，給甘爺滾下來，甘爺要拿你來開刀！」

「甘化雨，你當眞要找死？」

「公孫老兒，動上了手，死的未必是我！」

公孫子彤獰笑出聲道：「老夫十招之內要破你肚腹，斷你四肢，你準備好了。」

「好」字出口，沒看見公孫子彤閃動，人已站到了甘化雨面前五尺地方，只憑這份輕身功力，已使甘化雨亡魂喪膽了。

適時，大廳外面突然有人冷冷地說道：「夠威風，不含糊，可惜我老黑與甘大人有約，等他代我捕兇破案，所以閣下這十招，我老黑代甘大人接下了。」

話聲落，人影現，老黑已站到甘化雨並肩處。

公孫子彤暴退七尺，兩旁匪徒猛地站起，老黑視如無覩，笑對甘化雨道：「我說甘大人，你可是小長白金家集出身？」

甘化雨一見老黑現身，眞是久旱而逢「甘露」，臉上頓時現出安慰的笑容，道：「黑朋友，你怎麼知道？」

老黑一指囊套中十三支物件道：「你背着老金頭的看家活計，能瞞過我？」

甘化雨城府甚深，道：「黑朋友和家師是……」

「怕你不信，是老兄弟！」

一句「老兄弟」，安頓下了甘化雨的懸心，道：「我感激朋友你仗義……」

「且慢，別看我和令師是老兄弟，橋是橋、路是路，除非你現在點點頭，事後把陰謀暗算這冷大公子的經過說出，否則……」

「放心，我有什麼會說什麼，半字不減！」

「那好，退！」

一聲「退」，甘化雨已躲向老黑身後，一步步退向門前。

公孫子彤一聲獰笑，手一揮，數十名高手飛身閃影攔在門前，恰將老黑和甘化雨包圍在正中。

老黑視如不見，臉上笑容依然，對甘化雨道：「你自己量力，能敵對方好手幾人？」

甘化雨豪放的說道：「你能纏住公孫老兒的話，其餘的全交給我。」

他倆答對，使天王坊上上下下都動了怒氣，紛紛怒叱中攻上，老黑果如甘化雨所說，身形突起，直撲向公孫子彤。

公孫子彤早已知道老黑是何許人也，也曾思忖自非對手，並且暗中已與副手紅臉老人姜成招呼過，暫避第一招後，即雙雙合手纏住老黑，使手下兄弟得機殺了甘化雨，便無後顧之憂。

因之老黑暴起猛撲，公孫子彤和姜成雙雙飛身疾退丈八相避，詎料上了大當，老黑身影在空中，突地旋飛回頭，超過了甘化雨，撲迎上十數天王坊中好手，誰也沒有看清老黑的招法和使用兵刃，耳邊祇聽聞一片悲號慘吼，腥血四濺，殘肢橫飛下，十數好手無一倖免，俱皆仆臥廳堂地上動也不動。

得此良機，甘化雨怎會怠慢，猛撲廳門飛闖出去，一連兩次拔身飛縱，已到了前院廣場上面。

老黑一招得手，震住羣匪，人隨甘化雨身後，站於廣場靜待再次搏鬥。

公孫子彤百忙中檢視着地上死者創痕，似俱皆為利刃破腹殘肢而死，神色一變，面前忽然多了一人，姜成這時已率衆追出廳去，困住老黑和甘化雨，廳內多了一人和久久不見公孫子彤走出廳的事，竟然無人注意。

公孫子彤突見人影，立即探手出掌直插這人的胸口，公孫子彤一身功力，該說是一流高手，那知現在碰上了專制一流高手的超絕人物，腕脈突然已為這人抓住，驚駭之下方始注目，來者竟是一位奇醜而

臉上滿生膿泡的漢子。

公孫子彤一掙，不但未能掙脫，全身勁力盡失，揚聲欲喊，來者三指輕彈已封了他穴道，然後沉聲道：「帶路，到『天王秘室』！」

天王坊中有座天王閣，天王閣就是僅有姜成和他公孫子彤知道的「天王秘室」，不料來者竟然知道這個地方，公孫子彤已有不祥的感覺。

他本不願帶路，無奈人不由己、力不由心，何況明看他是帶路，實則是等於來者押他前往而去。

進入「天王閣」，來者鬆脫了公孫子彤的腕脈，却又突出二指，按在公孫子彤「期門」穴上，道：「聽明白，本公子話不說兩次，你現在功力盡失，並已被我『錯手血指』點了經脈，每隔盞茶時間，要受一次人難忍受的活罪，而你啞穴被封，偏偏呻吟無聲，所以休想有人能夠救你，不過你如合作，在發作前用暗號通知『秘密』中人打開門戶，本公子就解開你身受的痛苦，願否在你，本公子現在靜待你的消息，願意時，可以連點三次頭。」

公孫子彤心中雖是怒恨交併，無奈一切皆如來者所說，口難出聲，功力被封，已比個平常人不如，空自恨怒，於事無補。

但他對所謂「錯手血指」的功力，並不相信，他行走江湖多年，根本沒聽說過這門功夫，那知心頭才犯疑慮，突覺痛自心頭，接着一身筋骨似遭大力擠壓般收縮，那種奇酸苦疼癢痲滋味，正如來者所說，是人難忍受的，又苦於出聲不得，只痛得一身上下暴抖不止，約盞茶之後，痛楚突然消失，人也委頓在地上。

這奇醜的來者，這時冷冷地說道：「你可還想再試試第二次滋味？」

公孫子彤搖頭不迭，接着想起來者的吩咐，又一連點了三次頭。

來者一笑，扶起了他，他祇好掙扎着帶路到一座巨大佛座前，手叩座下硬木拜墊，一連三快三慢兩次，佛座突然中分，出現了一道門戶來。

奇醜的人好大膽，坦然邁步和公孫子彤進入門內，走未三步，門戶自封，下有一石階，直達秘室門外。

公孫子彤再次以暗號叩門，門聲嗡嗡，竟像鐵製。

通過暗號，秘室打開，這次奇醜的人突然將公孫子彤推入，他緊隨其後一閃站於墻角中。

果如其料，公孫子彤突然撞進，被人兜胸十掌飛出去，那人在看清楚被傷的人是公孫子彤時，也發現奇醜人的身形，立即沉聲喝道：「是你封住我徒兒穴道？」

奇醜的人不答此問，面色一正道：「是你一心要用陰謀毒計暗算金鷹府的？」

秘室中，明珠照亮，看得清楚，室中人竟是個年過花甲的禿頭、斷失一隻左手的老者。

老者左手齊腕斷失，但却換上了一隻爪形鋼鈎，乍看似是鷹爪，實則却較鷹爪多出兩支彎勾的尖鋒。

奇醜的人目光掃向地上的公孫子彤，暗暗有些懊悔，自怪老人左手鋼爪上的血漬看來，公孫子彤十有八九早已喪命。

想到這裡，奇醜的人有了主意，道：「老丈，可願意先聽我幾句，然後動手？」

怪老人嘿嘿陰笑着說道：「講吧！門已封，老夫如果不告訴你開啓方法，你今生今世也休想能夠出得去。」

奇醜的人對怪老人的威脅，無動於衷，道：「公孫子彤既然是你的徒弟，請先探視一下他的傷勢才對，也許他還有得救……」

怪老人冷冷地接道：「他沒有救了……」

奇醜的人雙眉一皺，才待開口，怪老人已接着說道：「不過，這沒有關係，老夫殺了你替他報仇。」

話剛說完，怪老人已大踏着步逼上前來。

奇醜的人擺手道：「且慢，說清楚以後動手不遲！」

怪老人陰哼一聲道：「你的廢話眞多，說罷！」

「老丈，可否能賜示尊姓大名？」

「你是眞心的問？」

「在下像是開玩笑嗎？」

「好，聽清楚，老夫名叫『死榜餘生』也叫『餘生丈人』！」

「死榜？」奇醜的人不由駭然重複一句，並有所回憶的說道：「我好像曾經聽人說起過，只是一時之間想不起來那人是誰……」

「哼，那人是你那早該死的父親，劊子手『冷天冰』！」

「啊！老丈知道在下是誰？」

「笑話，你變成這個樣子，是老夫策謀，『金鷹府』發生逆倫之變，那冷浩一反常態，下手害親生父母，也是老夫的巧妙安排，你功力盡失……」

怪老人話鋒突然自動停了下來，這奇醜的人正是冷雲，立即接口道：「老丈怎不接着說下去了？」

「怪？」怪老人搖頭不解的說道：「你既然變成這個模樣，應該已經功力全失才對，又怎會……」

冷雲開朗的笑了，道：「老丈果已自承陰謀暗算寒家及在下，現在再請問一次，可是實情麼？」



怪老人厲聲怒叱道：「你敢不信老夫的話嗎？」

冷雲笑道：「既是事實，在下就要請老丈看上一次奇妙的變化了。」

說着，冷雲突然身形一旋，當面再次面對老人時，那奇醜的模樣，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換上了那他本來瀟洒而英俊的笑臉。

怪老人猛吼一聲，猛然撲上，冷雲身形飛移，怪老人撲了個空，駭然止步道：「你……你竟學會了『大風天』的『天風八法』！」

「不敢欺瞞老丈，這是師門傳授的。」

怪老人咬牙切齒道：「你是說那『風雲天』是你師父？」

冷雲笑臉上出現嚴肅的神色，道：「正是！」

怪老人恨聲道：「如此說來，冷浩的『失心』症狀，也是矯作出來的了？」

冷雲正色道：「舍弟失心疾症，出自老丈毒丸陰謀，並非矯作，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被敝恩師看破，雖然費却百日工夫，總算救得舍弟，進而知道老丈的陰謀，我兄弟方始矯作不知，故意上當……」

怪老人狂吼道：「這又爲了什麼？」

冷雲皺眉道：「老丈這話就問得奇怪了，以陰毒策謀對付寒家，企圖使寒家逆倫弒父，使在下不成人形的是老丈你，我兄弟若不矯作上當，今朝又怎會找到老丈，找不到老丈，對老丈的作爲目的和原因，豈不是更不明白……」

「住口，難道風老兒看破端倪，救好冷浩，就沒有告訴你老夫與冷氏一家結仇的經過？」

「恩師祇說要在下兄弟自己去想辦法，獲知眞相。」

「冷天冰也沒有對你兄弟諭示什麼？」

「不瞞老丈說，家父早在三年以前，因習功走火，自散一身功力，已成了個普通人，將家業賜傳給在下後，已永不出世隱於他處。」

「他想歸隱？哼！除非老夫已死。」

「老丈，家父自散功力，僅僅換取了步履安詳，就算和老丈昔日結仇，今朝也該能放手時、且放手……」

「冷雲，你不知昔日的仇情，空言無補，老夫索性叫你明白，明白這恩仇的由來，然後你說句公道話，看老夫這仇能否罷休。」

話聲一停，怪老人閃身到了角落處的書橱旁，拉開抽屜門，取出一卷文件，猛地拋向冷雲道：「你自己去看。」

文件由空冉冉飛下時，冷雲心中一動，念頭一起即落，伸手由空中接去了那卷文件，緩緩的展開。

那是一張羊皮，以珍珠粉末配與硃砂寫成的文字，最前面兩個大字，赫然是：死榜！

再看下面：寫的是——即按此榜所列人物，於三十日內搜而誅之，不得脫漏一人！

再看下去……冷雲的面色變了，變作一片蒼白，當他全部看完之後，帶有歉意的問怪老人道：「家父就是榜上所列的『金吾總緝』？」

「不是他又是那個混蛋？」

冷雲眉頭一皺，道：「然則死榜之上，可有老丈的名字？」

「當然有，緊靠着大學士的下面的。」

「原來前輩就是『神手人猴』車老英雄！」

「哼！現在你全部弄明白了吧？」

「車前輩，彼時各爲其主，家父只是奉旨秉公，雖說手段狠辣些……」

「住口！什麼叫各爲其主？究竟誰才是應該爲主？那個才眞是叛逆？朝議削藩，並非良策，那老賊非但不遵聖旨，並以『清君側』莫須有的罪名，盡起燕、趙雄兵，叔謀侄位，自封爲帝，殘殺異己，誅大學士十族，劊子手就是你父，老夫護主，落得斷手而逃，此仇此恨，老夫永生難忘，志在必報！」

冷雲想了想道：「前輩可容晚輩說幾句話？」

怪老人車軒沉聲說道：「有屁就快放了吧！」

冷雲道：「前皇建立，過份懦弱，今上雖說不該叔謀侄位，但這多年來的作爲，足證是位最好的皇上……」

車軒怒叱道：「住口，老夫不是和你談論宮中是非！」

「是麼，前輩指教！」

「指教個屁，雖然老夫多年心血被風老兒一手破壞，但是老夫只要此心不死，總有復仇之日，就目下來說，冷雲，你已是死定了！」

冷雲早知究竟，故作不解道：「前輩當知若動上了手，在下是不會束手待斃的，如此則前輩所說的在下死定之事，就很難預知了。」

車軒哈哈一笑道：「老夫不必動手，你就會自化一灘血水而亡！」

冷雲嗤笑一聲道：「前輩可是會些兒妖法嗎？」

車軒手指握在冷雲手中的「死榜」道：「此榜之上，塗有奇毒藥物，人若觸之，半個時辰之內，化爲血水，你握着它多時……」

冷雲突然的開朗一笑道：「前輩專會嚇人，這榜是前輩拋給在下的，若說中毒，前輩你……」

「老夫以左手鋼爪拋給你的，

何曾觸及？」

「就算如此，現在在下如果將此榜觸及前輩呢？」

「老夫自有解藥。」

「車前輩，在下是有備有防而來，否則焉敢獨闖龍潭虎穴，說實在話，在下並未實握此榜，而是以『大乘凌虛攝物』神功翻着，所以……」

話鋒停，手臂抖，一聲震响，羊皮的「死榜」變作鋒利斧刃般，直插入石墻之中，僅僅外露一角，這手功力，頓令車軒改容相向。

也因爲冷雲顯露了這手功力，使車軒激動的心情平靜了下來，人一靜，靈智明，車軒想起了很多事情，最後，終於笑了，道：「冷雲，看樣子你不像對老夫毫無所知？」

「不敢相瞞，在下知道一切有關前輩的所有事情。」

「對老夫出身和功力這方面呢？」

「知道的不多。」冷雲一笑，接着又道：「不過已夠在下應用了！」

「老夫相信也是如此，否則你沒這個膽量獨闖虎穴來見老夫！」

冷雲沒有回答，報之醉人的微笑。

車軒殘眉微皺，眼珠一轉道：「老夫認爲，你除了必欲偵查結仇內情之外，另有事情要跟老夫說，可對？」

冷雲十分恭敬的道：「前輩料事如神。」

車軒冷冷地說道：「別虛套，更別忘記老夫無時無刻不在想要你的性命！」

冷雲長嘆一聲道：「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不過前輩若能提個變通的辦法，在下必然遵行。」

車軒突然盯了地上公孫子彤一眼，目光重又出現狠毒的怒火，搖頭道：「血還血，命償命，再無其他辦法變通。」

冷雲作個無可奈何的樣子沒再開口。

車軒又忍不住道：「復仇事暫放片刻，你講，另外還有什麼事情？」

冷雲想了一想道：「事情很多，讓在下從『湖光別莊』那場大火說起吧！」話鋒一頓又道：「一條條一件件地講，這較爲清楚，第一件是昨夜初鼓到三更，在下已與舍弟同心合力清除了敝府的叛徒……」

「好，老夫想像得到，說下去……」

「第二件，舍弟保存了那『打不死公子』邱曾見的性命，這本是準備萬一時作人證用的！」

「此人薄情寡恩而無耻，留之害多於益！」

「感謝前輩的指示，不過他總是在下未來妻子的表哥，一點香火情總是要留的。」

「說到你那尚未過門的妻子，冷雲，只怕這才是你獨闖龍潭虎穴的來意吧？」

「在下願候前輩再進一步的賜示？」

「可以，她好好的。」

「前輩可容在下和她見上一面？」

「不行，這要等我們恩仇清了的時候再說！」

「前輩，車、冷兩家的仇怨，與易府何干呢？」

「這你就不清楚了，易三冬老兒，當年正是你父親的左右手，地地道道的幫兇。」

「前輩，恩仇清了前，要如何才能放出易君姑娘？」

「老夫說過，不行，任何辦法都不行！」

「如果在下說，以『天王坊』所有的性命交換，也不行嗎？」

車軒一楞，沉聲道：「老夫幾乎忘了，他們怎麼樣？」

「敝府白先生，兵馬司甘大人及舍弟，此時正斬殺彼等，也許生擒了不少？」

車軒突然哈哈的大笑起來，道：「冷雲，天王坊上上下下，除了公孫子彤外，都是老夫爲復仇安排的『工具』，死盡斬絕，老夫不會掉半點眼淚。」

冷雲突然低低地問道：「前輩，對南苑那戶『車姓』人家的安全……」

車軒突地衝冠狂怒道：「冷雲你敢？」

冷雲道：「在下的是不敢，只請前輩以易君交換雙方安全。」

車軒沉思良久，猛一跺脚道：「算你狠，算你贏了，不過冷雲，父債子還，老夫和你的一場生死鬥，你怎麼說？」

冷雲誠摯的道：「前輩可容在下至誠的爲當年事贖罪？」

車軒又復冷靜了下來道：「一搏之外，並無他策！」

冷雲低下頭去，刹那後，慨然道：「好，前輩釋放易君，在下保証南苑車氏的安全，當見過易君後，願領前輩賜教之時。」

車軒正色道：「大丈夫！」

冷雲也正色道：「死無悔！」

車軒大踏步走向秘門，觸動機關，秘門忽開，道：「走，止住外面的爭鬥，辦正經事。」

冷雲頷首，緊隨車軒身後，步出「天王閣」到達大廳前的廣場。

廣場上，甘化雨已然受傷，由金鷹府趕到的冷浩護守，老黑獨力搏鬥十數名高手，看上去如同兒戲。

冷雲和車軒的露面，中止了打



鬥，車軒告訴了冷雲，可至易府中相候，夜三鼓，他必携易君前往，然後就是冷雲和他的生死之戰。

冷雲慨然承諾了下來，立即告辭，和甘化雨及冷浩、老黑離開了天王坊。

原來遠在長安城的金鷹府，本是不知業已遭人巧使陰謀暗下毒手，多虧了武林奇俠「大風天」風雲天看破了冷浩異於常人的地方，暗中注意，並治癒了冷浩的「失心迷」症。

冷天冰認爲該想個辦法找出幕後元兇，才使冷浩矯作依然未復神智，進而偵知元兇所在地。

巧的是元兇這時又進行了第二步計劃，以易君的名義騙誘冷雲京師赴約，於是風雲天和冷天冰設好牢籠，要冷雲冒險走進對方陷阱，然後虛與委蛇的等待良機，一網打盡對方。

老黑更奉有密諭，一切皆是矯作，冷浩及金鷹府高手，在「風雲天」暗中率領之下，和冷雲同日抵達京中，暗地裡偵探一切，終於瓦解了對方的陰謀，並借機焚毁罪源的「湖光別莊」。

風雲天爲了警告甘化雨，才暗示老黑前往生事，如今反而和甘化雨成了朋友。

內中最是出乎風雲天意料之外的，是主謀人車軒的問題，尤其是牽出了多少年前冷天冰的一段往事，令風雲天深感難以三全其美。

現在風雲天和冷雲、冷浩、老黑及金鷹府數十名高手，已回到了易君府中。

原來，風雲天正是易君的舅父，這也是邱曾見之所以不死的原因之一。

冷雲說出和車軒會面談話內情，風雲天確爲難了，論功力技藝來說，冷雲未必就會怕了車軒，只是以情以理來講，冷雲是無法和車軒動手的。

可是事情已經約好，武林中人，信諾勝過生命，何況還關聯着一位無辜的紅顏易君的生死。

老黑很少開口，這時突然說道：「風爺，老黑生晚，沒能夠和這位車爺交朋友，不知道這位車爺，究竟爲人作事是怎麼樣的人？」

風雲天一伸拇指道：「手段辣，心不狠，是個講信義的好漢子，要不當年大學士又怎會看中他？」

老黑突然莫名其妙的說了句話，道：「這樣說來，他的脚不慢，大學士寃受十族之誅，他却能夠逃得活命，僅僅失去一隻手掌，太過僥倖了。」

話中之意別人不懂，風雲天却十分明白，搖頭道：「那是你們主人有心放他生路的。」

冷浩開口道：「風叔，你說車軒前輩會不會有同樣的朋友助拳？」

這個問題風雲天早就想過了，而正怕車軒不是單獨應戰，一是車軒明知己方人手衆多，並且個個功力深厚，其二是如果一切只是車軒在暗中策劃的話，似乎不會週到至此，不僅巧爲利用了邱曾見，並且還有甘化雨。

設若車軒還有同路人，這人是誰就很難推斷出來了，根據昔日事端仔細思索，似乎「死榜」之上，現在尚生存世上的人，只有一個車軒，當然，「死榜」上那些人的親友不少，如果也參與此次事件之中，結局只怕非流血千里，變爲武林一場大的爭鬥不可了。

最後商妥，不論車軒有多少接應，冷雲用前約扣住車軒，以他二人的一場較搏，來了斷多少年來的所有恩怨，設若變生意外，則由風雲天、老黑和冷浩及金鷹府中此刻所到的好手去應付。

爲了晚間可能發生的龍爭虎鬥，冷雲晚飯過後就開始調息，未來一戰關係至深，不容他掉以輕心。

正二更，有人敲門，風雲天聞聲放落了一半懸心，磊落而來，就算相搏也必光明無私，老黑開門，門外只有車軒和一位秀極美極的姑娘，不用說，正是易君姑娘。

車軒大方讓冷雲先接易君回房，然後聲明他本來是另有幾位同仇敵愾的朋友，現在經他以約誓相勸，衆友已退出是非之圈，目下只等他和冷雲一戰而分勝負後了斷一切。

冷雲再次現身，話已不容再說，車軒站東，冷雲立西，一聲請，誰也沒有留情，誰也不後退，突然向前各出全力化作兩團影子攻殺不已。

車軒以成名數十年的「七柔爪」進襲，冷雲以「天風八法」回擊，那勁風捲起細石幼砂，石砂不外散，緊隨着動手二人的飛旋身法發出厲嘯。

雙方功力已發揮到了絕頂，一人之力已無法終止是戰。

老黑也看出變生不測，和風雲天不約而同暴喊一聲，雙雙以全力撲上，對旋飛的砂石擊去，一聲巨响，砂石流散，四人俱皆倒地，萬幸失力而無傷，車軒目光四移，一聲長嘆，猛一頓足，飛身而去，臨行話聲入耳，他要風雲天告訴冷天冰，即時隱退告老武林，金鷹府速傳交冷雲，以免遭奇禍。

風爺聽了，果然在事後月餘，金鷹府傳出消息，冷雲成婚並接手爲金鷹府的主人，而冷天冰、風雲天和老黑，同時告退武林，遠隱山水之間，從此這一段武林恩仇才告一段落。

（全文完）

**上文提要：** 蕭丹被粗獷少年救走，在微山湖另一沙洲上草寮中藏身。蕭丹細察此少年確沉實無存歹心。少年暗施內功助蕭丹，令她不但眞氣恢復，且更加渾厚，蕭丹發現此乃本派同門之內功才可爲也，喜極。但想起被漁哥恥辱則仍恨得咬牙切齒。齊女落水後得旗女所救，並告知漁哥乃倩倩喬裝，特意找蕭丹以報當日被調戲之仇，故爾以牙還牙治其身……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 夢斷微山

## 喜遇同門人 擅作月下老

齊女臉上有了笑意，那旗女更噗嗤一聲，笑出聲來，道：「還會有誰？這倩倩姑娘可是個實心眼兒，那個分明是姑娘的丹丘生，扮神扮鬼，哄得人家情竇初開的這個實心眼兒的姑娘一見鍾情，你說人家羞是不羞？惱是不惱？恨是不恨？越想越恨，故爾……」

「以牙還牙？」

齊女心中一樂，也笑了，天下之間，大概找不出第二人，比她更了解這倩倩姑娘的。

滄州道上，初遇蕭丹，這銀樣蠟槍頭的丹丘生，可不是也對她一往情深，眞以爲她是個俏郎君，那知被這淘氣的蕭丹戲弄了，眞是又恨、又愛，使她齊女，不也百計千方，以牙還牙？於是，在揚州佈了花燭洞房。

齊女心中不僅一樂，而且大樂，立即明白了一切。却又奇怪了，那麼淘氣、詭計多端的蕭丹，和那倩倩姑娘親熱了一天一夜，怎麼會認不出她來？

旗女笑了，不怪罕見笑容的旗女，竟也笑了，說道：「那麼，你知道當日在女山湖，這丹丘生如何騙人家，戲弄人家了？」

「她叫蕭丹。」齊女笑說：「自稱丹丘生，我却叫她丹丘狂，這淘氣的姑娘最愛戲弄人，說起來，我也曾恨得牙癢癢的。」

旗女又忍不住笑了，道：「還奇怪你怎麼聰明起來，我一說你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不用說，她也戲耍過你！」

齊女又是樂，又是恨，道：「而且也以牙還牙，不過，倩倩姑娘也太過份了些，她一點兒水性也不識，必然吃了苦頭，不知喝了多少湖水！」

「那你可放心了，」旗女道：「不比你更多，你忘啦，她是女山湖邊長大的，而且在湖上討生活，水上功夫，比咱們高明十倍，過份的不是她，而是你說的那個丹丘狂！」

齊女一旦放了心，鬆弛了下來，眞是力竭筋疲，連點頭也無力了，只是那麼皺了一下眉頭。

那是眞的，她也曾經是被蕭丹戲弄的過來人，如何會不明白。那倩倩姑娘自幼在女山湖邊長大，相伴的，除了那個滿懷幽恨的老父，就只有她娘的墳墓，一年又一年，那荒涼的土地上，甚至只有秋月，沒有春花，更不要說伴兒了，甚至十數里內，沒有人家。暮暮朝朝，伴隨她的，只有幻想與期待，伴隨她寂寞的青春。

而蕭丹，在她青春的寂寞中，突然出現了，那麼瀟洒又風流，如何不一見鍾情，何況……

甚至連齊女回想起來，也不由恨得牙癢癢，必然也像她與蕭丹初相遇時一樣，撩撥得她意亂情迷，當然更勝她百倍，若然齊女也有恨，也以牙還牙，那麼，這倩倩自然也恨上加恨了。



「她……」齊女說：「我是說，她們，現在那裡？」

旗女搖頭道：「我不知道，當然在湖上，但微山湖中，沙洲處處，那一帶，更如星羅棋佈，知道的是，應在此湖中，她要以牙還牙，自不會允許我在跟前。」

又噗嗤一聲，連溫婉的旗女也忍不住，又笑出聲來，又道：「倩倩姑娘只是來知會我，說她已懲罰了你，命我來救你上岸。」

「懲罰我？」

「我伴隨倩倩姑娘已有了一些日子，就沒見她面上出現過笑容，鎮日裡也說不上三兩句話，說眞的，我寧願她鎮日緊鎖眉頭，她的眉兒揚，就不由我不心寒。」

齊女也輕輕嘆了口氣，道：「寂寞的童年，寂寞的青春，可憐的倩倩姑娘，你不會明白她的。」

「我明白，」旗女道：「之所以她錙銖必較。」

「但我沒得罪過她呀！」

「你忘啦，雖然你是好心更好意，而且化解了他們間的仇恨，但你敢說沒騙過她，假冒金鳳姑娘，重傷在她劍下？」

原來是這麼回事，故爾連她也恨上了。

那旗女却正色說道：「其實，我覺得倩倩姑娘雖然並不輕易近人，似乎拒人於千里之外，其實恩怨分明，極有分寸，要不，我並不知你落水，她也不會特地去知會我了。我雖沒聽她說出口來，但我知道，其實她感激你，只不過恨你騙了她。」

「其實，這倩倩姑娘極善良，只不過善感多愁，若不是恩怨分明，當日你假充她姊姊金鳳，假裝重傷在她劍下，她就不會那麼急苦悔恨了！」

「也化解不了他們的仇怨。」旗女道：「只不過性情兒也偏激了些，之所謂，錙銖必較。到了，這就是我在湖上落脚之處。」

原來也是湖上的沙洲，乍眼一看，只是一片無盡的枯葦。

那旗女也把枯葦結成了一座茅寮，作爲棲身之所。

「你歇一會兒，我去去就來。」

這就是蕭丹在茅寮中聽到的那一聲胡哨，原來倩倩姑娘與她相約，旗女並不知道那星羅棋布的沙洲，何處是倩倩擄去蕭丹的存身之處，有事以胡哨知會。

却那知那倩倩姑娘假扮的漁哥，才離開茅寮，就有那麼巧，却來了那少年。那倩倩姑娘回到沙洲，不見了蕭丹，亦不見了晾在茅寮上的衣衫，倒不由她不急起來，無人，無舟楫，而又知道蕭丹毫不識水性。

那是一個看來很大，其實露在水面上的，只是個小小的沙洲，迅速找遍了，那有蕭丹的踪影？

倩倩可眞急了，她被蕭丹戲弄，從未流露過內心眞實情感的密實姑娘，竟被蕭丹假扮作美少年，迷惑得意亂情迷，那被壓抑、被長期封閉的情潮，似決了堤的狂瀾，却那知蕭丹竟是銀樣的蠟槍頭。事後到了金陵，越想越羞，惱羞成怒，恨得她切齒咬牙，只不過說不出口來。

那鹿杖翁一直陪伴她父女前往金陵，眼看父女夫妻團聚，好酒貪杯的鹿杖翁，自有了理由大醉幾場，醉後吐眞言，把蕭丹的行踪洩漏了出來，滿懷怨怒的倩倩，算定蕭丹與齊女南下，必經微山湖，陸上，她可不是兩人的對手；但在水裡，嘿嘿！可得數她稱尊，不用喬妝扮，髮髻一挽，染紅的魚泡，在腮邊一貼，登時就變成了個漁哥。

在女山湖時，父女兩人，一網魚蝦一網糧，靠打魚爲生，倩倩長街常賣魚，就這般扮成個漁哥，扮得久，扮得多了，自是天衣無縫，不怕被認出來。

倩倩一聲不響，收拾了個包袱，那金鳳對這個妹子，心中滿懷歉咎，是以加倍憐惜，一見她默默收拾包袱，怔道：「妹妹，你要去那裡？」

倩倩自不會說出她內心的羞惱怨怒，只說在近處走走，金鳳那能放心，道：「任你有天大的本事，却那知江湖的險惡，何況又是個……花朵兒般的姑娘！」

「是麼？」

倩倩向臉上一抹，髮髻兒一挽，道：「似這般，不就去得了？」

那金鳳仍不放心，堅持要留下自己身邊的那個旗女與她伴隨。

倩倩一想：不錯，雙拳難敵四手，道：「倒也使得，只不過，不准問，不准違拗。」

金鳳不願拂這妹子的意，喚來旗女吩咐了，倩倩便帶着她北上，來到魯橋，心想：不行，齊女可認得旗女，是以便命旗女在湖上結廬而居。

那旗女何等聰明，眞是一句也不問，却在言談之間，誘使倩倩無意中洩漏出來，已知道她北來，等候在魯橋之故。

旗女早從齊女口中，不祇一次聽她提及蕭丹了，那齊女一提及，莫不恨得牙癢癢，但樂也樂得咬不停牙兒，眞是又愛又恨，才知這倩倩姑娘也上過蕭丹的當，不用說，也是又愛又恨，如何不想見見這個

淘氣的令人又愛又恨的蕭丹？何況齊女和她一道兒，她正想念得緊。

那知就有那麼巧，倩倩只不過知道蕭丹必會南下，必會經過微山湖而已，偏偏才等到第三日上，兩個瀟洒的少年郎便出現了。

却說那倩倩一見蕭丹失了踪，這一急，眞是非同小可，顯然已以牙還牙，而且已加倍還了，當眞也只剩下了愛。

她也是女孩兒，如何不明白女孩兒的心理，她自己不過向人家投懷送抱而已，若然也羞恨之極，而蕭丹，却赤身裸體，實是過份了些，若是一時羞憤，會不會，會不會投水自盡？

那倩倩尋不到蕭丹，慌了，慌忙前去對旗女說道：「我不過替她脫去濕衣，地凍天寒，非脫去不可，她若是誤會了，一時想不開……」

齊女也急了，想到揚州昨夜洞房停紅燭，蕭丹已羞憤欲死了，何況醒來赤身露體。叫道：「你們還不快找……且慢，雖然沒舟楫，但沙洲上多的是蘆葦，以葦渡湖，憑她的大象無形功夫，必能辦到。你們快去左近的沙洲尋找，必去不遠的。」

聽齊女一說，倩倩和旗女即忙分別駕舟，一個沙洲又一個沙洲尋找，由近而遠。

禍是倩倩闖下的，雖說以牙還牙，實是過份了些，那心中的羞恨一旦消除，和齊女一樣，更顯露出蕭丹的可愛來。

水上功夫，自是無出其右，倩倩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越尋越遠了，只不過湖上的沙洲星羅棋布，太多了，雖然蘆葦已枯，但稍遠些看來，仍極濃密，人在枯葦中，仍可掩藏身形，是以再小的沙洲，也非要近前仔細搜尋不可。

偏巧給旗女發現了踪跡，一眨眼偏又失去了踪跡，聽旗女一說，齊女登時鬆了一口氣。

旗女和她從小一塊兒練的功夫，她如何不知道，雖然不及她，齊女幾乎才會走路，已走江湖賣藝了，從小就紮下了基礎，自然無不比旗女勝了不祇一籌，但目光的銳利，旗女可不輸於她，既說見到人影，必不會錯，尤其是那陡然間颳起的一陣妖風，齊女再不懷疑了，蕭丹內功深厚更在她之上，除了蕭丹，誰有這本事。

齊女不但眼兒亮了，而且眼中現了笑意，道：「分明有人，那知陡然颳起一股妖風，那人影隨即不見了。」

「是呀！」旗女說：「你說邪不邪，我確信不會看錯。」

齊女經過這一陣歇息，體力已恢復了，站了起來，大聲說道：

「那陰魂不散的水鬼，若知漁哥兒是倩倩喬妝扮，誰教她總愛戲弄人家，戲弄人者，人亦戲弄之，若她知道了，不怕她不現出身來。」

「現出身來？」

旗女，望望擱在沙岸的小舟，不由打了個寒顫，道：「你是說，她眞……死了，陰魂不散？」

齊女噗嗤一聲，笑道：「你雖少在江湖上行走，但也見多聽得多了，怎麼也信鬼神之說，你忘啦，我叫她丹丘狂，你今也被她戲弄了！」

「我不信。」旗女道：「除非是鬼魂，如何能附在小舟上？」

齊女道：「你不能而已，怎說人家也不能，隨我來！」

那小舟一半擱在沙岸上，只有小半在水中，齊女道：「陰魂不散的小鬼，出來啦。」

其實來到小舟前，齊女也懷疑了，那舟小得實在不能掩蔽一個人的身軀，何況不在水中，而是擱在沙岸上。

齊女怔了怔，眼珠兒一轉，提高了嗓門兒，叫道：「出來啦，你瞞得過別人，瞞不了我，你這陰魂不散的小鬼。」

旗女見她轉面對着那茅寮，不禁駭然，道：

「你是說，她……已上岸？」

那知並不見有人現身，亦無人應聲，齊女用手一指，點頭示意，旗女已領會得，齊齊伏腰，向茅寮搜尋過去，那茅寮乃是唯一可藏身之處，只道蕭丹必無可遁形，那知兩人已會合了，豈僅無人影，甚至沒一些兒風吹草動。

便齊女也怔住了，難道，她眞猜錯了？

那知就在這瞬間，驀聽前面嘩啦一聲水响，齊女一跺脚，道：「你信了麼，她有本事，光天化日之下，也神出鬼沒，果然我沒猜錯，別追了，她已去遠了，除非咱們也能一葦渡湖。」

轉到茅寮前一看，可不是一葉扁丹，已在數十丈處了。

旗女怎不駭然，道：「你說，她比你還小兩歲？」

「而且美得人見人愛，等你見到，你就會知道了！」

「我是說，眞不信她小小年紀，內家功力如此渾厚，你瞧，她一槳落水，舟行如飛！」

「不僅此，」齊女道：「適才，在咱們面前，她不也來去無影無踪？她淘起氣來，也眞愛煞人。」

旗女笑了，道：「不怪你丟下我們，和她結伴走江湖了，啊！現在，我明白啦！」

望着那遠去的，漸漸成了一個小黑點的小舟，好生神往，那唇邊的笑意，更深也更迷惘了。



齊女也笑了，道：「你還未見到她，看來，你已愛極她了，只不過有時令人恨起來，也會令人恨得牙癢癢。」

旗女却如不聞，道：「我明白了，倩倩姑娘恨她，恨到極，其實，愛也愛到極，要不然，怎生不見了蕭丹，她會急成那個樣兒。」

却是旗女一言，提醒了她，齊女跺脚道：「罷了，她這一去，那倩倩姑娘可有難了。她聰明絕頂，得知漁哥原來是倩倩，她便甚麼都明白了，必不放過倩倩姑娘。」

但水天茫茫，蕭丹已去得無踪無影。

只不過一會工夫，本來心中充滿了羞憤與仇恨的蕭丹，簡直是刹時之間陽光竟變得那麼溫暖又璀燦，破浪的水聲也成了歌唱，咬緊了牙兒的唇邊笑得開了花，眉兒又飛揚起來！

因爲，啊呀！原來清清白白的蕭丹，仍然清清白白。

當眞齊女猜得一點兒也不錯，當她得知漁哥即是倩倩，便甚麼都明白了。

只不過仍然咬緊了牙兒，對！以牙還牙，她登時有了主意，那枯葦結成的茅寮，對她小巧的身形來說，鑽行無阻，湖上風勁，更不怕帶出聲响。齊女與旗女繞行堵截，只道她必無可遁形，却那料蕭丹早已鑽入茅寮，其實早已在兩人身後，把兩人的談話聽得明明白白。

陡然之間，眞個精神百倍，推舟入水，竟用勁猛了些，那小舟滑入水中，便如箭矢，慌忙飛掠而上，抓起槳來，待得那齊女聽得水响，蕭丹已離岸邊遠了。

回到那沙洲，把小舟藏在蘆葦深處，即使是風也蕭蕭，枯葦萋萋，孤塚寂寂，蕭丹的心花兒却朵朵開，她知道那少年必去了魯橋，一時不會回轉。

「日落之前，我必回來。」那少年這樣說過的，而現在，日正當中。

現在，再妙不過了，倩倩，那該死的漁哥，必會尋到這沙洲來，因爲這是個較大，遠望無際，似與陸地相連的沙洲，既然那旗女亦會尋到，倩倩早晚必會尋來。

那孤塚是沙洲的最高處了，不僅站得高，望得遠，亦可遠遠便能被望見。

她跳上那墳墓，回頭一望，只見一片蘆葦無際，遠處，隱隱可見山影，是了，時屬秋冬，水枯沙洲露出水面，形成一片沼澤。

果不出她所料，只一會工夫，湖上遠處出現了一個黑點，隨見白浪如絲，近了，現出一葉小舟，更近了，可不是漁哥，呔！該死的倩倩。

她轉過身去，任由湖上的勁風，吹拂得她衣袂飄飄。

若不是已發現了她，小舟豈會疾駛而來，待得已聽到了破水之聲，蕭丹才一飄身，縮身，再閃身，已隱於枯葦深處。

妙極，初時，她以爲那少年也會八卦九宮，奇門遁甲，敢情不過是巧植枯葦，就把所結的茅寮遮掩得天衣無縫，不到近前，發現不出那存身之處來。

蕭丹這裡鑽入枯葦叢中，那倩倩已捨舟登上沙岸了。該死的胎記，眞不明白，那麼一塊小小的胎記，怎會就令她認不出來，就活脫變成了另一個人！當眞是終朝打雁，倒被雁啄了眼，她戲弄人多了，却被這麼一片小小的胎記戲弄，甚至令她羞憤得尋死。

當眞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心想：若要我饒她這遭兒，非要她求我不可。想想，只要一抹臉兒，就變成了另一個人，多奇妙，多好玩兒。

不過也恨得咬緊了牙兒，只見那天殺的漁哥跳上了墳台，顯然不見了她，怔住了，四外張望。

是了，她自幼兒湖上打魚，長街賣魚，從小就不知何謂閨閣，何況小小年紀，劍術已造極登峯，日夜隨她爹苦練功夫，那還像個女孩兒，只怕她自己也忘了是女兒身，若不是蕭丹突然出現，那麼瀟洒又風流，撩撥得她情竇頓開，不怪扮成了漁郎，連蕭丹也騙過了。

「喂，你呀，我知是你，我老遠就認出是你了，趁早兒……出來。」

若眞已發現了她隱身之處，便不東張西望了，該死，竟仍粗着嗓門兒說，哼！蕭丹又恨得咬起牙來。若是沒被旗女說破，眞不相信她是女兒身，但仔細一瞧，可就越看越像倩倩了。

是的，是的！不怪認不出她來，那日在女山湖，馬上的柳腰在抱，何等軟玉溫香，冷月淒風的墳台邊，向她送抱投懷，又是何等溫婉？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人在畫圖中的倩倩，更是何等悲秋堪憐，感人也愛煞人。而今，却是粗着嗓門兒的漁郎！

是了，是了！那胎記，令人家一見，倍生憐惜，便喚不回那難忘深刻的記憶。

「出來，出來呀！」即使她聲調中透着焦急，蕭丹也不動心，因爲她仍然粗着嗓門兒。

顯然，她仍不知道，人家已知她是誰了。

她雖下墳台了，寒光一閃，她拔出了劍來，若然蕭丹仍有疑惑，也一掃而空了，目光之下，那劍發出的寒芒和那劍柄上的斑爛古色，

一見便認出是銀鬚叟之物，哼！

蕭丹暗哼了一聲，顯然她也自知，在陸地上，可不是蕭丹的對手。

不，也許她仍然只知她名叫丹丘生，即使她爹銀鬚叟是鹿杖翁那賊鬼老兒的好友，也不會說的，當然也不會說出她蕭丹的眞名實姓。但那晚蕭丹眨眼之間，力擒三狠，可顯露過眞實功夫，倩倩自然知道，瀟洒又風流的丹丘生，武功遠在她之上，也許正因如此，也才向她送抱投懷，一往情深。自恃的，便只有劍術了，蕭丹可不也見過她劍上的功夫，這倒提醒了她，可得小心些兒！

倩倩開始尋找了，凡是枯葦濃密，或是棚立之處，便小心翼翼用劍撥弄，不怕她不顯露出本來面目，那聲調因焦急，漸漸柔和了，只聽她說道：「你藏不了的，再說，水天茫茫，任你功夫再好，也不能一葦渡湖。你餓不餓啊，一定餓壞啦，出來啦，你這個……美人兒。」

一抹笑意，竟然出現在她的唇邊，必是又想到蕭丹的赤身裸體，蕭丹立即聯想到醒來時，掛在她嘴邊的邪笑，那牙兒便也咬得更緊了，覷定倩倩來到切近，倏地縮身，順着湖上遒勁的風勢，旋身再旋身。

那倩倩只顧撥葦尋找，竟沒發覺蕭丹已轉到她身後，但她一怔之下，毛骨悚然起來。

響聲，身後竟起了格格的響聲！

原來蕭丹恨起來，牙兒咬得格格作響！

倩倩本就加倍小心，一聽身後的響聲有異，却也了得，竟能沉着不動聲色，可惜晚了，就在她想霍地前竄旋身的刹那間，蕭丹出手更快，倩倩才那麼微一蹓腰，手肘和腰上一麻，便已動彈不得，手中劍幾乎在同一瞬間，已出了手。

「你你……」倩倩大叫：「你要做甚麼？」

提着她的寶劍，蕭丹已轉到她身前，還未打定主意怎麼懲罰她，倩倩已又叫道：「你敢！暗算人，算甚麼本事！你敢！謀殺……謀殺親夫！」

倒被她一言提醒了，敢情還以爲蕭丹未認出她來。

「你！你你……」

倩倩的心兒涼透，瞪大了一雙驚恐的眼兒，因爲蕭丹手中劍揮了起來，伸了過來。

曾經以爲蕭丹羞憤投湖自盡，現已落在人家手上，自不會饒她。

一寸又一寸，蕭丹前送的劍尖，已指正她的眉心了，哼了一聲，不由又咬了牙兒，切齒道：「你說，就這麼殺了你，豈不便宜了你這個該死的妞兒。」

啊！妞兒，那麼，人家已知她是誰了，靈魂兒歸了竅，倩倩閉上了眼兒，吐了一口氣。但臉上一涼，慌忙睜眼，頓見寒光一閃。

蕭丹已垂下劍來，手上怎麼紅紅的？

原來蕭丹已用劍尖挑下她貼在臉上的那塊「胎記」。

「嘖嘖！」蕭丹瞧了又瞧，就不知是用甚做的，說：「本是如花的嫩臉兒，貼上這塊東西，豈不大煞風景？」

倩倩也才知道怕來，眞是渾身都涼透了，那麼鋒利的劍，那麼薄的魚泡，而且緊貼在臉上，竟然用劍尖挑落下來，毫髮之差，她便能保得性命，也非毀容不可！

正因不傷分毫，也就不由她不駭然了，那臉色被嚇得白了，恨道：「那你，你這該殺千刀的丹丘生，還不放開我，你已知道我是誰啦，呔！」

她越是氣極敗壞，蕭丹的牙兒也就再也不咬，也咬不緊了，這一日夜都不會挑的眉兒，現在，挑起來了，而且挑得高高的，嘻笑又回到了她的唇邊，早在倩倩的臉蛋兒上擰了一把，摸一下，又摸一下。說：「你猜，會不會那麼容易？」

「你……你要做甚麼？」

「以牙還牙！」

倩倩大吃一驚，因爲蕭丹已抓住了她的衣領，她驚恐大叫：「不不！你敢！」

蕭丹緩緩地掃了一眼，暖洋洋的冬天的太陽高照，四外的枯葦在起伏搖曳，只有微波親吻着沙岸，掠水的小鳥在地上投下一掠而逝的一抹陰影。

早聽嘩的一聲，倩倩的衣衫已到了蕭丹的手中了。

那倩倩動彈不得，發出一聲撕破長空的尖叫，蕭丹兩手一搓，本已破裂的衣衫，便已片片碎了，倒嘻嘻笑，說：「別哭啊，美人兒，我變個戲法給你瞧。」

兩手一揚，迎着那湖上的勁風，片片碎的衣衫，登時化作萬千藍蝶，漫天飛舞。

那倩倩可不是已驚恐憤怒更急苦，早已淚流滿面，休道兩臂不能動彈，連頭兒也不能轉動，哀聲顫抖，叫道：「求你，別再……」

蕭丹倒更得意了，說：「好不好看啊，可惜不是彩蝶兒舞翩躚，妙極，美人兒，借你的褻衣用用。」

蕭丹撕裂的，適才還不過是倩倩那漁郎的藍布外衫；貼身的褻衣，却是粉紅翠綠，好不艷麗。

「不不……」



蕭丹笑在臉上，實恨在心頭，哪由得她分說，幾聲裂帛響處，倩倩已是一絲不掛，玉體橫呈，總算蕭丹應變得快，在她倒下之前，伸臂把她接着了。

那倩倩只驚極大叫了半聲，便已暈厥了，雖然動彈不得，但撕裂她貼身的衣裳，如何不被帶動，加上暈厥，那赤裸的身軀，便倒了下來。

蕭丹倒不由一怔！也有些兒後悔，當眞，這是光天化日之下呀！雖然她在蘆花堆中露體赤身，也羞憤欲死，何況是光天化日之下。

蕭丹不敢怠慢，慌忙解了倩倩的穴道。

「喂！你裝死也沒用。」蕭丹說：「我不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倩倩總算還有呼吸，雖然微弱，知道不是假裝的，是眞暈厥了。

就在這工夫，驀聽槳聲入耳，探頭一望，是那少年回來了，可着了慌，適才雖然過份了些兒，但她已先看清了，沙洲寂寂，並無他人。

要替倩倩着上衣裳，如何來得及，慌忙把倩倩抱了起來，鑽進那少年的茅寮，這倒不錯，可眞是以牙還牙了，忙把倩倩塞入蘆花堆中。

蕭丹這裡才坐直了身子，那少年已鑽了進來，她哪敢起身相迎，因爲慌亂間，並未曾把倩倩掩遮得嚴密，何況乾了的蘆花，輕若飛絮。

少年竟然湊近她身來，盯着她瞧，說：「賢弟，你大好了，怎不起身走動走動？」

聽得他一聲賢弟，蕭丹鬆了一口氣，不僅是她，便這少年，可不也一見如故，原來不過關心她而已。

西斜陽光，從枯葦的縫隙間洒落下來，照見蕭丹的臉兒紅紅的，忙不迭吸了一口氣，徐徐吐出，裝做散了功，道：「多謝兄長關心，我不過一時眞氣不能凝聚而已，沒事了。」

她也像少年一樣，改口以兄長相稱，那麼自然。

天下何其之大，不料竟在這水天茫茫的沙洲之上，遇到眞正同「道」中人。不僅同是武林中人，而且是頭角崢嶸出衆，不，簡直是出類拔萃，尤其是凜然正氣，令目空一切的蕭丹，也不自覺肅然起敬。

那少年又何嘗不相同，初時不過還當她是個怯生生的靦覥少年，那知一握她的手腕，竟然內功深厚，與之論道，竟然精闢之極，侃侃而談，滔滔不絕，幾令他驚爲天人，何況那是不自覺的，蕭丹佼好美丰姿，怎不樂與親近？

和蕭丹相同，自然而然，便一見如故。是以，本是陌生人，竟毫無陌生之感，眞像久已相識了。

那少年坐了下來，兩道濃眉兒蹙了起來，說道：怪，我已尋遍了魯橋，非但不見那漁哥，便……」

蕭丹幾乎啊了一聲，竟忘了這少年是去替她尋訪齊女的下落，忙道：「却是我大意了，忘了告訴兄長，我和那齊……我是說：紫煙蘿，其實並未進入魯橋，一到便進入那帶水閣的酒家。」

「正是，」少年道：「便那酒家，我也曾多次前往獨酌，那是進出魯橋必經之地，店家言道……」

「你笑甚？」

少年莞爾一笑，道：「賢弟休怪，那店家言道：任何人見過兩位，再不會忘，我問爲何？店家道：賢弟和那同行的少年……」

又笑，呔！蕭丹挑了眉兒，道：「必是說了不好聽的壞話兒。」

「正相反，」少年說：「是好聽的美話兒，說兩位美丰姿，端的好風采，見過的姑娘多了……」

蕭丹的臉兒登時熱了起來，一陣心跳，那眉兒，不僅挑了，而且挑煞，少年忙道：

「店家言道：見過的姑娘多了，却都不及兩位標緻。」

蕭丹才心定了些，還以爲已被人家看穿她們其實是姑娘了。道：「兄長沒正經，怎說這些閒話兒。」

「不然，」少年道：「便那店家，說得也再正經不過了，既然讚不絕口，自然一見便不會忘，若是多瞧兩眼，若說目送兩位下了漁哥的小舟，自也是情理之常了，說再沒見兩位返回魯橋，甚至也不見那漁哥再在魯橋出現，賢弟……」

「兄長有何話說？」

「便他等也在談論，也以爲奇，可知也留了心，是以我再不用查訪了，何況湖邊那水上人家，也異口同聲，如是言語。」

蕭丹早被少年盯着眼兒瞧得不好意思起來，幸好是坐着，便有些忸怩，倒也不顯眼了。

只見少年好生失望，眉兒揚了又蹙，說道：「賢弟，若不是確信你不會騙我，眞難相信，江湖中聞名喪膽的紫煙蘿，竟是賢弟一般好丰姿，翩翩少年。」

哼！蕭丹心下有些不是滋味兒，敢情人家心中只有一個紫煙蘿，道：「兄長，常言說得好，英雄出少年，便是兄長你，那常言也道得好，有道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兄長你不也英雄了得。」

少年朗聲一笑，道：「彼此彼此，便賢弟你，若論內功之深厚，我自愧也不如了，賢弟，實不相瞞，我姓張，雖然家譜亦無從稽考，

但古老相傳，實是漢留侯一脈，是以北來尋訪，皇天不負苦心人，竟被我尋訪到了這墳墓……。」

「啊！」蕭丹道：「我還以爲你是爲那太公兵書而來。」

少年正容道：「『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請問賢弟何解？」

蕭丹點頭，也不由肅然，道：「大道廢而後有仁義，智慧出，是以有大僞了。」

「說得好。」少年道：「若無戰亂，何用兵書，若無春秋戰國之戰亂頻仍，自也無孫子兵法其書了；若紂王不是無道荒淫，武王不以有道伐無道，又何來太公兵書，那姜太公必然也終老在磻溪垂釣了。何況……賢弟，你且看，那留侯的墓碑尚且剝落削化，便眞有此兵書，又豈能保存兩千年而不毀滅的？」

蕭丹道：「張兄休怪，是我失言了。」

少年又道：「實不相瞞，我本清靜無爲，之所以迢迢千里，北來尋訪，除了這留侯的遺蹟之外，好生仰慕兩位人物，紫煙蘿便是其一，傳聞聽得多了，渴望一會其人……。」

「那另一位呢？」

「嘿！」少年登時色舞眉飛，道：「令天下的怨女痴男，有情人得成眷屬……」

蕭丹竟然渾身一震，啊了一聲，道：「情俠希夷？」

那張姓的少年竟長嘆了一聲，道：「可惜，當眞是聽之不聞，視之不見，和那紫煙蘿相同，竟是神龍見首，無所不在，卻又無處尋訪，賢弟，是以……你現在該明白了，爲何聽你一說紫煙蘿便是賢弟你同行作伴的少年，我立即前往爲賢訪了。」

蕭丹大吃一驚，可不是爲了這少年，是她驀覺身後起了蠕動，而且，發出一聲呻吟。

是暈厥的倩倩甦醒了，倒把她嚇了一跳，這便是她啊了一聲之故。總算她應變奇快，把那呻吟之聲掩蓋了。但當着少年面前，再想閉住倩倩的穴道，已是不能了。

蕭丹反手在後，這是何處？怎麼軟綿綿的，慌忙捏了一把，大聲道：「好教兄長得知，那紫煙蘿其實非一人，她不過是其中之一，不過，令武林中人喪膽，倒多半是她，那情俠希夷麼，竟也相同。」

少年也啊了一聲，卻不過是興奮之極，道：「賢弟，這麼說，你也相識了？且慢，你怎說？難道這情俠希夷，也非一人？」

蕭丹的眉兒又揚了起來，難掩她的得意，心下一得意，又摸着那滑膩如臘，軟綿綿的地方，又捏了一下，只不過惜玉憐香，這番不是重重的捏一把，而是連捏帶摸，當眞，這是甚地方啊？

劇痛，啊呀！臂上近乎腕上處，一陣不是她即時警覺，差點跳了起來，若但仍然痛得她咧了嘴。

「你！賢弟，你做甚？」

「沒……沒甚麼，張兄，我還以爲被毒蛇兒咬了一口，敢情不是。」

她怎能說得出口，說被倩倩在她手腕上重重的擰了一下，不過，她也放心了，顯然甦醒過來的倩倩，立即知道面前有個眞眞正正男子漢在，不敢出聲，更不敢跳起來，那麼，這和閉她的穴道，也差不了許多，哼！她倒惜玉憐香，不料倩倩却這麼毒狠，手腕若沒青，必然也已紅了一大塊。

「蘆葦近水，難免有甚麼水蟲兒。」

「對！」蕭丹抬起臂來一瞧，可不是已紫了一大塊，難免就會轉青的，直恨得她又咬了一下牙兒，道：「我摸到滑膩膩的，一定是一隻肉蟲兒。」

少年一怔，道：「肉……蟲兒？這是甚蟲兒，不如咱們換一個地方，我不像賢弟你一般細皮嫩肉。」

蕭丹感到身後的衣衫，被輕輕拉扯了一下，自是倩倩一聽少年說她換位兒，如何不急！

她手腕上兀自疼痛，又摸到那軟綿綿的地方，不再惜玉憐香了，這番可是重重的捏了一把，諒她不敢叫出聲來。

倩倩可不是渾身都在顫抖，豈僅不敢叫出聲來，而且不敢再擰她了。卻有格格之聲入耳，祇不過輕微得只有蕭丹才能聽到，顯然倩倩恨得切齒咬牙。

「那敢情好……。」

蕭丹作勢要起身，但衣衫已被緊緊地拉住了，而且快速地連扯了兩下。

蕭丹不敢笑出聲來，甚至不能顯露在臉上，已改口道：「不過，那該死的蟲兒諒她不敢再咬我了，若敢再咬，咱們再換位兒也不遲，噯唷……」

少年說：「你又怎麼啦？」

「沒甚麼。」蕭丹說：「軟綿綿，滑膩膩，摸着眞舒服，我是說……花兒。」

「那來花兒？」

「蘆花，我是說蘆花呀。」蕭丹不只是嘴說，而且眞摸起來了，而且連摸帶捏，只不過這番輕憐蜜愛起來。

那倩倩不敢叫，不敢擰她，不敢抗拒，甚至不敢扭動，奇怪？不僅任由她撫摸輕捏，而且……而且渾身輕微地顫抖起來。

忽然，那少年啊了一聲，眼兒



發起亮來，說：「我明白了。」

倒把蕭丹嚇了一跳，道：「你明白了甚麼？」

「我明白啦，不是甚麼蟲兒咬你，賢弟你不過是在顧左右而言他。」

蕭丹這才鬆了一口氣，也輕輕地啊了一聲，說：「你到底明白了甚麼？」

「我知那情俠是誰了……」少年朗聲大笑，興奮得兩眼也發出了光彩來，說道：「敢情遠在天邊，好教我……哈哈！多時仰慕的情俠，竟是近在眼前，當眞，與紫煙蘿結伴同行止的，豈會是平常凡俗，敢情賢弟你便是情俠希夷！」

蕭丹見他如此興奮，不由也揚了眉兒，點頭，笑了，道：「這麼說，我不承認，也不行了。」

少年眉飛色舞，直搓手，道：「其實，我眞蠢，賢弟不但瀟洒又風流，俊美翩翩，當我發覺賢弟你的內家功夫精湛得令我敬佩，更知同行的人是紫煙蘿時，我就該想到的！」

「張兄言重了。」蕭丹道：「英雄出少年，張兄英姿颯爽，豪氣干雲，今日一見，張兄你額角崢嶸，內家功夫竟已造極登峯，好教人敬佩……」

本來只是摸來摸去的手兒，現在，呆了一下子，稍稍重了些，道：你聽到麼？不信你瞧瞧。」

「賢弟你……說甚麼？」

「我是說，」蕭丹忍住笑道：「我是說，不信你去水邊照影瞧瞧，張兄你的太陽穴高高地突了起來，頭角崢嶸，行家一見，便知張兄內功造極登峯了。」

那少年肅容道：「賢弟之言，我豈有聽不到的……」

蕭丹的手輕拍了一下，說：「你啊，可眞要聽清楚了。」

少年只道蕭丹在對他說話，道：「敢不聽清，卻是這才教我慚愧，不瞞賢弟，家父曾是武林中人，大江之南，在武林之中，卻也德高望重，仗義行俠，那時我還不過在孩提，家父北遊在山東道上，卻在除奸懲惡之時，被一個武功怪異，形如活死人的奇人碎裂了肩骨，幾乎性命不保……」

蕭丹啊了一聲，一雙眼兒睜大了，道：「後來，被人救了，卻因此，倒因禍得福，在那隱士的相助之下，不但治好了他的肩傷，而且修練了一身上乘內功……」

那少年大驚，眞跳了起來，道：「你你……賢弟，你怎麼知道？」

「我還知道，」蕭丹喜上眉梢，道：「從此以後，埋名隱其姓，自稱鹿杖翁。」

「你你……那麼，你認識家父？」

蕭丹喜極，簡直忘了形，那手兒又擰又拍，道：「你聽到啦，還是你爹的故人之子，啊，我是說，說……」蕭丹道：「我是說，張兄你還是我爹的故人之子，不瞞張兄，當年在山東道上，救你爹的，便是我爹，那賊鬼老兒，啊啊，我是說，那鹿杖翁，我小時候，不知在他身上，撒過多少泡尿……啊！」

她是大姑娘了，怎麼口沒遮攔，雖是實情，但這樣的話，怎能說得出口來，待得話出口，才驚覺了，便她再放浪不羈，在人家少年面前，也不禁臊得臉紅了，她自己樂而忘形，怎能怪人，臊得她重重地又在倩倩那肉厚的地方擰了一把，痛得倩倩渾身也顫抖起來。

啊呀！蕭丹慌忙縮回手，抬起臂來一瞧，只見臂上已多了一排牙印。

原來痛得倩倩一弓腰，恰好牙兒就夠到了蕭丹的手肘，恨得她一口咬下。

總算蕭丹撒手得快，但已留下深深的齒印了。

少年正驚喜之際，也不由一怔，道：「敢是那蟲兒又咬你？」

蕭丹揉着手肘，說：「可不是那該死的肉蟲兒，八成兒是非要我把她拍出來不可。」

惶急的倩倩切齒道：「你敢！我殺了你！」

雖然話聲是從咬緊的牙縫兒裡迸出來，語音甚低，但仍被那少年聽見了，道：「咦！這是誰在說話？」

「是我。」

蕭丹喃喃地說，令聲調含糊不清，道：「倒教張兄見笑了，是我一時……口快。沙洲荒寂，水天茫茫，那會有人來。」

那少年喜極了，自也不深究，蕭丹慌忙用言語岔開，說道：「張兄原來不是外人，那就再好不過了，莫非張兄北來，亦爲了尋人？」

那少年嘆了口氣，道：「倒也不是，後來我長大了些，風聞江湖傳言，山東道上出現了一個形似幽靈的奇人，不僅殺了無數六扇門中人，還重傷了一個江南去的大俠，只不過後來不知所踪，那時我已年長些了，也已隨同家叔練了幾年功夫，倒是想北上尋訪他老人家的下落的，却在那時，家父突然出現了，才知他已自稱鹿杖翁……」

蕭丹點了點頭，道：「令尊一世英名，不僅毀在山東道上，而且幾乎性命不保，無顏再見故人，倒也理解的，不怪他埋名隱姓了。」

「只不過，任我們如何追問，家父始終不說出這些年在何處，只和我們談了些無爲無爭的大道理。」

（未完‧三）

**上文提要：**燕北漢、杜一非在韓先晋率領下護送夏大人赴丹徒。燕北漢與杜一非奔揚州桃花院，燕北漢道出紫茄因知道陸鳳鳴與史重生之間的瓜葛而被殺人滅口，如今葉三妹必將要加害葫蘆姑娘，當杜一非、鳳千千、燕北漢三人到桃花院，撞到一幪面人來刺殺，被杜一非制了穴道，但幪面人已咬毒自盡，揭其面，却是史家之人，因此三人又奔赴史家探究原因調查眞相……



# 英雄夢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明查史府得結論 暗訪陸家探隱情

「便是去找尋犬子。」史何聖沉吟道：「舍弟亦很少出遠門，但他負責賬務，是以經常須外出收帳收租，兄弟如手足，我一向不管他，只從下人口中，隱約聽到他頗好酒色，常在外面拈花惹草，却不曾聽到跟甚麼惡魔來往之事。」

鳳千千問道：「他在外拈花惹草，你不管他？」

史何聖失笑道：「他年紀已一大把，我還管他，不尷尬乎？何況男人腰上有錢，拈花惹草，又不是甚麼壞事！」一頓反問：「兩位準備如何調查，要調查甚麼？」

杜一非不想說得太多。「咱們主要是想調查那個以匕首爲記的幫會，要想了解其幕後主腦是誰，至於如何調查，只能見一步走一步了，不知莊主有何建議？」

史何聖道：「兩位若需要敝莊協助的，但請開腔，你們可能是爲了正義，或者爲了好奇，但老夫因有失子之痛，比你們更想知道眞相！」

杜一非道：「有莊主這句話，咱們便放心了，若有需要自會向莊主求援。」

史何聖又道：「不如由老夫組織一隊忠心可靠的子弟兵，尾隨兩位，並隨時爲兩位效勞吧！」

杜一非道：「兵兇戰危，人多未必有用，莊主還是收回成命吧！咱們下一步將去丹徒，你若有消息，請派人到建康客棧報個訊。」當下兩人長身告辭。

到大廳，史何聖神態又變了，沉聲道：「兩位若沒有根據，便不可隨便誣蔑別人，若有燕北漢之消息，則希望報個訊，寒舍將有所報！重典，代我送客。」

杜一非和鳳千千離開了史家，心情比去時好多了，最低限度，解開了一個謎：史家之史何道跟尖刀會可能有關係，是以會派史重廉去殺相思以滅口。

此時看來，陸家、卜天闊和史何道都是一條線上的，却還不知葉三妹在那組織內擔任甚麼職務。耳畔忽聞鳳千千低聲道：「但願燕北漢不會出事。」

杜一非心頭猛地一沉，也低聲道：「咱們要否進內跟史何聖打個招呼？」

鳳千千抬頭見斜對面有爿麵店，乃道：「先別急，咱們到對面麵店裡等他！」不料兩人在裡面坐了兩頓飯工夫，還不見燕北漢出來，此時連鳳千千也沉不住氣了，霍地站了起來：「咱們進去看看！」

杜一非眉頭一皺，道：「再坐一會，如今史家只有史何聖一人，一切當由他作主，料他不會魯莽！」

鳳千千道：「小妹有點懷疑，



適才他說那些話的眞實性！」

杜一非搖頭道：「我看未必！而且他不見得會由正面出來，說不定他已由後墻離開，返回客棧等咱們！」

鳳千千瞪了他一眼：「那還不趕快會賬回店！」杜一非匆匆會賬，聯袂返回客棧，果然燕北漢已經在房內了。鳳千千道：「哈，原來你早在此休息，害得咱們替你擔心個半死！」

燕北漢抓抓頭皮：「在下本也想去找你們，又怕半路走岔了……」

杜一非忙道：「這些話都可以不說！燕兄進史家調查到甚麼否？」

燕北漢雙眼放光，道：「說來奇怪，今日小弟看到的那個史何聖，跟上一次的不一樣，証明當中有詐！」

鳳千千道：「上次見你那個其實是史何聖弟弟史何道，他如今已逃離史家了，詳情稍後再慢慢告訴你，你且說說查到甚麼事！」

「在下進內之後，便抓到一位家丁，嚴刑迫供，他說史重生死前一年，鬱鬱寡歡，且老是往外面跑，他跟其叔叔感情突然大增，經常見他到其叔書房談天，且一說便是一個時辰！」燕北漢吸了一口氣，續道：「她未婚妻是其叔介紹的，而最近一年，史重生手頭十分寬裕。我問他，史重生可有甚麼異常之態，答稱除了悶悶不樂，和常找乃叔談天之外，跟以前沒有甚麼分別！」

鳳千千問道：「除此之外，他還供些甚麼？」

「說史家財務已有危機，史何凡沒有兒子，他兒子是買來的！史何聖爲人十分明理，史何凡不大管事，但史何道對下人最好，賞賜也最多！」

杜一非與鳳千千對望一眼，心中有點失望，事實燕北漢調查到之情況，未能使整件事有突破性之發展，接着鳳千千便將他倆與史何聖見面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燕北漢。燕北漢興奮地道：「這樣說來，咱們此次還是有收穫！」

杜一非沉吟道：「不錯，最低限度，咱們已可以証實了史重廉是史家人，他跟史何道是一幫，與江湖上的某個地下組織有關係！而史重生很可能是有把柄被史何道抓住，因此便得聽令於他，甚至替他殺人，這已可以解釋，史重生爲何要捏造周千峯的罪名，又爲何在事後要殺你的原因了！」

鳳千千接口道：「因爲史重生已是這種人，是以以前很多你認爲不可能的事，如今都能得到合理之解釋了！」

燕北漢臉上也現出興奮之色。「是的，是以在下認爲不虛此行！咱們下一步是否要去調查卜天闊和陸家？」

杜一非頷首道：「不錯！咱們如今離揭開眞相只差一步，希望此行能使之水落石出！」

燕北漢自床頭摸出一瓶酒來，道：「今日咱們好好喝一杯！」三人在房內吃晚飯，又喝了酒，鬧至二更方着小二撤席，飯後，杜一非去茅厠。

燕北漢有點睏倦，正想上床，忽然窗子响起一陣有規律的，輕輕的敲動聲，燕北漢雙手不期然地抓起武器，忽然心頭一動，輕聲問道：「誰？」

外面沒有應聲，但燕北漢居然沒有懷疑，便將窗子掀開，只見窗外俏生生地站着一位黑衣美人，正是他期待中的人！他驚喜地道：「是你？」

駱尚賢低聲道：「稍候待杜一非進房，你便佯裝上茅坑，出來一下，我有話跟你說！」言畢香肩一聳，已消失在黑暗中！燕北漢呆了一陣，方放下窗子。剛重新把兵器放好，杜一非便推門進來了。

燕北漢道：「杜兄先睡吧，輪到小弟上茅厠了！」杜一非不虞有他，輕嗯一聲，便解衣上床了。

燕北漢出了院子，便見到駱尚賢站在茅坑旁邊，他走了過去，駱尚賢向圍墻指了一指，燕北漢會意，雙雙越墻躍了出去。燕北漢一落地便問：「你幾時來蘇州的？」

駱尚賢不答反問：「你們今天有何收穫？」

燕北漢道：「收穫很大……」接着便將經過告訴她：「咱們下一步便要去丹徒找陸家和卜天闊，相信水落石出之日已不遠！」

駱尚賢雙眼在黑暗中閃着異光。「你們收穫果然不少！不過陸雲龍可不是好惹的，你可要小心！」

燕北漢見她如此關心自己，心頭如閃過一道暖流，傻傻地笑了一笑：「我一切都會小心！陸雲龍是誰？」

「便是陸鳳鳴之父親！」駱尚賢道：「你回去之後，該怎樣做，不用我吩咐了吧？」

燕北漢抓抓頭皮，「恕我愚昧，聽不懂你的意思！」

駱尚賢伸出春葱似的指頭，在他額上輕輕戳了一記，「眞氣死人，甚麼都要挑明說！不許你告訴杜一非，說見到我！」

燕北漢哦哦兩聲，似懂非懂地道：「這個我常記在心裡，你放心！」

「哼，你若敢不聽話，我便絕對不告訴你葉三妹之下落！」

燕北漢心頭湧上一陣熱血，毫無顧忌地伸手抓住駱尙賢之手臂。「她在那裡，你快告訴我！」

駱尙賢輕輕將他的手撥開，似笑非笑地道：「你放心，我是不會讓她活下去的！她如今也在丹徒和江浦一帶，我如今便先走一步去找她，一有消息便會聯絡你！」

燕北漢趕緊加上一句：「咱們丹徒不是住建康客棧，便會住在東吳！」駱尙賢人已在對面屋頂上，回首向他揮揮手，便向遠處馳去！

駱尙賢之倩影早已消逝在黑暗中，燕北漢仍倚立在圍牆邊，良久方定過神來，默默返回房裡去，他人躺在床上，却睡不着覺，一閉上眼，駱尙賢之影子便似走馬花燈般，在他腦海裡轉個不停，他暗罵自己沒出息，迷上了葉三妹之後，立即又迷上了駱尙賢，好像登徒子一般，整天爲女人而忙碌。

次日下床盥洗之後，杜一非忽然問道：「燕兄昨夜睡得不好麼？怎地精神這麼差？」

燕北漢吃了一驚，含糊以對：「不會吧？小弟昨夜睡得很好哇！嗯，咱們還是早點上路吧！」

三人匆匆吃過早餐，買了三匹健馬，便踏上官途，放馬向西前進，一路上沒有阻擱，第三天上午便到了丹徒，燕北漢一想起又可見到駱尙賢，一顆心又興奮起來了，巴不得她立即在面前出現！

不料三人到建康和東吳兩家客棧查問，都未有韓先晉等人之消息，鳳千千吃了一驚：「他們在路上不會又出了意外吧？」

燕北漢道：「也可能他們臨時住進別的客棧去！」

杜一非沉吟道：「不必緊張，說不定他們走得慢，此刻尙未到達丹徒！咱們先在建康歇脚，再到各家客棧查詢一下！」

入了店之後，杜一非忽然問道：「燕兄，你說穆雙雙如今尙住在丹徒，還記得她家在何處麼？咱們先到她家走一趟，如何？」燕北漢自然不會反對，當下換了衣服，便引他倆去。

當日逃生急急如喪家之犬，又在黑暗中，燕北漢只記得個方向，找了好一陣方找到，他伸手拍門，一忽，裡面有人問道：「誰呀？」

燕北漢認得是穆雙雙的丫頭香蓮的聲音，乃道：「是我，香蓮姐請您開門，咱們有消息要告知你主母！」

木門拉開，果然是香蓮，她上下看了燕北漢幾眼，燕北漢忙道：「我便是上次到你家來的！」香蓮這才讓他們進去，先引他們到廳內，然後又去報知穆雙雙。

俄頃，穆雙雙出廳，衆人行禮之後坐下。穆雙雙着香蓮奉茶。問道：「原來是燕壯士，今日來訪，是否因爲有周郎的消息？」

杜一非快口道：「咱們是來告知你一個不妙的消息，周大俠已被史重生殺死了！」

穆雙雙花容失色，幾乎暈闕，鳳千千連忙伸手圈住其腰。「夫人節哀順變，目前要做的是如何替周大俠報仇！」

穆雙雙猛吸一口氣，珠淚如河堤缺口般瀉下，嗚咽道：「我一個弱女子，無拳無勇，如何能替周郎報仇？」

燕北漢乾咳一聲：「今日咱們來找你，便是想調查眞相，代你替周千峯報仇！」他拿眼望着杜一非。

杜一非問道：「夫人，咱們聽說史重生是因周千峯殺死穆雙雙，他才要找周千峯的，而當時周千峯也承認，的確會殺死穆雙雙……」

穆雙雙哭道：「奴如今不是好好地坐在你面前麼？而且他也不可能會殺奴，咱們恩愛得不得了，如膠似漆，他會殺我麼？」

鳳千千結結巴巴地道：「周大俠愛惜羽毛，不想讓人知道他……娶了你……把你安置這裡，可以証明他的心態……會否他故意承認殺了你，如此江湖上便不再有閑言閑語？」

穆雙雙道：「周郎不是這種人，他大可以說不跟奴在一起，你們確實知道周郎說過那句話？」

杜一非道：「夫人可否知道，還有另一名女子也叫穆雙雙的？」

穆雙雙苦笑一聲：「青樓中喚雙雙的女子，實在不計其數，推論若有人也叫穆雙雙的並不出奇！」

杜一非又吸了一口氣：「夫人是否確實知道有這麼一個女人？」

穆雙雙想了一陣，忽然道：「奴記起了，有一晚，周郎跟我閑談，突然提到有個女人假冒我之名纏他，被他趕掉！」

杜一非三人一聽，精神均是一振，異口同聲問道：「那女人到底是誰？後來如何？」

穆雙雙搖搖頭：「當時奴只是一笑置之，因爲奴對周郎極有信心，他絕不會因她而放棄奴，是以沒有詳問，而周郎後來也沒有再提及！」

杜一非看了燕北漢一眼，道：「很可能那女人不是好貨，後來又不斷去騷擾周大俠，周大俠一怒之下殺了她！」

穆雙雙道：「這倒有可能，不過你們了解了這件事，有何作用？」

「有作用！」杜一非道：「但如今不能多說，只能告訴你，史重生已死在燕北漢槍下，但咱們又查明史重生背後還有人，目前要對付的



便是這個人！夫人，此處未必安全，你須小心提防，或先到親戚處避一避！咱們亦不宜久留！就此告別！」

穆雙雙長身欲送客，燕北漢忙道：「夫人不必相送，以免洩漏行踪！」他們三個越墻而去。先到鬧市裡吃午飯，城中十分平靜，沒有一點異常。

鳳千千道：「咱們去陸家調查？」

杜一非道：「不，先回客棧！」返回客棧，韓先晉及夏言已到了。

杜一非見到韓先晉，首先問道：「韓兄路上平安吧？」

「託賴還好，只是不斷遇到一些不明來歷的踩線者，逼得咱們把行速減低，是以今天才到達，累你們久候了！」

「咱們也是今早方到！」

韓先晉目光一亮。「那必是有成績了！」他急不及待地拉他進房：「杜兄，可知那天襲擊夏大人的，是甚麼組織？」

「離那地步還遠哩！」杜一非扼要地將調查經過告訴韓先晉：「此案千頭萬緒，牽涉甚多，如今尙在抽絲剝繭之階段，距離水落石出尙遠哩！韓兄有何高見？」

韓先晉輕輕拍拍其掌背：「老弟天縱聰明，英華內蘊，相信你能使眞相大白於天下，這一點韓某絕不擔心，我擔心的只是夏大人之安危！」

「夏大人不是說他認得應天府府台麼？還有丹徒縣台，都應該先跟他們打個招呼！」

「早已派人去投函聯繫了，丹徒城不大，但却是藏龍伏虎之地，同時亦也藏汚納垢，須小心提防！卜天闊那裡去查過否？」

杜一非道：「一處是陸雲龍家，一處是卜天闊家，咱們都想去探察一下！」

「韓某責任在身，不能助老弟一臂之力，我着施天青及公孫嘯隨你們去，萬一有事，也可通風報訊和作接應！」

杜一非再三推辭，却抝不過韓先晉之盛意，最後只好接受。兩人又略說了一會兒，韓先晉長身告辭。「在下先去看看夏大人，若有消息再通知一下！今晚要闖龍潭虎穴，你們先計議一下，韓某着公孫嘯及施天青過來！」

俄頃，施天青及公孫嘯果然來杜一非房內，施天青不露聲息，公孫嘯却神色興奮地道：「杜兄，小弟願受你驅策，有甚麼吩咐，但說不妨，小弟雖能力有限，但絕對盡力而爲！」

杜一非頗爲感動，道：「有公孫兄此言，天下間還有甚麼事辦不成的？咱們長話短說，待小弟先將情況說一遍……」這一說足足說了頓飯工夫，方將此案來龍去脈交代清楚。「諸位還有甚麼疑問？」

施天青道：「有疑問慢慢再問，如今咱們是先去陸雲龍，還是去卜天闊巢穴？」

杜一非道：「這也是咱們今日要計議之主題，小弟想聽聽兩位見解！」

公孫嘯道：「小弟一切聽從杜兄之決定！」

施天青則沉吟道：「先去卜家可能很快便能得到眞相，但先去陸家，咱們掌握到之資料可能會較多，如此較有利咱們對付卜天闊！眞是各有千秋！」

燕北漢道：「小弟認爲卜天闊並不太可怕，憑咱們五個人去偸襲，成功之機會不小，相信陸家人多宅深，要想一擧得手，困難更大，何況咱們對陸家並不太了解！」

杜一非沉吟道：「那就先去找卜天闊，咱們之目的是將之生擒回來！則眞相很快便知道！今夜可能有一場惡鬥，大家早點休息，養精蓄銳好上戰場，尤其是施、公孫兩兄，沿途辛苦，更需休息！」

他們都休息了，唯有燕北漢恐忘記路逕，獨自一個跑出去踩線，他心裡渴望駱尙賢突然出現，可是直至他找到卜天闊之老巢穴，仍不見駱尙賢之踪跡！

*　*　*

二更之梆子聲傳來不久，杜一非便下床喚醒他們，每個人都換上黑色夜行衣，又交代了一下遇險時之聯絡訊號，然後悄悄出店。

燕北漢老馬識途，在前帶路。深夜，丹徒城靜得像一座死城，比起在秦淮河畔之金陵，實有天淵之別。未幾來至卜天闊巢外，依計劃，公孫嘯守在外面暗處，以便接應，其餘四人則翻過牆頭。

裡面靜悄悄的，連燈火也不見一盞，正因爲如此，大家心裡反而嘀咕起來，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杜一非乃將四人分成兩組，分左右沿過道前進。

過道上黑漆漆的不見一個人影，饒得四人都有一身武功，置身其間，心頭也有點忐忑。走了一陣，到了一棟小院前面，這個地方便是燕北漢來過的，因此他立即竄前。施天青十分機智，站在遠處看風。

燕北漢上了廻廊，在窗下凝神靜聽，裡面沒一絲聲響，是人睡着了？他大着膽子輕輕將窗子推開，定睛一望，房內空空盪盪，沒有人影。

他再到第二扇窗下偸聽，這次聽到裡面有個均勻之呼吸聲，說明裡面有人睡覺，乃輕輕推開窗子，一躍而進。

施天青見他進房，便奔前幾步

，蹲在迴廊外的一盆花樹後面。

且說燕北漢進了房，右手抓住一把刀，左手掠起帳子，身子俯前，手臂暴長，將刺刀按在床上那人的胸膛上！

那人在睡夢中驚醒，上身欲支起，燕北漢冷冷地道：「你給老子乖乖躺下去，否則取你狗命！我問一句，你答一句，若敢張叫，便莫怪我無情！」

那人呻吟一聲，低聲問道：「你到底是誰？」他一開腔，燕北漢不由一怔，原來是個女的！

「你是卜天闊的甚麼人？」

「我……我是他買來的女人……他可沒給我甚麼錢……你千萬莫誤會！」原來她還以為燕北漢是盜匪。

「卜天闊為何不在房內？如今在何處？這裡除了他之外，還有甚麼人？」

「有很多人，但我才來了幾天，不認識他們。只知有一個叫梅海的！」那女人十分合作，聲音放得很低，但每一個字又能讓燕北漢聽清楚。「他去了那裡睡，我可不知道，因為他有三四個女人。」

「另外那幾個女人住在那裡？」

「這座小院子有十來間寢室，奴不太清楚！」

燕北漢道：「老子且相信你一下，是以請你好好睡一覺！」言畢伸出食指點了其「黑甜穴」。當他再自窗口躍了出來，見施天青向自己招手，乃跑了過去，低聲問道：

「甚麼事？」

「杜一非他倆從左首那邊進去了，你找到人否？」

燕北漢乃將情況告訴他，兩人便走右首，那院子從正面看去，顯得不大，但走了進去才知道，事實上並不小，因為是長方形，而且高二層，看來還不止十間房！施天青輕功甚好，向上指了一指，隨即拔空躍起，燕北漢乃搜查樓下。

他找的又是卜天闊買來的另一個女人，心中暗罵道：「這廝倒是會享受！」正想出去，房門忽然被人輕輕推開，燕北漢吃了一驚，連忙封了那女人之暈穴，閃身站在床後。

只聽一個男人的聲音：「小燕，老大睡着啦，我來了！嘿嘿，今日俺一看你便知道你是個騷蹄子，好！俺就是喜愛騷娘子！」

看來這廝是卜天闊的手下，色膽包天，瞞着他主人來偷香，燕北漢暗暗高興，耳畔又聽那廝在嘟嚷。「嘿嘿！晚上吃飯時，你老向俺送秋波，這時候反而掛貞節牌，哼！別裝蒜了，待會兒，俺要你跪地求饒……」話未說畢，猛覺眼前一黑，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待他醒來時，眼前多了一團黑影，脖子上冷颼颼的，心中之慾火早已熄滅，張口欲問，却發不出聲來。只聽那人冷冷地道：「如今俺要殺你，猶如踩死一隻螞蟻，你最好乖乖答老子幾個問題，否則就算老子不殺你，只需將你倆的衣服剝光，明早卜天闊也不會饒恕你！」

燕北漢言畢，解了其啞穴，問道：「卜天闊如今睡在那間房？」

「他……他不在這裡，眞的！」

燕北漢沉聲道：「老實點！他到底睡在那裡？」

「睡在外頭……老許回鄉下去了，他去偷他老婆！」

燕北漢暗罵一聲，上樑不正下樑歪，難怪！乃又問道：「老許住在那裡？嗯！你帶我去！」他又封了其啞穴，一手捉着其衣襟，將他提了起來，再一手反扭其手臂，刺刀抵在他前胸，推他出房。

到了外面，黑暗中見到一個苗條的身影，低聲問道：「鳳姑娘，這廝說卜天闊今夜睡在前院！」

那個果然是鳳千千，聞言道：「待我去找杜一非！」燕北漢抬頭招手喚施天青下來，兩人推着那廝先走了。

施天青低聲問道：「為何晚上無人巡邏？」

「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咱們一向無人巡邏，但只要一招呼，便有許多人……」

燕北漢叱道：「閉嘴，少吹噓，卜天闊也不是甚麼三頭六臂的神仙！」

說着話已來至前院，那廝指着前門一扇門，低聲道：「那便是老許的房了！」

燕北漢狠狠地道：「假如你敢騙我，回頭便給你好看！」他一指封了其暈穴，將他放倒在地上，「施兄，俺從房門處進去，請你守在窗外！」他輕輕推門，不能動彈，一怒之下，用力撞了過去。

「蓬！」那房門被撞破，燕北漢再一脚將斷木蹬開，一頭鑽了進去，猛覺頭頂上勁風襲人，不由吃了一驚，刺刀忙向上一掠！

「鏘！」兩刀交擊，對方刀沉力猛，燕北漢五指拿揑不住，刺刀被磕飛，他經驗豐富，臨危不亂，忙向旁跨出一步，同時抽出背後之短槍來。

燕北漢尚未握緊，對方第二刀又砍至，燕北漢先不硬碰，閃開一步再將短槍分開，一手一枝，趁對方尚未收刀，短槍一招「葉底偷桃」，自對方刀下刺進，直抵對方脅下，這一招連消帶打，反將對方逼退一步！

「卜天闊，你死期已至，還不悔悟，將要死無葬身之地！」燕北漢憋足了氣，一搶先機，再不放鬆，一口氣攻了七八招，把對方逼退



三步！

窗子突被人拍開，黯淡之星光透窗而進，但這已足夠，燕北漢已看清了那人之面孔，是梅海不是卜天闊！他又驚又怒，厲聲問道：「卜天闊在那裡？」

梅海冷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卜老大正等機會要送你們進地府哩！」

燕北漢冷笑道：「不管怎樣，你都會比老子早點下地府！」他雙槍舞到急處，有如雙龍出海，殺得梅海只有招架之功，而無反擊之力！梅海之外形奸滑，身材比較矮小，但氣力甚足，刀法走的是剛烈路子，這十分對燕北漢之胃口，因此鬥起來十分順手！

施天青頭顱在窗外一探，燕北漢立即見到，忙問：「杜兄他倆呢？怎地沒有聲息？」

施天青道：「小弟也不知道，不過我去附近走了一匝，不見有人影，看來卜天闊不是在這裡！」

燕北漢怒道：「施兄請替我殺了那廝，他居然敢騙我，」回頭又對梅海道：「姓梅的，你自忖能勝得了俺一對短槍麼？卜天闊將你一人擱在此處，分明要你當替死鬼，你還替他拚命，莫非吃昏了頭。」

不料事實根本不是這樣，他們事先不知燕北漢會偷襲，甚至不知道他已來到丹徒，沒有準備，這一切全是那漢子提供假口供，造成之誤會，是故梅海悶聲不響，邊戰邊退，找尋逃跑之機會！

施天青忽道：「燕兄，小院那裡有人聲，待小弟過去看看，你可得小心！」

燕北漢道了一聲好，槍法突然一變，左槍挑開對方之單刀，右手槍直刺其胸膛！

梅海也非省油燈，輕呼一聲，扭腰閃開，不料燕北漢那刺出去的短槍原是虛招，這剎那手腕一抖，突然化刺為抽，短槍竟然使出短棍的招式，梅海虞不及此，腰上被抽個正着，身子不由自主地一縮，燕北漢左槍一落，槍尖刺在對方右臂上！

梅海受了傷之後，更加不濟，燕北漢却越戰越勇，他粗中有細，恐對方自殺，用話穩住對方，「其實咱們也知道這一切全是卜天闊之主意，只要你投降，肯跟咱們合作，咱們絕對不會為難你！」

梅海問道：「你說的話可是眞的？肯放我離開麼？」

「當然，俺難道有空一直看着你？」他趁對方說話分神，左手一翻，槍杆壓住對方之單刀，右槍槍尖指在對方的咽喉上，喝道：「還不棄刀！」

梅海在此時還能說些甚麼？只好乖乖拋下單刀，燕北漢收了左槍，用力封住其腰上之痲穴，直至此時，他才喘了一口氣！可是他不敢躭擱，一把抓起梅海，由窗子跳了出去，向小院奔去！

小院那裡，有人掛了一盞氣死風燈，人影綽綽，好些人鬥得正烈，燕北漢見杜一非袖子上有血跡，正揮刀鬥卜天闊，燕北漢大喝一聲，拋下梅海，揮槍衝殺過去：「杜兄，把卜天闊讓給俺！」

杜一非忙道：「不必，小弟只受輕傷，且此仇非報不可！」

燕北漢雙槍刺倒一個漢子，驚問道：「是他傷你的！」

「一時大意，中了暗算！」

鳳千千接道：「咱們聽你說卜天闊在前院，放鬆了警惕，杜大哥被他自門後跳出來，吃了一刀！」

燕北漢大怒：「都是那廝不好，連俺也被騙了！」他又羞又愧又怒，恨不得把那些妖魔鬼怪全殺光，是以出招更加狠毒，可是對方有十多個人，而燕北漢他們只有三個，一時之間想將他們全殺光，也不是輕易的事！

燕北漢恐夜長夢多，急道：「施兄，加一把勁！」施天青應了一聲，左手一揚，突然射出兩柄飛刀，旁邊一名漢子正在攻燕北漢，全沒有留意，被射個正着，燕北漢乘勢將他踢飛，喝道：「不怕死的便再來，要想活的便棄械投降！」

卜天闊厲聲道：「誰敢投降？逃到天涯海角，老子也要追你們的魂！」

杜一非笑道：「別吹牛皮了，你今夜自己便沒命了，還能奈別人甚麼何！」

卜天闊獰笑道：「老子就算死了，今後你們幾個日子也不會好過！」

「可惜咱們無一人是怕鬼的！」

「哈哈，你以為老子在說狠話？告訴你，老子死了還有別人，你們最多是遲老子幾天下地府罷了！」

杜一非緊問一句：「你死了，還有誰會令咱們害怕的？」

卜天闊冷笑道：「老子又不是三歲小孩，你休想在老子口中套到甚麼口風！」他鋼刀揮舞，拚命反攻。杜一非讓他一口氣攻了七刀之後，待他換氣動作稍慢之際，單刀一揮反擊，他攻勢比對方更猛！須知他受傷的是左臂，是以對他之刀法幾乎沒有絲毫影响！

兩人又鬥了二十多招，卜天闊恰好拚死使了一招「野火燎原」，全面進取，一招三式，但也因為他攻得太急，被杜一非抓到他之空門，只見他簡簡單單一刀直劈下來，刀光突斂，竟將卜大闊的一條右臂，劈落塵埃！

卜天闊忍痛問道：「你這是甚

麼招式？」

杜一非道：「這是任何人都懂得的『獨劈華山』！」

「獨劈華山，能破我這一招，荒謬！」

杜一非道：「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招式，只要有空門，最簡單的招式也能取勝，端視你是否用得恰當！」他踏前一步，劍尖抵在其胸膛上，「你如今還有甚麼話說？」

「沒有了，只想告訴你一件事，儘管你今夜取勝，但仍會遺憾的！」卜天闊突然狂笑起來，笑聲未了，嘴角已湧出一股黑血。杜一非大驚伸臂，揑開其牙齦，卜天闊語聲模糊地道：「你慢了一步，年輕人到底經驗不足，其實你已有了一次經驗，應該提防。杜一非，老子做了鬼也不會放過你！」

杜一非心頭一動，急問：「史重廉是你派出去的？」卜天闊沒有答話，因爲他已斷了氣，雙眼圓睜！杜一非負氣地將其屍體抛掉，喝道：「你們還不投降，難道眞要尋死！」

那些大漢尚在猶疑，燕北漢道：「不必多費唇舌，先殺光他們吧！」

鳳千千接道：「不錯，跟這些人還講甚麼道義！」如此一來，那還未死之八九個大漢便都棄械投降了。鳳千千又問：「除了你們這些人之外，還有人麼？」

一個漢子道：「還有些女人和老弱！」

燕北漢扯着他，道：「帶俺去喚他們出來！」杜一非和鳳千千則將那些人之痲穴全封住，施天青走到花叢下一望，梅海已死了！他不是服毒，而是被人以刀紮進胸膛致死的！

施天青將情況告知杜一非，杜一非冷冷地道：「是誰殺死梅海的，只要承認，咱們絕不爲難他！快說！」那些漢子一齊表示不知道。杜一非道：「若被咱們查出是誰幹的，可不客氣！」

施天青見那些漢子還不答話，接道：「誰看見梅海被殺？誰提供線索，有賞！」

一個漢子立即道：「俺看見有個人在樹後走過去，好像是個女的！」

另一個接道：「是個女的！是卜老大的舊相好葉三妹，她殺了人之後，弓着腰走了！」

鳳千千忙問：「她離開此地，還是只離開小院？」

那漢子結結巴巴地道：「這個俺便不知道了，只看見她向外面跑去，咱們以爲她去搬救兵，因此也沒留意！」

第三個漢子道：「不錯，她臨走時還向咱們打了個手勢，暗示咱們噤聲，俺還以爲她準備偷襲你們哩，是以沒有開腔！」

施天青斥道：「胡說，爲何咱們三個會沒看見？」

「因爲當時你們三位都背向着外面，當然沒看到！」

說着燕北漢已將屋子裡的四五個女人和幾位老僕趕出來，他與冲冲地道：「待俺把梅海抓來審問！」

施天青吸了一口氣：「他已被葉三妹殺死了！」

燕北漢像受傷的兔子般跳了起來，叫道：「甚麼？那臭婆娘呢？她在何處！」他提着槍轉頭回望。

鳳千千道：「若適才你沒找到她，我猜她大概已溜走了！」乃簡單地將葉三妹暗殺梅海的情況告訴他。

燕北漢胸膛不斷起伏着，道：「那咱們還站在此處作甚？快去追她！」

鳳千千道：「第一，咱們不知她去了何處，此時去追踪已經太遲；第二，這些人說不定也知道些秘密。還是先處理他們！」

燕北漢沒好氣地對那些漢子喝道：「你們趕快把知道的秘密供出來，否則老子便揑破你們的卵子！」

一個漢子苦着臉道：「大爺，你要咱們說甚麼？」

鳳千千道：「慢慢來，咱們分開四組審問，這樣他們便不敢亂作供，哼，只要讓咱們看出誰在騙咱們，咱們便殺了他！」

四人各提兩個大漢在小樓內審問，過了頓飯工夫，又集中在一起，商量了一陣，決定請夏言及韓先晋他們搬進來住。當下由杜一非回去通知他們，其餘三個則留在卜天闊老巢。

一夜無事，直至天色大亮之後，韓先晋、胡通宇等人才護着夏言搬了進來。所幸一切均是現成的，稍爲收拾一下便能住人。

韓先晋到書房跟杜一非、燕北漢商議。「聽說你們略有所獲，可否先告訴韓某？」

「正要告訴你！」燕北漢急不及待地道：「咱們從卜天闊的手下口中知道他背後還有人，只是他們地位太低，不知道那人之身份！」

韓先晋道：「這一點韓某早已料到！還有其他消息麼？」

杜一非道：「他們知道每隔十天至半個月，便有個人來找卜天闊，往往此人來後，他們便有所行動，估計這些人是來下達命令及指示的！」

「是有專職人員聯絡，或經常更換人員？」

「一共只有三個人出現過，最常來的是一個姓顧的漢子，上次來此至今已有五六天，估計再過幾天



又會再來，是故咱們準備在此等他，不過葉三妹已經溜掉，又怕消息外洩，是故請夏大人搬過來，引對方出手！」

韓先晋皺眉道：「如此不是太冒險了吧？萬一對方人多，咱們護不住夏大人，可要成爲罪人！」

杜一非道：「咱們也想過這個問題，因此請官府暗中派人埋伏在附近，屆時裡應外合，便能將對方一網打盡！」

韓先晋沉吟道：「咱們是否能將葉三妹追回來，如此便安全了！」

燕北漢道：「俺恨不得立即殺了她！問題是不知她去了何處！」

「諸位有否考慮陸雲龍家？」

燕北漢呆了一呆，問道：「韓兄認爲那婆娘會匿在陸雲龍家裡，就算咱們找上門去，人家也不會承認！」

韓先晋道：「三更半夜她一個人能去那裡？假如陸家跟他們是一條線上的，可能性絕大！」

燕北漢搖頭道：「但那婆娘殺了陸雲龍之三子，她還敢去？只怕未必是同一條線的！」

韓先晋嘆了一口：「若他們不是同一條線的，便更加痲煩了，因爲目前已沒有新的線索，可供諸位調查追踪！」

杜一非道：「如今且派人到陸家外面監視，今天晚上咱們再上陸家要人！」當下就此決定，乃將卜天闊之手下，分開關在兩間房內，丫環和伙頭則放出來，煮飯燒菜，都有人看着。

傍晚，官府已悄悄派了三十多個軍士，化裝埋伏在卜天闊老巢附近，另外有三十多人埋伏在陸雲龍家四周。陸家一切正常，連出入之人也不見得異於平常。

到晚上，衆人吃飯時，又再商量，夏言道：「下官提議諸位若到陸家，最好是光明正大地求見，他到底與卜天闊不同，即使他兒子有點令人懷疑之處，陸雲龍本人是否犯法，咱們沒有一絲証據，若讓他知道官府亦插手此事，事後讓他反咬一口，說咱們擅闖民居，豈非更加痲煩？而且也要連累了官場上之朋友！」

燕北漢道：「俺才不相信陸家不犯法！他們霸佔良民田產便罪不可恕！」

夏言含笑道：「問題那不是諸位可管的！」

鳳千千婉轉地問道：「咱們光明正大求見，若他們一概否認，又有甚麼辦法？反而要打草驚蛇！」

韓先晋道：「既然已動用了官府的力量，請考慮夏大人難處！他們眞要一概否認，也未必能推卸得掉，須知百密一疏，若他們幹過壞事，咱們自然有辦法調查得到！」

杜一非輕嘆一聲：「目前也只好見一步走一步！」當下就此決定，飯後杜一非先跟諸人商議，將自己之計劃說了一遍。「請施兄及燕兄暗中潛進陸家，咱們來明的，兩位暗中調查！」

燕北漢喜道：「好，這才有點意思！」當下出門又請韓先晋在陸家外面指揮。杜一非與鳳千千方手捧拜帖、直趨陸家。

陸家果然不愧是丹徒之首富，那棟院子十分宏偉，門外一對石獅子齊人高，八級石階寬及丈二，門簷下掛着一對風燈，大門外立着兩位魁梧之家丁。

杜一非向鳳千千打了個眼色，不慌不忙地走上石階，那兩個家丁未待他走近，便轉身攔住他們，「你們是誰，來陸家何事？」

杜一非遞上拜帖，道：「在下杜一非與鳳千千專誠來拜訪陸老爺，煩請通報一下。」

左首那個道：「老爺身子欠和，這幾天不見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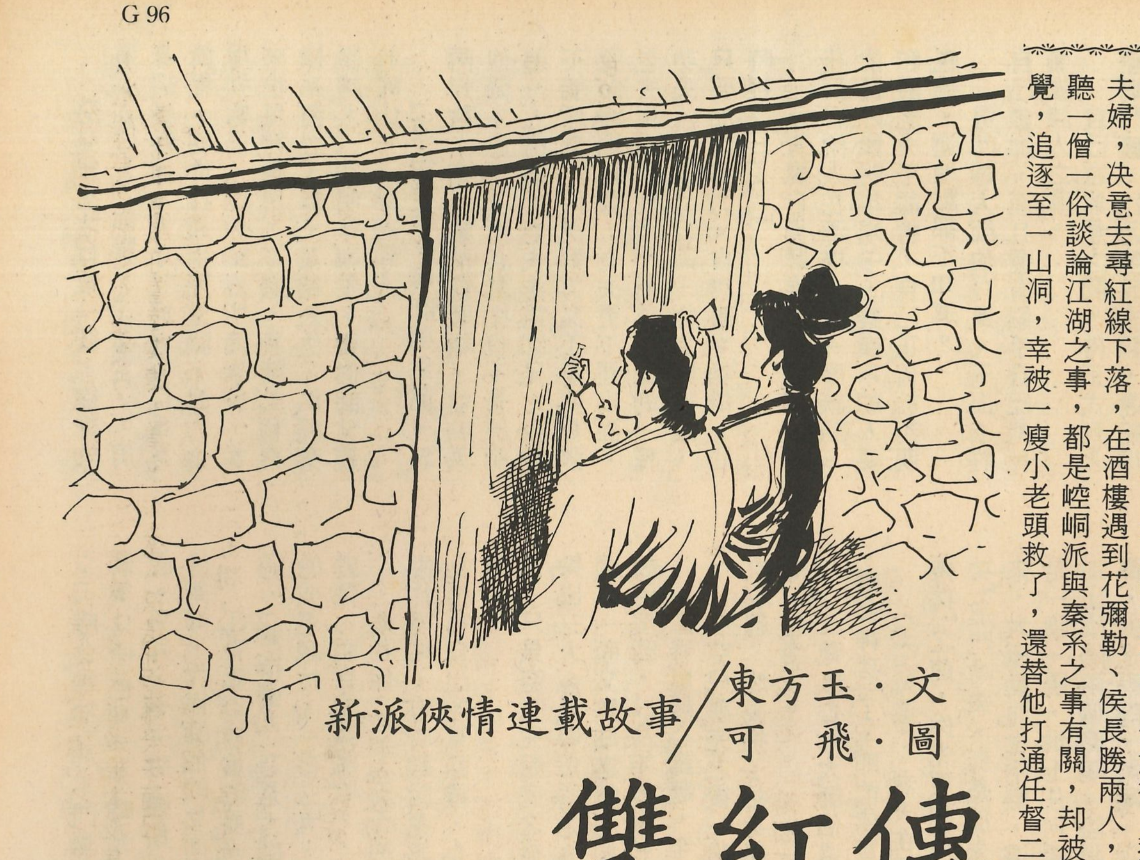
鳳千千道：「咱們來此，乃是與陸三少爺之死有關，而且咱們非進不可，煩跟老爺說一句，何況咱們不會躭誤老爺的休息時間。」那兩個家丁低頭商量了一下，左首那個進內通報，右首那位留了下來。過了一陣，那位家丁折回來，道：「兩位請跟我進來！」他引杜一非和鳳千千進去，繞開大廳，走過道至中堂，裡面有座小花廳，通花窗子對着院子內之花花草草，假山小亭，眞是幽靜。「老爺在更衣，稍候即至。」俄頃，丫頭送上香茗。

又過了盞茶工夫，方見一位精神奕奕之漢子，引着一位五十多歲，錦衣玉帶，臉帶威嚴的漢子出來，杜一非料他便是陸雲龍，看他健步如飛，並無病容，心中了然，乃長身迎接。

那人果然是陸雲龍，只見他抱拳道：「老朽陸雲龍，雖然長期躭在家裡，也常聞兩位大名，今日有機相會，實乃快慰平生。」雙方寒暄了一陣才坐下，陸雲龍開門見山地問道：「未知兩位吃過晚飯否，更不知駕臨寒舍，有何指教？」

杜一非望一望他身邊的漢子，陸雲龍會意，忙道：「待老朽來介招一下，他是寒舍之總管，姓楊雙名飛虹，乃老朽之心腹，對寒舍忠心耿耿，貢獻良多，兩位有話但說不妨。」

杜一非乾咳一聲，道：「陸老爺如此爽快，在下也用不着轉彎抹角，不妨坦誠相告，是次來此，是有幾件事想跟陸老爺商量的，嗯，未知您是否認識一個少婦，名喚葉三妹者？」



#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 巧逢失散蘭弟　傾訴別後奇遇

**上文提要：**紅線盜了金盒交薛嵩，在田王府盜了一柄寶劍，交由黑摩勒轉贈江青嵐，再由崔文蔚夫婦轉述經過，江深有感觸，眞有名劍易得，美人難求之感，傷愈後，拜辭崔氏夫婦，決意去尋紅線下落，在酒樓遇到花彌勒、侯長勝兩人，詐醉竊聽一僧一俗談論江湖之事，都是崆峒派與秦系之事有關，却被兩人發覺，追逐至一山洞，幸被一瘦小老頭救了，還替他打通任督二脈……

江青嵐心頭猛喜，再運了一會功，才站起身來，噗地向瘦小老人拜了下去，口中說道：「承蒙老前輩成全，晚輩……」

瘦小老人不等他說完，揮手說道：「小娃兒，你站起來，老夫有話問你。」

江青嵐此時對這位瘦小老人感激無限，聞言立即躬身起立。

瘦小老頭問道：「小娃兒，你可知我是展元仁何人？」

江青嵐心中一動，忙道：「晚輩愚魯，還請老前輩明白示知。」

瘦小老人忽嘆口氣道：「展元仁正是老夫同門師弟，十七年前，他得罪秦嶺系，老夫爲了兩派之間，淵源極深，才要他隱姓埋名，退出江湖，這許多年來，老夫無時不在念中，十七年韶光，白了少年頭，展師弟果然謹守訓誡，絕迹江湖，但兩派之間的裂痕，不但沒有隨着時光冲淡，却反而愈來愈尖銳，說來豈不可慨？」

江青嵐猛然一凜，眼前這位瘦小老人，原來竟是自己大師伯空空兒？

不，自己尚未正式列入崆峒派門牆，那能稱他「大師伯」？

心念急轉，連忙俯伏在地道：「老前輩原來就是空空老前輩，請恕晚輩不知之罪。」

瘦小老人點頭道：「不錯，人稱『妙手空空』的，正是老夫。孩子，你知道展師弟既然傳你本門心法，因何不讓你正式拜師，列入崆峒門牆？」

江青嵐道：「晚輩聽展老夫子時常說起，江湖上各門各派，規律不同，有的門派，必須經過掌門人允准，才能收徒，晚輩猜想，展老夫子也許爲了這一點，才不令晚輩正式拜師。」

空空兒呵呵笑道：「總算你聰明，孩子，那你當着老夫面前，怎的還不改口？」

江青嵐聽得心頭狂喜，不由暗罵自己糊塗，面前這位不就是崆峒派掌門大師伯嗎？

自己怎不當面求他，還要等他開口？

當下連忙拜下去，口中說道：「弟子江青嵐，叩見大師伯，多蒙大師伯栽培。」

空空兒這回受了他全禮，臉色一沉道：「你從現在起，已正式列爲崆峒派弟子，只要你恪守數千年來固有的倫理道德，戒淫戒殺，非到萬不得已，不可恃技凌人，逞強好勝，本門雖無明文戒條，但如有爲惡，不但追回武功，還要立取性命，今後你得好自爲之。」

莫看空空兒生得又瘦又小，但嚴厲起來，却着實令人不寒而慄。

江青嵐心中一凜，連連應是。



陸雲龍沉吟道：「不認識，未知杜少俠爲何將她扯上寒舍。」

鳳千千雙眼盯着陸雲龍，道：「此事非同小可，請陸老爺坦誠相見，以免自誤！」

楊飛虹接腔道：「鳳女俠此話是何用意，盼能詳告。」

杜一非接口道：「因爲陸三少爺，其實是死在她暗器之下，燕北漢只是代罪羔羊。」

此言一出，陸雲龍及楊飛虹均是一呆，異口同聲問道：「此話當眞？」陸雲龍更問：「你們可有証據，証明犬子是死在那婆娘手中的？」

杜一非一聽其語氣，心中雪亮，却故意道：「陸老爺若不相信，大可以請她出來，當面指証。」

鳳千千忙加上一句：「陸老爺，明人不說暗話，咱們知道她躲在府上，否則也不會找上來，難道不怕陸老爺反咬一口？」

陸雲龍臉色一陣靑，一陣白。「你們若不說清楚，老夫亦無可奉告。」杜一非乃將所知覆述一遍。陸雲龍道：「這是你聽燕北漢說的。」

杜一非坦然道：「不錯，因爲我相信燕北漢是位老實人，也是條漢子，他絕不會騙我，換而言之，我相信他的話，問題是晚輩弄不清你跟她之關係！」

陸雲龍臉色再一變，澀聲道：「事實上老夫跟她根本沒有甚麼關係，只是她認識犬子而已。」

「她認識陸鳳鳴？」杜一非趕緊再問一句：「假如陸老爺不認識她，又怎會收留她，似乎未能自圓其說。」

陸雲龍臉色甚是難看，半晌才道：「老夫跟她只有數面之緣，不知其底細，至於說老夫收留她，絕無根據，我只是個生意人，只對錢有興趣，對這種善於揮槍舞棒的女人，絕不感興趣。」

鳳千千索性再說謊到底，道：「但昨天有人看見葉三妹越牆進貴宅，而事後一直不見她離開。」

陸雲龍臉色更是難看，輕哼一聲，轉頭對楊飛虹道：「楊總管，你去替老夫過問一下，看誰有這個狗膽，敢收留她。」楊飛虹走後，他又道：「兩位，此事老夫的確不知道，哼，假如老夫找到她，也要問個清楚，她爲何這般狠心，要殺吾兒。」

杜一非道：「據咱們所知，她背後還有人，抓她是爲了追查幕後人。」

陸雲龍臉色又微微一變，但迅即恢復常態。「兩位除此之外，尚有何事求見老夫？」

鳳千千道：「咱們斗膽再問陸老爺一件事，你知否令郎跟葉三妹之關係，若說完全不知道，誰也不相信，再者，所謂知子莫若父，令郎在外面幹些甚麼事，你也該有所耳聞吧！」

陸雲龍道：「老夫只知不肖子跟葉三妹是好朋友，據說是在江湖上認識的，但交情不深……」

杜一非截口道：「陸老爺所言全部屬實？」

陸雲龍怒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因爲據咱們所知，令郎當日見到葉三妹時，全不認識，這跟老爺子所述有出入。」

「但老夫的確見過她，是一年多前，犬子帶她來寒舍小住的，寒舍還有許多人見過，你不相信，大可以去問一問。」

杜一非道：「對不起，老爺子不必生氣，晚輩只想查明眞相而已。」心中却想道：「若陸雲龍所述是事實，則陸鳳鳴見到葉三妹只是假裝不認識。然則她是如何騙取陸鳳鳴信任，謊言要暗中協助陸鳳鳴，殺死燕北漢？唔，必是如此。」

耳畔又聞鳳千千道：「老爺子不必生氣，請繼續說下去。」

陸雲龍說得很簡單，也很快。「犬子年紀已不小了，大丈夫志在四海，他在外面結交了甚麼朋友，做過甚麼事，我這個父親，又怎會每事均知。何況他一向怕我，若做過不該做的事，更會隱瞞。」

杜一非道：「這個咱們倒相信老爺子，但事後難道老爺子不進行調查？」

陸雲龍冷冷地道：「老夫也是常人，怎會眼睜睜讓兒子被殺，而無動於衷？我派了許多人追查燕北漢，便是爲了了解眞相，可惜至今未有其消息，聽說兩位跟他很熟，且常在一起，可否告訴老夫，他如今在何處？」

他話未說畢，外面傳來一陣喧嘩聲，陸雲龍勃然大怒，喝道：「誰在外面亂吼！」

剎那間，只見楊飛虹跑了過來，低聲道：「老爺，那燕北漢闖了進來，跟葉……葉三妹打了起來。」

這剎那，陸雲龍及杜一非都仰起頭來，陸雲龍脫口問道：「你說甚麼，燕北漢幾時進莊的，葉三妹又……怎會出現！」他驀地站了起來，跺足道：「眞是氣煞老夫也！」

忽然目注杜一非，「燕北漢是你悄悄帶進來的？」

杜一非搖首道：「非也，若是晚輩帶他來的，必然光明正大與你相見！」

楊飛虹輕咳一聲，「老爺，這件事如何處理？」

陸雲龍怒道：「快帶路，老夫要親自見見他倆。」（未完・九）

空空兒這才口氣一緩，徐徐的道：「孩子，你服了『坎離丹』，周身經脈暢通，方才又經老夫以本身眞氣，助你打通生死玄關，眞力也增强數倍，以你師傅所傳拳劍，本來也足夠應用，不過，展師弟和秦嶺系舊怨未釋，又結新仇，風聞秦嶺諸人，在明年端午，要你師父親赴崤山，了斷過節。

「這場是非，展師弟爲潞、魏兩州數十萬生靈消敉戰禍，並非爲他個人恩怨，而且其中也不是展師弟一人所爲，老夫身爲師兄，自然不能厚責，何況對方又不是明目張膽向崆峒挑釁，老夫更不便出面。老夫現在傳你本門最爲難練的一種功夫，『離合神功』，你玄關既通，只要加倍努力，自可事半功倍，屆時趕往好了。」

江青嵐自從聽侯長勝通臂猿和花彌勒兩人在酒樓上的一席談話，依稀好像明年端午，秦嶺系的人要和展老夫子攤牌，自己正苦於不明底蘊，連地點都不知道。

這回聽大師伯口風，不但准許自己參加，而且還有假手自己對付秦嶺諸人之意。

自己在無意之間，得正式列入崆峒門牆，打通生死玄關，還能得傳「離合神功」，心中如何不是歡喜若狂？

他恭立一旁，隨聽空空兒又道：「『離合神功』爲本門無上絕學，最少只怕也需三月時光，方有小成。另外，老夫將『彈指金丸』也一併傳你，作爲師伯的見面禮罷！」

江青嵐以前曾聽展老夫子提起過，「彈指金丸」乃是大師伯空空兒的成名絕技，一發三丸，不但彈無虛發，而且能發能收。

大師伯「妙手空空」的外號也是由此得來，這時聽說還要把彈指金丸作爲自己的見面禮，心頭更加驚喜。

只見空空兒說完之後，從懷中掏出三丸金光燦然的金丸，隨手遞過，一面又詳細講解，如何運指，如何使勁，以及如何收發由心。

江青嵐靜心諦聽，牢牢記住。

空空兒講完之後，吩咐他把金丸收起，然後拍了拍身邊地上，叫他一起坐下。

江青嵐心知大師伯這回要傳他「離合神功」了，即忙依言坐下。

空空兒道：「老夫在傳你『離合神功』之前，你先要知道，『離合神功』這門功夫，那是從先天太極而來，太極動而生兩儀，這兩儀，就是一陰一陽，世上任何學問，都脫不出陰陽兩個範疇。陰陽兩字的解釋，就是動靜、柔剛、正反、虛實，也就是離與合的作用，是以『離合神功』如果凝虛成力，可以裂石開山，無堅不摧，引力返虛，則又動中生靜，雖攖而寧，所謂『離即是合，合即是離，離合隨心，以意却敵是也。』」

空空兒說出「離合神功」的眞諦，江青嵐簡直聞所未聞，而且也從未聽展老夫子向自己提過，足見本門這種曠世武功，恐怕連展老夫子也僅是耳及。

不是嗎？大師伯曾說，這是本門最難練的功夫，自己居然機緣巧合，有此奇遇。

他聽得如醉如癡，心中之喜，實在難以形容。

空空兒望了江青嵐一眼，微微點頭道：「以你的資質，和目前的功力，如果苦練三月，不難達到三兩成火候，要去對付秦嶺諸人，也可勉强夠用了。」

說着，就把「離合神功」的口訣逐句解釋，傳給了江青嵐。

好在江青嵐對崆峒內功心法早已有了根底，雖覺與平常練氣，稍稍有異，但終究路數是一條的，所以一經空空兒不厭其詳的反覆解說，自然容易領悟。

空空兒傳完口訣，接着說道：「孩子，從現在起，你就得在這裡按我所授，用心勤練，莫負老夫期望。此時可往山下，先去採購些乾糧雜物備用，老夫也另有要事，即須遠行，端午事了之後，要你師父來崆峒見我。」話才說完，全沒見他身形晃動，却已飄然出洞而去。

江青嵐急忙跟出洞去，那兒還有空空兒的踪影？

心中一陣怔然，祇得依着吩咐，在樹林中，找到自己馬匹，下山採購了不少糧食，然後把馬匹依舊拴在林中，自己回轉洞中。

他心中雖然惦記着紅線姑娘，可是明年端午之會，秦嶺系廣約助手，聲勢盛大。自己恩師展老夫子隱姓埋名，退出江湖十七年，平日既無朋友往來，他也斷不會去找人助拳，這樣，可能只有他隻身赴會。

自己得到大師伯的傳授，在短短三月工夫，練成「離合神功」，去和人家少說都有數十年功力的人比鬥，而且此舉又關係着崆峒一派聲譽，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他越想越覺得責任重大，冷汗也汨汨的沁了出來。

暫時只好抛開私人情愛，練功要緊，當下就依着口訣，盤膝坐定，摒除雜念，練起功來。

初時，還覺得大師伯傳給自己的口訣，和內功吐納功夫不過稍稍有異，那知做了一會，只覺在一吐一納之間，根本和內功心法大異其趣。

尤其吐氣之時，似乎有一股奇大力道隨着吐出，被那石壁反震回來。



自己因吐氣後，全身均已放鬆，故而被那反震之力，撼得搖晃不停。一到吸氣之時，又好像從石壁上反射出一股巨大吸力，把自己的身軀吸得要往前飛出。

心中不由十分奇怪，離合神功，大師伯說是本門中最難練的功夫，何以自己才一練習，便有如此反應？

他那裡知道，跟八臂劍客展元仁所學，原是崆峒派無上心法的正宗功夫，在內功方面早已打下了深厚基礎。

黑衣崑崙給他服下的那顆「坎離丹」，又是暢通練武人全身經脈的靈藥，再由崆峒派一代宗師空空兒以本身眞元輸入體內，替他打通生死玄關。

只此一點，普通修練內功的人用上一甲子工夫，恐怕也不一定可以達到。

這在江青嵐來說，短短時間之內，何異脫胎換骨，是以練起「離合神功」來，也就有水到渠成，毫不費力之感。

一連半個月過去，那本身眞氣的反震和反吸之力，却與日俱增，越來越大。

先前自己盤膝而坐的身軀，在一呼一吸之間，大有被震撼得要離地飛起。

現在震力雖大，但身軀却已穩如泰山，紋風不動，心知這是「離合神功」的進步之徵，自然更加不敢稍懈，日夜苦練。

這樣又練了半個月，那震力吸力却又一天天的減弱下來。

等到一月之後，反震和反吸之力，竟然消逝殆盡，一無所覺。

江青嵐不知自己到底是進步，還是退化？又苦於無人可問，只覺自己每次運功，確實已做到了返璞歸眞，心性空靈，無所思也無所覺的境界。

山中無歲月，他除了練功之外，練劍、練彈指金丸，現在都純熟了，自己也覺得如今迥非往昔，但已經到了何種程度呢？誰都不知道，包括他自己在內。

山中下了幾場大雪，現在積雪開始融了，這該已到了春天。

三個月，也相差無幾。

江青嵐在三月之中，也時常想起姨父、姨母和表哥，還有那個和自己萍水訂交的小兄弟瀾兒。重傷中，待自己如家人的崔文蔚夫妻。

但每一想起這些人，就會同時浮起另外一個人的倩影。

那就是平日艷若桃李，凜若冰霜，但在臨去時，輾轉託人送自己七星劍的紅線姑娘。

「善自保重！」這句臨別贈言，江青嵐每天都要默誦幾遍。

一個出身豪門的公子哥兒，居然會在黝黑狹小、一無所有的石窟之中，一住三月，這也可算是奇蹟。

現在，他決定出去了，離開端午，雖然還有四個多月，但趁着這段時間，也可順便尋訪紅線姑娘的下落。

他懷着沉重的心情，走出這間自己曾經在裡面修習「離合神功」，而住過三月的石窟。

他不知是留戀，還是欣喜？

突然他用手在洞口石壁上一拂，想用劍刻上幾個字，以資紀念。

那知手掌拂過之處，石屑紛墮，凹凸不平的石壁竟然比刀削過還要平整。心中不由大吃一驚，難道在這短短三月之中，自己竟然有了這麼大的功夫？

當下試用食指輕輕一劃，果然石壁上，立時劃了一條四五分深的指痕。

「這……」江青嵐被自己的功力驚詫得目瞪口呆。

這敢情就是「離合神功」的力量？他驚喜若狂，自己果然練成了「離合神功」。於是就運指如飛，寫了：「三月如一日」五個大字，然後又向洞中恭恭敬敬的拜了幾拜。

才走到林邊，從自己搭蓋的草寮之中牽出馬匹，跨上雕鞍，穿林而出。

他不知該到那裡去，也不認識路徑，只是讓馬匹順着山脚下小徑，得得閒行，放眼林巒，還是白皚皚的，行人絕迹。

行了將近一二十里，覺得有些口乾，看見前面石崖旁，有着一道不大不小的掛壁流泉，就跳下馬來，跑過去雙手合捧，掬起清泉，飲了幾口。

忽然聽到右邊一帶疏林之外，響起一個少女嬌叱的聲音：「你還說不是壞人，幹嗎偷聽我唱歌？」

另一個男子聲音道：「啊！姑娘，我是聽到你美妙的歌聲才來的，我……我叫溫璜，溫柔的溫……」

少女嬌急的道：「快滾開，我不要聽。」

男的道：「咦，你方才不是唱着：『山蘭花開香噴噴，山歌唱給情哥聽』嗎？」

咳！這是一對青年男女在林邊談情，江青嵐正待轉身，只聽「啪」的一聲清脆聲音，由林中傳出。

敢情那男的挨了一記耳光，怒吼道：「臭丫頭，你敢打人？」

少女聲音道：「活該，活該，看你還敢胡說八道不？」

少女咭咭格格的笑着，似乎剛才那一掌，完全出自玩笑，並非認眞。

江青嵐聽她聲音，十分耳熟，不由停住脚步。

只聽那男的方才雖然怒吼了一聲，但這時被她這麼一笑，好像又發不出怒來，嬉皮笑臉的道：「啊，姑娘，你眞頑皮！」

江青嵐覺得好奇，不由悄悄的掩近林邊，向外瞧去。

只見一個秀髮披肩的少女，穿着一身白衣，愛理不理的向前走去。

那苗條婀娜的後影，娉婷輕盈的步伐，眞如仙女一般。

那叫溫璜的，是個二十來歲的勁裝青年，一手還撫着右頰，敢情臉頰上留了五個纖纖指印。

這時追在白衣少女身後，不敢逼近，也不肯落後，口中叫着：「姑娘，我有話和你說。」

白衣少女發覺溫璜還在身後，心中有點憎惡，詐作不知，依然向前走着。

溫璜見她不理，膽子一壯，伸手就向白衣少女肩頭搭去。

白衣少女突然回身，叱道：「你敢再跟過來一步，還要打你一記耳光。」

這一回頭，江青嵐只覺她不過十五六歲年紀，膚白勝霜，嬌美無比，容色絕麗，不可逼視，但輪廓之間，極似銀燕子柳琪和自己義弟瀾兒。

溫璜可不怕她打耳光，他大概怕白衣少女不開口跟他說話，所以聽她一說，立即湊上一步，笑道：「姑娘，你打吧！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白衣少女見他越走越近，不覺更怒，身子一撲，雙掌疾吐，一齊打向溫璜臉上。

溫璜也眞不弱，一覺風聲，立即後退。

可是，白衣少女出手太快了，他只躲開了一招，左邊臉上又被「啪」的打了一下。

這下，敢情出手甚重，打得溫璜身子不由自主的搖晃了一下。

他原是王屋散人的關門弟子，最得師父疼愛，平日連大聲叱責也是很少的，更不用說挨打了。

今天無端端的被白衣少女連打了兩記耳光，那能甘心？一退之後，驀地從身後撤出一柄青玉輪來，厲聲喝道：「不識抬舉的丫頭，今日叫你識得小爺厲害。」

白衣少女哼道：「這是青玉冰輪，不過輪上蘊有奇毒罷了！有甚麼稀罕？」

溫璜怒道：「小丫頭，你試試！」

話音方落，手中玉輪一轉，漫空青影，帶着一陣陰寒勁風，向白衣少女迎面洒開，左手一探，同時向白衣少女肩頭抓到。

江青嵐一聽白衣少女叫出「青玉冰輪」，驀然想起展老夫子也曾說過，武林中有所謂：「銀拂金丸如意玉，量天寒尺毒冰輪。」五件奇特兵器。

第二件金丸，就是大師伯妙手空空傳給自己的「彈指金丸」。

對方青年手上，既是毒冰輪，此物不但見血封喉，而且只要經毒輪鎖過的兵刃，毒氣也會由兵刃中透過，使敵人手臂立時腫脹，非有他獨門解藥，無法治療，端的最爲歹毒。

這青年和白衣少女無怨無仇，竟然驟施毒手。

江青嵐激於義憤，立時舌綻春雷，大喝一聲：「住手！」

身子隨着喝聲，向林外飛出。

其實溫璜手上的青玉冰輪只不過是個虛招，他主要的還是左手那一招擒拿手。

可是，白衣少女也十分滑溜，一見青光輪影劈面飛來，她香肩輕晃，宛如一縷輕烟般，早已飄出了一丈二三，口中還嬌笑着道：「我道青玉冰輪如何厲害，原來只會耍花招啊！」

這二人的動作，全都十分快速，雖然略有先後，也相差無幾。

溫璜青玉冰輪出手，正好江青嵐在大喝聲中飛出，白衣少女也飄退出去。

等溫璜一抓不中，耳中聽到喝聲，住手停步，江青嵐已屹立場中。

只見白衣少女忽然笑靨生春，白衣飄動，像穿花蝴蝶般往他身邊飛去，口中驚喜交集的道：「啊，嵐哥哥，你來了？」

江青嵐被她叫得十分糊塗，楞了一楞。

那少女笑道：「怎麼？不認識我啦？」

江青嵐聽她聲音，依稀似瀾兒模樣，但一個面目黝黑的少年怎麼會忽然變成一個仙女？眞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白衣少女笑道：「我是瀾兒呀！你不認識我了麼？」

江青嵐瞧她眉目口唇，果然和瀾兒一模一樣，不由驚異的道：「你……你就是瀾兒，賢弟……」

瀾兒嫣然一笑道：「我本來就是女子咯，誰要你賢弟賢弟的叫我？」

溫璜楞楞的站在一邊，瞧着兩人有說有笑，心中一股妒意，越來越熾，劍眉倒豎，一雙目光之中，充滿了怨毒之色。

瀾兒櫻唇披了一披，回眸向江青嵐低聲笑道：「嵐哥哥，我們走。」

她可是存心要氣氣溫璜，一隻皓腕挽着江青嵐臂膀，顯得十分親密。

這下果然把溫璜氣得眼中冒火



，突然把青玉冰輪交給左手。

功聚右掌，足足用了九成以上功力，吐氣開聲，喝道：「小狗納命！」

倏然一式「力劈五嶽」，勁氣狂飆，呼然出手，往江青嵐身後劈去。

瀾兒不防他會猝然發難，驚噫一聲，方想把江青嵐推開，但已來不及。

只見江青嵐上身未動，祇以左掌向後微揮，也不見發出甚麼疾風勁氣，却把對方凌空狂湧而來的劈空掌力，輕輕消卸。

溫璜瞧着江青嵐毫不費力地接住了自己足有九成以上眞力的劈空一掌，心頭更是吃驚，知道面前這位看上去年齡比自己還輕的少年，果然身懷絕技。

他過去一直以爲自己的功夫已臻上乘，除了師父，再也沒有敵手。

這時，自己用了九成力道，一擊無功，再看對方，居然若無其事，妒忌羞憤交加，更加怒火中燒。

但他心機素沉，手下又黑，不然，江湖上也不會有「辣手郎君」的外號。

既看出江青嵐武功不弱，不由毒心驟起，嘿的一聲冷哼，竟施展出王屋散人威震武林的「黑煞掌」，並且把功力聚到十二成，趁着那招「力劈五嶽」收回之際，左手直豎，掌力外吐，無聲無息的向江青嵐直襲過去。

這一下，溫璜既沒有吐氣開聲，江青嵐也沒有揮手迎擊，好像一無所覺似的。

溫璜心中暗喜，黑煞掌力綿綿運出。那知才一到江青嵐身前，就好像碰上一堵無形氣牆。不，那是一面無形的網兜，溫璜所發的「黑煞掌力」，一古腦兒投入其中，就杳無蹤影。

他既驚又駭，驀地一聲長笑，說道：「小狗，咱們在兵刃上見見高下吧！」

江青嵐被他逗得劍眉一剔，微含怒意的道：「小生和你素昧平生，二次猝擊都不與計較，難道你手上的是青玉冰輪，小生就怕了不成？」

瀾兒道：「嵐哥哥，這種人還和他多說作甚？把他打發回去了，我們談正經事兒呢！」

溫璜一聲獰笑，手上青玉冰輪一轉，正待撲出，江青嵐也一按卡簧，嗆的撤出七星劍來。

青虹乍閃，映日生輝，端的是一口好劍。

兩人亮出兵刃，溫璜更不打話，青玉冰輪一遞，直向江青嵐面門奔來。

江青嵐不封不架，往左一擰身，閃開對方來勢，七星劍起處，却向溫璜「曲池」穴點去。

溫璜左手一帶，身隨掌走，一個猛旋，右手青玉冰輪幻出重重輪影，再向江青嵐身後罩下。

江青嵐心內也頗驚訝對方出手不凡，連忙一矮身，脚尖輕旋，身形一甩，快似旋風般倏的一個倒旋身，手中長劍快似閃電，迎着溫璜右腕削出。

辣手郎君溫璜鋼牙暗咬，右腕微沉，青玉冰輪對準江青嵐長劍鎖去。

江青嵐一直惦記着青玉冰輪上蘊有劇毒，自己長劍那敢和他硬碰，一見對方鎖來，立即撤回轉身，斜退了半步。

溫璜知道對方對自己兵器心存怯意，更是不肯放過，手上一緊，施展出最拿手的「毒龍輪法」，一連五式快攻，連綿出手，把一柄青玉冰輪使得漫天輪影，匝地青光，招招鎖向劍身，着着奔向要害，着實驚心動魄。

江青嵐驟遇强敵，又因顧慮對方輪上有毒，有時攻出半招，被對方一鎖，立即撤回，有時對方一輪飛來，自己本來應該封架的，也因不敢和對方兵刃接觸，又臨時改爲閃避。

這樣一來，無形之中處處掣肘，既不能攻，又不敢封，却變成了挨打。七八招下來，已被逼得着着後退，無力還手。

這可把站在一旁觀戰的瀾兒瞧得心頭大急，驚叫着道：「嵐哥哥，你怎不還手呀！」

溫璜得意的笑道：「嘿，還手？小子命都保不住了，還想還手？」他一邊說話，手上可並沒放鬆。

驀聽江青嵐一聲敞笑，青虹暴漲，七八支劍光同時飛起，刷刷如風，迎着溫璜刺到。

溫璜眞想不到對方在節節後退之中，會突出殺手，而且七八支劍鋒同時刺來，一支也不假，全是鋒利得精芒四射的長劍。

他一時不知去封架那一支好，趕緊把青玉冰輪往身前一擋，人却趁勢後躍，退出去了一丈來遠。

要知年輕人誰個不愛面子，何況又在如花似玉的一位姑娘面前？

江青嵐方才被瀾兒叫了一聲，就把青玉冰輪的厲害忘得一乾二淨，使出「追魂八劍」，敗中取勝。

辣手郎君溫璜何獨不然？當着人家姑娘面前，那能丟臉？是以才被逼退，猛的怒吼一聲，又倏然撲回，冰輪一緊，像狂風般攻到。

這回兩人劍若靈蛇，輪似冰盤，打得煞是好看。

溫璜三十六手「毒魔輪法」，乃是王屋散人集兵刃中輪、鈎、鞭、

戟諸法，擷其精粹而成，一經施爲，迴環百變，奇奧無窮。

尤其青玉冰輪青玉爲柄，白玉爲輪，輪上又有三十六枚倒鈎，鈎上蘊有奇毒，姑且不說。

這三十六枚倒鈎，專鎖敵人兵刃，原是刀劍的尅星。

這時溫璜連使絕招，只覺對方身形飄忽之間，晃如七八個人影，圍着自己急攻，七八支長劍，劍氣森森的一齊攻來。

虛幻莫測，任你「毒龍輪法」最精最粹，也難以一招之間把對方八支長劍一同鎖住，而且有時明明鎖住了對方長劍，但結果只是一支幻影，另外幾支劍鋒，却又間不容髮的向身前身後刺到。

溫璜雖是名師之徒，但一二十招下來，不禁膽子也越打越寒。對方武功，分明遠在自己之上，方才他所以節節後退，無非怯於自己手上青玉冰輪的威名吧了。看來這一場比拚，自己要想贏他，已是十分困難，最後能乘隙鎖住他長劍，才能覓機下台，略存顏面。

他心中雖然轉着念頭，手上青玉冰輪却依然一輪硬封硬架，快打快接，和江青嵐互不相讓。

但明眼人顯然已看得出來，溫璜十招之中，至少有三招手脚忙亂，封架失措。

這還是江青嵐對青玉冰輪心存顧忌，不讓七星劍和冰輪稍有接觸，溫璜才保持不敗。

瀾兒瞧到江青嵐勝了，不停的拍手叫好，直氣得辣手郎君溫璜更加憤怒欲狂。

「嗒！」雙方兵刃相接，「毒龍輪法」可也眞是厲害。

江青嵐的劍尖就在和冰輪一接觸之際，便被冰輪上的倒鈎鎖住，要想後撤，已然不及。

江青嵐心頭猛驚，辣手郎君却心中狂喜，右手青玉冰輪一轉，左掌「毒龍探爪」，疾如閃電，向江青嵐右肩拍到。

這一下，眞是電光石火，奇快無比。

眼看江青嵐如果不棄却手中長劍，身向後退，便得傷在對方「黑煞掌」下。變起倉猝，瀾兒禁不住「啊」的驚叫起來。

正當此時，突然聽到「錚錚」兩聲清響，人影倏分，其中一人，步履踉蹌的只往後退了兩三步，便仰天跌倒，那正是辣手郎君溫璜。

原來他方才一招鎖住對方長劍，左手黑煞掌也跟着遞出，就在這一瞬之間，耳中聽到錚錚兩聲，手上頓覺一輕，各自躍開之後，他低頭一瞧，只嚇得魂不附體。

只見自己手上那柄師門重寶、江湖上聞名喪膽的青玉冰輪，據說乃是萬年玉所雕成，平日裡，任你最鋒利的寶刀寶劍，都無法傷它分毫，此刻竟然被對方長劍削去了兩枚倒鈎。

這是師父的成名兵刃，自己……

他剛想到這裡，驀覺右肩一陣痲木，低頭一瞧，只覺自己右肩原來被對方的劍尖劃破了三寸來長一道血溝，像墨一樣的黑血，還在汩汩不停地順着臂彎往下流出。

黑血，他猛地心頭一震，這分明是對方的長劍削斷青玉冰輪上兩枚倒鈎之後，再劃上自己肩頭，那末自己中的就是毒冰輪上的劇毒。

就在這一瞬之間，只覺自己半個身子，不但業已痲木，而且痲木的範圍正在迅速的逐漸擴大，整個身子都起了一種痙攣的感覺，一個踉蹌，跌坐地上。

溫璜那裡還敢怠慢，趁着跌坐在地之際，立即左手一伸，撕開衣襟，十分迅速地從懷中掏出一個磁瓶，用牙咬開瓶塞，把藥末向口中傾入，和津嚥下，又在手掌上倒了一些，敷上傷口，人就在地上閉目養神。

江青嵐想不到七星劍竟有如此威力，連青玉冰輪這類武林中著名兵器，都被自己隨手削損，一時不禁怔怔出神。

瀾兒慢慢的走近他身邊，低聲問道：「嵐哥哥，你的寶劍眞好，連青玉冰輪都給你削斷了兩枚倒鈎呢！」說着，她大眼睛眨了一眨，又道：「啊，嵐哥哥，你劍上還淬有劇毒？」

江青嵐搖頭道：「沒有，那是他……」

瀾兒攔着說道：「哦，我知道了，你削了他毒冰輪，那是他自己輪上的毒。哼，活該，誰叫他師父在輪子上安上劇毒，害人害己。」

辣手郎君溫璜服下師門的獨門解藥，劇毒自然很快消解。他右手緊握着青玉冰輪，一躍而起，惡狠狠的盯着江青嵐、瀾兒兩人，厲聲喝道：「小狗，你是何人門下？報個萬兒，咱們青山綠水，異日再領高招。」

江青嵐還沒答話，瀾兒已接口說道：「他叫江青嵐，我叫瀾兒，如果還不服氣，要找場子的話，隨時隨地到析城山如意嶺來好了。」

溫璜聽到析城山如意嶺這幾個字，不覺臉色微微一變，獰笑道：「好，你們既是析城山兩位老前輩門下，溫璜暫且別過。」

說着，雙足一頓，便往林外竄去。

瀾兒見溫璜走後，她望着江青嵐嫣然笑道：「嵐哥哥，我們到林邊那塊大石上去休息一會好嗎？我有很多話要和你說呢！」

江青嵐聽得心中微微一凜，回頭瞧她春花似的臉上，一片天眞，似乎有一股無形的力量，你就是想不依她，也無法峻拒。



兩人並肩走近林邊，瀾兒內心好像高興極了，喜孜孜的笑容一直掛在嘴上，沒有平復過。

人也顯得特別活潑，跳跳蹦蹦的，在大石塊上，用手巾拂了一拂，挨着江青嵐坐下，一面笑道：「那晚我在你住的客店裡，一直等到天明，還不見你回來，眞急死人。後來我又跑去找侯師哥，聽說你是被那賊禿和尚打了一掌，又被人救出去了，我到處都找遍了，也找不到你，嵐哥哥，你到底去了那裡呀？」

江青嵐聽得十分感動，口中叫了聲：「賢弟！」

弟字才一出口，又笑着說道：「我眞糊塗，一直當你是個男子，以後不能再叫你賢弟啦。」

瀾兒甜笑道：「你也不要叫我賢妹，賢妹也不好聽，嵐哥哥，你就叫我蘭兒好啦！不是那個瀾字，那是騙你的，我叫蘭花的蘭，我爹，我娘一向這樣叫的。」

江青嵐笑着應道：「好，我以後就叫你蘭兒。」

蘭兒嗯了一聲，又道：「嵐哥哥，你還沒講呢，你是被誰救去的呀？」

江青嵐道：「這人你也見過，就是那晚叫我們『快走』的那人。」

蘭兒搶着道：「他是黑衣崑崙摩勒，我後來才知道，他在江湖上的名氣可大呢，後來呢？」

江青嵐笑道：「那你別打岔，讓我說呀。」

接着就把自己在崔氏別墅療傷，以及酒樓上遇見花彌勒、侯長勝，自己避入石洞，巧遇大師伯空空兒，詳細說了一遍。

蘭兒聽得更是高興，笑道：「原來這三個月，你躲在山洞裡練功，難怪方才辣手郎君的『黑煞掌』，你理也不理。」

她說到這裡，突然抬起頭來，問道：「嵐哥哥，那紅線姑娘是你甚麼人呀？」

江青嵐想不到她會有此一問，怔了一怔，笑道：「紅線姑娘原是我姨父掌管箋表之人。」

蘭兒又道：「她今年多大了？生得美不美？」

江青嵐道：「紅線姑娘比你要大上四五歲，人生得和那晚你見到的紅綃一模一樣。」

蘭兒道：「啊，那美極啦！嵐哥哥，她待你很好嗎？」

江青嵐滿腹情愁，被她這一提，不由幽幽一嘆，說道：「我們雖在一府之中，平常連見面的時間都很少，她會武功，我還是最近才知道呢，蘭兒，你問這個幹甚麼？」

蘭兒擺了兩下頭，道：「我喜歡問咯，那麼她爲甚麼要送七星劍給你？」

江青嵐被她問得呆了一呆，一時之間，想不出適當措辭，只好笑道：「她是黑衣崑崙的師妹，黑衣崑崙趕來救我之時，我的長劍已經失落，大概她看到田承嗣的七星劍，就隨手捎來，托她師兄轉送給我。」

他這話，原是在無可奈何之下，隨口編出來的。

蘭兒却信以爲眞，點頭笑道：「嵐哥哥，你應該謝謝她啊，這柄劍眞好。」

她說到這裡，忽然兩隻大眼睛霎了一霎道：「嵐哥哥，你說她是黑衣崑崙的師妹？那她也是崑崙老人的徒弟？」

這工夫，江青嵐聽得驚訝起來，連忙問道：「你說崑崙老人？是不是劍神？」

蘭兒道：「怎麼不是？黑衣崑崙最近轟傳江湖，武功高不可測，大家都猜測他可能是崑崙老人的傳人，你說紅線姐姐是黑衣崑崙的師妹，那不也是崑崙老人的門下？」

江青嵐不由想起展老夫子那天因自己一招「乾坤一劍」，而說起的劍神崑崙老人，懷疑那一招劍法，可能是崑崙老人「乾坤八大式」中的一招。

（未完・七）


## 武俠世界廣告價目表

| 彩色廣告（粉紙） | |
|---|---|
| 封底全版 | HK$6,000 |
| 封面裏全版 | HK$5,000 |
| 封底裏全版 | HK$4,800 |
| 內頁全版 | HK$4,000 |
| **黑白廣告（報紙）** | |
| 內頁全版 | HK$2,000 |

**上文提要：**龍翔等三小暫退山下農莊中休息，奇怪的是雷氏兄妹也在此莊中出現。更怪的是見到易了容的林清風，自稱爲瘋八，龍翔等暗中跟踪至他院宅，見院大宅新，宅內全住着女眷無男僕，再向莊民查問，俱說此人是新來不久的，且少出來與人接觸，龍翔等認定這可疑人物有待查究。夜半時突有千里入密之聲告知龍翔，有白雲飄合夥人正潛返卧龍崗，龍翔等立即跟踪而去……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 龍的傳人

## 龍翔險遭白骨計　斷腸夫人暗中助

「也在樹上。」斷腸夫人道。

「哦！」

驚「哦」聲中，龍傳人定目望去，左右兩旁的大樹枝葉繁茂，甚麼也看不見。

正自疑惑間，陡見右邊樹上瀉落一條人影，落在牆脚陰暗之處，悄沒聲息地，一溜煙似的向外逸去，並且不停的朝三小這邊招手。

阿翔的耳邊立又傳來斷腸夫人的聲音：「少俠快走，遲就來不及了。」

確非虛言，藍堂堂主正在調兵遣將，大批人馬已衝出院子，往屋後飛奔。

白雲飄與雷峯、雷蕾兄妹也到了門口，隨時都有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可能。

只有那位坐在高背椅子上的人仍然端坐如故，似是十分篤定。

阿翔心兒打鼓，弄不明此人的身份，委實不甘心就此離開，不料却有一個男子的聲音亦以「千里入密」之法傳話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眼前衆寡懸殊，逞強無益，娃兒若是死在這裡，龍家之仇何人報雪？龍家之威何人承繼？還不快跟着斷腸夫人走，本俠願爲爾等斷後。」

情勢緊急，危如燃眉，容不得龍傳人思前想後，忙與莫愁、小丁咬住斷腸夫人的影子如飛而去。

前有斷腸夫人開路，後面又有人斷後，三小幾乎是在毫無阻礙的情形下循原路退出白骨門，離開卧龍崗。

風馳電掣，兩耳生風。

四個人一前三後奔馳於荒野之中，瞬息之間便在數里之外。

直到此刻，阿翔才有機會說話，回頭望了一眼，道：「奇怪，怎麼還沒有來？」

這話沒頭沒腦，小丁甚爲訝異，道：「二少爺說誰沒有來？」

「出聲示警的人。」

「不就是斷腸夫人嗎？」

「另外還有一個。」

「誰？」

「聽聲音、語氣好像是黑面俠。」

「噢，這個神秘兮兮的傢伙也跑去卧龍崗湊熱鬧。」

話至此處，因見斷腸夫人停下來，三小緊走幾步追上去，話頭因而中斷。

龍傳人抱拳道：「謝謝夫人警示，不然我們仍在蒙頭大睡，錯過了一次認清敵我的大好機會。」

斷腸夫人凝視着卧龍崗，徐徐道：「剛才好險，若非及時退走，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小丁道：「可是，這一來也壞了大事，四個魔頭只看到三個。」

斷腸夫人道：「看到那三個？」

莫愁道：「白雲飄、雷峯與雷蕾。」

小丁惡狠狠的道：「奶奶的，眞想不到，這一對兄妹人面獸心，假仁假



義，原來是白骨門的魔崽子。」

龍翔道：「前輩可知他們在白骨門的身份？」

斷腸夫人道：「少城主是聰明人，應該可以猜得到。」

「莫非是雌雄雙使？」

「完全正確。」

「這樣說，白雲飄是他們親生的娘？」

「一點不假！」

「女魔的丈夫又是那個？」

「就是坐在她對面高背椅子上的人。」

「到底是誰？」

「這……」

急驚風偏偏遇上慢郎中，莫愁、小丁急得要發瘋，迫不及待的同聲追問道：「快說是甚麼人？拜託！拜託！」

斷腸夫人沉吟少頃後道：「不是本夫人不願說，而是有些事情尚待查証，目前言之過早。」

阿翔道：「夫人的意思是現在尚不知此人的來龍去脈？」

「不完全對。」

「那是早已瞭然於胸？」

「也不完全瞭然。」

「前輩這話是不是前後矛盾？」

斷腸夫人整理一下被夜風吹亂的面紗，以格外鄭重的語氣道：「一點也不矛盾，此人的一切早在本夫人的掌握之中，可惜功虧一簣，今夜未能在白骨門証實坐在白雲飄對面的老魔就是老身想像中的人。」

莫愁道：「無論如何，此人是女魔的丈夫，是雷家兄妹亦即雌雄雙使的親爹，沒有錯吧？」

斷腸夫人的話很肯定：「沒錯！」

「也是走在前面，潛返卧龍崗的那三人之一？」

「對！」

「換一句話說，這個老魔無疑是窩藏在羣雄當中的首腦，我們的第一號敵人？也是殺死趙二叔他們的那個神秘人物？」

「正是這樣。」

「事情好像有點不太對。」

「那裡不對？」

「天下英雄之中的頂尖人物並沒有一個姓雷的呀。」

「老魔狡猾成性，詭計多端，他當然會改頭換面，不可能姓雷。」

小丁恨得牙癢癢的道：「可惡！可惡！簡直可惡透頂，如果曉得誰是這個老混蛋，非要把他剁成肉泥包包子吃不可！」

斷腸夫人道：「起碼雌雄雙使的身份已明，總算不虛此行，但不知少城主準備如何處置他們？」

小丁搶先道：「好極了，雷峯、雷蕾的肉更鮮、更嫩，就拿這一對狗男女的肉來包包子吃吧。」

阿翔咬牙道：「雌雄雙使，罪大惡極，包包子並不爲過，但爲大局着想，此時此地他們還不能死。」

小丁大惑不解道：「爲甚麼不能死？」

「因爲他們還有利用的價值。」

「有何價值可以利用？」

「可以利用他們傳遞假情報、假消息。」

「哦。」

「從他倆的言語行動中也可以得知白雲飄的動態。」

「嗯，這是條好計。」

「有這二人作人質，對付女魔會得心應手得多。」

「對，二少爺的確高明，這是高招。」

莫愁輕啓朱唇，神情嚴肅的道：「最重要的一點是可以從他們的舉止言談中找到那個心狠手辣的老魔頭。」

小丁道：「話是不錯，問題是雌雄雙使會不會再回來？」

斷腸夫人道：「既是卧底的間諜，必會去而復返。」

龍傳人道：「在下也是這樣想，雙使必會去而復返，晚輩的處置夫人意下如何？」

斷腸夫人讚不絕口的道：「好，很好，雌雄雙使確有大加利用的價值，龍城少主果然與衆不同，相信必會從這二人身上大有斬獲，但願咱們夜探卧龍崗的事未爲女魔識破，否則事情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有人接口道：「夫人過慮了，咱們往返一趟，白骨門神鬼不覺。」

發話的人是黑面俠，餘音未盡，人已到了面前。

另有一人與他聯袂而至，乃天殘老人是也。

龍傳人不禁精神爲之一振，對天殘老人道：「先父的靈魂還在嗎？」

天殘老人愕然道：「不在，不在。」

「已經走了？」

「根本不會來。」

阿翔聞言大爲驚異，據他所知，懂得點「冬眠穴」絕技的人只有兩位，一位是他老爸龍城主，一位是他師父三不先生，如今龍雲的鬼魂既未出現，又不見風塵俠隱曲子敬的人影，弄得他滿頭霧水的道：「一路之上白骨門的崗哨被人點了『冬眠穴』，是否晚輩看走了眼？」

天殘老人道：「事實確是如此，你沒有看走眼。」

「那麼，龍翔想請教，武林中有幾人懂得此技？」

「你說呢？」

「只有兩位。」

「那兩位？」

「先父與家師。」

「不對，另外還有兩個人也練成此技。」

龍傳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甚麼？還有第三、第四人？」

天殘老人的態度很堅定：「這是千

真萬確的事實。」

「真的？」

「不假！」

「請教……」

「一個是老殘廢我老人家。」

「另一位是……」

黑面俠簡短有力的道：「是本俠。」

莫愁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我們一直以為不是龍城主的英靈再現，就是我乾爹大駕光臨。」

黑面俠今天的話比往日多：「三不先生食古不化，固步自封，才不會管這些閑事呢。」

小丁昂首望天，觀察一下天色道：「我家少城主有言，穴道約須個把時辰方可自解，現在有些魔崽子可能仍在冬眠中，一旦被白雲飄發現，準會出紕漏，她老公及雌雄雙使就不會再回到農莊來了。」

天殘老人淡淡一笑，道：「這一點各位大可寬心，所有穴道被制的魔徒俱已及時解開，恢復原狀。」

莫愁道：「技法特殊，不是只能自解嗎？」

黑面俠自豪而又得意的道：「本俠與老殘廢近來曾切磋頗久，技術又有突破，比曲老兒他們更上一層樓。」

乖乖，這老黑小子好大的口氣，言下頗有未將龍城主、三不先生放在眼裡的味道。

三小自然不悅，但未溢於言表。

阿翔默然片刻後道：「兩位在白骨門的時間較久，是否將女魔丈夫的身份查明白？」

天殘老人瞄了小丁一眼，搖頭道：「都是這娃兒的餿主意壞了事，如非那隻蝙蝠驚動了羣魔，一切的謎團很可能在今夜便全部解開。」

本是一條絕妙好計，在老殘廢的口中却變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小丁的心裡覺得說多窩囊就有多窩囊，話也懶得說了，自個兒生起悶氣來。

黑面俠道：「天將破曉，雷家父子兄妹將返，三位小友快回農莊吧，若被他們撞上，看出破綻，說不定就會前功盡棄。」

龍傳人道：「好啊，我們一起走吧，有三位前輩相助，勝過百萬雄師，天下英雄定會為之歡呼雀躍。」

會錯意了，黑面俠其實並不是這個意思，天殘老人道：「我們另有要事，暫時不去農莊，往別處去。」

跟斷腸夫人打了一個招呼，道了一聲：「再見！」當真與黑面俠一道揚長而去。

阿翔急聲呼喊道：「等等，先父他老人家可有消息？」

天殘老人邊走邊說道：「許久沒與龍大俠的鬼魂接觸了。」

「先父幾時會來？」

「誰知道。」

「可否設法與先父聯絡一下？」

「人鬼殊途，老殘廢可沒有這個本領。」

「正邪對決，一場空前未有的惡戰已迫在眉睫，務請兩位前輩大力鼎助，以期早日除此妖孽，重歸太平。」

「到時候再說吧！」

言下頗有置身事外的意思，令小丁十分不滿，本想頂撞幾句，奈何兩條人影已消失在沉沉夜色中。

斷腸夫人這時說道：「鳳姑娘來了沒有？」

莫愁笑語道：「來了，來了。」

「和鳳城或是霸城的人在一起？」

「鳳姐已是霸城之媳，自然與胡家的人同行。」

「這孩子近來可好？」

「馬馬虎虎啦。」

「胡小狂對她怎樣？」

小丁接口道：「表面上看起來挺好的，就是……就是……」

以下的話阿狗本不願出口，禁不起斷腸夫人的一再追問，只好說出來：「就是太花，狗改不了吃屎，牛改不了拉車，喜歡尋花問柳，拈花惹草。」

斷腸夫人聞言似是十分震驚，不僅身軀微微顫抖，且長吁短歎不止，轉對龍傳人道：「少城主，見到鳳姑娘時請代本夫人致問候之意，同時暗中轉告，她母親鳳女俠目前亦身在桐柏山，決定在極短時間之內與她相見。」

停頓一忽兒，接着又叮嚀道：「此乃機密大事，切勿與外人言，只可以告訴鳳丫頭獨自一人。」

阿翔躬身應諾道：「晚輩知道，話一定傳到，不會辜負夫人重託！」

斷腸夫人道：「知道就好，本夫人打算再跑一趟卧龍崗，決心揭開白雲飄丈夫的身份之謎。對付雌雄雙使，尤宜謹言慎行，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 * *

斷腸夫人走了。

阿翔、莫愁、小丁並未返回住處，直接來到村外，道旁，山坡下，雷峯、雷蕾兄妹住宿的地方。

果然搭有兩個帳篷。

附近且有各種炊具。

樹上還拴着兩隻小毛驢。

小丁的眼睛好尖，指着帳篷小聲道：「奇哉怪也，帳篷裡怎麼還會有人？」

阿翔聽得一呆，入內細一審視，馬上揭穿了西洋鏡，原來只是用枕頭戴上假髮做的兩個假人。

一不做，二不休，進一步詳細搜查一遍，在一隻皮箱的底層搜到兩件黑衣裳，兩副骷髏頭套。

頭套上各有四顆金色的星，正是雌雄雙使所用之物。

小丁怒溢雙眉的道：「可恨！可恨！咱們一直把他們當朋友，這兩個人面獸心的傢伙却一直在跟咱們作對，難怪會處處陰魂不散的跟着跑，原來別有用心。」

待將所有的東西恢復原狀後，莫愁道：「翔哥，我們就在這裡等？」



阿翔不假思索，立道：「不，先隱藏起來，到山坡上去等。」

小丁不解道：「幹嘛要到山坡上去等？」

龍傳人沉聲道：「等雌雄雙使尚在其次，主要是等白雲飄的丈夫，殺趙二叔的兇手，那個天字第一號的老魔頭。」

莫愁動容道：「對，他們結伴去卧龍崗時共是三人，等一下返轉時與雌雄雙使同行之人必是這個老魔頭無疑。」

* * *

這樣推理論事，很合邏輯。

但江湖上的事則不能以常理論之。

上得山坡，藏好身形，等啊等的一直等到東方發白，天色大亮，旭日東升之時，始見雷家兄妹從外面回來。

有人隨行。

是一個陌生人。

一個其貌不揚的駝子。

粗布衣裳，瓜皮帽，滿面皺紋，一臉風霜，年在六十開外，肩上背着一隻竹簍，手裡拿着一副釣竿，背駝得很厲害，彷彿是背了一個鍋。

三小大感意外，摸不透雌雄雙使在搞甚麼鬼，決定照一個面，一探究竟，當即繞了一個圈子，從樹內走出來，往帳篷行去。

很快就被雙使發現了，妙書生雷峯滿臉堆笑的招呼道：「三位早啊！」

龍傳人裝出一副氣定神閑的模樣，亦陪笑道：「兩位早！」

玉觀音雷蕾笑盈盈的道：「這麼早就起來了，準備到那兒去？」

莫愁隨機應變的道：「來拜訪兩位。」

白骨使者雷峯一怔神道：「有事？」

阿翔從容道：「沒事，只是隨便走走，藉以瞭解一下這裡的山形地勢。」

小丁是個鬼精靈，翻了一個白眼，接着說：「如果雷姑娘已經弄好早餐，而且準備充分的話，順便叨擾一頓我們也不反對。」

女白骨使者雷蕾的反應自然而又敏捷：「好啊，歡迎之至，我們兄妹天沒亮就起來了，到那邊小溪中釣了幾條魚，咱們今天的早飯就吃魚吧。」

這個女煞星頗有演戲的天份，取過魚簍，真的從裡面捉出一條魚來，又道：「山上的魚特別鮮美，三位喜歡清蒸？紅燒？或是乾炸？」

小丁在心裡暗罵道：「媽的，妳真會裝模作樣，連道具都準備好了！」

身份已明，那還敢再輕易端仇人的碗，莫愁忙道：「謝了，其實我們已經用過早餐，小丁是故意開玩笑的。兩位雅興不淺，一大早就去釣魚，該留着自己享受才是。」

雷峯解釋道：「山路崎嶇，兩隻小毛驢載負有限，我們是怕食物不夠充足，故而釣魚補充。」

阿翔心道：「哼，真會編故事，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表面上則不動聲色，默默注視着那駝背老頭的一舉一動，見他始終未發一言，正在割草餵驢，隨隨便便自自然然的道：「這位是誰呀？以前沒見過。」

雷蕾神態自若的吐出來兩個字：「驢伕。」

莫愁一字一句的道：「趕驢子的人？」

雷峯頷首道：「是的，在山下連人帶驢一起僱來的。」

小丁不肯就此放手，大步走去，欲找駝背老頭搭訕，雷蕾出聲阻攔道：「小兄弟別過去，毛驢認生會踢人，老頭是個啞巴，跟他說話等於對牛彈琴。」

交談之路不通，只好暗中觀察，看來看去却看不出駝背老頭是否戴有面具，以及體型是否與那位武林人物相彷彿。

事實如此，三小也無可奈何，再寒暄數語後，只好頂着滿頭霧水，返回農莊。

* * *

一回到農莊，立即得知，就在他們不在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天大地大的大事。

鳳城城主神州一君鳳嘯天失踪了。

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衡量，鳳嘯天都是拔頂拔尖的人物，居然會失踪，簡直叫人不可思議。

三小難以置信，不回住處，決定先往鳳城一查。

鳳城的人住在一個祠堂裡，阿翔一到便覺出氣氛不對，人進人出，個個行色匆匆，堂裡堂外，處處議論紛紛。

三獅、五彪、七猴、八燕等人俱已到齊。

霸城心存介蒂，胡家的人則一個也沒來。

只來了一位不姓胡的媳婦鳳凰姑娘。

鳳大小姐乃鳳嘯天之女，霸城再霸道，親生的爹失踪了也不能阻止親生的女兒回來探望。

進入祠堂，因為一時間沒找到鳳凰，只見到鳳飛，龍傳人開門見山的道：「鳳兄，聽說令尊鳳城主失踪了？」

不知為何，長久以來，鳳飛對阿翔就沒有好感，始終格格不入，此刻又忙前忙後，心情欠佳，以致一開口就沒好話：「這種事沒有人會開玩笑。」

莫愁怔愕一下，硬着頭皮道：「鳳城主乃是武林翹楚，功力高不可測，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經過的詳情如何？」

給龍傳人一個軟釘子，現在又給

莫愁一個硬釘子碰：「這件事本公子已經說過八百次了，不想再炒冷飯舊話重提，妳可以去問別人！」

言詞傲慢不算，話出口後人也大步離開。

小丁看不過去，衝着鳳飛的背影吼道：「哼，甚麼玩意兒，有甚麼了不起嘛，如果鳳大小姐不是你妹妹，我家少城主不發火我也要……」

話被鳳凰打斷了：「小丁，你的心目中既然還有本姑娘在，就別再說下去了。」

鳳大小姐應聲而現，神情焦灼，面帶愁容。

阿翔看在眼裡，甚是不忍，好言安慰幾句後道：「鳳城主是幾時失踪的？」

鳳凰道：「昨天夜裡。」

莫愁道：「當時在幹甚麼？」

鳳大小姐整理一下紛亂的思路，幽幽然道：「據家兄說，昨天晚飯後，與家父一道出外巡視設在各處的崗哨樁卡，交代大家小心戒備，以防白骨門偷襲，約莫一個時辰之後才分手。」

龍翔道：「有沒有說要到那裡去？」

「說要去城隍廟。」

「霸城住宿的地方？」

「對。」

「可知鳳城主意欲何爲？」

「家兄說是想找胡城主作最後的溝通，以期彼此行動一致，免得自亂陣腳，予女魔可乘之機。」

莫愁道：「鳳姐就在胡家，鳳城主去了沒有？」

鳳凰搖頭道：「我沒看見。」

「有人提起過嗎？」

「亦無人提起，事後胡家的人皆否認有這回事。」

「也許眞的沒去胡家，到別處去了。」

「畢竟去了那裡，誰也不曉得，總之，沒再回到祠堂，就這樣失踪了。」

小丁道：「可曾派人找過？」

鳳凰唉聲歎氣的道：「打從後半夜起，家兄就派人四處尋找，天亮之後，吳三叔、張五叔、侯七叔、燕八叔均派人協助，參加搜尋的行列，可就是杳如黃鶴，如石沉大海，連半點消息也沒有。」

大名鼎鼎的鳳嘯天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消失不見，眞叫人想不透箇中因由，透着蹊蹺。

鳳大小姐深情款款的望着龍傳人，繼又說道：「今天一早小妹也去找過龍哥哥，你們都不在，到那裡去了？」

阿翔遲疑一下，沒說夜探卧龍崗的事，僅輕描淡寫的道：「去會一個人。」

「會那一位？」

「斷腸夫人。」

「啊，夫人也來了，在那裡會面？」

「村外。」

「現在何處？」

「已經走了。」

「夫人有沒有說關于……」

龍傳人怕她說溜了嘴，忙將她拉至牆邊沒人處，小聲道：「夫人叫我轉達對鳳妹的問候之意，並說妳母親也來到桐柏山。」

這事對鳳凰來說是一件大喜事，憂戚的臉龐馬上綻開了笑容，道：「太好了，簡直太好了，但不知她老人家此時身在何處？」

「斷腸夫人沒說令堂身在何處，只說鳳女俠欲在極短時間之內與妳見面。」

「可曾選定地點？」

「還沒有。」

「時間決定了吧？」

「夫人未曾明言，相信不會太久，大概就在這兩三天之內。」

莫愁道：「另外，斷腸夫人還叫我們交代一件事。」

鳳凰道：「莫妹妹快說是那件事？」

莫愁道：「夫人說此乃機密大事，切勿與外人言。」

小丁補充道：「夫人只許我們告訴大小姐獨自一人，這個『外人』自然把鳳城主、鳳飛少爺，妳丈夫胡小狂都包括在內了。」

鳳凰一臉迷惘的道：「夫人爲甚麼不許我告訴家父家兄？這……」

阿翔道：「我們也覺得很納悶，但夫人此舉必有深意，就照着她的意思辦吧，日後見面時可再當面請教斷腸夫人。」

* * *

搜尋的工作不曾停止。

參予的人愈來愈多。

却不曾傳來好消息。

直至午飯過後，才有消息傳回，鳳城的一名高手急匆的衝進祠堂來，氣急敗壞的道：「找到了，找到了。」

鳳飛一個箭步從別處衝過去，聲急語快的道：「在那裡找到的？」

那人道：「在農莊與絕命谷的中途，路旁，一棵大樹下。」

鳳凰已至，急如星火的道：「我爹爹的人呢，怎未與你一起回來？」

那人道：「城主已經……已經……」至此已泣不成聲，陡然噗通！一聲，跪倒在地，聲淚俱下的吐出來最後兩個字：「死了！」

接着便是一陣呼天搶地的號啕大哭。

哭聲凄厲，震駭全場，大家都被這突來的巨變懾住了，手足無措，鳳飛、鳳凰兄妹彷若瘋子似的，拉着那人拔腿就走。

不理武林同道的好意垂詢，不顧好奇村民的奇異目光，兄妹倆在那名屬下高手的帶領下，好似一陣旋風般來到出事現場。

現場在路旁，一棵高大的大樹被人剝掉了一塊皮，上面清清楚楚的刻



着七個大字：「鳳嘯天葬身在此！」

下面果然有一個人，畢直的被人用劍釘在樹上。

胸口有五個血窟窿。

血已乾涸。

人已氣絕。

又是白骨爪的傑作。

白雲飄再一次兌現了她的諾言，擦亮了本來就已經很亮的金字招牌。

一看，再看，三看，不錯，一點不錯，死者的的確確是鳳城城主神州一君鳳嘯天。

「爹！」

「爹！」

鳳飛、鳳凰兄妹早已哭倒在亡父的遺體前。

隨後趕到的各路英雄亦皆悲憤交加，熱淚盈眶。

大家不單單只是悲憤，多少還夾雜着幾分驚懼與害怕。

絕命谷神仙石上的白骨令交代得很清楚，鳳嘯天排名第一，如今果眞命喪白骨爪，魂歸離恨天，論功力，講修爲，鳳城主乃是第一流的高手，誰敢保証排名在後的胡百威、龍傳人、三獅、五彪、七猴、八燕不會步上他的後塵，做了白雲飄或是她的合夥人的爪下之鬼？

出乎意料之外的，神州一霸胡百威也帶領着三弟百成，與侄兒女小狂、小蘭聞訊來到現場，一家人睹此情狀皆流露出一臉駭異、哀傷。

尤其是胡城主眸中淚光隱現，頗有老成凋零，惺惺相惜之意。

鳳飛可不這樣想，一見到胡百威就當作仇人看待，大吼一聲：「還我爹命來！」不顧一切的撲上去，擧腳就踢，伸手就打。

胡百威急忙閃讓開去，道：「鳳飛，你這是幹甚麼？」

鳳飛聲色俱厲的道：「爲先父報仇！」

胡小狂勃然大怒道：「放屁，兇手是白骨門的老魔，你不找白雲飄找霸城作甚？」

鳳飛橫眉豎目，一臉煞氣，咬着牙根喝道：「小爺找你們胡家當然是有理由的。」

「甚麼理由？」

「我爹爹最後的去處是城隍廟。」

「錯，我老丈人並沒到胡家來。」

「胡說，是小爺親自送到門口的。」

「你妹妹，我老婆可以做証，事實並非如此。」

鳳凰抹了一把淚，起身道：「是啊，小妹的確沒見到爹爹，假如眞的到了城隍廟，我不會不知道的。」

盛怒之下，鳳大少爺連親妹妹的話都聽不進去，氣沖斗牛的道：「鳳凰，妳大概是鬼迷心竅了，姓胡的既然存心要殺害爹爹，自然會瞞着妳，休得吃裡扒外，胳膊往外彎！」

胡小蘭見他越說越不像話，挺身而上道：「瘋子，我看你眞的瘋了，胡言亂語，含血噴人，告訴你，我們胡家雖然獨行其是，閉關自守，但也絕對不會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小爺不信！」

「信不信由你。」

「本少爺要你們胡家血債血還。」

「悉聽尊便，胡家的人不是嚇大的。」

「上！」

話說僵了，情勢急轉直下，鳳飛當眞殺氣騰騰的率衆而上，欲與霸城決一死戰，龍傳人忙不迭的上前勸阻道：「鳳兄，人死入土爲安，此刻安葬鳳城主最爲緊要，其他的事可從長計議，倘若兇手確是胡家，龍城保証與鳳城共進退。」

英雄所見略同，三獅、五彪、七猴、八燕以及鳳凰姑娘，皆有此同感，一再輪番勸說，終于將鳳飛勸住，事情幸未擴大。

神州一霸胡百威原是一番好意，想不到竟落得個自討沒趣，向鳳嘯天的遺體深施一禮後，隨即一言不發的率衆離去。

鳳飛好倔强的牲子，大吼大叫道：「胡百威，你聽清楚，神仙石上的白骨令你排名第二，假使未來喪命亡魂的人不是你而是別人，你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先父的這一條命唯你是問！」

胡百威邊走邊說道：「斷魂崖下，棋盤石上，白雲飄沒能取走本城主的項上人頭，桐柏山中，卧龍崗前，她同樣奈何不了老夫，想取胡某的性命可沒有那麼容易！」

易字出口，腳步加快，一霎時便消失在農莊村口。

鳳城諸俠辦事的效率很高，沒多久就買來了一副上好棺木，以及香燭錫箔等祭拜之物。

墓地退在數十丈外，一個山丘上，在鳳飛的親自監督下，大家一起動手挖掘墓穴。

三獅、五彪等人對死者[illegible]哀悼後已相繼離去，只有阿翔、莫愁、小丁仍留在現場，陪伴鳳凰。

大樹下，鳳嘯天的屍體前，就剩下他們四個人，鳳大小姐的眼睛早已哭紅，這時又抽抽噎噎的哭訴道：「爹爹，你老人家也未免太狠心了，一聲不響的就走了，如果兇手眞是胡家的人，女兒既是鳳家之女，又是胡家之媳，這可如何是好，爹！爹！爹……」

傷心欲絕，淚下如雨，正哭得沒完沒了，忽聞有人截口道：「他不是妳爹！」

話出斷腸夫人之口，人已飄然而至。

斷腸夫人來得太突兀，這話更突然，直驚得鳳凰瞠目結舌，一時間竟不知該說甚麼才好。

阿翔道：「夫人說鳳妹不是鳳嘯天的女兒？」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 快活幫主汪玉人接受太湖龍幫白鳳尋兄的一筆大交易，高興地將任務交給丁當祥，由他護送白鳳往紹興府尋找她兩位兄長，中途丁當祥帶白鳳去找滿天星，不料白鳳告訴他已認識滿天星經過。白鳳再見到滿天星時，對他表現出好感與難捨之意，滿天星亦喜在心內。翌晨丁當祥與白鳳在渡船上，却遇到了三光門的于在山等一夥人，于在山想擒住白鳳，于是雙方交手打起來……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 慾海五壯士

## 歸元寺兄妹相逢　親娘舅傳授步法

丁當祥道：「金元寶就有四五個，只怕你們沒本事來拿！」他心中也有氣，南通丁當祥江湖上的名號多響亮，這姓于的竟然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自然也就不賣帳了。

丁當祥對白鳳道：「白姑娘，咱們今天似乎免不了要動動刀子了。」

白鳳聞言，立刻自馬鞍上拔出寶劍來。

她舉着寶劍猛一掄，還發出「咻」的一聲響，顯見是個用劍高手。她從小就同她的兄長們一起練功夫的，如今若非遇上滿天星，得知兩位兄長仍在，她早幾天就已殺進三光門找這些人拚命了。

白鳳拔劍在手，重重的道：「我本就是要爲死去的老父報仇的，如今就拿你們開刀。」

丁當祥道：「眞巾幗英雄也。」

于在山吃吃冷哼，道：「老小子，你還不滾下來。」

他舉着刀與盾，便往丁當祥馬前殺過去。

在此同時，只見王進寶與老劉二人分兩邊貼地滾，他們直往馬腿上砍去。

丁當祥暴吼一聲：「起。」

那馬被他用力一帶間，四蹄飛揚三丈高，刹時落在地上發出「噗通」一聲響。

馬兒落地，丁當祥在馬背上彈身直往高空飛去，就那麼刹那間，已有七八個大漢往白鳳狂撲去，有個漢子取來一根竹篙便去鈎馬背上的白鳳，看來眞要捉活的了。

白鳳一聲狂叫：「殺！」

她拍馬疾奔間躲過了竹篙便衝出十丈外。

「咻咻咻」之聲自空中响起，立刻有幾個追殺白鳳的大漢噢噢叫着往地上滾去，仔細看，這些人的背上均深深的嵌着一枚大制錢。

于在山以爲丁當祥會出手對付他們三人，却不料人家在半空中出手便解了白鳳之危。

於是，于在山火大了。

他大吼：「成大力，休叫白鳳逃走。」

成大力回應：「于爺放心，她走不了的。」

只見成大力拚命的仍往白鳳身前撲去，手中刀舞了個只見光影不見刀身。

于在山見丁當祥落地，立刻與老劉、王進寶圍上去，那老劉玩命似的直撞向丁當祥懷中，砍刀小旋，不給對方任何空隙，這正是兩敗俱傷的殺法。

丁當祥何許人也，他豈會把這幾個人放在心上。

快活幫的五位殺手，他們都有絕活。



丁當祥見老劉粗壯高大的身軀撞來，他忽然矮身貼地平飛左側，人未站定，一枚大制錢已出手了。

「唷！」

老劉的右腿上着了一枚金錢鏢，痛得他齜牙咧嘴的站起來又彎下去。

于在山看得準，他提醒王進寶道：「穩住，穩住再出刀，咱們纏緊了分進合擊。」

他這話還眞令丁當祥不愉快，如果他被這二人纏住，時間一久，白鳳就危險了。

丁當祥決定速戰速決，但他幾次攻擊，却難與敵人正面交手，他發了兩枚制錢，却都中在敵人的牛皮盾上，敵人認準他手中的制錢了。

另一邊，白鳳拍馬衝出包圍圈，不料一支紅纓槍偏偏扎中她的坐騎大腿上，那馬希聿聿直立而起，便也把馬上的白鳳掀下馬來。

白鳳落馬一聲驚叫，幾個大漢在成大力的指揮下奔過來了，白鳳還眞有些心驚，因爲她從未殺過人，如今見這麼十多個大漢要抓她，豈有不慌了手脚的。

那丁當祥到了此刻也急了，他想往白鳳身前接近，偏就被于在山看出他的心意。

那于在山心中愉快了，只要活捉白鳳，面前這老小子再厲害，也得投鼠忌器。

于在山招呼王進寶，只要丁當祥往外衝，他就出刀，另一個側面殺，這時丁當祥與于在山及王進寶二人，三人分不開了。

而白鳳有兩次幾乎被成大力的砍刀把手中劍砸脫手，她若手中無劍，任何一個大漢都會衝上去抱住她不放手。

正在這時候，有個大漢自船上躍下來了，這大漢的手上提着一張網，一邊走一邊大叫：「老子用網對付她。」

于在山斜眼一看笑在心裡，這次戰爭就快結束了，只要白鳳被漁網網住，這一場廝殺便大獲全勝。

白鳳也看到了，她立刻狂劈十七劍逼退一邊的幾個大漢之後拔腿便跑。

成大力大聲吼又叫：「娘的，今天妳還想逃呀，我看你逃不掉了。」

白鳳不回罵，她跑得更快。

她往來路上逃，河過不去，當然要往來路跑，而且沒命似的跑。

成大力率人追得緊，他至少率了八個大漢在白鳳的身後追趕。

兩下裡相去不過幾丈遠，那白鳳邊跑邊回頭看，她還眞的心慌意亂。

她初時想找三光門拚命的，但此刻心情不一樣了。

此刻她已知道兩位兄長還好端端的，她又充滿了無限希望，這時候她才不會同這些人玩命。

這麼一追趕，刹時五里外，遠處有座高坡，白鳳氣喘吁吁的打算往山坡後的林子裡面躲藏。

她這裡沒命的逃，後面的成大力吃吃笑，他還高聲的吼叫：「白姑娘，妳別跑了，跑到天邊妳也逃不掉，就在前面樹林內，成大爺我替妳開苞啦！」

他這麼一叫，他身後的八個人就全大聲的笑起來。

白鳳聽得清，她跑得更快了，這時候她是不會同這些幹過海盜的人對罵的。

白鳳早已忘了丁當祥的存在了，丁當祥正被于在山與王進寶二人死死的纏住，這二人手上舉着刀與盾，一時間丁當祥急得大罵：「他媽的牛皮糖不是……」

于在山舉盾吃吃冷笑，道：「老小子，且等咱們拿下那個來，你不投降才叫怪。」

王進寶也嘿嘿笑道：「你那點破銅爛鐵有多少？」

丁當祥道：「眞要找死呀！」

他不是無法打發這二人，實在的說，快活幫還不想多殺人，這些人是快活幫的銀子呀！

但丁當祥聽了王進寶的話，他火大了，只見他一聲大叫：「着！」

「哎唷。」

王進寶的足背了中了一個大制錢，錢深一半鮮血見，痛得王進寶抱脚逃。

于在山大叫：「不能叫他脫身。」

王進寶也是個狠角色，他立刻抱刀舉盾攔住丁當祥，他足上帶着金錢鏢就好像傷的不是他的脚一樣。

他果然揮刀盾又把丁當祥攔住了。

丁當祥氣得哇哇叫，已不見白鳳了。

丁當祥心中在禱告，老天爺，活菩薩，天上聖母關二爺，你們任誰一位快下凡，下凡來救救白鳳呀。

他的禱告還眞生效有靈驗，因爲……

*　*　*

白鳳拚命的往山坡邊跑，猛古丁山坡上站了一個人，那人好像早就坐在那山坡上了，他被幾株矮小的楊樹遮住，如今站起來，才知道那兒有個人。

那個人也眞絕，他大步的走下山坡來，白鳳只一見便投入那人的懷裡了。

白鳳抱住那人落淚了。

女孩子受了莫大的委曲，她當然會哭，尤其碰到的是她心中喜歡

的男人。

這男人不是別人，滿天星是也。

怎麼滿天星會在這裡？

滿天星是個多情種，他似乎已愛上白鳳了，他也忽略了他曾殺死白鳳她爹。

這些他不管，但當白鳳與丁當祥離開小屋以後，他有些失落似的，而他的阿星却又不會前來，於是……

於是滿天星又想起此去運河渡口，白鳳難免會遇上三光門的人，萬一她被三光門的人認出來，丁當祥不一定會應付得了。

滿天星就是這種心理，他便遠遠的暗中跟來了。

滿天星並非是要暗中跟白鳳，他的想法只是要多看看白鳳幾眼。

白鳳騎馬的姿勢就令滿天星愉快。

滿天星遠遠的看到運河的時候，他就打算要回頭，但前面有一座小山坡，他便登上山坡上遙望。

滿天星坐在矮林內，忽然聽得遠處叱吒聲，他站起來了，而且也看到九個大漢在追一個女子。

滿天星只一認出是白鳳，他便毫不猶疑的迎上去。

此刻，滿天星抱緊了白鳳，安慰的道：「白姑娘妳不會再有危險的，妳到山坡上去，看我怎麼打發他們。」

白鳳拭淚點點頭，她往山坡矮林中走去，她幾乎要癱瘓了，也大喘着氣。

於是，成大力率領着八名大漢衝過來了。

成大力見是滿天星，他暗自大吃一驚，表面上他却沉聲的道：「姓滿的，你休再插手管閒事！」

滿天星道：「江湖人管江湖事，你怎麼連這一點道理也不懂？」

成大力道：「這件事乃我三光門與太湖龍幫的恩怨，外人何必插手？」

滿天星道：「我是管閒事吃飯的人。」

成大力道：「你要錢？」

滿天星道：「天下人只有傻子不愛財！」

成大力哈哈一笑，道：「只要你要錢，事情就好辦了，說吧，你打算索價多少？」

滿天星道：「要得不多，白銀送我一百萬兩。」

成大力叱道：「一百萬兩呀，你拿得動？」

「那是我的事。」

成大力道：「你吃得完嗎？」

「那也是我的事。」

成大力火了，他吼罵：「老子一百兩銀子也不給。」

滿天星道：「那麼我勸你們回頭吧！」

成大力見白鳳正坐在樹下大喘氣，他對身後八人道：「兩個人去捉那丫頭，餘下的咱們合力圍殺這狗東西。」

他吩咐完畢，大吼一聲：「殺！」

「殺！」

九個人立刻往上衝，而滿天星的絕活使出來了。

現場有白鳳，他當然要白鳳知道他的眞功夫。

滿天星一聲冷叱：「找死！」

他忽的拔身往空中旋升三丈多，兩手齊揮，只見日光之下星星墜落，如電閃之快，便也聽得幾聲尖嗥。

滿天星平身落地之前，三粒星子鏢已往成大力擲去……

成大力只一看，立刻往外閃躲。

「啊！」

「唷。」

成大力的臉上中了一鏢，打碎了兩顆牙齒；那幾乎要命的一鏢正中在左胸上，幸好被肋骨阻住了。

他只閃過腿上一鏢，立刻大叫：「兄弟們，撤、撤！他媽的咱們怎麼遇上這瘟神，快走。」

他帶着的八個人，有四個在流血，成大力的血流得最多。

這些人來得快去得更快，白鳳想要追殺，却被滿天星攔住了。

「白姑娘，這些人不值得殺，放他們走。」

白鳳道：「今日不殺，他日必有一戰，叫他們多活幾日，便宜他們了。」

她忽然急急的又道：「不好了，丁大叔不知道怎麼樣了，他被幾個厲害人物圍着，難以衝出重圍救我。」

滿天星淡淡一笑，道：「白姑娘少爲他操心，錢如命自保絕無問題。」

白鳳道：「那也得快去幫忙呀！」

滿天星道：「好，咱們這就跟上去。」

他伸手拉住白鳳，道：「妳大概很累了，要不要我背妳走，快得多呀！」

白鳳眨動美眸，道：「滿先生，你背着我，你就跑得不快了，還是你盡快的趕去吧，我在你後面盡力趕。」

滿天星道：「如果我背你，走得更快。」

白鳳道：「這倒要考驗你的話是眞是假。」

滿天星馬樁拿得穩，兩腿一弓上身下挫，白鳳雙臂便攀往滿天星的脖子上了。

滿天星一起間，白鳳的雙腿便挾牢了滿天星的腰，滿天星雙手握住白鳳兩隻脚脖子，立刻往前奔去。



他奔得眞快，刹時間就快追上前面在逃的九個人。

果然，前面的有個大漢在叫了。

「他娘的老皮，快追上了呀。」

成大力受傷處在流血，另外還有四個受傷的，這些人跑得慢可也回頭看，不由大叫道：「快分散，這王八蛋的怪鏢不長眼呀！」

星子鏢看來怪，五個角尖尖的，亮亮的不太大，比之小制錢大不了多少，這種星子鏢滿天星有上百隻。

星子鏢在滿天星勁擲下幾乎是長了眼似的，但敵人却以爲不長眼亦往身上招呼。

＊　＊　＊

成大力九人四散逃生，滿天星根本不理會，他衝過了前面的九個人，跑得宛如足不沾地。

白鳳吃驚了，白鳳以爲太湖龍幫缺的是這種好漢，但不知如何才能把這種高手弄到洞庭山。

那滿天星跑得快，快如飛。

那白鳳不但抱得緊，也挾得緊。

滿天星跑得很高興，因爲他背着白鳳在背上又磨又晃，磨得他幾乎動起慾念來了。

白鳳拚命的緊抱住，不單從身上散發出少女香之外，她也把脖子貼在滿天星的脖子上了。

滿天星背着白鳳跑，耳邊聽得有不少人高聲罵。

「他媽的，怎麼這姓滿的又來了？」

「操他娘，今天不吉利呀！」

這些罵的人正是三光門的人，如今三光門在大船上的人全出動了，那眞是裡三層，外三層可把個丁當祥圍了個緊上加緊，這光景他想衝出去更難了。

不料岸上圍住丁當祥的人們，他們並不急功佔便宜，于在山有交代，等着成大力把白鳳帶到，這老小子非投降不可，他們又何必硬殺硬上不要命！

但于在山萬萬料不到，滿天星背着白鳳奔來了，而白鳳受傷了嗎？

于在山只要看到滿天星與白鳳二人，他心中就一緊，成大力他們怕是完蛋了。

滿天星放下背上的白鳳，他安慰的道：「白姑娘，妳站着別出劍，別看他們有二、三十人之衆，不夠我一人收拾的！」

白鳳道：「我們都上……」

滿天星又高聲大吼，道：「錢如命我來也。」

正在左突右衝的丁當祥聞言，立刻回了一句：「你他娘的老皮，怎麼也來了。」

他也看到白鳳了，不由啓口又叫：「小滿呀，你做了一件令我老丁最高興的事，難怪你叫我和老酒鬼特別喜歡你，哈……」

滿天星騰空而上，雙手暴揚，十幾隻星子鏢出手了。

「唷，唷……」

這些叫聲起處，十幾個人正要回身去圍滿天星，却被星子鏢打得鮮血流出來了，有兩個拋刀抱住臉大叫着：「我的眼……」

那于在山只一看，知道今天只怕半點便宜也佔不上，今天本來是奉命送靈柩上三門灣的，怎會想到傷了這麼多兄弟，再拖下去，只怕都得挨鏢。

于在山一念之間大聲喊叫了。

「住手，住手。」

他這麼一叫喚，三光門的人立刻站到他身邊，看一看已傷了一半。

于在山眞想哭，明明是一場十分有把握的仗，怎麼突然形勢逆轉而下，反倒三光門吃了大虧。

于在山看看岸邊的三桅大船，不由大聲泣道：「門主呀，你顯靈呀，仇人就在眼前，兄弟們也流了血，你顯靈吧，嗚……」

白鳳走到滿天星與丁當祥身邊來，她聞得于在山的泣叫，立刻接道：「叫你們錢門主快顯靈，他如今該知道是誰殺了他……」

于在山忽然抹去眼淚道：「白丫頭，算妳今天走狗運，只不過你們龍幫與我三光門的這段樑子是結定了，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白鳳道：「誰怕誰呀！」

她看看大船，果見放置着一口上好棺材，大概錢唐除了落葉歸根回三門灣之外，還帶上入土爲安了。

那于在山戟指滿天星，吼道：「你把爺們的人怎麼樣了？怎不見他們回轉？」

滿天星道：「姓于的，如果那一天我不耐煩了，只怕你們三光門也不太平了，你們那些人並不怎麼樣，只受了點小小的傷便作鳥獸散，這樣的人我不屑於取他們的命。」

便在這時候，成大力等九個人都回來了，那成大力手按臉皮，鮮血還自指縫往外流，于在山一看，不由大叫，道：「怎麼會遇上姓滿的小子。」

成大力說話不清的道：「碰……上鬼了。」

于在山咬牙怒道：「兄弟們上船了，等把門主下葬之後，再找這些可惡的算帳。」

刹時間三光門的人紛紛上了

船。

白鳳再一看，嗬，有三個身穿白孝的衣服婦人還正在棺材邊哭泣着，想是三光門主錢唐的家眷了。

* * *

三光門的人解纜繩，拉起帆，大船離岸了。

那于在山站在船頭上罵，他罵滿天星十八代老祖宗，也罵丁當祥是個狗東西。

另外也有幾個人在罵，只是大船去遠了，罵甚麼也就不重要了。

* * *

丁當祥忽然低頭在地上找，滿天星知道他在找甚麼，不由冷冷道：「錢如命，別找你那些制錢了，你差一點害死了白姑娘。」

丁當祥還眞的找到七八枚他打出的制錢鏢，他走回白鳳身邊，道：「本來不是這樣的，那想到三光門的人越來越多，白姑娘，妳很機智，拔腿跑是對的。」

白鳳道：「我幸運，遇上滿先生。」

丁當祥笑笑，道：「他應該來的，因爲我看得出，我們的滿……唔……我們的小滿好像喜歡妳了，妳想想，我們走了，他無聊，便暗中跟來了……」

他回頭看着滿天星，又道：「我說的不錯吧？」

滿天星赧然了。

滿天星遙指遠方道：「三光門總堂口就在五七里處，如果我猜得不錯，必定有人跑回去報告了。」

丁當祥道：「那又怎樣？」

滿天星道：「咱二人不怕他們，但白姑娘怎麼辦？」

丁當祥早就在搭褳內摸了一把大制錢在手上抖動不已，他眨動大眼道：「眞要逼咱們殺人吶！」

滿天星道：「如能殺人，也不會等你出手了！」

他看看四週，又道：「三光門只以于在山幾人送錢唐的靈柩，那餘下的人大概在商議如何爲他們門主報仇了。」

白鳳道：「二位，我們找船快過運河吧，休要等到三光門來了大批人再走就不易了。」

滿天星道：「說的也是。」

滿天星已把白鳳的馬找回來了，那匹在屁股上挨了一記的馬，血已不再流了，當然痛苦，但却仍然可以騎。

丁當祥往渡口走，那渡口就在半里遠處，這面殺起來了，渡口船老大不敢得罪三光門，他把渡船搖至河中間，如今見來了兩男一女，那丁當祥又是吼又是叫，沒辦法，只好把渡船又靠過來。

滿天星幫着白鳳把馬拉上船，丁當祥的馬也上了船。那白鳳伸手拉住滿天星，道：「滿先生，如果我榮幸，請你跟我們一起去紹興，如何？」

滿天星很難回答，他心中明白，如果去紹興，萬一幫主有任務來，不見了他，豈不是不妙了。

滿天星當然願意去，他無奈的看看身邊的丁當祥，只見丁當祥只看岸上不看他。

滿天星知道丁當祥在作怪，便無奈的要上岸。

白鳳露出十分可憐的表情道：「滿先生，我請你，但我也不敢強求你。」

丁當祥開口了。

「小滿，別拿翹了，走吧！」

滿天星道：「我擔心……」

一掌拍在自己胸膛上，丁當祥道：「我擔待了。」

滿天星道：「拖你下水我怎忍心呀！」

丁當祥哈哈一笑，道：「咱們不能叫白姑娘難過吧！」

滿天星一咬牙道：「好，跟你們去紹興府，娘的，拚着挨罵吧！」

於是渡船往運河對岸駛去了。

於是三光門中還眞的奔來不少人，仔細一看，爲首的並非別人，乃大護法古月靈是也。

古月靈身後至少還有兩個厲害的人物，甚麼人物不認識，那絕非三光門七煞之中的任何一個人。

只不過渡船就快靠上對岸了，只聽得古月靈高聲呼喊着道：「快把渡船駛過來。」

渡船上四個漢子怔住了。

滿天星沉聲道：「快靠岸，我不想在此刻殺人！」

對岸古月靈大吼：「再不回過來，老子燒了你的渡船！」

他說燒船是小事，殺人才是大事，船老大不想死，他楞然的不知如何是好了。

滿天星抖出三枚星鏢，隻隻打中在船老大的足前，形成一個品字，嚇得船老大一聲叫。

滿天星開口了：「送我們上岸後我不取回我的鏢，你只管回對岸，三光門如果找你痲煩，你就說回來就沒命，不得已才送人過河的。」

船老大一咬牙一跺脚，道：「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娘的皮，兄弟呀，把船擺上岸去！」

渡船靠岸了，丁當祥對滿天星笑笑，道：「小滿呀，如果我提個意見不知你是否同意。」

滿天星道：「你說！」

丁當祥道：「咱們把白姑娘留在這裡，然後咱二人再到河那面，好生的整一整那羣王八蛋。」

船老大第一個不答應，船老大立即打躬作揖的道：「爺，千萬不



可，好漢架不住人多，三光門不是省油燈的呀！」

滿天星道：「我本人沒有意見，得問一問白姑娘。」

白鳳拉着馬道：「照理，我很想看到三光門絕光死光，一個不留，但我們來的目的不是找他們，而是找我的兩位兄長呀。」

這說明她也不同意丁當祥的主意了。

三個人上了岸，渡船立刻往對岸撐過去了。

丁當祥道：「三個人兩騎，咱們如何騎？」

白鳳早就想妥了。

她拉馬交在滿天星的手上，道：「滿先生，你騎上去吧！快，別叫三光門的過河追上。」

滿天星道：「白姑娘，我騎馬，你呢？」

白鳳道：「你騎上以後我就坐在你身後呀。」

丁當祥道：「坐我後面就不行了，我肩上有個搭褳，那會叫人不舒服的。」

滿天星上馬了，白鳳立刻躍在滿天星身後，於是兩匹馬往南面疾馳而去。

果然，三光門的人已到河中央了，但見白鳳三人已拍馬疾馳，當然追之莫及了。

渡船上的古月靈忿怒的大叫：

「回去，回去，早晚咱們會逮住他們的，娘的，抓住他們剝皮抽筋！」

於是，便七煞中的幾個人也開罵了。

* * *

紹興府這個地方還眞熱鬧，四鄉八鎭都擠來了，那河上的貨船還眞多，大部份是來運紹興酒的，只見一船酒缸堆在船面上，這光景好不熱鬧。

丁當祥對滿天星道：「咱們路上多躭誤兩天，那老酒鬼可也喝足了老酒了。」

滿天星道：「老酒鬼也眞有福氣，叫我整天與酒爲伍，怕是門都沒有。」

丁當祥道：「小滿呀，我再告訴你一件事，你怕是想也想不到的了。」

滿天星在馬上問道：「甚麼奇怪的事我會不知道，你別賣關子！」

丁當祥道：「老酒鬼在王大口開的那個紹興酒館的後院地窖下，弄了一個大酒缸，說等他死了之後，由王大口把他往那酒缸泡進去，他死後還不離酒呀。」

滿天星在馬上哈哈大笑道：「這不與你這錢如命異曲同工嗎？」

他指着丁當祥的搭褳，又道：「你把銀子換制錢，一古腦堆在一個地方，死後白絹裹身便埋在錢堆裡，你永永世世不缺錢花，哈哈！」

丁當祥道：「誰像你們三人，只會同女人往床上滾！」

滿天星道：「那也得看是甚麼女人了。」

不料坐在他後面的白鳳却用力的抱了一下滿天星，便也把她的臉貼上去了。

滿天星心中愉快，覺得不虛此行，便冒險也值得了。

三人駛馬進城了，紹興大街沒走多遠，見前面豎着掛了一塊金字大招牌「正記紹興酒館」。

三人騎馬到了酒館外，丁當祥已高聲大叫了。

「王大口，客人又上門了，還不快出來接呀！」

「來了，來了。」

匆忙的、跌跌撞撞的自門內衝出一個人，那正是正記酒館的大掌櫃王大口。

「嗨，你們怎的才到呀！」

丁當祥聽出不對勁，便立刻問道：「怎麼說？」

王大口道：「昨夜四更天，來了個人，他對張爺說了幾句話，便立刻帶領着那兩個兄弟連夜走了。」

丁當祥道：「去了那裡？」

王大口道：「不知道。」

白鳳急了，她走近王大口，道：「爲甚麼這麼巧？爲甚麼呀？」

她忍不住落淚了，表現得不只是傷心，她還忿怒。

怎麼會是這樣，天下事眞的這麼巧嗎？

她開始想到一件事情，一開始這是個騙局，騙她說她的兩位兄長還活着，也騙她二位兄長在紹興，但當她一出面，又說二位兄長不見了，這……

這一定是個騙局！

白鳳傷心的大哭起來了。

這光景滿天星也跟着不好受了，他去安慰白鳳，白鳳却垂淚對他搖頭，道：「你們……你們騙得我好苦，好苦唷，爲甚麼？我已答應你們的條件了呀，甚至……甚至我還打算嫁給你，侍候你一輩子，你們……」

滿天星的雙目睜大了，他一把揪住王大口，吼道：「說，他們定會去個甚麼秘密地方，也一定叫你口風緊，王大口，你非說出來不可，否則我叫你這一輩子站不起來，你信不信？」

王掌櫃道：「如果……如果只有丁爺前來，我自然非說不可，可是，這是張爺的交代，我敢違抗嗎？」

滿天星道：「你休擔心，我們都是一個道上的，尤其這位姑娘，

她千里迢迢爲的就是找她的兩位兄長呀，而且還是錢如命帶來我，你信不過？」

丁當祥道：「王大口，你別自找苦頭吃，老酒鬼到底把白家兄弟帶去那裡了？」

王大口看看三人，這才招手叫三人走入酒館中，他把三人帶進一間小房，還愼重的關上了房門。

此刻還眞的愼重其事的道：

「江南有兩座歸元寺，這是你們都知道的，一座歸元寺在武昌，另一座就在紹興城南的紫竹山下，前天中午，大伙正在吃午飯，我也把張爺請出酒窖來，大伙一同吃酒，却不料從外面來了個酒肉老和尚，那和尚的年紀同張爺差不多，嗨，他二人一見面立刻相對捧腹大笑起來了。」

王大口說至此，便笑笑，又道：「只管說話，打量着你們也該吃些喝些了，我吩咐他們先備酒菜，你們一邊吃，我一邊對你們細說。」

滿天星道：「那就越快越好。」

王大口走到房門口，他叫住一個伙計，吩咐快把酒菜送上來。

那伙計立刻往灶房走，王大口這才回過身來。

丁當祥拍拍白鳳，道：「白姑娘，你放心，今天一定叫你見到你的兩位兄長，也一定叫你相信咱們不是誆騙你的甚麼歹人。」

白鳳含淚點着頭。

滿天星已急道：「王大口，你可以接着說下去了。」

王大口道：「是，是，我這就說給你們知道。」

他還淸了一下喉嚨，笑笑，道：「原來那個酒肉和尚，他整天以酒爲飯，曾有人看過這酒肉和尚在烈日之下喝烈酒，他敞開外褂喝，一邊喝還一邊出大汗，十斤高粱他不醉，但他喜歡我的紹興酒，他當井裡涼水喝。」

滿天星沉聲道：「忒也囉嗦了，問你老酒鬼，你盡說那酒肉和尚幹甚麼？」

王大口道：「要說就說得詳盡呀！」

他頓了一下，見伙計兩人把酒菜送上桌，立刻笑對三人，道：「趁熱吃罷，天氣變壞了，怕是要下大雪了。」

丁當祥與滿天星二人也勸白鳳吃些酒，那王大口便又接着道：

「酒肉和尚與張大俠二人笑了個夠，便互相拉着手走進我的酒館中，他二人不在客廳飯堂吃酒，兩個人打賭下酒窖，看誰能先喝完三十斤酒缸的陳年紹興老酒，嗨，他們坐在酒窖喝酒，可苦了我的兩個伙計了，單只馬桶就提上提下七八回，兩個喝得棋逢敵手，才又歪在酒窖中睡了，只不過當他們醒過來，發覺兩個年輕人在吃飯，酒肉和尚抓住張大俠，問這兩個小子是不是他徒弟，張大俠一口否認，道：『他二人有難了！』」王大口不說了。

白鳳急問：「那我的兩位兄長呢？」

王大口道：「妳別急，我緩緩氣呀。」

他取杯喝了一口酒，這才又接道：「我在酒窖坐着，我總是親自伺候張大俠，這你們是知道的，當初我開酒館，張大俠爲我出力也出了銀子，等於我的東家，雖然他不放在心上，但我王大口不是忘恩負義的人啊！」

滿天星道：「你又閒話了。」

笑笑，王大口道：「是，是，聽得你們與張大俠一家人，我當然說得更仔細。」

他看看急躁的白鳳，又道：

「酒肉和尚人稱『醉九仙』，爲甚麼叫他『醉九仙』，他笑對人家說，天上有八仙人稱醉八仙，如今他不侵佔位置，他端坐第九把交椅，便自稱醉九仙了，哈哈……」

王大口自己也笑了，但當他見桌上坐的三人都不笑，遂又改口，道：「酒肉和尚本不問俗事，他的俗事便是喝老酒，但張大俠却對酒肉和尚道：『我沒資格收他二人爲徒，他們太湖龍幫勢大，只可惜……』

「酒肉和尚吃一驚，他怒瞪着受刀傷的白龍與白蛟，道：『你二人是太湖龍幫的甚麼人？』

「白龍道：『我爹是白長江。』

「酒肉和尚道：『你媽叫古月梅？』

「白氏兄弟吃一驚，道：『你……』

「酒肉和尚道：『先別問，讓我問你們，你媽好嗎？』

「白龍道：『已經傷心欲絕病在床上了。』

「酒肉和尚吃一驚，道：『怎麼了？』

「白龍嘆口氣，道：『我爹過六十大壽之日遇刺身亡了！』

「酒肉和尚幾乎跳起來，道：『我那老姐豈不成了寡婦？』

「白龍一驚，道：『請問你是……』

「酒肉和尚道：「在你們很小的時候我便出家了，我叫古風，是你們唯一的親舅舅。』

「白龍與白蛟齊吃一驚，他們眞難相信面前這酒肉和尚會是親娘舅，不由雙雙跪下了。

「那白龍落淚道：『太湖龍幫就快拱手讓給人了。』

「酒肉和尚道：『怎麼會是這樣？早年還聽說你爹幹得轟轟烈烈，怎麼會有人刺殺他，誰？』



「白龍道：『是杭州灣的三光門，那三光門門主要借道太湖走長江內河，想霸太湖主航道，我爹拒絕，他們便在我爹壽堂上以獻魚爲藉口，出刀刺殺我爹。舅呀，你看這件事多令人痛恨。』

「酒肉和尚道：『就該殺上三光門！』

「白龍道：『我們也殺過了，那錢唐也許仇人多，他也被人殺了，却又把這筆帳算在龍幫頭上，雙方大戰，我兄弟二人幾乎慘死在敵人刀下。』

一邊聽的丁當祥與滿天星二人却木然的不開口，因爲他二人也知道，這些糾葛他們也知道大部份。

「酒肉和尚古風扶起白龍與白蛟二人，道：『走，跟我回紫竹山去。』

「他拉着白氏兄弟二人要走，張天艮可急了。

「『喂，你幹甚麼？』

「『回我寺裡呀。』

「『不行。』

「『爲甚麼？』

「張天艮道：『我義務保護他兄弟二人吶！』

「古風道：『現在不用你保護了，有我保護，你在此處喝你的老酒吧！』

「張天艮火了，他叱道：『想打架不是？』

「古風道：『誰怕誰？』

「白龍急忙勸道：『何必爲我兄弟傷了你們多年和氣？』

「張天艮道：「三光門的暗樁很多，萬一碰巧遇上了，怎麼辦？』

「古風道：『那是我和尚的事。』

「張天艮冒火了，他低吼：『你把他兄弟帶走，置我於何地呀！』

「白龍急忙道：『舅，我們這一回逃向南來，張大俠出了大力，不如咱們都去你寺中吧！』

「古風拍拍腦袋，道：『倒忘了我還藏了二十斤花雕，五斤茅台在寺裡。』

「張天艮道：『何不早說？』

「於是，他四人就這麼匆匆的去城外紫竹山歸元寺了。」

王大口說了這麼多，他還眞口乾舌燥，忙又喝了一口酒，又道：「昨夜他們就住在寺裡了。」

* * *

白鳳與丁當祥已站起來了，滿天星又問王大口，道：「此去紫竹山如何走法？」

王大口道：「我叫伙計爲你們帶路。」

三個人一吃過飯，立刻由一個年輕伙計領着往紫竹山上的歸元寺走去。

此刻，白鳳的心情最是興奮，她就快與他的兩位兄長會面了。

* * *

紫竹山上歸元寺，其實只是個不大的寺廟，山門內只有一大間寺廟，廟後面有兩間禪房，這裡一共只有三個僧侶，一個年紀近八旬，每日趺坐在禪床上垂目靜坐，另一個是個二十幾歲的小僧，一切打雜也就由他一人做了。

古風是不做事的，他只管喝酒，別以爲他這樣一定會被那老僧叱責，其實不然，老僧對古風是另眼相待的。眞正原因，乃是古風有幾次獨自一人打跑前來騷擾紫竹寺的惡徒。

一座寺中出了這麼個高手，能保寺廟平安，也就不必再計較甚麼了。

* * *

歸元寺內供的是一尊高大的金身觀音像，黃澄澄的就好像金子塑造的，尤其觀音的一雙脚丫子更光亮，除此之外，寺廟中有一個大鐘有半人那麼高，香燭成排，紗燈高掛，兩道垂幔，氣象也算莊嚴了。

帶路的伙計回去了，只有丁當祥與滿天星陪着白鳳，三人登山到了紫竹寺的廟門前。

有五株壽松成一排，濃鬱蒼勁能耐寒，就好像蘇州城外寒山寺前的古松般風吹不搖穩如泰山。

這時候白鳳更緊張了。

丁當祥用力的抖着手掌上大制錢，一手便去拍寺門，他高聲的叫：「開門了，進香的來了。」

天都快黑了，誰還來進香？只不過廟門還是拉開了。

開門的是寺內年輕和尚，他看了三人吃一驚，因爲他發覺三個人沒有一個是來上香的。

上香的要頭纏黃布帶，手提供香籃，朝天香從出門就已經點燃了拿在手上的，但這三個男女甚麼也沒拿。

原來他們的馬匹還留在紹興城內的正記紹興酒館吶。

小和尚一聲「阿彌陀佛」又道：「施主你們進的甚麼香？」

丁當祥吃吃一笑，道：「騙你的，咱們是來找人的！」

「施主們找誰？」

丁當祥道：「找一位叫古風大師的。」

小和尚吃的一笑，道：「在大殿一角喝酒啊！」

小和尚把丁當祥三人帶到觀音大殿上，丁當祥三人早已嗅到一股飄過來的酒香。

滿天星猛一瞧，立刻吼叱道：「老酒鬼，眞不像話，觀音面前你們竟敢喝酒吃肉呀。」

他這一吼，立刻把碰杯吃酒的兩人引得轉過頭來了。

不錯，大殿一角遮了塊幔，裡面一張小矮桌，兩塊蒲團上各坐着

一個人，其中一個大光頭，不用猜便知道他是古風大師了。

另一人哈哈笑着迎上來了。

「老酒鬼」張天艮手中還擧着個大酒碗，粗啞着聲音道：「乖乖，小滿帶個姐兒來了，我看看是不是你的星呀！」

他半帶醉似的看向白鳳，他把白鳳當阿星了，他當然明白今天的阿星是個假的。

滿天星叱道：「老酒鬼別胡說。」

古風也站起來了，他雙手還捧着個小酒罎，呵呵笑着問張天艮，道：「張天艮，爲甚麼不向我介紹呀！」

那白鳳早已雙目盯着古風瞧，她的眼中有了淚水在滾動着，她怎麼會相信從小就只聞有個舅却從未見過面的會是個和尚，而且是個酒肉和尚。

白鳳怔怔的不知如何是好了。

那古風和尚並未注意白鳳，他等着老酒鬼爲他介紹。

張天艮指着丁當祥，道：「我常說的錢如命便是這老小子。」

丁當祥立刻抖着掌上大制錢哈哈笑，道：「大和尚，丁當祥才是俺的名呀。」

酒肉和尚古風哈哈笑道：「叮噹响就是錢多多，哈哈！」

丁當祥道：「聽錯了，俺叫丁當祥，祥和的祥。」

酒肉和尚施禮，道：「領教了，丁施主。」

張天艮又指着滿天星，道：「這是我們的小滿，滿天星就是他的名。」

酒肉和尚古風道：「好名字，領教了。」

張天艮指着白鳳楞住了，他沒見過白鳳，又是醉眼惺忪，不知如何介紹。

丁當祥指着酒肉和尚古風，道：「和尚，你是不是古風呀！」

古風和尚一瞪眼。

丁當祥又道：「你有個姐夫叫白長江？」

古風幾乎酒醒一大半。丁當祥又道：「你姐夫在太湖爲王，你怎麼會出家當和尚？」

古風怔怔的道：「丁施主，你怎麼知道的？」

丁當祥道：「不知道怎會找上寺門來？」

古風道：「還以爲你們找的是老酒鬼呢！」

丁當祥道：「回答我，你是不是白長江的小舅子？快說，乾脆，是就是，不是你搖頭。」

古風道：「不錯，我的姐夫白長江，我的姐姐古月梅。」

丁當祥對吃驚又楞住的白鳳道：「白姑娘，你怎麼不向你舅見個禮呀！」

白鳳突然「哇」的一聲哭了。

她伸出雙臂，緊緊的抱住古風，泣道：「舅，原來你躲在這歸元寺呀，媽以爲你……你……」

古風却淡淡的道：「她以爲我死了，我也早以爲自己歸西了。」

白鳳道：「媽好想你呀，舅！」

古風推開白鳳，笑笑道：「讓我看看我的外甥女長的甚麼模樣。」

他眞的在端詳，而且很仔細的看着，又道：「妳有一大半像你娘，哈哈！」

他並不傷心，他還很高興。

白鳳傷心，她拉着古風，道：「舅，想不到會在這歸元寺見到你，你爲甚麼不回太湖，你出家……」

古風道：「孩子，你怎知舅舅的嗜好呀！十歲那年我就是個酒罎子，高粱能喝大半斤，太湖肥蟹帶醉蝦，每吃必需三斤老紹興，可我也一樣練功夫，你外公却駡我沒出息，說我不如你爹白長江。於是，二十三歲那年，我在湖上因醉酒害了幾個人的命，心中充滿了罪惡感，雖然死的人與我無關。但如果我不出手，那幾個小盜就不會死。可是我醉了，我也被踢落在湖裡，於是……我走了。」

白鳳道：「你出家了，卓錫在這歸元寺中。」

古風道：「本是出家戒酒的，可是我戒不掉，天生是酒桶，我無奈……」

張天艮道：「大家坐下說話呀！」

古風乾乾一笑，道：「只好隨地坐了。」

白鳳道：「舅，聽說我的兩位兄長也在歸元寺。」

古風面皮一緊，道：「別提你的兩個哥哥，他們比你爹差遠了。」

白鳳道：「怎麼說？」

古風道：「太湖龍幫發生的一切事情，你那兩個可憐又可恨的哥已告訴我了，他們愚昧呀！」

大家都瞪眼了。

張天艮却勸着丁當祥與滿天星二人吃酒，那小菜不是甚麼大魚大肉，蠶豆一把，豆乾一碟而已。眞正會拚酒的人是不吃甚麼大菜的，那才稱得上眞正的酒仙。

張天艮與古風和尚便是一雙臭味相投的酒仙。

* * *

古風和尚大口喝了一杯酒，對身邊的白鳳，道：「你們去三光門拚命，那是應該的，可是大動干戈也要想想龍幫的未來呀，萬一他兄弟二人死在三光門人手中，你爹四十年的辛苦不是全落入外人之手中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要報仇龍幫人馬上千，三大龍堂撥出兩個也就夠了，他兄弟二人只能去一人，如果你們當時稍加思索，兄弟二人怎會落得今日這步田地？」

白鳳道：「舅，父仇不共戴天，我兩位兄長是爲父報仇呀，誰能攔得住？」

「副幫主可以勸阻一位。」

「副幫主沒有表示甚麼。」

古風冷笑了。

他拍拍白鳳，道：「這位副幫主有問題！」

此話一出，滿天星就一驚，這和尚沒醉嘛。

丁當祥也瞪眼了，丁當祥是知道內幕的，他也佩服古風。

古風和尚對白鳳道：「本要讓你去見見你的兩位兄長，可是我叫他們學一種步法，只要他們熟悉了，便是打不過敵人，也足以自保了。」

白鳳急道：「怕是來不及了。」

古風道：「爲甚麼？」

白鳳道：「我爹百日忌一過，龍幫因爲已失去兩位少主，他們只好另立副幫主了。」

古風冷冷道：「那小子怕已迫不及待了！」

白鳳道：「所以我要找到二位兄長快回太湖洞庭山，晚了怎麼辦？」

古風道：「距離百日忌還早吧？」

白鳳道：「尚不足一個月了。」

古風笑笑，道：「沒問題，我那一套步法叫『醉九仙』，一共九步二十七閃法，學得快要三天，慢了也不過五七日，躭誤不了大事的！」

張天艮吃吃笑問：「妙，聽過醉八仙拳脚，你却弄了個醉九仙，可不可以說來聽聽？」

古風笑笑，道：「那要酒來換。」

張天艮道：「一句話，我只要對城裡的王大口說一聲，你以後取酒不用銀子。」

古風和尚道：「就這麼說定了！」

他站起來了，就在神案一邊，笑對着四人，道：「你們仔細的看清楚了！」

他開始在方圓一丈之內閃動着粗壯的身子，下腿盤上身搖，雙手出掌翻轉撥阻，看上去就如同個醉漢一般，只不過走了二十四步之後，他的身子突然矮半截，雙腿疾盤之間，忽的一聲躍出圈外面了。

只有最後一手，張天艮看不出甚麼妙處，可令他大爲不解。

在場的滿天星與丁當祥相對一瞪眼，道：「嗨，有幾步好像是躲暗器嘛！」

他二人均是暗器高手，自然看出來了。

滿天星不由對丁當祥道：「妙！」

丁當祥道：「高！」

古風和尚平飛而起，妙不可言的落在白鳳面前。

白鳳看不懂，她不知道這一套「醉九仙」妙在甚麼地方，只覺得那根本就是喝醉酒的樣子。

張天艮哈哈一笑，道：「這兩天你把那兩個娃兒整的也差不多了，如今他們的大妹子找來，你應該把他二人叫來了。」

古風道：「就那麼幾步架式，他們走得東倒西歪還摔跤，我乾脆說，我那姐夫平日裡並未在這兩個孩子身上下功夫，他縱容他們了！」

他看看白鳳，又道：「太湖龍幫上千條船，想當龍頭老大，不只要頭腦靈活反應快，武功也需有獨到之處，他們兩個需下苦功！」

白鳳道：「舅，我想見見我兩個兄長。」

古風道：「好吧，天也快黑了，我去把他們叫回來。」

古風大步往外走，廟後面，古風來到一個小井附近，只見白龍與白蛟二人繞着那口井錯步在追逐，地上放了九塊形狀擺設互異的小木板，兄弟二人踩着木板追逐，却不會踩到地上。

古風站在一邊，二人練得更勤，於是古風和尚雙掌互擊兩下，道：「好了，身法明日再練。」

白龍與白蛟二人早就滿身汗水了。

天涼出汗，那證明兄弟二人是認眞的練！

白龍與白蛟二人向古風施禮，道：「舅！」

古風道：「前面來了客人，你們的大妹子找來了，快去吧！」

白龍吃驚道：「鳳妹怎麼會找來這裡？她應該在洞庭山侍候娘的呀。」

兄弟二人說完便急忙奔到殿堂一邊看，果然是他二人的大妹子白鳳。

白鳳一見二位兄長，奔上前就哭起來了。

「哥，上天有眼呀，你們都平安了。」

白龍道：「洞庭山有甚麼消息？娘怎麼樣了？」

白鳳拭着眼淚，道：「洞庭山龍幫總舵已經商議三次了，不見你們回去，多以爲你們遭了毒手，大伙要在爹的百日忌一過，入土之後便要立石敬山爲幫主了。」

（未完・十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　飛・圖

# 霧夜快刀

霧中人狙殺大聖　高手賊盜取丹書

霧，更濃了些。

夜也更深了。

霧有迷濛和沁涼的美感，致被雅士、墨客譽爲詩餌，夜無霧，和夜無月及夜無雪等同被詩人視爲人生有限歲月之浪擲。

這是一幢大宅，大宅只有一個人——一個衣履鮮明的中年人。他端坐花廳近門的桌邊，由於大霧已由門窗中湧向廳內，花廳中陳設十分模糊。

雖然花廳中點了一根巨燭，在霧中卻像蒼穹中遙遠而靜止的寒星。

此人一直面向花廳門口端坐，自斟自飲，他不曾吟哦，也不曾嘆息，自他的鷹視狼顧的眼神中，可知他的心緒不寧。

此刻，門外的大霧中影影綽綽地走進一人。

此人居然毫不客氣地坐在此宅主人的對面，把一柄帶鞘刀放在桌上，年紀輕輕，不過二十七八歲，卻十分老練。

和這主人相比，年紀相差約二十五至三十歲。

若論穩沉，似乎這年輕人也略勝一籌。

今夜本就有點涼意，此刻更甚。

來人一頭黑亮短髮，十分紊亂，不算太英俊，卻十分性格，一臉風霜，目光炯炯，腹有詩書氣自華，顯示此人讀過不少的書，也行過萬里路。

主人冷冷地道：「尊駕就是『霧中刀』？」

年輕人道：「閣下霧夜疏散家小，鵠候訪客，又何必多此一問？」

「聽說尊駕有一柄好刀！」

「只怕不僅僅爲一柄好刀吧！這刀法……」

「在下只聽說你有一柄名刀，未聽到其他！」

「至少你該知道在下來此的目的吧？」

「所以我『血手大聖』陶叔君準時候駕……」語氣未畢，身子疾探，雙臂絞動中，竟多出一手，攻向來人的左肩。

只聞「嗆」地一聲，不知來人何時拔刀？粉紅色寒芒一閃，陶叔君多出的那隻手，已飛到窗外去了。

幾乎同時，奇景出現，桌上一根巨燭，一剖兩開，卻在根部一寸左右打住，由於蠟芯也一分爲二，一個火頭變爲兩個了。

這是刀法中的極致，神乎其技。

「好刀！」陶叔君神色驟變中脫口而出。

刀固是上品——梅花，但這刀法又豈是等閑，陶叔君居然不提刀



法。不屑長他人的志氣，抑是刀法仍有瑕疵？

他賴以成名的第三隻手（又名「三手大聖」）被人家切斷，就算這人的刀法仍未臻上乘，也非他所能望其項背的了。

來人的刀何時入鞘的？陶叔君似也未看清。

花廳內死寂無聲，霧自門窗中捲入，繼續加深。

來人冷峻地道：「浙東黃大戶，一家五屍六命，湘西李大戶一家十三口全喪火海，且擄其女，姦殺後棄屍破窖中，其他血案不及一一贅述，僅這兩件，是否死有餘辜？」

陶叔君揮手，道：「過去的事，陶某不想炒冷飯，試問苦主付了你多少佣金？」

「黃家一百兩，李家三百兩。」

一陣輕蔑的冷笑後，陶叔君道：「湯堯，憑你堂堂一流職業獵頭客『霧中人』，竟然爲幾百兩銀子爲人賣命，是不是太賤賣了？」

「夏蟲不可語冰，對你這種人不想浪費唇舌。」

「怎麼？你不是爲了錢殺人？」

「湯某沒有那麼清高！湯某爲人間抱不平，既不能飲風吸露，服氣辟穀，酌收黃金，有何不可？」

「古人說，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盜寇，貧富並秉，雖皋陶不能使強不凌弱，你湯堯尚且不能不食人間煙火，陶某何人！」此賊並非胸無點墨之輩。

「巧辯！你乃是殺人越貨，姦淫擄掠的血賊，豈能與湯某相提並論。」

陶叔君道：「湯大俠，你雖然年輕，未來家室之累，總是難免，何不及早打算，陶某願奉上黃金五百兩交你這個朋友。」

湯堯忽然縱聲大笑。

是五百兩黃金使他大樂嗎？當然不。

他在笑這血賊，居然以爲五百兩黃金可以買命。

不爲利欲所動的殺手，才是最可怕的。「獵頭湯」之名，大概正是因此而起。他要獵的人頭，無人能改變。

陶叔君似也看穿了這一點，道：「湯堯，你以爲自己就那麼高尚嗎？你的幾個義兄弟，在武林幹些甚麼？」

「對那些人，我自有道理，湯某獵頭也志不在錢，況且湯某深通岐黃，尚可以此糊口。」

話已說絕，路已走盡，陶叔君的身子才彈離座位，雙臂交瀉中，兩道寒芒已自袖內射出。

雙方的距離太近了。

人所共知，「三手大聖」只比人多了一隻鋼手，而且也未聽說他用過暗器，他深知此理，知道自己底細的人越少，危急時化險爲夷的機會就越多。

他過去都是在現場上絕對沒有第三者的情況下才使用的。

只不過這一次是例外的，也是最後一次的例外。

在他的三角鏢射出袖外的同時，湯堯已不在座位上了。

兩隻三角鏢自他的腳下呼嘯而過。

幾乎同時，粉紅色寒芒電閃，一顆人頭已經飛出。

在人頭飛出之下，似乎還說「好刀」二字。

當然也分不清這「好刀」，二字到底是在人頭飛出前或飛出後說的，但他臨死也不肯稱讚他的刀法高超。

在「好刀」之下，硬是不肯加上一個「法」字，一定有原因的。

此刻，花廳外濃霧中站着一人，像是由霧凝結而成的。

剛才的一切，此人八成已經看到了。

這人淡然道：「其實刀既不好，刀法也不怎麼樣！」

湯堯向門外望去，只隱隱看到一個影子。

不高不矮，不肥不瘦。此人已來到門外，他居然未覺察。

這當然不是泛泛之輩了，湯堯道：「尊駕是……」

「過路客！」

「有何貴幹？」

「向老兄打聽一個人！」

「閣下可知在下的職業？」

「當然，『獵頭湯』，武林那個不知？」

「過譽！」

「老兄連五百兩黃金都會推掉，職業雖低，品德尚可，向你打聽一個人，自當也照例有所表示，不會讓你白忙。」

「不錯，五百兩黃金打不動我的心，向我打聽一個人，代價也談不上，但必須我看着順眼才行。」

「不知閣下看我順不順眼？」這人走了進來。

「看着順眼的，不一定喜歡，而喜歡的人，也不一定順眼。閣下到底要打聽甚麼人？」

「老兄是否也希望知道在下對老兄有何效勞之處？」

「讓在下聽聽也無妨！」

來人也不過十八九歲，儀表不凡，目光中時有奇芒閃爍，道：「老兄的醫術不差，却不走運，幹職業殺手和耳報神，也沒有出息，經常入不敷出。所以休咎前程，必是你老兄所最關心的了。」

「閣下何人？」湯堯道：「竟能猜到在下的底細？」

來人笑笑道：「在下知道的還

不止這些！」

「好！」湯堯道：「就讓在下領教閣下的陰陽八卦！」

他說了自己的生辰八字，足有兩盞茶熱工夫，這人道：「閣下懷才不遇，但好運即將來臨，當賢內助的金蓮有八斤半重的時候，也就是老兄時來運轉的契機了，屆時『神醫』之名不脛而走，必然是門庭若市，迎接不暇……」

湯堯暴喝聲中，掄刀撲上，「鏘」地一聲，由合而分。

他的寶刀上竟然有個缺口。

他驚怒地道：「你……你用的是甚麼兵器？」

「梅花！」

「哈哈！你用的也是『梅花』寶刀？」

「眞新鮮！我的刀當然是梅花！」

「我的才是『梅花』！」

來人道：「你的刀不是『梅花』，而是桃花。」

「怎見得？」

「梅花」出鞘呈白色，桃花呈粉紅色，眞是少見多怪。

湯堯這柄刀用了好幾年，居然不知其名，爲之氣結。

至於此刀的來歷，自然更是諱莫如深了。

湯堯道：「閣下到底是甚麼人？」

「『一把抓』魚得水！」

「原來是魚大俠。」

魚得水才十七八歲，混了個「一把抓」之名，稱他爲「獵頭魚」才恰當，只是他出道晚，萬兒還未闖出來。

「雖然你殺的全是十惡不赦之徒，且從不斂聚，畢竟與朝廷王法不合，只不過在下一向敬重有所不爲的人，久聞老兄家學淵源，醫術不凡，經常義診，可惜時運不濟，十分潦倒。君子固窮，古人經驗之談。且世有時醫與名醫之別，所謂時醫，也就是走運的大夫，有所謂：時來醫生醫病腳。也就是說，大多的病人快要好了，都送到時醫處，自然是藥到病除。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立刻成名。至於名醫，如果正走霉運，快要死的病人都往他那裡送，反正治也死，不治也死，連續治死數人，就不再有病人上門了，而你湯大俠也正是如此。」

湯堯很自負，一個二十七歲的人有此成就，也值得自負了。

武林中使他服氣的人不多，魚得水是少數的例外。

湯堯道：「不知魚大俠要找何人？」

「此人行踪神秘，極不好找。」

「只要此人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而且仍然健在的話，在下就能找到他，這當然也是對魚大俠特別例外。」

「湯兄一定知道，武林中有個人物，不知其名，亦無綽號，武功奇高，如神龍見首不見尾，道上的人僅以『叟』字稱之。」

「叟？」湯堯面色微變，道：「魚大俠找他何事？」

「關於這一點，目前不便奉告。」

「魚大俠眞正是找對了人，除了在下，敢說武林中無人能辨得到。」

「所以在下一邊在找叟，一邊也在找你老兄！」

湯堯道：「據在下所知，武林中敢和他一較短長的幾乎沒有，而此人，幾乎也不可能作奸犯科，觸犯王法的。」

魚得水笑笑，露出潔白的牙齒。

他長得也不算很英俊瀟洒，却予人厚厚實實的感覺，才十八歲，就出了名，道：「不管叟如何出名？如何響亮，請告知在下，他隱在何處？」

湯堯道：「魚大俠剛才爲何以賤內的金蓮作戲謔！」

魚得水道：「是否戲謔？不久自知，如果靈驗了，再告知『叟』的下落如何？若驗証爲謬說，再找在下算帳不遲！」

「久聞魚大俠精通子平之術及紫薇斗數，在下故妄聽之，以待驗証，一旦大俠的預言靈驗，即請駕臨舍下，屆時在下也該查出了眉目，再告知『叟』的下落。」

兩人分手後，一直伏在屋上的人影，也像自濃霧中解體，化於無形了。

* * *

湯堯算是一個名醫。

一個名醫不走運，又多是不收費的義診，往往遇上赤貧的病者還要倒貼藥錢，但他從不抱怨。

至於當職業殺手，旨在爲人鳴不平，收費也太低廉。

扣除了路費、飲食、住宿客棧，以及有時須對貧民施些小惠，往往也要倒貼，所以這些年來，非但毫無積蓄，有時連一日三餐也無法張羅。

現在他在這鎮上，就是不收費也無人找他看病了。

他當職業殺手，由於要求嚴格，上門的生意也不多。

他的愛妻對他百依百順，只有當職業殺手她極不同意。

兩人商量一下，決定搬家。

事實上，遷地爲良這建議，他的愛妻提過好多次，他對徐氏道：「老鴉等死狗不是辦法，搬家吧！」

「要是搬了家，堯哥再不改運，那就是我有尅夫運了！」



「咱們說搬就搬，明天是個好日子。十里外的青石鎭人口多，也較爲繁榮，我這就到該鎭上去找房子。」

「以堯哥的技藝和醫術，眞不該如此潦倒。」

徐氏小巧玲瓏，即使過了六七年苦日子，仍然嬌美動人。

她也和小湯一樣，工於謀人，拙於謀己，二人的情感却如膠似漆。

「阿珠，妳千萬別自餒，引咎自責，如我有福，即不會娶福薄之妻，如妳命薄，也不會嫁有福之夫，有所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我立刻改行醫，力爭上游。」

「堯哥，只要你一心行醫，不再當殺手，我不怕吃任何苦。」

「阿珠，我發誓，今後不會再讓妳吃苦了。」

兩人緊擁在一起，愈久愈醇醪的情感，冲淡了古人所說的：「貧賤夫妻百事哀」的窘困。

窮人搬家也方便，湯堯挑了一擔，阿珠提了兩個大包袱。

這就是他們成親之後全部的家當。

由此去青石大鎭，走捷徑可縮短三里餘，但須穿越一個乾涸的河套，久旱不雨，小河乾涸，雖無水却有爛泥。

這當然是他們始料所不及的。

一腳踏下去，深及膝部，已走了一半又不願半途而廢。

好歹過了河，二人在樹蔭下歇息。

小湯十分憐惜愛妻，記得當年一家油坊的小東中意她，且十分着迷，那油坊東主是個有良田千頃，廣厦千間的大財主。

要不是小湯追得緊，阿珠早就作了油坊的少奶奶了。

吃油穿綢且不必說，至少不必顚沛流離，擔驚受怕。

小湯內心一陣慚塊，尤其是看到她的腳和腿上全是爛泥。

但是，他的目光突然停在愛妻的一雙金蓮上。

阿珠的金蓮雖然非三寸，也只是掛零一點，纖纖瘦瘦而不盈握，兩隻金蓮合起也不到半斤。而如今，粘滿了河套中的泥漿，不要說三寸，十三寸也不止。

他忽然想起了魚得水的話：當你老婆的金蓮有八斤半重的時候，也該是你走運的時候了……

如今這一雙金蓮，絕對不止八斤半重。

先是心頭一酸。

阿珠見他打量她的金蓮，連忙收起來道：「阿堯，有甚麼好看，眞是醜死了……」湯堯却大笑了起來。

這是一種放縱的爆笑。

這也是懷才不遇，對現實及個人的一種嘲弄的笑！

阿珠吶吶地，紅着臉道：「阿堯，你笑甚麼？」

「阿珠，妳的腳……」

阿珠再次拉衣掩蓋，驚慌失措，其實她大可不必如此潦倒的。

這些小動作越發使湯堯憐愛之外，更加無限的愧疚。

直到他緊緊地握住她的手，阿珠才知道，阿堯笑的眞正原因，不由淚光流轉，只要丈夫這麼一個眼神，她可以忘了所有的痛苦。

這工夫一個出殯的行列由遠而近，自樹蔭下小徑通過。

這死者必然很窮，既無幾個送殯之人，看來四個人抬的棺材也很薄，這世界上還有比他們更窮的人。

沒有喪樂，也無僧侶，連抬棺材的族人加上親人也未超過十個人，如果死者是個財主，送殯的人一定會排到數里外吧？

出殯的行列已經過去了，湯堯的目光突然凝注在小徑與滴滴的鮮血上。

每隔三兩步必有一兩滴。

他的目光移向薄薄的棺底，這鮮血果然是由棺底滴下來的。

他立刻用手蘸着小徑上的鮮血，先看了一下再嗅了一會。

他突然大叫着奔上去。「快點把棺材放下，人沒有死！」

死者的丈夫眼泡紅腫，打量着湯堯。

看這小子雖然潦倒，却不像個瘋子，道：「人都死了一天一夜了，你胡說些甚麼？」

另有一位族中長輩，大聲道：「你是甚麼人？阻撓出殯！」

湯堯道：「老先生，死了一天一夜的人，絕不會流鮮血，你們看看棺底的鮮血，不知死者是甚麼病死的？」

老人和死者的丈夫向棺下望去。

二人都不由大爲驚奇。

老人道：「是難產死的。」

「這就對了，她並未死，只是難產昏厥閉氣而已，已在棺中生產，才會有大量鮮血流出，要儘快開棺才行！」

老人和死者的丈夫還半信半疑。

一個陌生人的話怎樣信？

老人還是比較有經驗，以爲寧可信其有。

看地上的鮮血，絕非死了一天一夜的人所能有的。

湯堯厲聲道：「棺中有兩條人命，你們不管他們的死活嗎？」

於是由老人作主，就近借來工具，撬開棺蓋。

果然，產婦已生了一位男嬰，但因產婦流血過多而且開棺遲了些

，窒息而不治，但嬰兒却很好。

一問之下，原來湯堯是位大夫，而且就要到青石鎭上去住。

這些人也正是青石鎭上的人。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神醫」之名鵲起，求醫者擠破了門，三更半夜都有人求醫。

湯堯可以說是一夕成名，自然是名利雙收了。

就在他們成名後的一個月左右午夜，湯堯送走了最後一位患者回來，發現客廳中有位不速之客。

此人居然是魚得水，正在欣賞一盆盛開的菊花。

湯堯一時激動，道：「小魚，你不但是『神捕』，也是鐵口『神卜』……」

魚得水道：「閑話少說，現在你可以實行諾言了吧？」

「你是說……」

「叟的下落。」

「當然，當然！」湯堯以「傳音入密」說了，兩人交換了個外人無法臆測的眼神，魚得水抱拳道謝離去。

這工夫阿珠走了進來，道：「這位大恩人眞是天才！」

「當然，因爲他才十八歲呀！」

「可是，據說他的幾個師弟却不成材。」

「人有賢與不肖之分，怎能苛求！」

「我說他是個天才，還不僅僅是指這方面。」

「阿珠，你是說……」

「堯哥，請恕我直言，你們二人到底誰是『霧中人』？」

湯堯微微一驚，道：「阿珠，妳怎麼知道……」

阿珠道：「他是『神捕』也是『神卜』對不？」

「對，他當之無愧！只不過他不是官方在職的捕頭。」

「那他爲了甚麼兜捕一些巨盜歸案？」

「那是因爲他的堂叔是位捕頭，慘死於巨寇之手，所以他和官方協議，成爲聘用的臨時捕頭，平時不領薪。」

「捉到一個算一個，論個計酬？」

「對了！」

阿珠道：「好，他因公辦案，不是霧天不出手，你代人復仇，沒有霧你也絕不出門，你剛剛稱他爲老魚，他比你小得多，却稱你爲小湯，暗示你們更非泛泛，絕不僅僅是上次你殺了『三手大聖』後才認識的。表面上却又故作初識，你們二人到底誰是『霧中人』？」

湯堯突然抱住她道：「阿珠，妳猜爲甚麼？」

「我以爲你們二人之中身手高的利用弱者之名霧天殺人。」

「阿珠，妳眞了不起，但是，妳只猜對了一半。」

「只猜對了一半？」

湯堯傾耳聽了一會，然後走回抱起愛妻低聲道：「老實告訴妳，他幾乎不會武功，也許只會挨打……」

阿珠的驚凜是不難想像的，湯堯居然看出她的驚凜是裝出來的。

她只是不停地道：「爲甚麼這樣，爲甚麼要這樣？」

湯堯並沒有告訴她，爲甚麼要這樣？

阿珠道：「如他不會武功，他的『梅花』寶刀又怎能把你的『桃花』寶刀上震一缺口，那不需要較高的內力？」

「不，他的刀只是一柄普通鋼刀，却爲它取了個『梅花』的名稱。刀上的缺口是以我自己的巧勁震破的。」

「這我仍然想不通，他既不會武功，只要你作他的傀儡，你殺人，他得到虛名是不是？」這話湯堯就該覺醒才對！

「大概是吧！」

「果眞如此，他爲何敢去找『叟』那絕頂高手，莫非你又要代他……」阿珠陡然色變，她就怕丈夫重操舊業。

湯堯只是緊擁着她，不知對她說了些甚麼，或者甚麼也沒說。

阿珠却注視着那一盆菊花。

＊　＊　＊

魚得水在酒樓上獨酌，由於坐在臨街的窗下，他發現了個熟人。

一根雞骨射向街心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前胸。

速度快，手法準。而且這小伙子正在東張西望，但他居然在倉卒中閃過，道：「他娘的！甚麼人放冷箭？」

突然發現酒樓窗內的人，發出一聲驚叫，撒腿就跑。

魚得水丟下一塊銀子，自樓窗躍落街心。

到了郊外就被追上，而且被揪住了衣領，道：「魚大哥，你這是幹甚麼？」

「問你自己，都作了些甚麼事？」

這小子叫熊家昌，不大走正路，道：「大哥，我這麼作另有原因，只不過，大哥一定不喜歡我的解釋！」

「八成如此。」

「不欣賞我也要說，我姐姐被我爹賣給人作小老婆，後來那人又討了兩個小老婆，却叫我姐姐整天作粗活，如推磨，餵牛及做飯等等，還不時打罵。」

「那你也不該專門修理討小老婆的人，有的人是不得已。」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是不



是？由於無後而討小的我不修理他們，有了子女而討小的，我絕不放過。」

「你太偏激了。」

「不是我偏激，是他太狠毒沒有人性，有一次他打我姐，我姐只罵了他一句『冷血』，他就用刀在我姐姐唇上割了個十字，從此變成兔唇，我姐逃走出了家。」

魚得水沒有出聲，叫他如何苛責小熊？

「但是你要記住，我雖不是正式的捕頭，不吃糧不拿餉，却也是幹的執法勾當，我的朋友不能作奸犯科。」

「小魚，你也別光是駡我，小郭還不是一樣？」

「郭華怎麼了？」

「還不是仍幹着無本生意。」

「這不行，我要去逮他。」

「算了吧！大捕頭，有些事非睜一眼閉一眼不可！」

「這是甚麼話？」

「小郭雖然幹的行業不正，他的出發點却是正當的。」

「不管他的出發點如何，作無本生意就是犯法的。」

「算了，我也不想替他說好話，你見到他就知道了。」

「他在哪裡？」

「徐州……」熊家昌道：「小魚，我跟着你成不成？」

魚得水勉强點點頭。

＊　＊　＊

徐州是個大地方，是古代兵家必爭之地。魚、熊二人住入客棧，決定第二天去找小郭，這天晚上三更左右，小熊悄悄下床穿衣，出屋而去。

魚得水是幹甚麼的？立刻暗暗跟着。

在一條小巷中，小熊吹了兩聲口哨，一家民房就亮着了燈，小熊立刻越牆而入。

小郭也是個十九歲的青年，他仍然躺在床上，道：「這麼晚了，你有甚麼事？我好睏，可不能陪你。」

小熊道：「我是來告訴你一個消息的。」

「你不會有甚麼正經事兒！」

「早知是『大姑娘生孩子——出力不討好』的話，我才不會來啦！」

「好吧，你說，有甚麼要事？」

「小魚來了！而且要找你。」

「找我幹甚麼？」立刻坐了起來。

「我想不會是請你去吃滿漢全席吧！八成要揍你！」

「這是甚麼朋友？你帶他來揍我？」

「怕甚麼？我就是被他逮住的，他是捕頭，不能不拉開架子，作作樣子，不會眞的揍人的，想不到你的膽子小起來了。」

「那你來幹甚麼？」

「和你一道作點『生意』。」

「去你的！好的你不學！」

小熊道：「小郭，別人不知道你，可瞞不了我小熊。」

「你知道甚麼？」

「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有十八位乾媽？」

「你姐！你甚麼事都知道。」

「走吧，我是偷偷溜出來的。」

小郭道：「我剛剛要睡，眞不願意離開被窩。」

小熊道：「離開這個被窩，到另一個被窩去還不是一樣。」

小郭穿衣下床，帶了個搭褳，穿窗而出。

此刻月明星稀，可不是作這勾當的好天氣。

小熊道：「是不是已經有目標了？」

「對！」

「是甚麼大戶富賈呀？」

「你跟着走就是了，到了地頭可要小心看我的眼色行事。」

「當然聽你的。」

＊　＊　＊

徐州的妓院有十五六家之多，其他半掩門還不包括在內，僅是這十六家妓院，就可以分爲三等。

這家妓院名稱就叫「熱被窩」。眞正是直截了當。望文生義，在秋冬之季，一看「熱被窩」這三個字，如果手頭寬裕，兩腿就不聽使喚了。

兩小到了「熱被窩」附近。

這妓院在徐州算是一流尾二流頭。

正因爲名稱有吸引力，雖不是一等窰子，生意却是十六家之冠。

三更稍過，妓院內還有人猜拳行令，笙歌不斷。

當然，有的嫖客已經和相好的開始了「野戰」了。

此刻鴇母正在樓上屋中算帳，每天這光景，她要把收入算清，查點庫存，帳目弄清才會去睡。

這鴇母居然也只有二十五六歲，可算是很年輕的鴇母了。」

銀庫是鑌鐵打造，厚三寸餘，有兩道門，此刻已經打開。

裡面有各行號的銀票、金條，和銀元寶等。

兩小站在鴇母身後時，鴇母已然覺察，道：「兩位要搶還是要借，說明了來意，我也好考慮一下。」

兩小不由一震，他們以爲行動夠謹愼，行動也十分輕靈，居然已被她發現了，小熊道：「搶如何？借又如何？」

鴇母道：「搶劫犯法，立刻送官，借貸嘛！可以考慮！」

小郭道：「那就是借吧！」

「兩位貴姓大名？」

「他姓張。」小熊道：「我姓李。」

「名字呢？」

「他叫張貴，我叫李富！」

「你們二人連眞名字都不說，毫無誠意，快滾吧！」

小郭道：「滾？妳以爲我們會空手而回？」

這時鴇母才站起轉過身子，居然姿色不惡，道：「你們的膽子不小。」

小郭道：「妳這鴇母也與衆不同，居然不怕搶。」

小熊一使眼色，叫小郭別蘑菇，立刻往上一撲。

兩小也算是名門出身，技藝各有一套，然而，二人聯手合擊，竟和她打成平手，時間一久，必然有人聞聲趕來。

兩小沒有把握在百招之內勝她，她也不大可能在百招內擊敗他們。

就在這時，忽然出現了一個少女。

當然，小熊和小郭都蒙了面，這少女也蒙了面，她逕奔巨大的銀庫，先抓了一疊銀票，然後又抓了幾根金條。

她似乎不貪，這些已經知足，掉頭就走。

鴇母厲聲道：「丫頭，妳把東西留下，算妳的造化，不信試試看，我可以找到妳！」

少女根本不理，自後窗走了。

兩小困住鴇母，使她無法去追。事實上，二人被困住，脫身也不容易，不免焦急，因爲這時有人上樓的聲音。

少女奔出兩條街，就發現有人跟踪。

她對此處似乎很熟，轉彎抹角，想把這人甩掉。

逃到郊外，發現還是沒有把此人甩掉，不免吃驚。

她的輕功不錯，只因帶了五十兩重的金條七八根，相當沉重，而奔行不快，不過她以爲這人的輕功比她高得多。

似乎這人並不想立刻追上她。

要是此人要馬上追上她，似乎輕而易舉。

這人的目的是甚麼？

少女被追急了，因爲雙方只距十來步光景。一時無計，只好出此下策，「叭」地一聲，褲帶斷了，褲子「刷」地一聲落在腳面上。

這一手來得太陡然，追的人立刻打住。

他不知道是一時用力過猛，撐斷了褲帶，抑是有意的。

通常一個少女，應該是不會來這一手的。

少女尖呼一聲，一手提起褲子繼續前奔。

她一手提褲並未完全提上，可以說臀部還露了一部份出來，所以追的人很爲難，追吧！不大方便，不追就太便宜了她。

她奔得不快，追的人也保持十步左右的距離。

追了一會，少女道：「你再追我就大叫『强姦』！」

少女又逃了一會，回頭望去，追的人不見了。

少女暗暗一笑，這才把褲子提好，向山坡上三間小屋奔去。茅屋內無燈，在月光下，可以看出，十分簡陋。

少女奔到門外還有點喘，不叫門越牆而入。

當他進入內間時，突然發現屋內有個人道：「甚麼人？」

「同行！」

「同行？甚麼同行？」

「『三隻手』！」

「你也是作這檔子生意的？想黑吃黑是不？」

「我是專門抓『三隻手』的！」

由於此刻少女的面罩已扯下，可見其眞面目了。

這使來人十分驚異，這少女不但很美，還有點大家風範。

來人也十分年輕，這使少女吃驚，而又不屑地道：「你是說你是抓『三隻手』的，眞會自抬身價！」

「妳說我不是抓『三隻手』的，是幹甚麼的？」

「和我一樣！」

「不對吧！如果我和妳一樣，爲甚麼不順手牽羊？」

「你有沒有順手牽羊我怎麼知道。」

來人正是魚得水，道：「妳看……」把口袋都翻了過來。

少女道：「你也不過十七八歲，難道眞的當了捕頭？」

「對，只是不吃糧不拿餉，抓到一個算一個，論人頭計酬！」

「你要抓我進去？行嗎？」

「幹這一行的，不能考慮行不行，只考慮應不應該。」

少女放下金條，撤下一柄大摺扇，道：「我勸你趁機下台算了！我不是好惹的點子，要不，必然灰頭土臉。」

「幹我這一行的灰頭土臉是常有的事。」

少女掃來一扇，一看就知道變化頗多。

魚得水反而去扣她的脈門。

少女一驚立刻變招，只不過不論怎麼變，總是掃不到魚得水，但拳腳有時却可能擊中魚得水。

擊中本來她很高興，但立刻就齜牙咧嘴。

擊中他身上，她的手和腳就像擊中辣椒醬一樣，手腳辣辣地，痛



徹心脾，簡直是生了一身牛皮鐵骨。

又打了一會，少女猛喘，道：「你不累？」

「不累，妳累了就歇一會，歇夠了再打。」

少女打了不到五十招，立刻收手，道：「你有點邪門。」

「我一點也不邪門，邪門的是妳！」

「我有甚麼不對？」

「第一，一個少女作這勾當，簡直是笑話，其次，妳剛才在路上故意使褲帶綳斷，也不像大家閨秀的行爲。」

「我說過我是大家閨秀來嗎？」

「但看起來，還眞像個大家閨秀。」

「謝謝你的誇獎，你到底是誰？」

「魚得水！」

「噢！原來是你，這就難怪！大捕頭這麼年輕。」

「閑話少說，跟我走吧！」

「抓我送官？」

「不是，是把偷的錢送還人家，既往不究。」

「很抱歉！我不會跟你走。如果你要交我這個朋友，可以考慮！」

魚得水道：「我交朋友也要選擇，一個隨便弄斷褲帶，露出下體的女人，我恐怕不會考慮接納的！」

「你胡說，你看到我的下體了嗎？」

「至少由於妳的褲子落在腳面上，我看到了妳的臀部。妳似乎對自己的臀部相當地有信心。」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妳一手提褲逃走，一直沒有提上而仍露出臀部上端……」

「你胡說八道……」她突然擲出了一柄匕首。

小魚閃過，「叭」地一聲，她的褲帶又斷了。

由於二人對面，魚得水不忍觀看，急忙別過頭去。

當然，雖然褲帶斷了，褲子落地，也只能看到她的大腿根，其餘重要部份都被上衣遮住看不到。

這種脫身之法很有效，對君子有效，對小人却更糟。

只不過却很低級。

待魚得水追出，人已不見了，魚得水帶走了金條。

正好在路上遇見了小熊及小郭，二人邊走邊談，有時大笑，原來也和那少女差不多，展示下體才脫身的。

按理說妓院鴇母見多識廣，展示那東西又能如何。

也許是兩小的不一樣，或者這鴇母不是老油子。

總之，就在那種不登大雅的舉措下，鴇母捂眼不敢看，二人脫了身。

魚得水暗暗搖頭，這些傢伙個個都走了偏鋒。

他暗暗跟着，看他們要去何處，也以爲是抉擇的時候。

君子先擇而後交，他不能濫交惡友。

在郊區一幢破舊大房子內，他看到了一個奇特而又感人的場面，這兒住了約二十餘位老女人，小郭都叫她們乾媽。

有的跛足，有的瞎眼，有的甚至癱瘓。

小郭一一探視噓寒問暖，小熊道：「小郭，眞想不到，你是爲了奉養一些孤寡老人而幹那行的。」

小郭示意他不要在這些老人面前提這些。

他告訴小熊，他自稱是百里外一個大財主的兒子，父親吝嗇成性，高利剝削，所以他要爲父親贖罪，收容奉養孤寡。

事實上由於以前他的家境太窮，他的父親吃喝嫖賭樣樣都來，母親有病在床，父親七夜未歸，母親餓死的。

就因爲如此，他決心要幫助所有孤寡的老女人。

暗中發現這一切的小魚，不由暗嘆，這樣的犯法，是否也值得原諒，而他，畢竟不是眞正的捕頭。

他偷偷留下金條悄悄離去了。

* * *

這幢民房背山面水，附近只有十來戶人家。

相信這十來戶人家絕對不知道有位武林絕世高手的鄰居。

晚炊時刻，垂柳含煙，三兩牧童，驅牛蹣跚於田埂間，好一副迷人的圖畫。

魚得水在這家民房門環上拍了三下，不一會聽到了年輕女子輕靈的腳步聲，在門內道：「誰呀？」

「在下姓魚，特來拜訪老爺子。」

「姓……姓魚？大名是……」

「在下魚得水！」

大門內沉默了好一會，才道：「老爺子不在家，請改日再來吧！」

「如果方便的話，在下可否借宿一宵，以便等老爺子回來？」

「老爺子不在家，孤男寡女甚是不便，魚大俠請原諒。」

魚得水自門縫向內望去，門內也有一隻眼向外望。

二人立刻離開門縫。

「既然如此，在下就在門外等老爺子回來。只不知老爺子何時回來。」

「很難說！少則三五天，多則十天半月。」

「魚某遠道來此，決定等老爺

註册商標
THE ROYAL GOLD
常服
凱金丹
じきんたん
健腦强身
壯腰補腎
事業成功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



子回來。」

門內的輕靈腳步聲往裡走，魚得水在門縫中看到一個窈窕的背影。從此，再也沒有任何人理他了。

秋夜睡在門樓之下，這日子他經歷過。

深夜有點冷，他倒是無所謂，而是心底另有一股寒意。

這當然要包括「叟」的超然身份和頂尖的武功，還有使他十分爲難的地方。但只要他想到自己的職責，心情就泰然了。

夜裡下了雨，還刮着大風，他的衣衫幾乎全濕。

這工夫午夜左右，大門「吱喲」一聲開了一縫，一個細柔甜美的女聲道：「衣裳濕了是不是？請進來吧！」

「多謝姑娘。」

原來這不太大也不算太小的宅子內有三個人，主人「叟」不在家，尚有一位女傭金大嬸和開門的姑娘。

招待他的却是金大嬸。

此刻，一套藍布衫已放在廂房中床上。

外間桌上，有兩個饅頭，一盤鹹肉，和一碗蛋湯。

女傭冷冷地道：「我們小姐說，深夜無法張羅菜餚，貴客多擔待！」

「不敢，深夜叨擾，已感盛情！」

飯菜吃光，放鬆一下，猛一回頭，發現一個衣衫素淨，身材窈窕，飛髮飄拂的年輕女郎正好自廂房前走過。

魚得水眼前一亮，說不出眞心是喜悅是悲愁。

似乎女郎還向他微微點頭，含蓄地一笑呢。

魚得水是個硬漢，此來任務沉重，此刻也不免綺思橫生，從未想到「叟」的閨女如此動人。

上床躺下，不免思前想後，無法成眠。

來此之前，有人勸他，寧願丢了此職，也不冒這份險，「叟」畢竟是當今武林頂尖人物，這錢可不好賺。

他畢竟是來了。

他自信，有某種程度的把握。

也許那程度很低。

第二天一大早，魚得水還沒起床，就聽到院中那姑娘道：「金大嬸，要不是金大叔的病不輕，等我爹回來，妳再走，那是再好不過了！」

「是啊！小姐，可是小柱子他爹早就有病，昨天捎信的人說，他還吐了一兩口血，如果遲些，也許就看不到他了……」

金大嬸的下文被抽泣聲梗住。

「大嬸，妳還是馬上起程吧！不知多久能回來。」

「要是大柱子他爹的病情稍有好轉，三至五天準回來，要是重了，那就會遲些，反正無論如何不會超過一個月。」

不久，姑娘把金大嬸送走了。

當姑娘回到院中，魚得水不由自主地在窗上向外望去。

不一會聽到了姑娘輕盈步履聲來到廂房門外。

「貴客起床了嗎？」她在門外問着。

「起來了，姑娘。」只見她娉娉婷婷，端着盆洗臉水，放在屋內洗臉盆架上，然後把面巾放入盆中。

一切弄好，向他嫣然一笑，翩然走出。

魚得水楞了一會才開始洗臉，他以爲姑娘的笑頗有挑逗性。

他曾有個念頭，就此離去，除了湯堯，就無人知道他已經找到「叟」這個人了，這是公私兩便的事。

「魚大俠，請到正屋來用飯吧！」

「謝謝姑娘！」他知道，目前，這宅中只有他和姑娘二人了。

正屋明間桌上，已擺上了早餐，有饅頭、稀飯、鹹蛋及醬菜等等！

姑娘細嚼慢嚥，魚得水已吃了一碗稀飯。

姑娘去接空碗爲他盛飯，兩人的手相觸，姑娘忙不迭地收回去，他自己盛了一碗，道：「姑娘，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是鐵漢！」

「說來慚愧……」

「魚大俠何出此言？」

「未見姑娘之前，也不便妄自菲薄，自信當之鐵漢而無愧……」

姑娘搭拉着脖子道：「小女子粗枝大葉地，那有大俠說的那麼好？」

「姑娘客氣！魚某在外混了好幾年，及得上姑娘十之二三者，已不多見！」

「魚大俠謬讚，小女子怎麼敢當，但有幾句話，不吐不快：一事起，則一害生，故天下常以無事爲福。故人又說：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成功萬骨枯。」

「姑娘高見，魚某佩服，也有一得之愚，不避獻拙之譏，人只一念貪私，便削剛爲柔，塞知爲昏，變恩爲仇，染潔爲汚，壞了一生的人品，所以古人以不貪爲寶。」

姑娘弦外之音是「得饒人處且饒人」。魚得水讀易談禪，涉獵頗深，豈不知姑娘的心意，要不，又怎知湯堯的流年不利而予以指點？道：「魚某身不由己，請姑娘原諒！」

（未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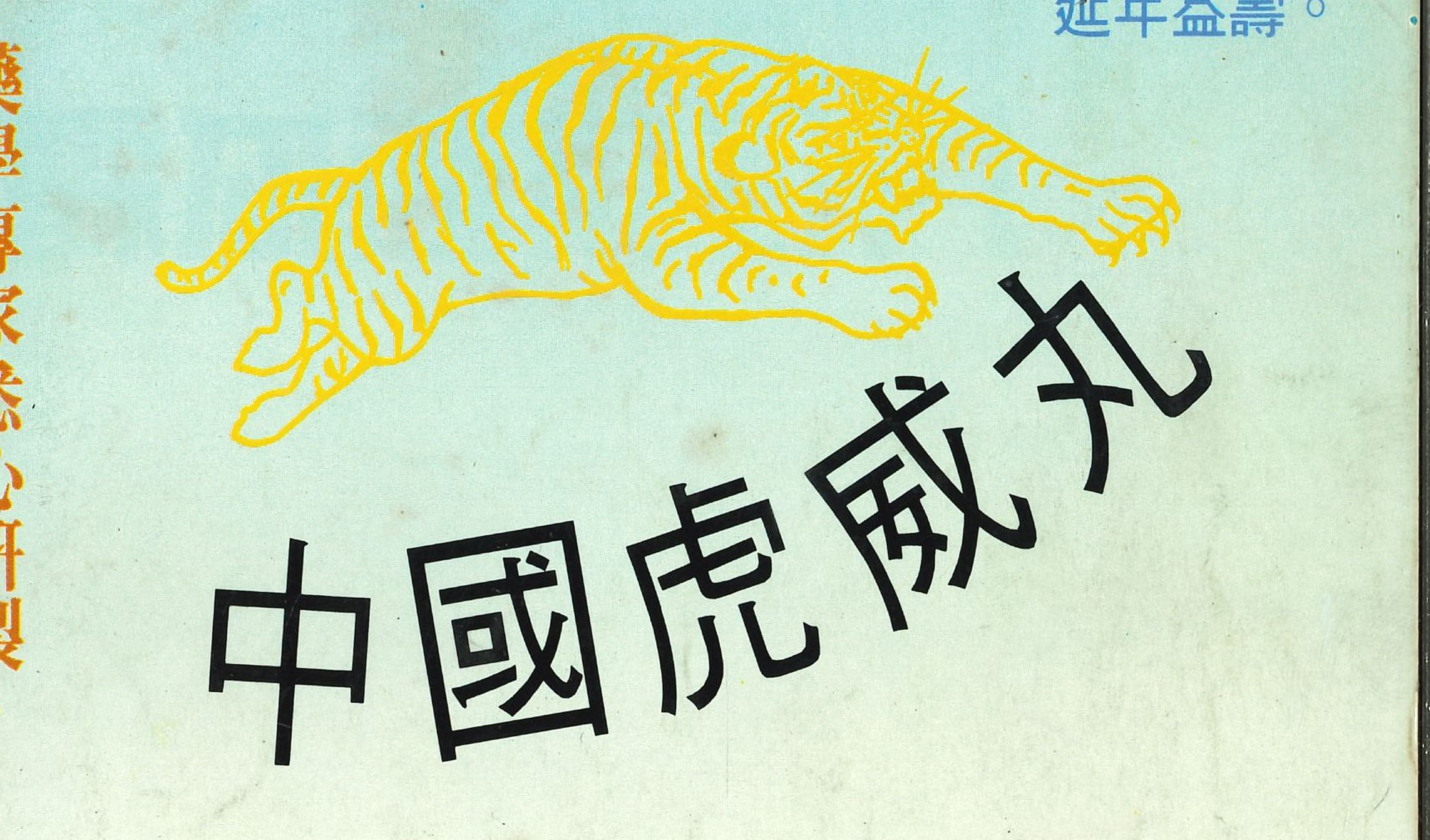
功效獨到，藥學專家悉心研製。

御用古方，歷代帝皇秘藏專用，



功能：

生精活血、
强壯機能、
健腦强身、
延年益壽。




適用範圍：精虧血短、氣弱神虛、腰酸脚軟、步履艱難、體力衰減、痿弱無力、下元虛損、夜尿頻多。




24粒膠囊庄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